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清江武功記

國民政府宣傳委員會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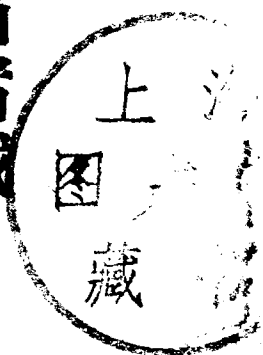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078B

清代武功記序（原名聖武記）

邵陽魏氏默深。熟於滿清掌故。編輯關於清廷歷屆諸戰略。命曰聖武記。起開創以迄道光時止。計十四卷。據其所自序云。筮仕京師。得見史官祕書。及士夫箸述。故老傳說。而成是書。但吾人欲考求清代武功。則此書所載。凡關於軍略兵制疆域藩屬等。無不詳備。原可爲史料參證之資。獨魏氏身爲清臣。必爲之揚休侈烈。未免過事鋪張。其實吾人研究往跡。自有其相當之眼光。當不至爲所蒙混。且其間疆域名稱。道里遠近。有舛誤處。因其非地學家。故有



斯弊。茲特增入地圖。略資證正。並將書名改爲清代武功
記云。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蔣中正序於軍事委員會
辦公室。

序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沓至。愴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積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專涉兵事。及嘗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都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敍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尙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事。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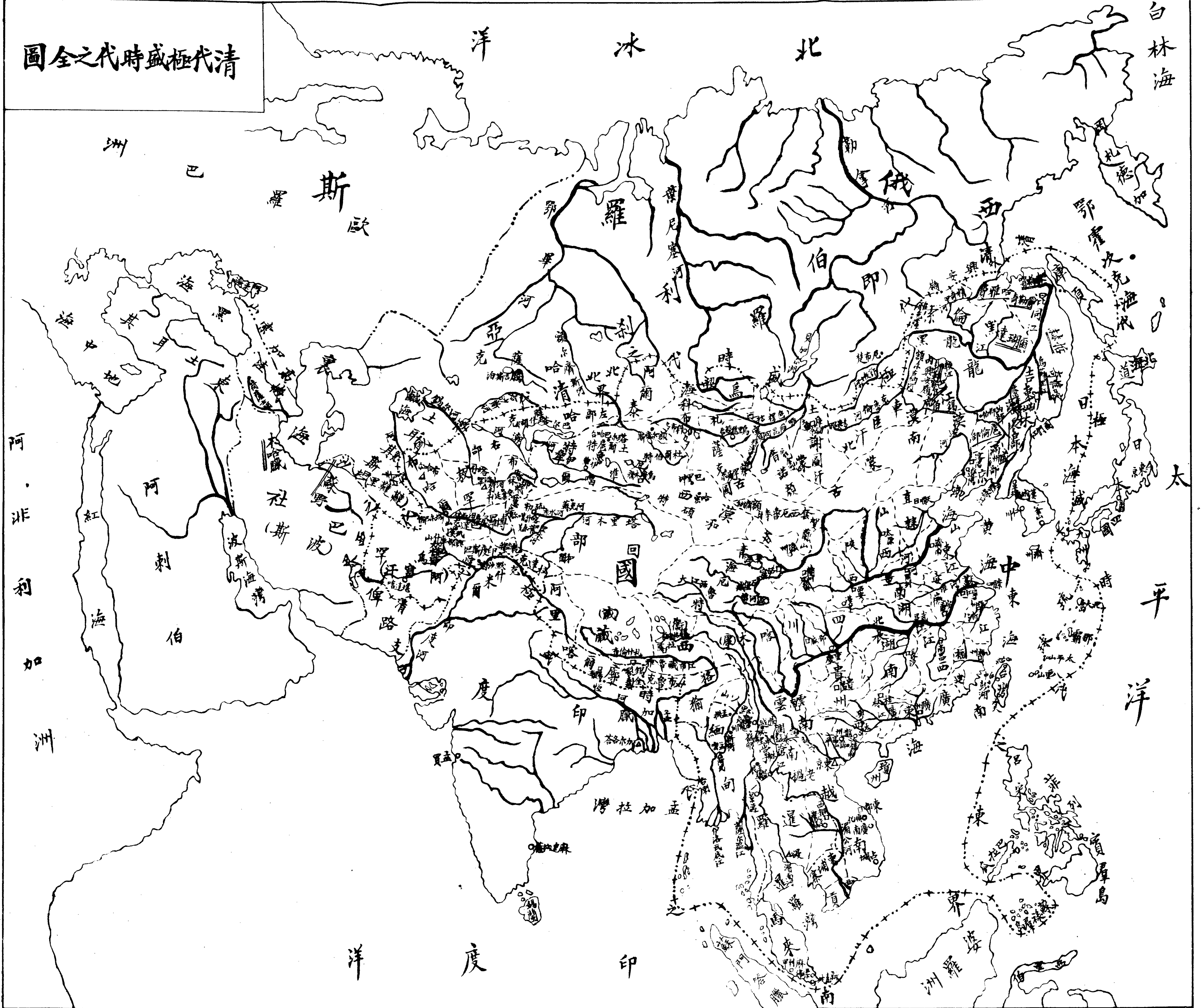
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闔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肱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虢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迢。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列祖列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道光二十有二載玄默攝提格之歲孟秋相月哉生魄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敘于
江都絜園

清代武功記 序

清代極盛時代之全圖



周章繪集 (參照清代武功記)

清代武功記(原名聖武記)目錄

卷一 開創

開國龍興記一

開國龍興記二

開國龍興記三

開國龍興記四

開國龍興記五

卷二 藩鎮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卷三 外藩

清代武功記 目錄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康熙親征準噶爾記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卷四 外藩

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乾隆新疆後事記

道光重定回疆記

道光回疆善後記

卷五外藩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西藏後記

乾隆征廓爾喀記

卷六外藩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俄羅斯附記

國初征撫朝鮮記

乾隆征緬甸記上

乾隆征緬甸記下

乾隆征撫安南記

卷七土司苗獠回民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上

乾隆再征金川土司記下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乾隆湖貴征苗記

嘉慶湖貴征苗記

道光湖粵平獠記

卷八海寇民變兵變

國初東南靖海記

康熙戡定臺灣記

康熙重定臺灣記

乾隆三定臺灣記

嘉慶東南靖海記

康熙武昌兵變記

嘉慶寧陝兵變記

乾隆臨清剿賊記

卷九 教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卷十 教匪洋艘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嘉慶畿輔靖變記

道光洋艘征撫記上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

卷十一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卷十二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卷十三

武事餘記事功雜述

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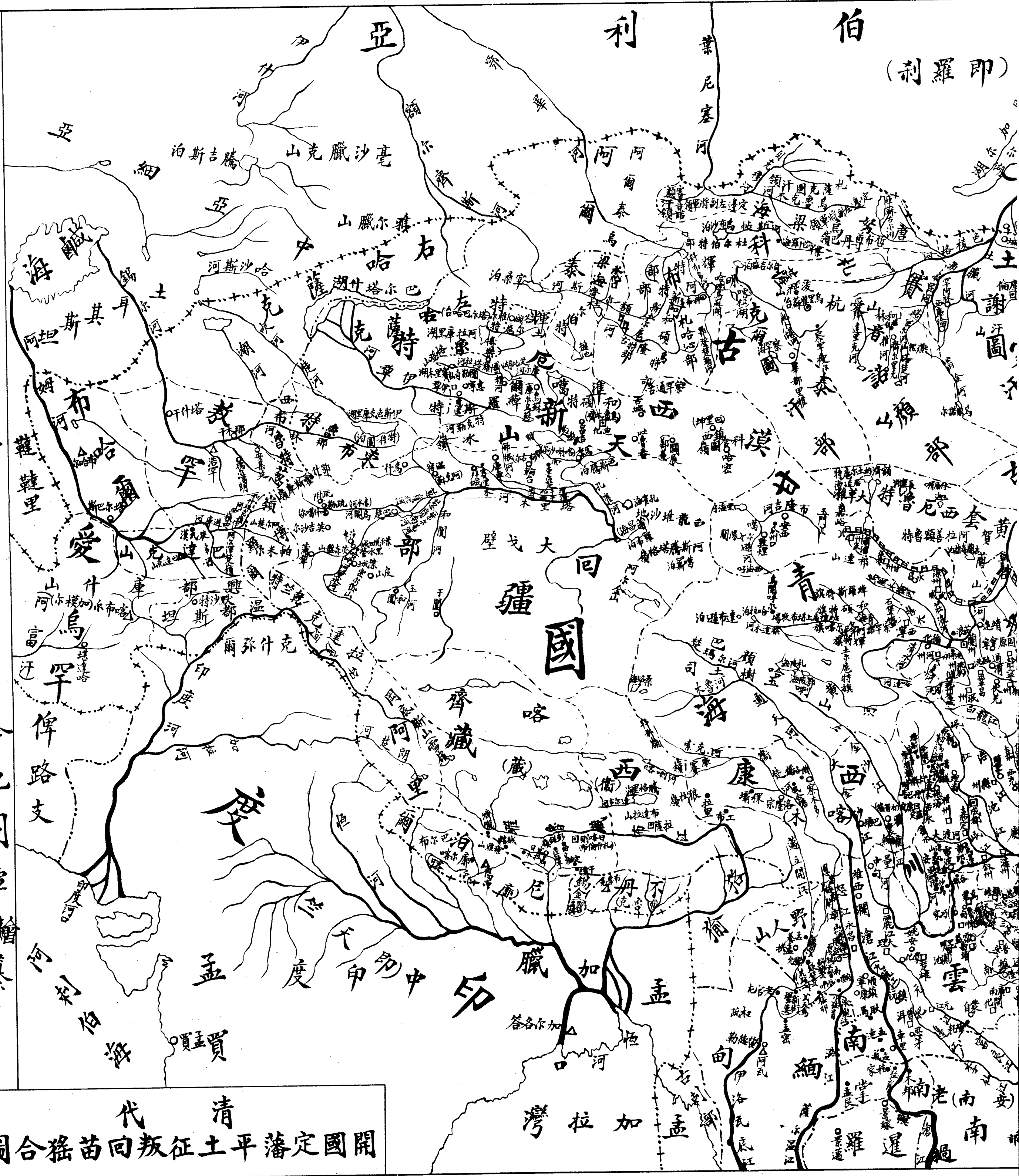
武事餘記議武五篇

是記當海疆不靖時。索觀者衆。隨作隨刊。未遑精審。閱二載。重訂於蘇州。又二載。復重訂於揚州。如征苗、征緬甸、及道光回疆向止一篇者。今皆增爲上下篇。其全改者。如廓爾喀、俄羅斯等篇。其半改者。如雍正征厄魯特篇。其餘諸記。亦各有損益。至武事餘記第十二、十三卷。舊多冗沓。今移其瑣事。散附各記之末。而更正其體例。是爲聖武記第三次重訂本。道光二十有六載。魏源識于揚州旅次。

清代武功記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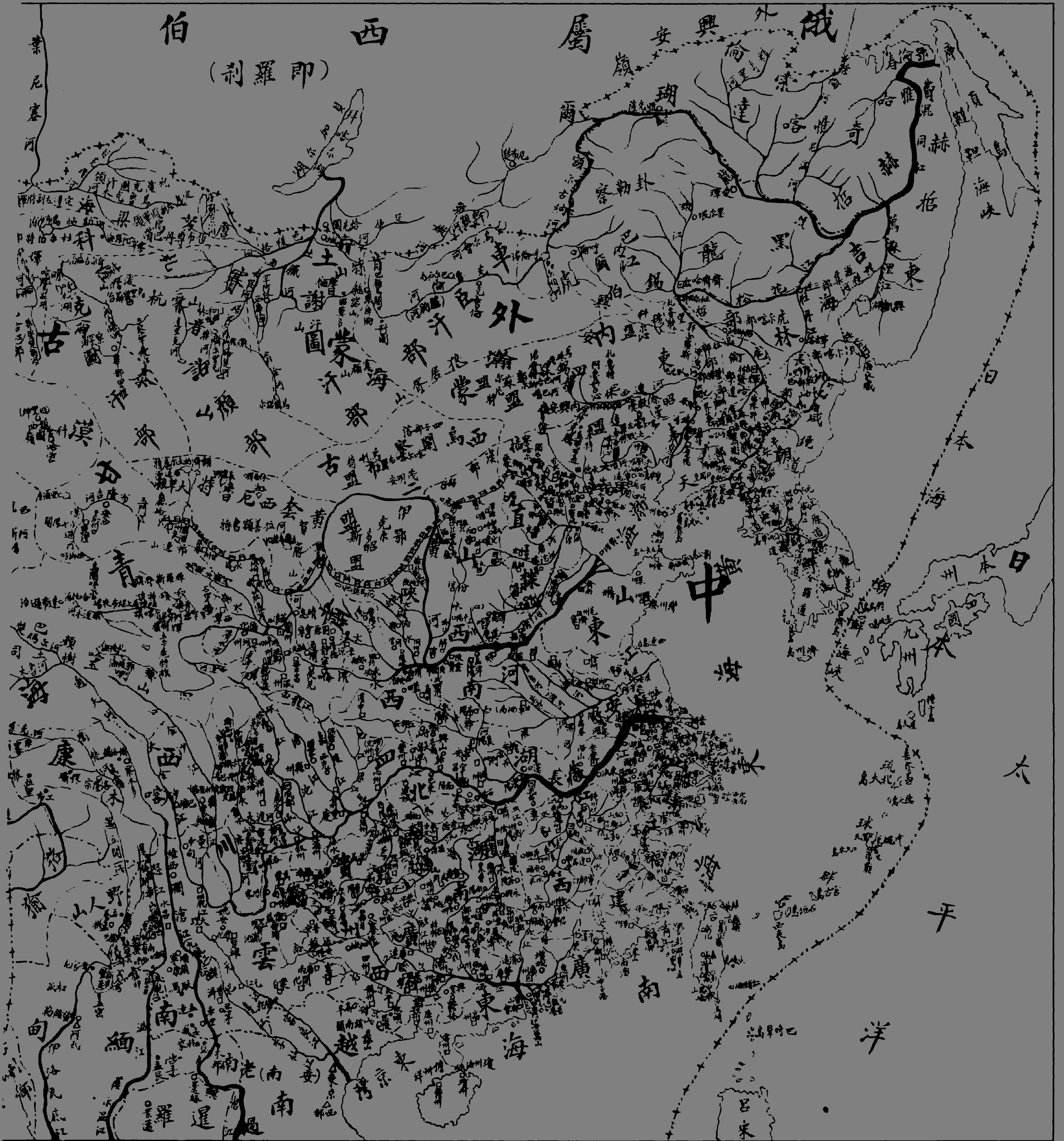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奉化周章繪纂



清代開國定藩土征回苗裔合圖

俄 興 安 屬 西 伯 (利羅印)



清代武功記卷一

邵陽魏源撰

開國龍興記一

維帝軒轅。畫井始遼。粵及有虞。州剖十二。而遼以西。則剖冀東北境。是爲幽州。遼以東。則剖青海外境。是爲營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虛。有古肅慎氏之國。古孤竹國、在今遼西錦州府地、肅慎國、在今遼東吉林甯古塔地、肅慎即女真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至漢分爲三韓、蓋三汗並治之徵、天官書曰。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于碣渤。蓋東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終而成始。旁薄鬱積數千年。以有大清國。大清國之興也。肇有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至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太祖太宗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其朝鮮蒙古事屬外藩。別爲篇。今特先其收服滿洲諸部者。冠于伐明之前。以昭造攻自亳之本。

自山海關以東。留都之地。統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都之寧古塔在焉。黑龍江。爲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裔也。

遼起上京、卽今黑龍江北之呼倫貝爾

地也、金則起于黑龍江南、在白都訥之東二三百里、惟盛京稍東之興京。則肇興景顯四祖。及太祖發祥之地。舊名

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始祖鄂多里城、居俄漠惠之野、在甯古塔西南三百餘里、故四祖雖遷建州、仍稱寧古塔貝勒、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于茲。卽明代

之建州右衛也。太祖高皇帝。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溯之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際。

由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始祖。當在遼金末造矣。據開國方略、載天女所生始祖、傳數世而遭難、又數世而肇祖生、當不過十世內

外、太祖責烏拉貝勒布占泰曰、我愛新覺羅、上天降生、數世以來、遠近欽服、爾縱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亦不知耶、此世數不遠之明證、明萬曆十有一年。太祖

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聰睿貝勒。以景顯二祖之讎。起兵討尼堪外蘭。率甲十三。襲之于

圖倫城。尼堪外蘭倉卒遁。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又討之于嘉班城。于撫順邊外。皆不

獲。初。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者五六里。皆稱寧古

塔貝勒。方太祖起兵也。同族之附明者。謂尼堪外蘭爲明所善。懼太祖招禍於明。聚誓

堂子。屢謀除害。太祖有衆一旅。克兆嘉城瑪爾墩城。皆險固之區。或鑿磴東馬而登。或單盾冒矢石而克。同族讐服。萬歷十二年事。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鴨淥。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亦作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庫一作虎。扈倫國之部四。扈倫亦作呼倫。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強陵弱。衆暴寡。而扈倫四部最強。在滿洲之北。惟烏拉在吉林。當滿洲東北。其輝發哈達葉赫。皆在興京之北。今盛京將軍所轄境內。皆以所居之河得名。烏拉輝發二河。入松花江。哈達葉赫二河。入遼河。卽明之海西衛。與建州衛野人衛而三。海西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偪處開原鐵嶺。乃明邊之外障也。東海三部。則皆野人衛。在甯古塔以東。瀕海島嶼。距明邊絕遠。羈縻而已。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衛。處遼瀋之東。世相仇敵。故尼堪外蘭遠遁。築城於鄂勒琿。恃諸部中隔。我兵不能往討。太祖乃先自近部始。萬歷十二年。以兵五百。攻棟鄂部之翁鄂洛城。萬歷十三年。攻渾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濟城。與一弟三侍衛棄軍。

先進。渡河衝陣。龍騰虎蹴。以四人敗敵八百。十四年。復攻蘇克素護河之爪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哲陳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于鄂勒琿城。罪人斯得。先是明歸我二祖喪時。已給都督敕書十道。馬三十匹。至是又給龍虎將軍之印。及歲幣銀八百兩。萬歷十五年。命巴圖魯額亦都攻哲陳部二城。阻漲渾河。聯繩而渡。跨堞而戰。身中五十餘創。卒克之。萬歷十六年。復克完顏部。時滿洲。環。五。豪。部。皆。服。全有建州。遂與海西部爲敵國。土產東珠。人獲紫貂。元狐。猓。獾。與明市于撫順。清河。寬甸。綏陽。四關。兵食日強富。十有七年。又遣兵收服長白之鴨綠江部。盡有其衆。于是遐邇讐忌。知太祖志不小。遂協而圖我。萬歷二十有一年。葉赫哈達輝發烏拉扈倫四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訥殷長白山二部、九國之師三萬來侵。營渾河北岸。國人皆懼。太祖酣寢達旦。詰朝。率諸貝勒拜堂子啓行。至古呼山。據險而陣。諭將士曰。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殫其前鋒。必反走。走而乘之。必大克。時敵方攻赫濟格城。命額亦都以百騎挑之。敵罷攻來戰。葉赫貝勒布齋。科爾沁貝勒明安。身先督陣。布齋馬觸木而踣。我

兵斬之。明安馬陷淖。棄鞍跨驪馬遁。衆軍遂潰。乘勝逐北。斬級四千。獲馬三千。鎧冑千。并擒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二十五年。葉赫哈達輝發烏拉四部。遣使來乞盟締姻。以其女弟歸太祖。是爲高皇后。初。扈倫四部。哈達萬汗最强。且忠于明。爲葉赫輝發烏拉三部盟主。傳其子蒙格布祿。兄弟內鬩。遂爲葉赫所乘。哈達乞援于明。不許。請入捍邊。又不許。于是質其三子來告急。太祖命費英東噶蓋以兵二千助之。哈達旋惑葉赫貝勒之誑。令執我將帥。以索其三質子。而襲攻我軍。于是太祖舉兵克之。盡降其城寨。明使以滅鄰來責。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時萬歷二十七年也。旣而葉赫兵數掠哈達。太祖使詰于明。明人不問。哈達饑。乞糴于開原城。明亦不與。哈達復降于我。于是明塞亡南關。是後我國始絕明貢。惟互市。萬歷三十五年。輝發貝勒以所部多叛。歸葉赫。遣子質我而樹援焉。已又信葉赫貝勒之誑。索還其子。以質于葉赫。所約之婚。亦背不來取。而築重城以拒守。是年彗星東指輝發國。太祖征之。輝發以亡。萬歷四十年。征烏拉。初。布占泰陣獲于我。旋釋歸。使主其國。妻之以宗女。錫之以敕書甲冑。三

十五年。其所屬之瓦爾喀部來歸。太祖遣褚英代善費英東以兵四千迎之。布占泰以兵萬人阻之。爲我軍所敗。斬級獲甲各三千。師還。又遣褚英阿敏以兵五千。克其宜罕山城。布占泰懼不敢戰。執獻葉赫之人以和。并求婚。上親女許之。四十年。復背盟。再侵我渥集部屬之虎爾哈部。欲娶我國所聘葉赫之女。又以鳴鏑射公主。太祖親臨烏拉河。克其沿河五城。盡焚其廬舍糗峙。許盟而還。布占泰復以其子質葉赫。怒我師。師至。布占泰以兵三萬逆戰。太祖身陷陣。敗其軍。先伏兵奪其城門。盡樹纛幟。布占泰收敗卒不能入。遂奔葉赫。烏拉以亡。是秋遂以兵四萬征葉赫。葉赫盡斂其鄉民保城。使愬于明曰。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矣。明使游擊馬時相率火器千。助葉赫。太祖服其七城十九寨。旋師。葉赫恃明之援。遂以所許我國之女歸蒙古。時太祖天命之二年。明萬歷四十四年也。太祖旣誓師讎明。戡撫順。夷清河。遂以天命四年萬歷四十六年春。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六師。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于明。于是明有四路之師。太祖覆其軍二十萬。是秋克開原。克鐵嶺。拊葉赫之背。遂圍其

貝勒錦台什于東城。圍其弟布揚古于西城。攻東城之軍。先破其郭。士皆擁盾冒矢石。穴城陷之。錦台什登臺自燔死。布揚古以西城降。遂殲守葉赫之明兵千。于是明塞復亡北關。其扈倫四國外勞征撫者。莫如東海三部及黑龍江之索倫等部。東海三部、曰瓦爾喀部、虎爾哈部、渥集部、又有最遠之使犬使鹿庫頁等部、黑龍江北、則索倫錫伯達瑚爾鄂倫春卦勒察等部、其種族散處山林。非有酋豪雄長。抗衡上國。而兩朝招攜之故。則見于天聰八年。太宗諭征黑龍江諸將曰。茲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國同。撫而有之。卽皆可爲我用。攻略時。宜告以爾我先世。本皆一國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外。是時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扈倫四部。皆平。始從事于東海三部。其用兵。皆未嘗興大衆。其收服之人。卽校其射藝。區其等第。編旗披甲。與兼弱攻昧之師不同。瓦爾喀部者。沿瓦爾喀河。入鴨綠江。瀕海兩岸。皆其部落。在興京之南。近朝鮮。萬歷廿六年。遣長子楮英。以千卒征之。取其安楚庫路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衆。三十六年。瓦爾喀部優斐城長。以五百戶。越烏拉境來歸。遣費英東等。以兵三千往護之。中途敗烏拉要截之兵。三十七年。與明盟誓。并以瓦爾喀部落之流寓朝鮮者。請于明。明爲我諭朝。

鮮。察還千餘戶。太宗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大兵征朝鮮。我瓦爾喀之在其國者二百餘戶。

皆來歸。天聰九年。崇禎八年命武巴海等以兵四百自寧古塔往征瓦爾喀。收丁壯五百有

六十。以地多島嶼。明年復分兵四路。每路兵二三百。各攜嚮導。造海舫。先後共取還島

丁千餘。貂狐狍獐無算。崇德五年。命朝鮮以舟師攻瓦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來獻捷。是

爲征瓦爾喀之師。虎爾哈部者。虎一作呼居虎爾哈河。出吉林烏拉界。經寧古塔城北。行七

百里。至三姓城。入混同江。唐書渤海王都臨忽汗河者也。虎哈即忽汗之音轉。萬曆三十

九年。命額亦都以兵二千攻東海虎爾哈部之札庫塔人。三日克其城。俘斬三千。并招

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三年。東海虎爾哈部長率百戶來朝。遣二百人迓之。御殿燕之。

命願留者左。願歸者右。賜願留頭目八人。男婦各二十。馬牛各十。錦裘蟒服四時之衣。

田廬器賄皆具。于是爭乞留。且轉招其族屬曰。上之征伐。非欲俘獲充賞也。乃欲收我

爲羽翼也。天命四年。萬曆四十六年遣卒千。征虎爾哈部。收其丁壯二千。其部長來降者。駕出

城親款之。列筵二百。男婦牲畜。田廬器賄。如前賜。崇德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于

黑龍江。混同江即黑龍江之下游、故混同江亦通稱黑龍江、凡克三屯。招降四屯。獲男婦二千八百餘。牲畜貂皮虎

豹皮稱是。是爲征虎爾哈部之師。渥集部者在虎爾哈部之東。連山茂林。萬歷三十八

年。以卒千。征東海渥集部。取其三路屯寨。俘二千人。并降其虎爾哈部瑚葉路而還。又

有自歸之綏芬路甯古塔路。命額亦都以千人往遷之。爲渥集之雅蘭路人所掠。遂擊

收其衆萬餘而還。虎爾哈與渥集鄰、故有在其部中者、綏芬河在甯古塔之南、圖門江之東、自行入海、雅蘭河出長白山背、在甯古塔東南、行二百餘里入海、三十九年。

復以兵千。取渥集部之烏爾固辰穆林二路。俘千餘人。穆林河會烏蘇里入混同江、在甯古塔東北、是爲征渥

集部之師。外此東海小部。隨時略服。天命元年。萬歷四十四年、征東海薩哈連路。乘舟沿烏勒

簡河。取屯寨數十。八月。至黑龍江岸。霜未降。冰結如橋。師遂濟。及還。上游復冰。甫濟而

解。又招服南岸之諾羅路錫拉忻路。及使犬部音達琿塔庫喇二路。諾羅河及音達穆河、皆入混同江、使犬部

亦在混同江南岸、故知此所渡、乃黑龍江下游、即混同江也、錫拉河在甯古塔極東、自入海、乃奇雅喀部人所居、天命二年。萬歷四十五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

處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刳小舟二百。往盡取之。天命十年。天啓五年、遣兵征東海卦勒察部。

俘二千人。蓋東海諸部。在吉林寧古塔以東。與我隔於烏拉。又貪烏拉布市之利。甘爲

其屬故自烏拉削平而後威棱薄海表今吉林將軍治烏拉故城

吉林城在盛京東北八百里二十里、在甯古塔西六

百三十里、或云吉林、卽古雞林、

其所轄東西四千餘里南北二千里卽烏拉諸部故境蓋南沿鴨綠江

圖門江之間及諸海島爲東海瓦爾喀部北沿天烏拉河松花江至混同江南岸則虎

爾哈部東抵長白山陰則渥集部今大都併入滿洲矣再東北則爲使犬部之赫哲使

鹿部之奇勒爾費雅哈又有庫頁部海島袤廣埒臺灣近混同江海口其島雜有赫哲

費雅哈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爲大殆卽國初刳舟濟師往取者今與貢貂之赫哲諸部

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蓋禹貢皮服之島夷介冀青東境云

滿洲氏族源流攷曰自甯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居

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諾雷部卽虎爾哈部自甯古塔東行千餘里居烏蘇里江兩岸者曰朮倫部又東二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雅喀喇此二部卽渥集部皆東路也又甯古塔東南有班吉爾漢喀

喇去烏蘇里江四千里一年一次遣官赴尼滿河收貢頒賜此南路也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者曰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松花混同三江匯流左右者亦曰赫哲喀

喇卽使犬國也又東北行逾混同江七八百里曰費雅哈直至東北海濱距甯古塔三千里曰奇勒爾卽使鹿部也此皆北路

至黑龍江等部則天命以前未

嘗征征之自太宗天聰九年始時有入貢索倫豪于騎射乃命副都統霸奇蘭率兵逾

黑龍江收撫其未服壯丁二千四百有奇餘丁七千二百而還崇德元年索倫爲科爾

沁部落侵掠。命來朝之索倫部長。速歸防禦。五年。遣穆什哈等征索倫。俘其壯丁三千百有五十。六年。并徵蒙古兵。征已降復叛之索倫博木果。擒其衆九百餘。蓋索倫當黑龍江極北。興安大嶺之麓。介俄羅斯及喀爾喀蒙古之間。挽強命中。洞熊兕。跡犇獸。雄于諸部。索倫村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南距黑龍江城。西至雅克薩城。皆五六日程。距今將軍所治齊齊哈爾城。千有四百餘里。在盛京東北二千四百餘里。天。命。間。大。兵。雖一至黑龍江下游。即混同江。未嘗至索倫。天聰崇德。始臣絕域。際東北海。于是遼金部落咸併于滿洲矣。迨聖祖康熙十年。墨爾哲勒氏屯長來歸。編爲墨爾根四十佐領。號新滿洲。二十八年。征服羅刹。關地至克魯倫河興安大嶺。于是科爾沁蒙古復獻出嫩江左右之錫伯卦勒察。及黑龍江北之達瑚爾壯丁萬四千有奇。達瑚爾亦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與索倫同地。一作額爾古訥河精奇里江。又達瑚一作達呼。蓋打牲部落之錯鄰蒙古者。故獻歸滿洲。分駐白都訥齊齊哈爾二城。編旗額。置佐領。皆隸于呼倫貝爾駐防副都統。而統于黑龍江將軍。呼倫泊貝爾泊皆黑龍江上源。遼興于此。是爲上京。故東三省伊犁駐防。自滿洲蒙古漢軍外。有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鄂倫春兵卦勒察兵。共編佐領九十有七。皆打牲部落。異于游

牧之蒙古。非天聽天命間。滿洲兵所有也。惟寧古塔以東諸打牲部落。則皆不編佐領。隸三姓城駐防副都統。而遙統以吉林將軍。三姓城當甯古塔東北、五國城在焉、卽肅慎故址、

臣源曰。恭稽會典。八旗駐防之兵。有游牧部落。有打牲部落。游牧部落不一。以蒙古統之。打牲部落不一。我朝皆以滿洲統之。康熙以後、始以游牧之巴爾虎及厄魯特、隸于黑龍江駐防、附打牲部落之後、雖亦爲東三省兵、然非滿洲部落

矣、

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

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語言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

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命文臣。依國語。製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

不入滿洲八旗。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窈矣。盛京興京境內。皆老滿洲。此

外居近吉林之錫伯人。居近伯都訥之卦勒察人。居近琿春之庫爾喀人。分駐佐領。隨

地隨時。編丁入軍籍。統稱爲吉林之兵。伯都訥城、北瀕混同江、琿春河、南入圖門江、黑龍江北之索倫達瑚爾

二部。晝長夜暫。北極出地五十一度。視京師偏東十度。有奇。崇德而後。與東北之鄂倫

春。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是爲黑龍江之兵。自索倫騎射聞天下。于是後編八旗之達瑚

爾鄂倫春等部。世皆索倫呼之。而吉林一軍。則但知爲新滿洲矣。女真兵滿萬不可敵。况傾東北海之精銳。殫兩神聖之訓練。夫何敵於天下。臣源又曰。方世祖之入關都燕也。命內大臣何洛會統八旗兩翼兵。留守盛京。康熙元年。始設鎮守奉天等處將軍。十年、始改稱鎮守盛京、鎮守寧古塔將軍。十年、移駐吉林、二十二年。以寧古塔兵征羅刹於黑龍江。始設鎮守黑龍江將軍。是爲東三省。其後兵制增損。裁併不一。今姑據乾隆二十三年會典之數。則盛京將軍駐防兵萬有九千二百七十六人。轄副都統三、城守尉四、防守尉二、吉林將軍駐防兵萬有四千三百九十二人。轄副都統五、協領一、佐領二、黑龍江將軍駐防兵八千五百五十七人。轄副都統三、總管一、城守尉一、兼滿洲蒙古漢軍索倫錫伯卦勒察巴爾虎達瑚爾鄂倫春。共東三省兵四萬二千二百有奇。其後移駐新疆。裁併不一。今東三省共駐防兵三萬五千四百有奇。國家大征伐。輒出虎符。選壯軍鋒。然乾隆征金川時。將軍阿桂溫福等。皆力言東三省道遠。供億鉅。徵索倫兵一。不如調近省兵三。嘉慶征教匪時。上諭亦言。調黑龍江兵一。其費可募鄉勇數十。則又不專恃留都常勝之兵。而各視其天時其地利。

附考

吉林黑龍江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卽謂之城、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遷謫者、亦居其中、餘皆散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桐城方拱乾、謫居甯右塔歸、作紀略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芻秣、不行銀錢、以粟布交易、牛躡人田、則罰其直、雖章京不免、此國初淳樸之俗、近聞漸不如初、至索倫則遠在黑龍江以北、挽弓十石、能自縛於樹、射熊虎洞穿、負之而歸、馬有逸失者、雖數百里外、皆能踪迹得之、惟一經雨後、卽不可識、音近蒙古、閒雜漢語、故或以爲遼之後裔、不純滿洲云、

女真爲肅慎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見高宗御製、惟滿洲兵究未聞石砮爲鏃之事、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皆無其證、惟國初吳兆騫謫甯古塔記之云、石砮出混同江中、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厥色青紺、厥理如木、厥堅過鐵石、土人以之礪刃、知爲肅慎砮矢之遺、曾攜歸京師、贈友王士禎、載之池北偶談、蓋產瀕海口、無人奏聞、故御製官書、皆未之及、又東海魚皮使犬諸部無考、亦惟此記載之曰、由甯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卽五國城故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卽渥集也、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惟出紫貂元狐海螺灰鼠水獺鷹鵬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船、江行、泊甯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宴、并出部頒袍帽靴鞵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費雅哈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雅哈二部、皆不薙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禱、以魚皮爲衣、柔輒可染、富者以鵬翎蓋屋、貂及元狐爲帳、狐鼠爲被褥、虎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賒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朝廷擇其材武者、賜以官職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甯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卽新滿洲也、記又言甯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嶺、有金時上京故城、東三里覺羅村、卽本朝發祥之所、甯古塔在黃龍府東七百餘里、與高麗之會甯府接壤、木城二重、國朝新遷、距舊城六十里、內城周一百里、將軍

親兵居之、城周八里、各旗人居之、漢人居東西兩門之外、康熙初、吳逆叛滇、滿兵徵調兵巽、始令漢人入居城內、後十餘載、又有邏車國侵黑龍江、掠部落貂畜、鋒甚銳、其國都在大西洋、相去萬里、兵強猛、善火器、有西瓜礮者、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至其營始裂、將軍奏調兵、水陸進討、邏車國旋請和、邏車即羅刹之轉音、乃俄羅斯部落也、流人始免戍役之苦、三條皆足備滿洲掌故、記又言國初留古塔極寒、三春晝夜、風霾蔽天、七月卽有白鵝下池、不能飛起、數日霜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解、草木尙未萌芽、夏則有哈湯之險、泥淖數百里、人依草墩而行、稍傾側、人馬俱陷、故商賈裹足、近則漢人日衆、氣漸和暖、草土橫鋪樹木、歲時修理、商旅張集、百貨駢闐、迥異疇曩矣、南門臨鴨綠江、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材木稠錯、鯉鯉編鱗、肥庶甲天下、人參生深山草藜、舊多且賤、然在本地、服之不效、兆憲初至戍時、煎參半斤服之、反泄利半日、惟江水自長白山流出、號人參水、冬月飲冷、亦不傷脾、故遷客至此、從無不服水土、且羸弱皆健、五穀惟無稻、米升價十倍、惟燕客用之、有烏臘草、近水而生、長細溫軟、薦履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貂參均號甯古塔三寶、冬至、縱火燒荒、則來春草木更盛、五月、盡放營馬於數百里外水草處、七月杪、馬肥始歸城、各辨其尾牌而領之、四季出獵行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卽歸者、謂之打小圍、秋則打野鷄圍、仲冬打大圍、八旗列陣而行、兼旬始歸、歸則虎豹熊豸獐鹿狐兔雉鴟、車載駝負、不知其數、獵犬猛者、能搏虎豹、鷹有海東青、能捕天鵝、日飛二千里、皆上進之物、鵬極大、而多、惟用爲箭翎云、兆憲謫戍二十有三年、赦歸、行二日、過石頭甸子、其石岡闊三十里、長三百餘里、嵌空玲瓏、下有流澌潺湲、第三日、進大烏稽、烏稽卽溼集之轉音、又名窩集、卽老林也、松林千里無際、皆太古時物、車馬橫過六十里、不見天日、微風震撼、濤聲澎湃、啼鳥號颺、略不畏人、初入林口、行人各取身旁小物、懸樹以敬神、夕宿嶺下、滿兵取大樹皮二三片、闊丈餘、鋪如船篷、可容坐臥、取所獵獐鹿、炙割而食、夜半忽聞怪聲、山崩地裂、則千年枯樹摧折之聲也、第五日、復過小烏稽三十里、如前狀、第七日、渡松花江、至烏拉、有船廠、造大船以達各路、有將軍鎮守之、卽吉林矣、由烏拉八驛至柳條邊、其地垂楊數百里、前朝所以界中外、今有章京守之、以詰往來、又十五里、至開原驛、又三十里、至鏡嶺縣、又三百十里、至奉天府、

東三省駐防兵、有老滿洲、有新滿洲、猶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國初收服諸部、凡種人之能成數佐領數十佐領者、咸歸於滿洲、若東海三部、扈倫四部、今皆無此名目、蓋已歸入滿洲故也、其他壯丁散處、隨時編入旗籍、騎零不成一佐領者、則以新滿洲統之、國語所謂伊徹滿洲也、此皆崇德以前所服之部落、其崇德以後所歸服、則并不謂之滿洲、而各仍其原部之名、若黑龍江以南之錫伯、之卦勒察、之巴爾虎、黑龍江以北之索倫、之達瑚爾、皆各設佐領、分隸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既不得以滿洲呼之、又部落雜錯不一、于是以騎射最著歸服較早之索倫概之、故吉林黑龍江各部、世皆概呼爲索倫、以別於滿洲、其實索倫不過一部之偏名、非各部之總名也、至混同江南岸、甯古塔以東、復有赫哲部奇惟喀部、混同江北岸之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使犬之赫哲、亦謂之魚皮部、不編佐領、惟設鄉長姓長、歲貢貂於甯古塔、鄂倫春有使馬使鹿二部、使鹿鄂倫春、在使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則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又有不編佐領之使鹿部、曰奇勒爾、曰費雅哈、與海中之庫頁島、皆更在鄂倫春之外、每歲不能以時至甯古塔、則以六月份集於三千里外之普祿鄉、而章京舟行如期往受之、斯則不惟非滿洲、亦非索倫等部、幾同土番羈縻矣、會典雖不隸於理藩院、然哲赫費雅哈來京娶婦、則禮部光祿寺供筵燕、盛京工部供薪奠、略如蒙古儀、蓋康熙中、以魚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導之、歲時納聘、吉林將軍預購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輿嫁之云、要之、使犬部在混同江以南、其海近朝鮮、使鹿諸部在混同江以北、其海近俄羅斯、故朝鮮亦有繫站、而俄羅斯亦有鹿車、其使馬鄂倫春、以木支帳、行則駝載、止則張架、直同蒙古、惟不牧牛羊、而專捕貂牲爲異、

又考東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渥集之故、渥集者、漢語老林也、長白山陽、亘混同江甯古塔與京之南、樹海綠天數千里、萬產憤盈、稔密貂鹿、利盡表海、鴨綠江闔門江松花江北流、會嫩江黑龍江入海、其下游統名混同江、則混同江所入之海、真俄羅斯之北海、非遼東朝鮮之渤海比也、語北海祀典者、其曷以尊帝鄉大王會乎、

錢唐馮一鵬塞外雜識曰、五國城、在甯古塔東北七十里、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白山之上、江源之旁、有十二峯、環峙如屏、三江水出其東西北三面、其江水灌地最肥、滋生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土人惟知漁獵、不知耕種、偶見劊參人帶出菓子種之、每株重二十餘斤、其地脈之厚可知、自甯古塔之北、犬多于衆畜、且大而有功、冬春之際、冰雪載地、凡薪米器用、皆用冰牀裝載、縛犬數十、負之而行、驅以長鞭、日馳數百里、自烏蘇里以北、則家家使鹿、亦猶三姓等處之使犬也○盛京通志、葉赫城、在吉林城西四百九十里、又有葉赫山城、在葉赫城西北三里、內有子城、明于其地置鎮、北開爲互市、亦曰北關、哈達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三十里、伊徹峯上相近、又有哈達石城、初、哈達貝勒自舊城遷居于此、稱新城、其舊城在開原縣東六十五里、明置廣順關於此、爲市易處、亦曰南關、輝發城有三、一在吉林城南一百里吉林峯上、一在輝發峯西北、一在輝發河邊岡上、棟鄂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二十里、圖倫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六十里、太祖攻尼堪外蘭於此、五國頭城、在甯古塔城東北、高士奇錄、自甯古塔東行六百里、日章圖哩噶善、松花江合流於此、有大土城、或云五國城、肇州都納城南、舊名珠赫店、渤海上京城、在古塔城西南、會甯舊城、在甯古塔、

開國龍興記二

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受覆育列國英明尊號。國號滿洲。時明萬歷四十有四年。太祖年五十有八矣。海西四國平其三。惟葉赫恃明之援。負隅乎肘腋。而明亦倚葉赫爲北關。不利我之吞并也。以火器兵助守葉赫。并屯重兵于開原。備犄角。太祖議我都城偪遼瀋。將先圖葉赫。則患明兵擣我之虛。非大挫明兵奪其氣不可。按兵休士二載。廣儲峙。利器械。盡收諸部精銳。天人協應。迨時而動。遂以天命三年。興師伐明。以七大憾誓告天地堂子。步騎二萬。發興京。圍撫順。降其游擊李永芳。及民千餘戶。夷其城而還。敗其追兵萬人。陣斬總兵張承蔭。秋復克清河城。斬副將鄒儲賢。及其兵萬。并克撫安堡。鱗場堡。皆毀之。時我兵志在葉赫。故所得明城堡。皆不守。天命四年。萬歷二十七年春。征葉赫。命大貝勒代善等。以兵五千守札喀關。防明兵。聞明師將大舉來犯。引還。是時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二十四萬。四路深入。每路兵六萬。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出中路。

之左。由渾河入撫順關。張銓監之。李如柏賀世賢。出中路之右。由清河入鴉鶻關。閻鳴泰監之。馬林麻岩出北路。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入三岔口。潘宗顏監之。劉綎出南路。會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康應乾監之。而崔一琦別監朝鮮軍。合趨我都城。時蚩尤旗長竟天。彗星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皆知其必敗。明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趣進兵。御史王象恆。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聽。期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塞。大雪期泄。二十四日。太祖盡徵各路屯寨之兵集城中。戒嚴以待。明將杜松。素勇輕敵。欲立首功。先期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河流急。不結筏。策馬徑渡。軍多溺死。而車營五百。阻水不克渡。三月朔。我各路偵卒。皆以明師告。太祖議以南北二路皆山。險且遠。敵不能卽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時杜松以三萬餘衆。屯薩爾滸山。而自引兵二萬。圍界藩。距赫圖阿拉都城百二十里。我國築界藩城之夫役萬五千。及防衛兵四百。據吉林厓以拒。太祖命大貝勒四貝勒。以二旗兵援界藩。每旗七千五百。共萬五千。而親統六旗兵。攻薩爾滸大營。六旗四萬五千人。明兵恃火礮。甫戰。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戰。我

兵。從。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明。兵。從。明。擊。暗。銃。礮。皆。中。柳。林。我。兵。無。一。傷。者。遂。乘。晦。踰。塹。拔。柵。潰。其。軍。三。萬。餘。而。右。翼。軍。渡。河。援。界。藩。者。先。遣。千。騎。合。山。上。兵。據。高。馳。下。與。山。下。兵。夾。攻。衝。敵。陣。爲。數。隊。杜。松。中。矢。死。逐。北。二。十。餘。里。漂。尸。及。旌。旗。器。仗。蔽。渾。河。而。下。明。北。路。兵。聞。之。急。據。尙。間。厓。環。營。三。濠。火。器。列。濠。外。而。騎。兵。繼。後。又。潘。宗。顏。及。游。擊。龔。念。遂。各。以。萬。人。分。營。數。里。外。相。犄。角。皆。列。大。車。拒。騎。突。以。堅。楯。禦。矢。并。據。形。勢。而。陣。蓋。楊。鎬。所。授。節。度。也。龔。念。遂。軍。先。與。我。軍。遇。四。貝。勒。引。千。騎。橫。衝。之。步。兵。繼。進。專。攻。一。隅。斫。其。車。破。其。楯。太。祖。馳。赴。尙。間。厓。明。兵。二。萬。陣。山。麓。太。祖。方。趣。我。兵。登。山。據。高。下。擊。而。馬。林。營。內。之。兵。出。與。濠。外。兵。合。太。祖。知。敵。將。迎。戰。止。兵。勿。登。山。皆。下。馬。步。戰。傳。令。復。未。徧。而。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卽。怒。馬。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麾。二。旗。兵。繼。之。于。是。後。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陣。縱。馬。馳。突。人。自。爲。戰。諸。貝。勒。兵。已。貫。陣。出。其。背。與。大。軍。表。裏。夾。擊。呼。聲。震。天。地。明。兵。瓦。解。泥。籍。尙。間。厓。下。河。爲。之。赤。復。破。潘。宗。顏。軍。于。芬。斐。山。馬。林。收。殘。卒。走。開。原。而。葉。赫。兵。已。于。中。途。遁。還。于。是。兩。路。軍。皆。破。

明楊鎬聞之。急檄止李如柏劉綎二軍。惟如柏得檄還。而綎軍已涉險深入。距都城五十餘里。尙未知西北路敗信也。太祖移軍禦之。留兵四千守都城。綎軍連破數寨。潰我駐防兵五百。我軍聞其節制嚴整。軍行皆持鹿角。止卽成陣。礮車火器甚練。乃使降卒之黠者。持杜松令箭往。言西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無號礮爲詰。卒詭詞而返。急令傳礮。綎行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心恐西路軍專其功。惟虞足之不前。下令棄鹿角而進。道狹。分四萬兵爲四軍。前二軍皆其精銳。第一軍陣阿布達里岡。四貝勒引右翼兵出其上。乘高擊之。綎軍殊死戰。大貝勒又引左翼兵出其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給入綎營。大呼格殺。軍遂潰。綎退入後軍。未及陣。爲我所乘。力戰死。其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二萬。營富察之野。方戰。大風走石揚沙塵。敵營目不得開。火器皆反擊。我軍乘勢衝入其壘。應乾大敗遁去。朝鮮副元帥姜功烈。遂以朝鮮餘兵五千降。是役。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同日深入。使我不能兼顧。我軍不過四五萬。并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士卒僅損數百人。盡獲其駝馬甲仗礮車軍實數。

百萬。明與我朝之興亡。肇於是戰。夏四月。遂攻開原。開原城、在瀋陽北二百十五里。馬林敗後。尙不知斂兵保城。盡出陣四門外。我兵先敗其東門外兵。兵走爭入城。填擁于闕。我兵奪門逐北。而三面攻城之雲梯。已蟻傅而上。城上守兵少。皆潰。其三門外兵欲遁。爲我軍扼其濠。不得渡。殲焉。籍所俘。三日舉之不盡。以天暑。不復還都。卽休士馬于界藩城。秋七月。克鐵嶺。在開原南六十里。八月。遂滅葉赫。于是語言相同之國。盡爲我有。疆域西至遼。南至朝鮮。東至海。北抵黑龍江。明逮經略楊鎬治罪。以熊廷弼代之。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以俟窺會。大清亦按兵不攻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乞罷。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材也。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議者多言收降太濫。恐間諜雜其中。禍且叵測。宜徙之他地。應泰不聽。降人多

占民居婦女。遼人憤怒。大清又厚撫遼人之往來我地者。于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我耳目。天命六年春。攻明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城外濠塹數重。埋剡木。立牆柵。列火器楯車。兵七萬。乘城內外守禦甚具。總兵賀世賢。勇而嗜酒。見偵騎數十。卽率千騎來追。我兵佯北誘之。俄而伏發。世賢且戰且卻。至城下。降人內應。斷其濠梁。不得入。身中十四矢。尤世功引兵救之。亦戰死。城遂陷。總兵童仲揆。陳策。以兵來援。師次渾河。石砮土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策仲揆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壘未就。我兵急攻。卻復前者三。邦屏戰死。諸將渡河。走入浙營。我兵圍之數重。營中發火器。多殺傷。已而火藥盡。短兵接。我兵萬矢環集。策仲揆等猶揮刃衝突。各殺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當我數萬衆。雖力屈而覆。爲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我兵遂乘勝攻遼陽。袁應泰盡撤奉集。咸寧諸軍。并力城守。引水注濠。環濠列火器。而自督總兵侯世祿等。出城五里迎戰。我軍敗之。始斂兵分陣固守。太祖命塞其水源。泄其閘口。奪其橋。先布楯車護之。右翼兵囊土運石壅水畢。遂渡濠。鏖戰。殺溺無算。左翼兵奮奪橋。遂冒礮火登城。據其一隅。城

中大亂。民家多啓扉以待。婦女亦盛飾臨門。蓋降人導之也。是夜。明兵猶列炬拒戰。達旦。我右翼兵亦登城。明經略袁應泰督戰城樓。佩印自焚死。御史張銓被執。不屈死。其餘逃者。殉者。城。中。民。皆。結。采。焚。香。乘。輿。迎。上。鼓。吹。導。引。入。夾。道。呼。萬。歲。于。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下。遂。定。議。遷。都。遼。陽。遼。瀋。既。失。明。大。震。明。帝。盡。謫。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于。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并。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自。遼。河。至。廣。寧。三。百。餘。里。稍。置。烽。戍。傳。哨。而。大。兵。悉。聚。廣。寧。深。濠。高。壘。以。俟。化。貞。素。驥。不。知。兵。及。與。廷。弼。議。不。合。則。益。務。爲。大。言。謂。不。必。籌。登。萊。水。師。也。有。皮。島。毛。文。龍。在。不。必。籌。士。馬。甲。仗。也。有。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在。不。必。籌。芻。糗。也。有。遼。人。可。因。之。糧。壺。漿。牛。酒。在。不。必。謀。鄉。導。也。有。降。將。李。永。芳。內。應。在。不。必。修。守。備。也。有。敵。人。新。築。

遼瀋諸城在。廷弼極言遼人不可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不可忽。營壘城濠不可不嚴備。化貞一切反之。且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兵部尙書張鶴鳴篤信之。無言不從。廣寧兵十四萬。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號而已。至十月。冰合。大清將渡河。邊民爭竄。張鶴鳴方集廷議。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大兵已圍西平堡。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畀得功。及祖大壽往援。並檄鎮武閭陽之師。共援西平。遇大清兵于半陽橋。甫交綏。得功先奔。鎮武閭陽兵亦潰。總兵劉渠祁秉忠戰歿。祖大壽走覺華島。大清兵方次沙嶺。不進。而得功已陰爲內應。譎言敵騎薄廣寧。城中大亂。化貞不知所爲。蹌踉棄城單騎走。二僕步從。遇廷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笑曰。憤。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使爲殿。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孫得功迎大清兵入廣寧。化貞已竄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降。大軍略地。至中左所而還。乃留諸貝勒統兵守廣寧。而移河西歸降各官民於河東。時天命七年正月。明天啓元年也。明帝逮王化貞。兼逮熊廷弼。明臣袒鶴鳴化貞者。且專劾廷弼。于

是以王在晉經略遼東。與薊督王象乾籌邊。象乾專主款蒙古。以捍東陲。而在晉專主守關門。棄關外。欲于關外八里築重城。守以兵四萬。明大學士孫承宗請自往決之。抵關。歷詰其謬。明以承宗代在晉督師。乃議守關外。寧遠覺華島相犄角。覺華島、在甯遠城南十六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承宗盡驅之邊外。使袁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天命十一年。天啓五年、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復遼河以西舊地。承宗在關四載。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汰軍萬七千餘。省度支六十八萬。立車營水營。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各數百萬。開屯五千頃。寧遠迄成雄鎮。時大清方營都瀋陽。按兵四載不攻。而明太監魏忠賢黨。日夜排承宗。去之。以高第代。高第力言關外不可守。盡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杏諸城守具將士於關內。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振野。并欲撤寧遠前屯二城。僉事道袁崇煥以死誓守不去。大清知經略易與。於天命十二年。天啓六年、大舉西渡遼河。抵寧遠。大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而軍。崇

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書。誓將士。堅壁清野以俟。詰城中奸細。并檄前屯山海關守將。遇寧遠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閩卒發西洋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三日。再攻再卻。圍遂解。太祖不懌者。屢日。時明關外軍餉皆海運。積覺華島。距甯遠城南十六里。守兵四萬。營冰上。鑿冰十五里爲濠。衛以楯車。太祖遣兵從冰未鑿處襲敗之。又敗其島上二營。焚其舟二千。及芻糧數萬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關上不救。於是明罷第麒。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旋召還王之臣。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任崇煥。是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崩。年七四貝勒立。是爲太宗文皇帝。太祖每有征伐。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上下等威不甚異。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令簡而速。故事無不舉。臨敵。七旗卻走。一旗拒戰。卽以七旗佐領之。丁給一旗。一旗卻走。七旗拒戰者。亦如之。一旗內半却走。半拒戰者。亦如之。罪親不貸。功疏不遺。令信而必。故戰無不克。興京內城居宗室勛戚。外城居宿衛親兵萬餘。此外遠近十餘萬戶。散處

遼河東西。無事耕獵。有事徵調。戰勝分俘受賞。人自爲兵。人自爲饗。無養兵之費。故用無不給。起兵二十載。而國基建。又十載。而王業大定。

臣源曰。謹稽薩爾濟之戰。盛京通志。謂以五百兵破明兵四十萬。然考明四路之師。實止二十萬。合朝鮮葉赫爲二十四萬。每路各六萬。而薩爾濟所破。乃杜松一路耳。敵軍二萬圍界藩。四萬營薩爾濟。而太祖太宗以六旗兵攻薩爾濟。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以二旗兵援界藩。是以萬五千兵。攻二萬之敵。在山上者千四百人。山下 下萬有三千六百。杜松軍破。而後我軍皆萃於尙間厓。馬林破。而後我軍皆萃於布達里岡。其留守都城者僅四千。則是八旗五萬餘人盡行。亦傾國之師矣。戰非一日。軍非一路。兵法當垂後世。烏得爲五百人破四十萬之拙詞。以疑史冊哉。恭讀高宗純皇帝薩爾濟書事曰。爾時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不滿數萬。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協力。師直爲壯。何天之龍。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至哉典謨。揚大烈。覲耿光。詔萬禩。夫惟知武烈之不易。則知王業之艱難。知王業艱難。則不敢謂祖宗朝徼天之幸。以一旅取天下。

開國龍興記三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時年三十八、明天啓七年也。明遼東巡撫袁崇煥將覘我虛實。遣使同李刺麻來弔。並賀卽位。太宗文皇帝亦以書報之。往復者再。是爲我朝與明議和議戰之始。其書略言。昔我師旣克廣寧。時諸貝勒將帥咸請入山海關。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而入處漢地。易世之後。皆成漢俗。因欲畫山海關以西。漢人制之。遼河以東。我制之。滿漢各自爲國。故軍未入關而返。原無爭主中原之心也。如欲畫疆定約。修好息兵。其尊卑稱謂。我當讓爾主一格。爾諸臣讓我一格。其歲幣。我以東珠、綬貂。明以金銀、緞布各若干如約。初。關外四城。袤延二百里。北負山。南瀕海。廣四十里耳。屯兵六萬。艱於轉餉。故孫承宗復錦州中屯。大凌河諸城。開屯足食。自高第盡撤去。寧遠無外障。崇煥陰欲復之。乘我有事朝鮮。陽遣使議和。以暇修復舊疆。爲屯守計。我朝知其情。故和議卒不得要領。會朝鮮兵凱旋。夏五月。遂攻明。先趨大凌河城。城工未竣。守兵皆

遁。惟錦州守備已固。總兵趙率教。懲渾河瀋陽之事。不納潰兵。我朝縱還臺堡。降卒二千。城者拒之。雖往返議和之使。亦不令入城。我軍力攻城西隅。垂克。爲明三面乘陣。兵鑿救所卻。遂退五里而營。移擊其援兵于寧遠。崇煥守城內。而滿桂侯世祿。背城據濠。列車營。火器以拒。太宗稍引退。踰岡以誘之。明兵堅壘不動。貝勒代善阿敏。以地險。皆請勿攻。太宗曰。我軍攻城旣不克。野戰又不克。曷以張國威。命侍衛皆冠兜鍪持盾。大呼馳進。諸軍皆冒死衝突。貝勒數人受創。猶力戰。明滿桂中數矢。亦不退。殺傷相當。屍滿濠塹。復回攻錦州。濠深闊。天又暑。乃毀大小凌河三城而還。大清自起兵。明軍望風潰竄。無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魏忠賢猶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力乞退。以王之臣代之。復議撤錦州。守甯遠。會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明誅魏忠賢。復用崇煥督師。建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野戰旣非所長。惟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守爲正。戰爲奇。和爲輔。數遣使來議款。太宗答以遼東土地。天授不可還。惟許易尊號稱汗。不用國寶。令明造印給我。議仍不決。天聰三年冬。崇禎二年大舉伐明。以蒙古兵

爲嚮導。兵十餘萬。分道深入。師次青城。

哈喇沁部地

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爾古泰。夜詣御

帳密諫。以勞師襲遠。馬疲餉匱。恐深入後。敵環攻斷我歸路也。力爭至夜半。太宗惡崇煥。欲去之。決計由喜峯口毀邊牆入。圍遵化。巡撫王元雅尙汰城中兵四百。其汰兵卽開城延我師。陷之。總兵趙率教戰死。明帝命薊遼總督劉策。控扼石門。以防西軼。我兵已趨薊州。而明督師袁崇煥。率祖大壽何可綱。自山海關兼程入援。明帝命盡統諸援軍。我軍營南海子。崇煥營沙河門外。鏖戰互有殺傷。我軍縱反間。言與崇煥有成約。令所獲太監知之。陰縱使去。明崇禎帝前疑崇煥擅殺毛文龍。至是卽召崇煥入城。下之獄。于是祖大壽何可綱。引兵萬五千。走出山海關。明帝乃命大同總兵滿桂。爲武經略。起故督師孫承宗。自通州移鎮關門。大壽乃斂兵待命。滿桂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鎗礮十重。我兵宵進。效明兵甲裳旗幟。時兵援軍滿郊甸。滿桂以爲援軍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滿桂戰死。生擒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明帝以庶吉士金聲薦。擢游僧申甫爲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

未訓練。敗死。太宗不欲究武。乃爲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東。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惟昌黎知縣左應選。率居民。并集各城潰兵。登陴固守。蒙古兵攻之。不克。命大臣達爾漢往。晝夜進攻。亦不克。太宗自撫寧移師。四面環攻之。火燧雲梯折。復持楯鑿城。亦被卻。而三河寶坻亦以堅守得全。詔罷攻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等統兵萬人。守永平。其遷安灤州遵化。各留兵守。三月。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往守永平各城。時明各路援軍二十萬。以馬世龍統之。與承宗關門之軍。東西犄角。及是乘大軍之歸。以五月十日。先攻灤州。人斫一柳。立平其濠。發大礮摧其堞。守將潰圍走。貝勒阿敏見明軍勢盛。擁重兵屯永平。不援。遂收遷安兵民入永平。盡屠城中降將兵民。夜棄城遁。并檄遵化諸將同還。又不嚴殿後。爲明軍所襲。士卒多死。六月。至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天聰五年。崇禎四年。始鑄紅夷大礮。命漢軍演火器。秋。復攻大凌河城。時承宗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遂同右屯城並築。會是秋。兵部尙書梁廷棟罷。代者盡反其議。言築城非策。盡撤班軍萬

四千赴薊。獨留防兵萬。僅給糧萬石。承宗議以糧散軍。委城而去。毋資敵。禾嘉又不可。八月。大清兵來攻。時半月兼築兩城。大凌雉堞。僅完其半。我兵四面掘長圍。而分軍截錦州之援。九月。邱禾嘉及總兵吳襄。宋偉等步騎四萬。逾小凌河而陣。太宗分軍爲二。先率其半以進。見敵陣整。欲俟其移營擊之。乃引還。明兵四鼓趨大凌河。陣於長山口。距城十五里。太宗督兵三萬擊之。敵仍堅陣不動。乃率兩翼勁騎。先衝宋偉營。營中火器震天。我左翼避鎗礮。隨右翼後而進。宋偉殊死戰。營不能破。我前鋒多死。復麾左翼兵趨吳襄營東。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軍乘勢縱火。將偪我陣。忽大雨反風。襄營燬。先走。我右翼攻宋偉營。力戰至晡。亦衝入其壘。明軍大奔。我伏兵截其歸路。殲之。大壽弟大弼者。爲副總兵。號萬人敵。嘗以五百騎。突我軍於錦州。刃幾及御馬之腹。太宗稱爲祖二風子。至是率死士百二十人。能滿洲語者。易服辮髮。夜突御營於白雲山。火藥偪帳起。諸營驚擾。侍衛親軍力戰。黎明乃退。十月。大凌河援盡糧絕。殺人馬以食。城中商民三萬。僅存三之一。我兵聲礮揚塵。詭爲援兵。誘之出城。敗還。旣而

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城中聞礮。疑不敢出夾擊。大壽遂降。言妻子在錦州。請詭往內應。太宗縱之還。大壽復爲明守。十一月。我兵攻杏山。攻中左城。不克。明臣劾承宗不當城大凌河。喪師辱國。承宗劾邱禾嘉違令失機諸罪。並自乞罷。遂罷承宗。明年四月。始罷邱禾嘉。以楊嗣昌代之。先是明陝西大饑。盜賊蜂起。邊軍乏餉者應之。及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鎮總兵。皆以勤王入援。陝賊益不可制。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勁卒五千入援。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三日皆不得餉。士飢掠食。又以不戢士逮如杞。于是五千人潰歸。而晉賊又從此起。至是并承宗去之。東西交鬩。明遂不可爲矣。初天啓間。王象乾王在晉。主款蒙古。定月餉新舊額賞及馬市。歲約百萬。馬市者。順義王俺答裔。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及崇禎初。順義王裔爲插漢部所逐。因請代順義守邊。求額賞。而飢困無馬可市。遂請援例折價。大同巡撫張宗衡。力言插部衰弱。無能爲。不當歲耗百萬。以餌飢困悖慢之虜。因陳插十四可圖。及圖插十四方略。與象乾爭議不決。天聰六年。崇禎五年太宗滅插漢。屯歸化城。賜明

大同陽和宣府各邊臣書曰。朕統師至此。詢知爾國歲給插漢至百餘萬。與其費此于無用之地。曷若與我修好。自當遜爾爲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插漢之上。遂與明大同巡撫沈棨等。刑白馬烏牛盟。大市于張家口。斬我部蒙古兵之掠明境者以徇。明帝聞之。逮棨治罪。于是益無人敢議款者。天聰七年。崇禎六年明登州參將孔有德耿仲明以舟師來降。又明年。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來降。三人皆毛文龍部將。文龍誅後。孔耿叛據登州。自稱都元帥及總兵官。突圍航海來歸。可喜亦收諸島衆數千至。令領火器爲一軍。孔耿爲天祐兵。可喜爲天助兵。詔諸貝勒大臣議。征明與朝鮮插漢孰先。皆言我勁敵惟明。其朝鮮插漢宜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錦各城堅守。亦可緩圖。惟由間道深入明腹地。腹地得。則外藩外郡自歸順。天聰八年。崇禎七年秋七月。復命兵四路伐明。一從尙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口入。會于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于應州。一由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又有沿邊繞殺虎口至朔州者。所向克捷。九月。凱旋。天聰九年。崇禎八年春。命貝勒多爾袞岳託豪格等。往收插漢部落。侵掠明邊。并命多鐸率兵。攻明錦

州。以綴其西援之師。八月。多爾袞等既降。插漢。得其傳國璽。并由朔州毀寧武關入。略代忻應惇。擊斬明兵六千餘。俘獲人口牲畜七萬六千。還歸化城。天聰十年。崇禎九年、四月。羣臣以功德隆盛。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改元崇德。國號大清。時上年四十有八矣。尊太祖曰武皇帝。追王以上四世。封大貝勒代善等親王。賜異姓功臣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及外藩蒙古各部王爵。惟朝鮮不肯推戴。且有違言。上將親征之。先伐明以挫其援。是秋。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徧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死。九月。我兵從建昌冷口出邊。明守將崔秉德。請以兵扼我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俟我兵出口。二日。始至石門。明亦不之罪也。崇禎二年、春。太宗遂親征朝鮮。降之。語具征撫朝鮮記。崇德三年。崇禎十年、親征喀爾喀。秋八月。命睿親王多爾袞。克勤郡王岳託等。兩路伐明。薊遼總督吳阿衡。醞酒不設備。大兵遂入牆子嶺。及青山關。兩翼兵會於通州。至涿。分八道。一沿山。一沿運河。其山河之間。六道

並進。明督師盧象昇與兵部尙書楊嗣昌不合。關寧重兵。盡屬中官高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又令陳新甲分其半。象昇從涿州進保定。大戰慶都。互有殺傷。進至鉅鹿。所部兵又潰半。以五千卒遇我兵數萬。圍三重。起潛擁重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昇血戰兩日。礮盡矢竭。猶手格十數人。乃死。大清兵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執德王。凡克城五十。降城八。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餘萬。先是明山東重兵扼德州。楊嗣昌用員外張若麒議。張若麒本禮部主事、希嗣昌意、劾黃道周、得調兵部、檄巡撫顏繼祖。毋得離德州一步。僉謂大清兵無越德州而南之理。至是我兵由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濟南無備。遂陷。督師大學士劉宇亮與陳新甲。率各鎮勤王兵。惟尾後而行。明年二月。大清兵還至天津衛。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亘難渡。或議乘我飽歸。擊其半濟。明諸將王樸曹變蛟劉光祚等。相顧不敢動。數日始渡畢北還。明德王俘至盛京。太宗卽命其上書明崇禎帝請和。仍不報。初。睿親王等軍之入明邊也。太宗亦親攻明錦州中後所。以牽制之。崇德四年春。圍杏山。砲破其臺。毀其堞。明副將金鳳。乘夜樹柵築

土。黎明復攻。不能入。雲梯先登者陷沒。三路穴城亦被卻。乃解圍。九月。遣兵往略明錦

州寧遠。擾其秋穫。明年。崇禎十三年遣兵城義州。屯田。徧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寧遠總兵

金鳳戰死。明薊遼總督洪承疇。言金鳳始以三千孤軍。守杏山。抗勦敵。及擢大將。擁萬

兵。反敗歿。此事權專不專。號令一不一之效也。上以大軍屢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

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崇禎六年。崇禎十四年命睿親王多爾袞肅

親王豪格等。攻錦州。以必克爲期。多爾袞等離城三十里而營。又私遣甲士。更番還家。

致敵芻糧樵采。出入無忌。上震怒詰責。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徧城築長圍困之。并

扼松杏援師之路。其守外城蒙古。知我師志在必克。懼而約降。與祖大壽兵格鬥。我軍

乘之。縋而上。遂克其郭。降蒙古數千口。祖大弼又病不能軍。錦州告急。夏五月。明薊遼

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率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入

總兵。軍十三萬。馬四萬。集寧遠。芻糧支一歲。祖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毋浪戰。但

以車營。徐徧出境。承疇亦議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松山、錦州、

城南十八里、杏山、錦州城西南四十里、步步立營以守爲戰。而兵部尙書陳新甲以師久餉匱。遣職方司郎

中張若麒赴軍。若麒素狂躁。日夜報捷。并請密勅趣戰。承疇遂不敢堅持前議。留糧芻

于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塔山、錦州城西南六十里而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騎兵環松

山三面。而步兵據城北之乳峯岡。兩山間列七營。衛以長濠。八月。太宗聞之。親統大軍

赴援。晝夜兼程。六日而至。自山至海。橫塹大路。斷其杏山之餉。并分軍敗其塔山護餉

之兵。遂獲筆架岡積粟。明兵旣失餉道。又不敢野戰。遂撤其步兵七營。背松山城而陣。

夜屢突營。不利。太宗知明軍自寧遠至松山。所賫行糧不過五六日。勢必走。乃夜布諸

軍。潛伏塔山杏山小凌河諸要隘。邀其去路。又益兵守筆架岡之糧。而親督大軍橫列

以待。次夜初更。吳三桂等六總兵果更番殿後。嚴陣迭退。而王樸所部先遁。諸軍無復

行列。爭奔杏山。我追兵躡其後。伏兵邀其前。明兵彌山亘野。且戰且走。六鎮兵皆潰入

杏山。曹變蛟亦撤兵入松山城。與洪承疇邱民仰王廷臣困守。突圍五次。皆不遂。變蛟

又直突御營。中創遁還。上又料明杏山兵必奔寧遠。復遣精兵一伏高橋。一伏桑噶爾

齋堡。俟杏山軍出。扼險掩殺。王樸吳三桂等。僅以身免。張若麒匿漁舟。由海道遁還。降。

于流賊、又降于我朝、先後殲敵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駝馬甲冑礮械以數萬計。自杏山南

至塔山。死傷狼藉。海中浮屍如鴈鷺。我軍昏夜中。僅傷十人。于是松山城中。餉援皆絕。

我軍復掘外圍困之。九月。駕還盛京。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至松山濟師。始

延數月。崇德七年。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送質子爲內應。我軍入城。生擒洪

承疇。祖大樂等。送盛京。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戰死。縱祖大樂還錦州。錦州被圍一

載。聞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于是明國大震。崇禎帝祈籤于奉先殿。始決和議。遣

官至錦州。所費乃敕諭兵部尙書陳新甲之詞。非國書也。太宗不報。明復遣兵部員外

馬紹愉。副將周維壻。及僧性容等。赴寧遠。申前議。五月。至盛京。召見宴餞。如禮。報崇禎

帝書。時明帝尙諱和。惟與陳新甲密議之。及是語泄。外廷交章劾奏。新甲獲譴。于是和

議遂絕。明自流寇未起以前。止可議守。而必責其戰。流寇大熾以後。并不能守。而我朝

尙望其和。漢軍副都統祖可法。言講和之事。利于明。而不利於我。使明得陰修戰備。而

我國反習逸忘勞。若以明地廣民衆爲疑。則流寇四起。中原民已成敵國。但斷其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則燕都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此攻心扼吭之法也。十月。復命貝勒阿巴泰等伐明。左翼軍自界山毀邊牆入。右翼自鴈門關黃崖口入。會於薊州。直抵山東兗州而還。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走魯王。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五十五萬有奇。金銀珠緞稱是。大兵自去冬入邊。數月以來。兵不解甲。馬不釋鞍。乃以八年三月初入莒州。休士馬。時春草被山。解鞍縱牧。南北驛路。不遇我運一騎。或妄傳已出塞。及四月。大兵反自南來。起天津。至涿鹿。車駝亘三百餘里。渡蘆溝橋。兼旬未畢。時勤王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勁兵猛將。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無敢一議邀遏。惟終日閉城報捷。及大軍已度險。將出邊。唐通白廣恩等。始合兵邀拒於密雲螺山。潰還。而山海關內外。並建二總督。又設昌平保定二總督。千里之內。有督臣四。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牽制之。至是薊遼總督

趙光怵。關外督師范志完。大學士督師周延儒。先後誅死。自萬歷後。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先後共增賦千有六百七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而中原盜賊。遽起。或百萬。或數十萬。所至破城陷藩。東西交鬩。明之諸臣。於流寇。或多議撫。而於我朝。反諱議和。又不圖所以戰守。盈廷築室。蝟蟻沸。我諸王將帥。爭請直取燕京。而太宗尙遲之又久。以待天時。崇德八年。崇禎十六年

八月。太宗文皇帝崩。景命遂集於世祖章皇帝。

臣源曰。謹稽乾隆四十三年。高宗純皇帝巡狩盛京。諭言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峯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卽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遼遷四城而歸。太宗雖怒譴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乃不旋踵。而吳三桂請師討賊。反開關以延我師之入。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哉。臣源又按大軍至山東時。亦不用扼運河之策者。明糧艘夏北秋南。與我

師冬至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又有暑雨蒸溽。士馬痘疫。師老敵乘之慮。故用兵有小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以決利鈍。大天時以決興亡。慎其小時。則軍出萬全。俟其大時。則一戎衣而成帝業。

開國龍興記四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崇禎十有七年甲申也。四月。命攝政睿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率師收明山海關外地。并經略中原。先是三月初。明以流寇內逼。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盡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統邊兵入關衛京師。三桂徙寧遠兵民五十萬衆而西。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又聞家口被掠于賊。而賊已遣降將唐通白廣恩。率兵二萬。東攻灤州。向山海關。乃回兵擊潰賊衆。降其兵八千。急遣使我朝。乞師討賊。時攝政王師。尙未至寧遠。得三桂書。卽日進兵。師次連山。復得三桂趣兵之請。遂踰寧遠。次沙河。距山海關外十里。時流賊李自成。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使白廣恩將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三桂先以礮轟開關外之賊。而自將五百騎。從礮路突出。謁攝政王。卽軍中薙髮盟誓。攝政王令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入。而自以大兵繼進。敗賊前鋒於關外一

片石。洪承疇言大軍卽破賊。賊必棄京師。席卷西遁。我軍徒得空城。且勞追剿。不如乘賊軍東出。都城空虛時。從關外踰居庸。襲據京師。俟賊回軍援救。可一戰擒之。爲萬全策。而三桂以賊偪咫尺。關門事急。力請大軍先入關。王乃命三桂兵。各白布繫肩爲號。四月二十有一日。三桂開關出擊。當賊殺傷相當。翌日大戰。賊衆自北山橫亘至海。我兩軍對賊而陣。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尙不及賊陣之半。王以流寇勦敵。不可輕。乃命三桂軍先戰。衝其中堅。而我軍蓄銳以待。是日。自成挾明太子諸王於西山。我攝政王率英豫二王於東山。各立馬觀戰。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尙可喜。畢從賊。張兩翼圍三桂。數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盪數十合。呼聲震海嶠。及午。塵沙山起。怒若雷鳴。兵賊不辨。我軍大呼者三。風止。英豫二王率鐵騎二萬。橫躍入陣。所向洞札。摧陷俄塵。開賊見甲而辮髮者。驚曰。滿洲兵也。陣遂動。自成磨蓋先走。賊衆望之。遂土崩。逐北四十里。斬賊數萬。下令關內兵民皆薙髮。命吳三桂以步騎二萬。前驅追賊。自成奔至永平。使降臣王則堯張若麒。詣三桂軍議和。僞還太子。非真也。三桂益進兵。自成走京師。屠三桂

家。尸明諸王於市。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檄三桂及英豫二王。兼程追賊。勿入京。五月朔。渡蘆溝。次日。及賊慶都。賊盡其輜重。先行以精兵拒戰。誓死決勝負。復狂風簸沙。晦天地。賊旌旗皆折。人馬倒退。我軍乘風奮擊。復大敗之。賊走山西。班師。攝政王五月朔入燕京。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北京東諸府皆降。惟京南保定大名真定等府。潰賊土寇蠶起。而山東河南。聞自成敗竄。諸州縣並殺其僞防禦使牧令。復爲明。明福王由崧。方擁立南京。改元弘光。無一官一兵至。河北亦皆擅於土寇。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又命戶部侍郎王永鰲。招諭之。永鰲言重兵萃京畿。需餼不億。請擇畿南及山東河南要地。分兵控鎮。俟秋高。進剿闖賊。就近調度。可北扼潼關。南扼武關。從之。攝政王致書於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可法報書。不屈。明福王亦遣其臣左懋第。陳洪範。具書幣來通聘。并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犒吳三桂軍。并卻之。九月。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十月朔。定都燕。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入太廟。頒詔中外。大赦。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廠衛弊政。其文臣衣冠。暫從

明制。上御皇極門。授吳三桂平西王勅印。尋議大舉討流賊。恐其阻關固守。又恐其西竄甘肅。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同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約會於西安。是冬。葉臣等兵出固關。進平三晉。所至迎降。擒僞伯陳永福於太原。敗僞總兵李過於大同。巡撫馬國柱進剿汾州平陽之賊。山西悉平。直隸巡撫衛國允。沈文奎。先後削平真定大名順德廣平山寨之寇。畿南始定。肅親王駐軍濟南。遣兵破青州。斬賊趙應元。應元前降復叛。殺侍郎王永鰲者也。又平滿家洞之賊。地界四縣。周二三百里。巢窟二百五十有奇。焚殺無虛日。肅王遣尙書爾格等擣之。明年。饒餘郡王阿巴泰。繼攻各穴。隨破隨塞。尙餘二大洞。爲賊輿巢。重關夾隧。伏火器。峙糧糗。絕其汲道。始破之。山東諸郡悉置官吏。其豫親王之軍。自十二月渡孟津。走賊將張有聲於洛陽。收沿河寨堡。進陝州。襲破賊將張有曾於靈寶。盡收關外地。李自成盛兵潼關。遣其將劉宗敏。據山爲陣。我軍大礮未至。遣前鋒三千。距關三十里。據堡爲營。宗敏圍之。

三日夜。人馬寂然。賊莫測所以。不敢擊。明年正月。我師大至。自成亦出關逆戰。三千騎從中起。表裏夾攻。大破之。復敗其連夜劫營之賊。會大礮至。遂進偃潼關。賊鑿重濠以拒。發大礮遙擊之。山谷中不容大衆。賊以精騎數百伏隘。橫衝我脅。又出銳卒繞出我後。皆爲我奇兵及殿後兵所破。而是時英王及三桂邊外軍。已從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走李錦。克延安鄜州。偃西安之北。自成腹背受敵。遂棄關。遁回西安。守關賊馬世堯以衆七千降。遂克潼關。越二日。至西安。賊已先五日焚宮室。由藍田出武關。走湖廣。命豫王移師征江南。以流賊付英王及三桂追剿。時賊尙三十餘萬。聲言欲取南京。我兵水陸躡其後。於江北之鄧州承天德安。江南之武昌九江。破賊者七。閏六月。賊晨起。離其大隊。以十餘騎入禱九宮山。山在武昌府通山縣之南九十里爲鄉民所鋤。餘衆尙二十餘萬。降明湖廣總督何騰蛟。而豫王南下之師。三月。自河南。一出虎牢關。一出龍門關。一出南陽。會於歸德府。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劉洪起長之。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長之。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長之。各擁兵四五萬。而洪起最忠勇。屢殄流寇。明河南巡按御史

陳潛夫請福王。予洪起挂印將軍。號召河南北。不許。山東兵部職方主事凌駟募兵復臨清濟寧。與德州諸生謝陞義旅相應。

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訛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

請收輯山東。通好南北。

而設水師於膠州對岸之廟灣。援青齊義旅。時明大學士馬士英。方以江北分四鎮。劉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徵。劉良佐駐壽春。議畫淮而守。無遑遠略。又使降賊之故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而使其姻婭越其杰。巡撫河南。并召還陳潛夫。諸將解體。及大兵南下。於是明睢州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遂與李際遇。先後納款我軍。爲鄉導。河南諸郡邑。望風悉下。惟劉洪起力戰汝寧間。及七月。始爲內大臣和洛輝所破斬。明諸鎮中。黃得功最忠勇。而左良玉與高傑兵最強。良玉爲何騰蛟袁繼威所用。高傑爲史可法所用。皆革面自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左良玉與黃得功之兵。鬩於西。高傑與許定國之兵。鬩於北。我兵二道并進。一出淮北。一出淮南。如入無人之境。出淮北者。爲都統準塔山東之兵。五月。降高傑部將李成棟於徐州。敗劉澤清兵於宿遷。師次清河。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據黃淮清三河口。我兵以礮遙毀其戰艦。

相持對岸。而分兵繞渡上游。擊敗其步騎。合追至淮安。澤清及總漕田仰。皆遁入海。我兵徇通州泰州皆下。其出淮南者。豫王自將之。由歸德趨泗州。明淮河守將李際遇。焚浮橋遁。我兵遂夜渡淮。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自去冬督所部標兵三萬。次河上。爲高傑聲援。及高傑死。復收撫傑所部兵十餘萬於揚州。至是將督以援泗。至中途。泗州已失守。淮揚告急。福王方手書趣其入援。拒左良玉。及浦口。始命回揚。則所部防河之兵皆在外。檄之大半不至。史可法閣標三萬、總兵張天祿劉肇基、副將張士儀、參將沈通明、監軍道高冬出師、防守黃河南岸、又遣總兵劉肇基援海州、援邳宿、皆有功、故標兵皆在外、至是檄回揚州、張天祿不至、棲鳳兵四千、暫至揚、旋拔營出走、皆由馬左交關、人心解體也、而高傑部下

兵十餘萬。以久無統師。且譌傳許定國引大兵報讎。或北走通泰。或南赴瓜儀。揚城一空。初傑死、衆無所屬、福王命可法代統其軍、俟傑子高元爵長而授之、可法兼請以傑甥李本深爲提督、轉空衆、事已大定、馬士英聞可法大得傑軍心、忌甚、別命其私人衛胤文都督傑營、并斬李本深提督之命、于是所部皆棄汎地、潰還揚州、旋潰出走、又前此援泗之甲仗火藥糧餉數十萬。皆猝不得返揚。可法獨督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及官吏士民。分陣拒守。豫王大軍自天長六合。水陸并進。距揚州二十里而營。以大礮未至也。或獻策請決高堰水灌我軍。可法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傷

敵軍少。而淮揚先魚鱉。不可拒守。七晝夜。發礮傷城外軍數百。豫王怒。令精兵大礮。專攻城西北隅。崩聲如雷。守陴不退。我兵踐城下積尸而登。遂陷。肇基率士巷戰。殺傷千餘。可法死之。我兵留十日。屠之而南。五月初。師至揚子江。明總兵鄭鴻逵。以水師守南岸。侍郎楊文驄。牆金山以禦矢礮。時高傑潰兵欲渡江者。爲岸兵所拒。皆降于我。隔江相持三日。編巨筏。夜置燈火。放之中流。明軍礮擊之。日報虛捷。我兵乘霧。夜渡數百騎。據阜鳴螺樹幟。防江兵倉猝潰遁。大軍方舟畢濟。留左翼軍據瓜州北岸爲聲援。遂陷鎮江。自丹陽句容抵南京。營于郊壇之北。而福王已先三日。率太監宮人。夜開通濟門。走蕪湖。馬士英阮大鍼亦率親兵數千。由溧水走杭州矣。明諸勛戚文武大臣迎降。豫親王駐軍城外十日。始入城。斬滿洲掠物者八人以徇。駐軍東北城。其中西南三城。居民毋徙。并祠史可法。以旌其忠。降明廣昌伯劉良佐兵十萬。高傑舊部兵十三萬。傑子高元爵、及部將李本深李成棟李棲鳳等、率之以降、遣貝勒尼堪貝子屯齊等。追福王于蕪湖。明靖南侯黃得功。中流矢死。總兵田雄馬得功。擁福王出降。江南悉定。而英王上游追流寇之兵。亦至九江東。

流縣。明故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兵十萬。降于英王軍前。九江督師袁繼咸被執、不屈死。英王遣章天

于偕降將金聲桓。徇江西。又遣兵分守荊州武昌。盡收湖北班師。豫王遣降御史王愷

黃家齋劉光斗等。赴安慶寧國常蘇松江各府。收降冊。并發兵三千以往。楊文驄襲殺黃家齋于蘇州、

走浙江、後死于閩難、六月。又分大兵之半。令貝勒博洛等。追明潞王常澆于杭州。沿途徇所過郡

邑。并分兵徇松江太倉。下之。明大學士馬士英。總兵方國安等。迎戰敗走。渡錢塘江。我

軍營于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三日不至。咸賦爲神。開門降。并降淮王常

清。又取周王家屬于湖州。浙西亦略定。豫王承制改南京爲江南省。其郡邑以城降者。

即使爲守。奏授江寧安慶巡撫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七月。俘福王凱旋。命多羅貝勒

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同都統葉臣等。鎮守江南。下令海內薙髮易衣冠。命內院大

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招撫南方。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潞安平陽

蒲州八城。每城各一旗。是夏六月。明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建。明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

興。唐王者。明太祖九世孫也。世封南陽。崇禎九年。起兵勤王。廢爲庶人。幽鳳陽高牆。福

王立。赦出。當徙廣西。行至杭州。而南都陷。鄭鴻逵奉之入閩。旋聞杭州降。明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尙書黃道周。戶部主事蘇觀生等勸進。遂改元隆武。進芝龍。鴻逵等爲侯。道周。觀生。大學士。是爲福建之師。魯王者。明太祖十世孫也。世封兗州。北都之變。諸王皆南下。弘光立。移往台州。次年六月。潞王以杭州降。明故兵部尙書張國維。朱大典。起兵金華。給事中熊汝霖。孫嘉績。起兵紹興。吏部員外錢肅樂。行人張煌言。諸生王翊。起兵寧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以海上兵應之。殺招撫使。迎請魯王監國。盡驅錢塘西岸之船泊東岸。列兵江上。畫地戍守。西取富陽。以扼我上游。東由海道。以潛通太湖。是爲浙東之師。又是時薙髮令下。蘇州巡撫土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淞總兵李成棟。皆以降將。乘勢騷虐。於是明故給事中陳子龍。故總督沈猶龍。故吏部主事夏允彝。約水師總兵黃蜚。吳志葵。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吳江。行人盧象觀。象昇之弟。奉宗室子瑞昌。王盛瀝。起兵宜興。中書葛麟。及主事王期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澂。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兵崇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兵

崑山。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起兵嘉定。吏部尙書徐石麒。平湖總兵陳梧等。起兵嘉興。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僉都御史金聲。偕邱祖德。尹民興。吳應箕。起兵徽州。寧國。並通表唐王。遙受其除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揭竿裂裳十餘萬。是爲上下江士民之師。降將金聲桓。奉命招撫江西。所至屠殺立威。於是明益王朱由本。據建昌。永寧王朱慈炎。據撫州。故兵部侍郎楊廷麟。據贛州。各招五嶺峒蠻數萬。以抗大兵。是爲江西之師。時大清下金陵。下淮安。兵各數萬。又收明降兵。簡擇驍悍。薙髮入伍。合十餘萬。半屯金陵。經略洪承疇。及駐防侍郎巴山等將之。半屯杭州。貝勒等將之。又分遣招撫侍郎李延齡。駐防蘇州。而降將吳兆勝。李成棟。分防沿海。及民兵四起。聲勢中斷。雖烏合無紀律。無甲仗糧餼。然不先清江左。則浙閩未可鼓行而南也。閏六月。吳志葵率海上軍。由泖湖進犯蘇州。而黃蜚以太湖軍會之。時城中驍騎僅千餘。李延齡土國寶聚屯府學宮。登盤門塔。以望外兵。使百餘騎遶城外。各張幟爲江寧援兵。志葵前鋒數百。斬胥門入。長驅四五里。不見一敵。忽勁騎突出。截擊殲之。城外軍轟然引退。我軍

急閉城。嚴督雜髮。違者斬。不數日。城中髮皆薙。卽驅之登陣。內應旣絕。外攻遂潰。七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江寧引兵而南。分遣都統馬喇希恩格圖。敗黃蜚戰艦於常州。敗王佐才之兵於岷山。宜興常熟悉下。遣降將劉良佐圍江陰。而李成棟亦破崇明。屠嘉定。合吳兆勝軍。邀蜚志葵兵於吳淞江。與蘇州江寧軍夾攻於春申浦。潮落風火烈。明兵舟重膠淖。燬焉。擒蜚志葵。進圍松江。冒蜚軍。帕首入其城。陷之。沈猶龍死、惟子龍悅免、逾二年、復糾吳兆勝、使叛應張名振沈名揚于崇明、事泄、被執死、別詳東南靖海記、其宜興溧陽之兵。盧象觀以七月率衆二萬窺江寧。洪承疇先捕誅內應。象觀軍至。我軍佯舉火神策門爲號。而分軍先出太平朝陽二門。旋啓神策門。出鐵騎衝之。外軍駭敗。擒瑞昌王於茅山。象觀收殘卒。亡入太湖。復與葛麟王期昇營西山。居民苦期昇兵騷虐。潛引我水師提督吳兆勝攻之。火其舟。期昇遁去。我軍萃於象觀。葛麟引舟救之。皆燬於火。期昇遁至福建、謁唐王、大學士路振飛勅其在太湖派餉苛虐、罷之、葛麟與盧象觀黃淳耀同年、勇而知兵、臨陣揮矛如風、箭悉墜水、累于期昇而敗、惟太湖吳易一軍。江陰閻應元一軍。有紀律。尙負固。吳易軍嘗以七月。敗嘉興總兵李遇春五十四艘於平望。復伏兵蘆岸。敗提督吳兆勝軍。奪舟二十。與

浙東兵相應和。閻應元固守江陰兩月餘。屢卻劉良佐李成棟之攻。至是貝勒博託。俘潞王北上。留貝勒勒克德渾。與浙閩總督張存仁守杭州。自率凱旋師。略地而北。復嘉興府。分兵復嘉善平湖諸邑。振旅至吳江。與兆勝軍合。盡斷諸港走路。乘大雨。蹙吳易軍。殲之。進圍江陰。晝夜砲攻。會大雨。城崩矢石盡。屠其城。而徽州寧國。則承疇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祿攻之。時金聲以徽寧四塞天險。各山置十三營。守以十三副將。惟績溪一面當衝。自守之。而重兵扼叢山關。我兵攻關兩月不下。乃購土人鄉導。由旌德新嶺間道入。潰其守兵十餘寨。遂薄績溪城下。金聲晝夜拒戰。秋九月。降臣黃澍未薙髮。服故衣冠。詭稱援兵。入績溪。金聲啓城納之。遂爲內應。陷焉。是時禁旅不能徧及。降將武夫乘機煽虐。所至地毛如洗。惟張天祿故史可法部將。尙有承平節制。營徽州山上。嚴戒軍士入城。次春淫雨浹旬。父老固請。天祿恐騷擾。堅不下山。與三軍暴露。徽人感泣。事聞。有詔嘉獎。洪承疇復遣總兵馬進功。擒樊山王常棗於潛山。擒高安王常淇於婺源。金聲桓亦遣其部將王體忠復建昌。王得仁復撫州。益王等敗竄。各郡邑皆復。上

下。江略定。是秋。浙督張存仁奏言。邇者薙髮令下。民心創賊。復萌梗化。急宜開科取士。減賦觸逋。以收人心。安反側。并劾吳兆勝。李成棟。縱兵擾民。激變之罪。采擇施行。十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杭回軍江寧。十二月。移征湖廣。順治三年正月。詔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等。征張獻忠於四川。貝勒博託爲征南大將軍。偕都統圖賴。貝子屯齊。率師征浙東福建。肅王以三月至西安。時明故副總兵孫守法。鄖陽總兵王光恩。固原副將武大定。賀珍等。起兵興安漢中。屢破流賊。遂陷鳳翔。圍西安。受唐王封伯爵。關中響應。總督孟喬芳。都統和洛輝。屢敗其衆。復渭南蒲城武功同州。至是肅王遣兵分剿邠州慶陽延安之寇。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於雞頭關。遂解漢中興安之圍。七月。分大軍之半進四川。而留貝子滿達等。搜漢中餘寇。是冬。大破張獻忠於西充。斬之。分兵破賊營百有三十。四川略定。其浙東之師。貝勒博託以三月至杭州。時方國安潰兵渡江。馬士英阮大鍼亦入其軍。國安與鄭芝龍。皆士英門下也。合疏薦士英於唐王魯王。皆被拒不納。士英大鍼遂鼓國安。使與諸義兵爲難。又鼓其斬唐藩犒軍。

之使。於是通國水火。初以方國安王之仁宿將。舉浙東營衛兵俱隸之。又以浙東三府

地丁正餉六十餘萬。盡給兩軍。其民兵則取諸義餉。國安并義餉擅之。民兵無食。

南疆逸史

曰、初、浙東起義、熊汝霖孫嘉績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而孫熊所自統、不過烏合農丐千百而已、二人兵既盛、復爭餉、因建分地分餉之議、謂某地正兵、支某邑正餉、某邑義兵、支

某邑義餉、方王譁爭不決、戶部主事董守諭駁之曰、義餉有名無實、一則難爲繼、二則無筭庫、請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授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爭端息、方王雖不從、然議正

無以難也、按此與史可法悔四鎮分地之失、正同一轍、閩三月、大兵臨錢塘江、張國維王之仁乘粵兵餉、盡授鄭氏、其失亦同、皆可爲倉卒舉事之鑑、

東南風拒戰。我兵觸之。舟多碎。國維乘間渡江。犯杭城。不克而退。夏四月。我軍隔江礮

壞方國安營竈。國安卽擁兵數萬遁。挾魯王自紹興奔台州。惟諸將兵尙乘江守。江廣

十餘里。大軍難之。會夏旱。水涸沙漲。有汐無潮。試涉僅及馬腹。六月朔。我士馬數萬。自

上游浮濟。若揭厲然。列戍賊潰。馬阮嗾國安。使執監國以獻。監國脫走航海。王之仁沉

其家。而自歸死江寧。紹興寧波溫台悉下。惟朱大典守金華。張國維守義烏。我師破義

烏。斬張國維。八月。明臣阮大鍼知金華城。東南隅。土新築未堅。導大兵礮攻破。屠之。旋

擒馬士英。與國安大鍼並伏誅。進破衢州。擒蜀王樂安王等。浙東略定。遂進征福建。初。

唐王之立於鄭氏也。閩粵兵饑，盡歸其掌握。唐王奮志有爲，而令不行於下。乃遣其大學士黃道周出關募兵，徒手號召，無所濟。旋敗死婺源，而湖廣總督何騰蛟領所部兵三萬屯長沙，繼撫左良玉舊部馬進忠王允成衆數萬於岳州。又降李自成舊部李錦高一功郝永忠等衆十餘萬于常德。於是左兵闖兵皆歸騰蛟麾下。驟增兵數十萬，自成又伏殛。唐王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伯，堵胤錫右副都御史，總制其軍。李賜名赤心、高一功自成妻弟、賜名必正、郝永忠卽郝搖旗、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題授張光壁黃朝選劉承胤曹志

建董英。

五人騰蛟舊部

馬進忠王允成。

二人良玉部將

李錦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馬士秀盧鼎。

六人皆闖

部、並總兵官。分鎮湖南北，與我武昌荊州大軍相持。所謂十三鎮也。按闖部亦有十三家營，與此各別，又按騰蛟起兵，與浙粵迥不同，兵餉皆在掌握，宜先於各部精簡驍銳，百中抽一，計三十萬衆，可簡三千人，以爲督標，如唐藩鎮之牙兵，則可以彈壓諸營，指麾節制，騰蛟與式耜之敗，皆以無爪牙親兵也，又兵在精不在衆，降賊宜汰其冗弱，大半歸農，獨留三分之一，合計十三鎮，每鎮萬人，則餉不耗，而心易齊，此皆受降取衆之法。江西自建昌撫州破滅，惟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峒蠻四萬。又奏留廣東入衛兵數千，及中書張同敞調雲南張印選胡一清入援兵五千，與南昌大兵戰屢捷，兼陷吉安守之。軍頗振。騰蛟請唐王幸湖南。

廷麟請幸江西。浙中諸將請幸衢州。唐王以芝龍不足恃，亦欲棄閩，由贛入楚，倚騰蛟。先遣兵部侍郎萬元吉督師於贛，遣大學士蘇觀生募兵南安。芝龍使兵民數萬號唐王，不得行。至是年夏，杭州大兵渡浙東，江西降將金聲桓、克安吉撫州，鄭彩、鄭鴻逵棄廣信，奔入關。楊廷麟、萬元吉退守贛。六月，我兵已定浙東，走魯王。芝龍陰受洪承疇約款，託言海寇，馳還安平，盡撤關隘水陸諸防。仙霞嶺虛無人，大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長驅入，斬其大學士黃鳴峻於浦城，連下建寧、延平。時贛已迫於我兵，不及援閩。何騰蛟遣郝永忠五千騎迎其主，亦次韶州不進。唐王奔汀州。我前鋒統領努山冒明軍旗幟，馳七晝夜，追及之，并敗其總兵姜正希，援兵二萬，遂執唐王，不食死。芝龍詣降福州。貝勒博洛俘以凱旋，詔封博洛端重郡王。其江西金聲桓之師，自四月破吉安，乘勝圍贛。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萬元吉恃蠻兵自固，蠻兵頗恣殺掠，而待雲廣二軍過嚴，客兵解體。七月，雲南兩廣援師畢集，諸將請戰，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帥故海寇，且水涸舟遲，我軍夜截諸江，焚之，於是援軍皆潰。及是贛州聞唐王被難，合城氣索，遂爲聲桓屠陷。我貝勒歸自福建，留重兵守邵武，遣佟養甲、李成棟自漳泉進征廣東，適唐王弟聿鏤以是冬爲

其故臣蘇觀生擁立廣州。改元紹武。李成棟等已下惠潮。用其故印。移牒給報平安。而潛師從之。遂襲執聿鏤。及明故周益遼諸王宗室世子等二十餘。戮蘇觀生。於是唐藩蕩平。而桂藩之征起。其魯王航海以後。與鄭成功兵事相連。別詳國初東南靖海記。

開國龍興記五

順治三年九月。王師既定福建。復遣軍由惠潮贛州。兩路攻粵。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東巡撫瞿式耜。兵部尚書呂大器。湖廣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等。復擁明桂王由榔。監國肇慶。旋稱帝。改元永曆。蘇觀生與魁楚不合。別立唐藩之弟。旬日即敗。惟桂王擾攘西南。復勤王師十餘載。其始立也。我廣東總兵李成棟。亦下廣州。分徇高雷廉。進攻肇慶。桂王走桂林。順治四年春。成棟既克肇慶。下梧州。二月。克平樂。桂林大震。丁魁楚棄桂王。以輜重四十艘。出岑溪。降於成棟。成棟殺之。而有其孥賄。桂王將走依何騰蛟於湖南。其大學士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固留不聽。式耜自請留守。與城存亡。初在肇慶時、

開廣州破、式耜即請守峽口、毋遷徙、而桂王聽太監王坤言不從、桂王遂就總兵劉承胤於武岡。以岷王府爲行宮。三月。成棟攻桂林。式耜督參將焦璉。連戰城下。成棟軍不利。退屯昆陽。會是秋。明故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州。故兵部侍郎張家玉。起兵東莞。故大學士陳子壯。起兵端州。合兵襲廣。

以圖牽制。總督佟養甲捕斬其內應。檄成棟回軍東救。十月。圍家玉於增城。家玉兵萬餘。參分犄角。厓高溪深。我軍步騎迭進。圍數重。旬日破之。子壯邦彥方圍廣州。不克。乃伏兵邀成棟於禺珠洲。乘風潮夜戰。以火艇燼我戰艦數十。俄風轉。成棟回舟撞之。大捷。遂進攻高州。斬子壯。攻清遠。斬邦彥。廣東復定。而瞿式耜乘我兵之返。遣其總兵焦璉陳邦傳。破陽朔平樂。下潯梧。廣西復陷。其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湖廣之兵。是春敗李錦兵於荊州。追馬進忠。王進才於岳州。旋召還京。以定南王孔有德爲定南大將軍。同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進討。三月。師出岳州。敗馬進才於長沙。敗黃朝宣於湘潭。明督師何騰蛟率所部郝永忠退保衡州。五月。孔有德進薄之。斬黃朝宣。遣耿仲明由水路還長沙。敗其襲城之寇。復分兵四擊。張光壁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定衛。李錦等潰入歸巫。馬進忠王有才遁入五溪。八月。合兵趨祁陽。克寶慶。進攻武岡。劉承胤敗降。承胤挾制桂王。故湖南諸將解體。及降我後。明年伏誅。

桂王走廣西。尙可喜進拔桂陽。趨道州。敗張光壁。遂克靖沅。克黎平府。降其岷王郡王等二十餘。十一月。何騰蛟與瞿式耜會諸將於桂林。畫地分

守。騰蛟復視師全州。督粵將焦璉滇將趙印選胡一清。及已所部十三家營。分路拒戰。連營亘二三百里。式耜饋饗不絕。我師遂引退。十二月。式耜迎其主還桂林。順治五年

二月。我師復克辰州。湖南悉定。聞桂林有郝永忠營兵掠城之變。騰蛟由全州還救。我軍復進乘之。騰蛟式耜合兵拒戰桂林。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皆叛附於明。我軍遂退。分耿尙二王軍赴江西。孔有德班師回京。留總兵徐勇守長沙。初。金聲桓之徇江西。李成棟之徇廣東也。王貝勒令遼瀋舊臣章天于佟養甲偕之。聲桓左良玉部將、迎降九江、

自請收服江西、李成棟已見上篇、

攻城略地。皆聲桓成棟力。及事平。章天于巡撫江西。佟養甲總督廣東。

而聲桓成棟仍以總兵提督受節制。皆怏怏。天于及巡按董成學尤驢貨。驕武士。是春。聲桓遂與副將王得仁。殺巡按。脅巡撫。迎明故大學士姜曰廣。故僉都御史揭重熙于家。以江西叛。李成棟聞之。亦脅總督佟養甲。同時以廣東叛。並蓄髮易衣冠。移檄遠近。通表桂王。奉永歷年號。各擁兵十餘萬。據上游。江寧震動。湖南則騰蛟自全州。遣焦璉胡一清張光壁陷永州。使王進才陷寶慶。馬進忠陷常德。堵胤錫率李錦。敗我將線國。

安。而取衡州。進圍長沙。長沙守將徐勇、以兵三千、當敵數萬、砲沉賊舟、斃其渠數人、身中流矢仆、復裹創力戰、日暮收兵、令將士銜枚守陴、敵潛薄城下、甫樹梯、砲矢齊發、却之、敵復掘壕穿城、城幾墮、勇增築木城、別鑿地道出、掩殺千餘、又造懸樓十餘、飛矢石、斷敵來往、密遣兵駕小舟、布滿湘江爲援兵、敵遂驚潰、乃急遣人迎敬謹親王之師於湖北、四州自三年冬。肅親王剿定川西川北。四年。分徇川南川東。五年凱旋。命總兵李國英爲巡撫。以成都殘破。暫駐保寧。而吳三桂及都統李國翰。鎮守漢中。聯絡川北。及姜瓖叛。搖秦晉。並漢中兵北赴陝。明舊將李占春。譚洪。譚文。譚誼。及義勇楊大展于大海。袁韜。武大定等。各以兵數萬。分踞川南川東。附桂王。受封號。請官吏。明以錢邦芑巡撫其地。而呂大器總制諸軍。於是永。歷。有。雲。貴。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移。居。肇。慶。且。姜。瓖。猖。獗。於。山。陝。鄭。成。功。張。名。振。出。沒。於。閩。浙。皆。遙。相。應。和。勢。頗。張。幸。聲。桓。成。棟。姜。瓖。李。錦。輩。皆。盜。賊。之。餘。無。遠。略。朝。廷。命。都。統。譚。泰。爲。征。南。大。將。軍。同。都。統。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耿。尙。二。王。討。江。西。廣。東。之。叛。命。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征。湖。南。廣。西。之。寇。命。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討。姜。瓖。於。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剿。陝。西。賊。黨。洪。承。疇。仍。鎮。江。寧。經。略。沿。海。餘。寇。皆。順。治。五。六。年。事。也。初。聲。桓。叛。時。惟。贛。

州不從亂。贛南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副將高進庫固守。而進庫故良玉部將。尤善戰。聲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順流突江寧。而懼贛師乘其後。乃回軍攻之。三月不下。我江寧大兵二十萬。水陸並進。已於五月。復九江南康饒州。長驅進擣南昌。聲桓回救。聞前鋒小捷。促進。遂敗於七里街。入城拒守。得仁以兵二萬。別趨九江。欲絕我餉道。與南昌犄角。姜曰廣固召之。一日九檄。得仁恚。引還。我都統和洛輝。以舟師邀諸江口。奪其戰

艦。東明聞見錄曰、王得仁遼東人、髮五色、俱呼爲王雜毛、善戰、與聲桓高進庫同隸左良玉麾下、聲桓愛進庫才勇、欲降之、不用砲攻、進庫約百日救不至、當獻城、及南昌報警、王得仁欲賊之、而督軍

急攻城、度三日必下、俟南昌之兵解圍攻贛、而後出奇兵絕餉道、爲以逸待勞之計、聲桓家在南昌、不謀得仁、卽退師、王兵見之、亦退走、得仁斬之不止也、聲桓突圍入南昌、得仁引兵二萬、直趨九江、仍欲絕

我餉道、姜曰廣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咽喉、轉輸要路、以數十萬衆、深入攻城、而餉道已絕、非分

兵攻我、卽撤兵東下、分則力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可與南昌犄角夾攻、豈等困守孤

城、坐以待斃乎、姜曰廣不聽、日十餘檄、得仁恚曰、不過欲我同死耳、遂撤兵西上、我舟師扼諸江口、

仁得轉鬪而前、南昌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得入城、自是江西郡縣、復爲大清所有、贛州亦間出兵取吉安、南昌遂

成孤注矣、賊盡斂兵入城。南昌城三門傍山。三門臨江。我軍牆塹其山岡。而艘截其江路。內外耗絕。以其暇。旁復郡縣。徵收賦稅。南疆佚史曰、金王之攻贛也、留守將宋奎光及郭天才守城、天才善戰、而奎光多機智、捕斬內應、屢卻

外攻、聲桓之盡撤屯入城也、天才爭之不得、自領所部川兵、屯黃泥洲、奎光渡江相地勢、請分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河、以通餉道、皆不聽、專主堅壁以待粵援、方大軍初至、常慮夜襲、每呼王雜毛

來也、久之、見城中無門志、乃掘長壕以困、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外耗絕、城中斗米至八十金、我軍設南昌令於白沙市、設新建令於蛟溪、徵收賦稅、安坐困之、有餘、是夏、揭重熙寇汀州、爲我駐防軍所敗、而李成棟率兵度嶺攻贛、以援南昌之賊。

我贛將高進庫復約降以緩其師。成棟還軍嶺上。冬十月。南昌糧盡告急。成棟復大舉攻贛。贛師乘其初至飢疲。突敗之。成棟走信豐。順治六年正月。南昌西門守賊潛約內應。我兵佯急攻東門。而奇兵突襲西門入。明臣姜曰廣。我叛將金聲桓王得仁皆死。明侍郎揭重熙傅鼎銓。以肇慶援師至。亦敗於程鄉。二月。我師鼓行援贛。李成棟師潰於

信豐。成棟墜水死。二賊皆滅。江西復定。

南疆佚史及東明聞見錄、曰、南昌初恃粵援、而書記所草乞師書、但陳勝狀、不告急、贛州高進庫、又以愚聲

桓者愚成棟、頓兵數月、桂王命李錦出吉安、李成棟出庚嶺、李錦逗留不進、成棟悉衆十餘萬赴之、攻具仗械盡行、多拘人夫舁過嶺、士人不免、道死頗衆、既抵贛、日暮薄城、將飢士困、而成棟氣驕、無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突出、軍士潰竄、棄械山積、二月、南昌既下、大兵偪信豐、成棟集諸將議戰守、而去者已過半、成棟痛飲大醉、上馬渡河、甲重、人馬俱沉死、桂王命其養子元胤統其衆、其大

同叛將姜瓖。自去冬十二月。英親王圍之。瓖使其黨陷忻州朔州。明廢官萬練襲踞偏關。陷寧武岢嵐保德以應之。劉遷略雁門關。陷代州繁峙五臺以應之。太原告警。明參將王永強據延安。我叛將劉登樓據榆林。甘肅叛回丁國棟等。陷河西洮岷諸州縣以

應之。西安告警。明故官李虞夔白璋張萬全陷平陽蒲解潼關。而降臣李建泰亦據太
平應之。遠至澤潞。同時騷動。六年正月。敬謹郡王尼堪帥師赴太原。遣兵敗賊石嶺關。
進克忻州。睿親王出居庸關。拔渾源州。進薄大同。諭降不從。會豫親王薨京師。睿英二
王相繼還京。端重郡王博洛敗賊五千。及姜瓖勁騎千餘于大同城北。而吳三桂李國
翰亦以漢中兵敗王永強于同官。延綏榆林先後克復。山西巡撫祝世昌同副都統洛
碩亦破萬練劉清于太原城外。陝西總督孟喬芳既平肅州回賊。遂與侍郎額色渡河。
攻蒲州平陽。敗白璋張萬全。殲其步騎六千于河。八月。英親王復出都。督兵圍大同。城
中食盡。賊黨斬瓖以降。屠其軍民。毀其城垣五尺。是冬。巽親王滿達海謙郡王瓦克達。
討平潞安澤州諸路。誅李建泰于太平。山西陝西皆定。詔晉封博洛尼堪皆親王。詔三
桂回鎮漢中。進復四川。詔尙可喜耿精忠由江西進復廣東。詔明故親王郡王流落直
省者。令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其鎮國將軍以下。編籍輸稅。毋令宵匪假藉。嘯聚以
取屠滅。是時我鄭親王定南王之軍。以六年二月進湖南。適堵胤錫所部李錦與何騰

蛟所部馬進忠爭常德。進忠焚常德。走武岡。李錦尾之而西。各郡縣守將皆焚城遁。沿途剽掠。並竄桂林。騰蛟入守湘潭空城。遂爲我將徐勇擒歸長沙。斬之。旋走堵胤錫。胡

一清于衡州。惟馬進忠尙踞武岡。曹志建踞永州。馬進才踞靖州。孔有德遣兵攻曹志

建于道州。不克。行在陽秋曰：馬蛟麟攻道州，明守將曹志建戰敗，遂出白金二十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赴敵，遂卻蛟麟。十月。有德至

衡州。遣兵敗寇于燕子窩。而自擊永州之寇。破賊數萬。曹志建踞永州龍虎關。有德分

路攻圍。克之。降其衆五萬。順治七年正月。攻武岡。進忠負創走。武岡靖州俱復。瞿式耜

使戎政總督張同敞。率胡一清趙印選王永祚諸將守全州。九月。我軍薄全州。明諸將

退守榕江。旋棄榕江。走桂林。趙印選前忌焦璉。使屯平樂。至是又尼其援桂。而倡衆潰

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城中空無人。執其督師瞿式耜。及其總督張同敞。東明聞見錄曰：式

耜、以叢爾廣西、抗大兵、其軍餉所資、除正賦外、惟錢法鹽政屯田三事、開錢局、每月得二萬金、以錢易東鹽、以鹽招民墾田、事多掣肘、又議三分現兵、以一軍守全州、一軍衝鋒出奇、一軍屯田充餉、而印選

難之、郝永忠陳邦傳十二月。明將焦璉三路入寇。全永沅三州。順承郡王分路敗之。章京

宜爾都亦破寇于黎平府。詔鄭親王班師還京。尙可喜自解贛圍後。以金王潰卒張洪

曹李四營亡入閩粵山林。明故臣揭重熙傅鼎銓皆依之。而粵兵亦嚴守庾嶺。頓兵吉安將一載。至是明鎮將郝尙忠等密納款。導我兵由間道入庾關。遂克南雄。走其巡撫羅成耀。桂王使成耀以兵扼南雄、成耀至韶州、即止、明年、我師屠南雄七年正月。克韶州。降其

總兵吳六奇。二月。圍明總督杜永和守將范承恩于廣州。明桂王留李元胤馬吉翔守肇慶。而自走梧州。時廣州城外。密列砲臺。城西樹木城濬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築長圍困之。及夏。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卒蒸疫。幾欲退師。會明援將高一功與陳邦傳自相讎殺。一功西走。我師敗陳邦傳馬寶兵萬餘。遣吳六奇招降潮惠各鎮。李元胤馬吉翔按兵肇慶。不敢進。十月。我江西諸軍畢至。尙可喜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毀其木柵。以礮擊西北隅。軍士乘礮勢登城。屠之。守將范承恩郝永忠布政使袁彭年杜永和先後降。桂王率李元胤走南寧。盡封趙印選胡一清等爲公侯。以拒我。八年。詔尙可喜耿繼茂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尙可喜等旋克復高雷廉等府。擒李元胤于欽州。孔有德遣總兵馬蛟麟克梧州柳州。明將陳邦傳殺焦璉。以潯州來降。有

德復遺提督線國安。總兵馬雄全節。三路進取。敗趙印選胡一清。克思恩南寧慶遠諸府。而吳三桂與定西將軍墨勒賚。亦以八年入四川。乘楊展袁韜武大定自相仇殺。順治六年、韜等殺楊展、明鎮守雲南總兵官王祥、又擊殺楊展之衆、使劉文秀擒韜大定、余大海李占春來降。二人皆爲盧名臣擊敗于涪州、來降、占春僞降、旋遁、復擒之、

三桂以其間復成都重慶敘州。是時我朝克復湖南江西四川廣西廣東桂王窮竄土司境。旦夕奏凱。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初張獻忠既殄。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

秀艾能奇。四人皆僞將軍、白文選馮雙禮。皆僞都督、擁衆川南。各數萬。推可望爲長。襲重慶。陷遵

義。入雲南。使定國文秀。追明叛土司沙定洲于迤東。而自赴貴陽。并其黨艾能奇之兵。

襲貴州鎮將皮熊。雲南鎮將王祥。皆奪其兵。二人皆明桂王封國公鎮守雲貴者、其後皮熊助水西土司安坤起兵、被執死、王祥未詳所終、

又脅服張光璧馬進忠之衆。定國惡其所爲。及誅沙定洲。迎沐天波還雲南。不復相下。

可望乃納款于永曆。求王封。欲藉以服衆。于順治六年七年。屢使求封。不決。及是我兵

四迫。桂王不得已。封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其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

扈桂王居安隆。使文秀文選以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寇成都。使定國雙禮。以步

騎八萬。由武岡出全州。以寇桂林。九年春。吳三桂戰劉文秀於敘州。不利。被圍數重。力戰突圍。走綿州。而都統白含貞、白廣生亦敗績。被擒於重慶。桂王使其大學士文安之。賫勅印。徧加川東諸將譚洪等封爵。文秀乘勝。由嘉定犯成都。圍三桂於保寧。連營十五里。使張光壁軍其西。王復臣軍其南。氣驕甚。三桂巡城。見其壁不整。出精騎突光壁軍。果驚潰。轉戰而南。入復臣營。營爲亂兵所擾。亦不支。文秀解圍去。三桂不追。斂軍保寧。旋回漢中。川西。川東。川南。復陷。四王傳曰、三桂既退。劉文秀于保甯不敢追。曰、平生未見如長驅時、復臣諫曰、三桂勁敵、吾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懼敗、請毋圍城、以分兵勢、但嚴陣城外、而出奇兵斷其餉道、文秀不聽、遂敗、復臣戰死、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

以楚粵寇氛日熾。檄將軍續順公沈永忠。以重兵扼沅州門戶。令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寧慶遠梧州。未幾。李定國陷沅靖武岡。沈永忠自寶慶告急。有德遣桂林兵分援沅寶。則永忠已退保湘潭。定國乘間襲桂林。桂林守兵少。檄三鎮赴援。未至而陷。有德死之。有德惟一子、爲定國所得、後被殺于雲南、降將陳邦傳、爲定國擒送貴州、剝皮戮死、以其前刼桂王于梧州、害從官、奪輜重、又誘殺焦璉以降也、柳州亦叛。全節馬雄合軍梧州。亦爲定國兵所潰。廣西復陷。是冬。可望率白文選。以羅裸兵五萬列象陣。

攻辰州。我總兵徐勇戰死。遂陷辰州。十年。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偕貝勒屯齊。進征楚粵。命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自江寧移赴長沙。以都統卓布泰駐防江寧。命辰泰爲寧南靖寇大將軍。鎮荊州。以李率泰總督兩廣。冬十一月。敬謹親王敗馬進忠於湘潭。進忠走寶慶。我軍進敗李定國於衡州。敬謹親王尼堪輕騎逐北。因遇伏。沒於陣。定國收軍保武岡。追封堪尼莊親王。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十一年春。敗李定國兵四萬於永州。定國走攻靖沅武岡。不下。遂遁桂林。貝勒回軍。遇孫可望兵于寶慶。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而可望建龍旗鼓吹居中。大兵急攻之。敗走。惟雙禮軍不動。大兵引還。平南將軍阿爾津亦敗文選兵于辰州。惟沅靖武岡尙未復。時可望與定國隙。聞其敗。遣馮雙禮邀擊。定國擒雙禮而釋之。攻沅靖武岡不下而去。可望又自將往追。不意猝與大兵遇。而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等。是春得尙可喜舟師。以定潯梧。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屢敗胡一清王應龍陳經猷之衆于象州賓州。招撫睿川猺獞。廣西略定。十一月。李定國步騎四萬。攻廣東。猝陷高州。擾雷橫廉。薄肇慶。圍新會。尙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剿。命都統朱瑪喇爲靖南將軍。

率江寧駐防兵赴之。是年冬至十二年春。連敗定國于新會。可喜結營山巔。伏兵江隘。是月。與朱瑪喇合兵。敗賊于珊洲。定國復悉其精銳。據山峪。列礮象拒戰。索倫勁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馳下。橫截我師。我師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連日敗之于興業。又敗之于橫州。廣東州邑悉復。遂移兩廣總督于梧州。劉文秀亦于十二年。率衆六萬。戰艦千餘。出川峽。遣其黨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爲都統辰泰荊州兵邀截。文秀回舟。寇常德。我荊州長沙兵皆赴援。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皆捷。火其戰艘。斬獲無算。盧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可望使文秀守雲南。時定國及文秀兩軍皆衰弱。惟可望踞貴陽。益跋扈。擅殺從臣宗室。偪辱其主于安隆。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盡易印文爲八疊。桂王懼甚。密遣人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召定國兵入衛。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春。遣關有才襲定國于南寧。又使白文選徙其主于貴陽。未就道。而定國已冒大清旗幟。敗關有才兵于田州。遂抵安隆。奉桂王赴文秀于雲南。可望大怒。以十四年秋。大舉攻桂王。兵十餘萬。使文選統

諸軍前行。留馮雙禮守貴陽。可望率馬進忠、賀元儀抵交水三岔河。與定國、文秀夾水而陣。使馬寶由尋甸間道襲桂王于滇城。諸將皆不直。可望約陣而不戰。定國悉精銳突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迎晉王。可望大敗反走。馬寶亦歸于定國。文秀文選窮追至貴陽。馮雙禮亦鼓噪驅之。截其子女金帛以降于滇。可望攜千餘人走湖南。降洪承疇軍前。召至京。封義王。時順治十有四年十月也。方可望未降以前。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寧。經略洪承疇駐長沙。大將軍辰泰及阿爾津先後駐荊州。十二年辰泰卒以都統阿爾津代之同都統卓羅駐荊州而祖澤潤分防長沙都統朱瑪喇班師回京。尚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諸賊皆白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及川東南爲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諸寇凶。訂于是。洪承疇、吳三桂皆奏請乘機大舉。詔以貝子洛託爲寧南靖寇大將軍。同經略洪承疇由湖南進。吳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同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同提督線國安由廣西進。三路約會于肯州。十五年二月。承疇洛託會師常德。四月。由靖沅鎮遠抵貴陽。馬進忠及各官皆先遁。三桂

以是春發漢中。徇重慶。克遵義。敗明將劉鎮國。獲糧三萬石。降兵五千。又破楊武于開州。進招水西。蘭州各土司。而桂王大學士文安之。復督川東十三家營。及譚洪譚誼譚

文等。以舟師襲重慶。

李錦十三家營。自順治七年冬。李錦死梧州。塔胤錫卒潯州。其衆十餘萬。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屯自給。與譚洪等聯絡。

三桂回軍

救之。會譚洪譚誼殺譚文以降。諸部解散。七月。三桂復屯遵義。于是四川貴州皆略復。

時上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大將軍。總統三路。鐸尼。豫親王子。以六月率禁旅發荊州。九月。抵

貴州平越府。大會三路將帥。詔承疇同洛託。留貴陽理饟。而信郡王督諸軍。三路入滇。

每路兵五萬。各裹半月糧。初。文秀既敗。可望後。收其潰卒。得精銳三萬。屯守貴陽。且蠶

叢漏天。礮瘠艱餉。我兵勢難深入。而定國伎之。召還雲南。并召還諸將之在邊者。論功

小大。爲分兵多寡之地。及大兵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時文秀已卒于滇。定國方討

平叛將王士奇。關有才。而我師已入貴陽。十月。三路大兵十餘萬俱集。戒期入滇。定國

以西路已有白文選。而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盤江卽牂牁江也。有南北二源。乃

使馮雙禮扼貴陽之雞公背。拒山路。雞公河出廣順州。歷清鎮修文。入烏江。距貴陽僅數十里。使張光壁扼南盤江

之黃草壩。拒東路。而自守北盤江鐵索橋。居中策應。十二月。三桂以七星關峭岸阻江天險。仍由苗繞疆渡。出天生橋之背。文選驚潰。走烏撒馬寶。守可渡河亦奔。川師遂抵霑益。

七星河下游、即陸廣河、在畢節大定界、可渡河、即北盤江之源、

廣西軍得泗城土司鄉導。由間道入安隆。取下游

敵所沉船以濟。李定國聞之。以兵三萬。倍道趨戰于炎遮河。我兵初戰不利。詰朝大戰。風北來。礮火及茅葦。野燎焰天。乘勢薄敵營。兵火俱烈。定國棄營走。保北盤江。粵師遂由普安州入。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于雞公背。求野錄曰、滇師屯雞公背之絕頂、餉運甚艱、士不宿飽、聞定國之敗、遂、追至北盤江。敵焚鐵索橋遁。我師一夕成浮橋。遂抵曲靖。順治十六年正月朔。大軍三路入滇。城明桂王已西走永昌。洪承疇亦自貴陽赴雲南。二月朔。信郡王復令諸軍進追。敗白文選于大理之玉龍關。定國令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奔騰越。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盤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高黎貢山。西南第一穹嶺也。烏道突箐。曲通一騎。定國度大兵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最重。其間竇名望初伏。高文貴二伏。王璽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我師至三伏。山巔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

騎返。我軍筏渡瀾滄江。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千。而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明大理寺卿、降後、爲大理知府、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退。傳令

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敵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鏖鬥死者。亦三之一。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竇名望王璽皆戰死。而我軍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窮追至騰越西百有二十里。中原界盡矣。瘴深餉憊。懲磨盤山之役。不復追。降其閣部大臣侯伯將軍總兵以下教士。士馬象駝數萬。詔以雲貴川廣湖五省蕩平。宣示中外。是冬。洪承疇以疾回京。命吳三桂鎮守雲南。十七年。信郡王鐸尼將軍卓布泰。先後班師。留滿漢兵數萬。及西洋大礮。以都統伊爾德卓羅等。分屯要鎮。時桂王已入緬甸。李定國白文選分竄孟艮木邦。惟與緬交誼。無能患邊。雖有元江土司那嵩叛應之事。逾月卽殄。僅癬疥若。我朝亦度外置之。議撤兵節饒。而三桂貪擅兵權。必欲俘永歷爲功。遂於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頒勅印于近邊各土司。并購緬擒獻。十八年九月。滿

漢土司兵及降兵七萬五千。并炊汲餘丁共十萬。由大理騰越出西邊。以五萬出南甸。隴川猛卯。三桂愛星阿將之。分二萬餘出姚關。總兵馬寧王輔臣馬寶將之。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方扼錫箔江。遣前鋒疾馳三百餘里。及江濱。文選已毀橋。走茶山。我師恐其窺木邦後部。乃令馬寧等軍分道追文選。而大軍筏渡趨緬。以降人爲鄉導。十二月。抵蘭鳩江。緬遂執桂王由榔。及其母妻子。並從官家口。獻軍前。文選爲馬寧等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留提督張勇以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線。於是桂王之局結。其四川自十三家營潰入後。十五年。吳三桂由保寧趨遵義。止定川北入滇一路。其川南則劉文秀部將郝承裔擁衆三萬。在建昌雅州。川東則十三家營分據夔歸房竹諸界。譚文餘黨亦據忠涪二州。十六年秋。巡撫高明瞻收服川西。督撫始自保寧移治成都。十七年。總督李國英等殲郝承裔於雅黎。以靖川南。康熙元年。故明石泉王復煽土夷寇敘州馬湖。李國英徙治重慶。二年。奏言蜀寇逋竄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援。請三省會剿。詔同西安將軍富喀禪籌之。於是以荊州

宜昌兵。剿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之賊。以興安鄖陽兵。剿房縣竹山之賊。以四川兵。剿夔州建始巫山大寧大昌之賊。刻期並進。截其走路。斬劉體純於巫山之天池寨。擒袁宗第於黃草坪。又擒東安王朱盛蕩於小尖寨。先後招降十餘萬。川東底定。蓋自永歷僭號。所招兵。皆左良玉。李自成。張獻忠之潰餘。左良玉大隊。皆歸金聲桓。殲於江西。張獻忠之衆。爲四大營。燼於滇緬。李自成之衆。爲十三家營。燬于川東。非明運之未終。乃生民殺運之未既。爾陰節不盡。陽節不興。故傾否。開泰之大人。以極剝爲極復。

臣源曰。貞元肇造。則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大清之興也。兵維八旗。將帥皆親藩肺附。或疑虎賁爪牙之士。有定制。有定數。其在關外之日。真人親御鼓桴。以師兵爲營衛。故取諸八旗有餘。入關以後。內衛京師。外馭九服四夷。且中原鹿駭龍戰。尙十餘載。軍麾數道並出。安能盡資羽林期門。欣飛之力。謹告之曰。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六萬。并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寧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內者。此周廬執戟之親兵。勢不能盡數以行。若夫駐防之

兵。則卽入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介冑。故自天命十一年攻寧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摧寧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已不僅六軍矣。平地則八旗並驅。險隘則八旗魚貫。斯其制也。矛楯如牆前進。輕騎旁伺電發。又其制也。前鋒火器。超鹿角以出陣。反則分前鋒之半爲殿。又其制也。高宗實勝寺記曰。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爲選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復進。斬將奪旗。雖以索倫兵之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以上原文、乾隆尙爾。國初可知。索倫尙不如。綠營可知。故草昧經營。北討南征。日不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暨後豫親王子改封信郡。禮親王改封康。鄭親王改封簡。肅親王改封顯。克勤郡王改封平。亦皆屢充丈人長子之任。諸王封號。於乾隆三十八年。盡仍還原封之名。太廟配享。則通達武功。慧哲宣猷。四郡王外。通達郡王顯祖子、餘三王皆景祖子、繼以睿禮。鄭。豫。肅。勤。六王。煒矣哉。仗鉞而出。繫俘而返。開疆敵愾。鬱爲功宗。煒矣哉。百餘載來。

置。兔。之。化。行。矣。干。城。之。材。衆。矣。故。康。熙。雍。正。中。始。不。盡。以。天。潢。典。兵。而。乾。隆。嘉。慶。宗。胄。遂。無。專。征。之。事。

清代武功記卷一

奉化周 覃公延校

清代武功記卷二

邵陽魏源撰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於殷頑。助少則守成勞於創業。初世祖之定鼎也。東南反側未靖。故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徇廣西。尙可喜。耿仲明。徇廣東。吳三桂。徇四川。徇雲南。皆以明故臣。領所部綠旗兵。外藉其招徠。內以佐禁旅之不逮。迨南方略定。洪承疇偕宗室託洛信。郡王多尼。率禁旅還京師。其時孔有德已遇害。無後。故惟留三桂。王雲南。尙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封。耿尙

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是爲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受朝廷恩禮亦最侈。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部下。計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設一佐領。積五十佐領。轄以左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兵千有二百。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爲總兵。方其入滇之始。羽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萬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於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旣贏。不復請稽核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先後奏劾其不法。而朝廷固懷之以德。晉封親王。子尙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除吏之

權。而兵餉尙不貲。又自以功高。朝廷終不奪我滇。益固根蒂爲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通使達賴刺麻。奏互市茶馬於北勝州。於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權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爲額駙。朝政纖悉。旦夕飛報。詭稱緬甸侵掠麗江中甸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而尙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酗虐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皆爲三方患。方是時。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尙可喜適有歸老遼東。留子鎮粵之請。蓋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用其客金光計。冀見上得自陳。時十二年三月也。部議遂令其盡撤藩兵回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亦於是年七月。疏請撤兵。以探朝旨。上敕廷臣議。皆言滇黔苗蠻反側。若徙藩。必遣禁旅駐防。勞費。不如勿徙。惟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力請徙藩。命議

政王貝勒大臣議之。仍持兩議。上念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爲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時三桂冀朝廷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卽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禁遏郵傳。惟許入不許出。及侍郎哲爾肯學士傅達禮至滇。三桂陽拜詔。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於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欲拒守。而督標兵皆不爲用。疾馳至鎮遠。爲賊黨所遮。死之。有郎中黨務禮薩穆哈。在黔。督理移藩舟馬。疾馳十二日。至闕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撤藩者。上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命都統珠滿。以兵三千。

由武昌赴守岳州。命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
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調遣。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
獄。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師至荊州。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
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而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三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
寶等出貴州湖南。除夕。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湖南。提
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巴爾布碩岱珠滿等兵。於二月初旬。至
荊州武昌。畏賊勢盛。不敢進。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二三月間。先後陷賊。且散布僞劄。
四出誘煽。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
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福建耿精忠聞之。亦同時反。
數月間。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哲爾肯。傳達禮還奏。而親赴常澧督戰。驅土司苗獮助
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爲錢。文曰利用。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
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踞岳州。於城外濬濠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庭峽口。

攢立梢樁。以拒舟艦。而灃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兵爲犄角。我兵雲集荆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撻其鋒者。察哈爾科爾沁諸蒙古。各請出兵馬。從征討賊。詔回牧聽調。乃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西藏達賴刺麻奏言。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鷓張。不若裂土罷兵。上嚴斥不許。三桂以荆楚大兵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之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逆之兵合。陷三十餘城。上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承郡王分討岳州之賊。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出江西。又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師鎮江南。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由浙討閩。孫延齡則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由粵東進兵討之。且諭岳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羣寇所觀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機進攻。指揮甫定。而是冬陝西有王輔臣之變。初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

保寧。會是秋。賊將王屏藩復出兵。斷我餉運。刦糧艘於略陽。截陸運於棧道。於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衆二千譟餉。攻莫洛于寧羌。戕之。降附于三桂。先是上命莫洛統綠營步兵先行。而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延繞道。致經略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偕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於賊。三桂聞之。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隴西援應。徧布僞劄。所在響應。土寇羌番蠭起。時荊州夷陵赴援之兵。及保寧引回之兵。盡集西安。詔分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留兵西安。不遣。於是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於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斬使繳劄。故西及陝西未全陷。洞鄂督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諸將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詔以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事。命輔臣子賈勅

招撫。輔臣雖具疏謝罪。而負隅抗拒。與洞鄂軍相持。一年不下。又旁煽寧夏標兵。殺提督陳福。上遣天津總兵趙良棟。自京疾馳赴寧夏。是冬。興安兵亦叛。與漢中賊合。十五年。乃命圖海爲定遠大將軍。往莅西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三桂方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苗獯千人。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總兵等降。王屏藩吳之茂。屢爲張勇王進寶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郡皆復。詔圖海留陝。而征南將軍穆占。率滿兵及平涼降兵。移征湖南。又以棧道運餉不易。敕諸將暫緩進蜀。但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五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親至松滋。布賊船於虎渡口上游。截荆岳大兵咽喉。揚言將決荊州夾隄灌城。潛分岳州賊衆。踞夷陵東北之鎮荆山。糾王會楊嘉來洪福。掠穀城鄖陽均州南漳。欲以通興安漢中之賊。會是冬。王輔臣反正。圖海張勇。四守要害。安親王岳樂。率兵復建昌廣信饒州。上命岳樂趨長沙。

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方是時。三桂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荊州江北之師。以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乘三桂西上時。由袁州攻賊。使奇兵由間道襲破其城。遂由醴陵攻萍鄉。斬賊萬餘。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於秦。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自將援長沙。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賊。合力拒守。上以賊并兵守長沙。其湖口各路守備必虛。命荆岳兵渡江急進。於是勒爾錦敗賊於公安之虎渡口。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使察尼敗賊於澧州之太平街。尙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下游兵少。望風潰遁。苟官兵長驅。則澧州常德湘陰迎刃立解。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又不力扼虎渡口。致松滋上游賊舟救至。勒爾錦卽棄太平街不守。藉稱暑溽。引還荊州。尙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江湖之險。復爲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方略作高大節。庭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軍後路。簡親王頓兵南昌。不援。屢詔趣之。始赴軍。高大節驍果善戰。所將選鋒四千。以少擊

衆。我師輒挫。嘗以百騎奔我軍於大覺寺。輒斬將奪旗。又以少兵奔大軍於螺子山。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卒棄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構之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我師所圍。十六年春。吉安糧且盡。三桂遣馬寶。王緒。以兵九千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阻水。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喇布遣兵二萬追擊。爲賊連敗。夏四月。城中賊宵遁。皆步行渡河。我師聞其鼓礮。以爲劫營。尙驚擾達旦。不敢追擊。於是大任復合土寇。踞寧都樂安間。乃詔江西綠營兵。聽總督董衛國調遣。會閩粵王師。數路告捷。耿精忠尙之信。先後反正。大任走降於福建。江西略定。三桂乃使胡國柱馬寶。攻尙之信於韶。使吳世琮攻孫延齡於桂林。以圖兩粵。其地皆與湖南相唇齒。故賊急自救。且圖牽制。上命諸將專力湖南。十七年。安親王復瀏陽。復平江。又招降僞水師將軍林興珠於湘潭。而將軍穆占。亦以陝西荊州精兵至。拔永興茶陵攸縣酃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桂東十二城俱復。詔簡親王進守茶陵。時三桂年六十有七矣。失陝西閩粵三大援。至是又

失江西。大兵雲集湘湖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麓。以十七年三月朔。郊天卽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爲朝房。適大風雨。潦草成禮而罷。初十四年。關陝之變。四方騷動。上欲親征。駐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譌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上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王大臣復以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上未決。會賊召回馬寶。王緒。胡國柱等。悉銳徇永興。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賊所必爭。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歿。河外營壘爲賊據。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於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賊皆召赴衡州。是月。諸王奏聞。上始罷親征之議。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師

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穀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卽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爲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棄滇之議。謂爲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一陸軍出荆襄。合蜀賊。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撼江左。諸賊俱重棄滇。馬寶首梗議。蓋賊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爲也。十月。逆孫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時貝勒尙善已歿。以察尼赴岳。代統其軍。而貝勒鄂爾統舟師。初岳州恃湖爲險。賊糧皆取給於湘陰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舟來往自如。冬令水涸。我樓船不能入。而賊小舟得出沒湖中。至是水師烏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皆造成。共配兵三萬。降將林興珠獻策。請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以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并沿九貴山立陸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綿亘百

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掉輕舟。飛越賊船。砲毀其半。又敗其衆五千於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於是僞總兵三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遂復岳州。岳州旣復。諸賊震恐。勒爾錦亦率師自荊州渡江。夷陵。澧州之賊。皆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棄城焚掠。遁。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穆占追敗國貴於永州。時湖南上游。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爲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砲殪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察尼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官兵。相持逾年。始由間道襲破之。遂克辰州。沅州。胡國柱走貴陽。是爲湖南入黔滇之師。是年。吳世琮亦敗死於廣西。命大將軍貝子賴塔。由南甯進雲南。連敗賊將何繼祖衆二萬。於安籠所。於黃草壩。安籠所有石門坎。天險。賊奪於先聲。忽一夕自相格殺。疑我師劫營。天明潰遁。我師乘之。禽馘無算。是爲由

粵入滇之師。圖海孫思克皆密奏。暫緩進漢中。上不許。而提督趙良棟王進寶皆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亦兩路出師。初。漢中賊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後。賊謀日亂。漢中餉援不繼。於是進寶復鳳縣武關。王屏藩力不支。棄漢中。走保寧。我兵三路趨之。十九年正月。敗賊二萬於城外錦屏山。奪橋而進。王屏藩自縊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略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復龍安。浮渡明月江。亦以是月克成都。降其僞將軍以下文武百餘。又敗胡國柱於建昌。而圖海亦復興安。將軍佛尼勒等復永寧。復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敗楊嘉來於巫山。復夔州。復重慶。四川盡復。會是秋。降賊譚洪等復叛。乃詔王進寶留鎮四川。而趙良棟以勇略將軍兼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是爲由蜀入滇之師。十九年三月。詔安親王岳樂久勞於外。殲克強寇。令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寧古塔烏拉之兵全返。上親勞岳樂于蘆溝橋。如順治中勞信郡王之例。以貝子彰泰代爲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取雲貴。又以雲貴山地皆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特命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時勒爾錦奉命取重慶。中道徑

返荊州。上疏自劾。召回京師。詔曰。當吳逆初叛時。卽選滿漢精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三月。至荊州。不乘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俾賊得以其暇。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嘉來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無尺寸功。惟安坐荊州。索督撫司道餽送。其貝勒尙善。察尼鄂鼎等。攻岳州。奉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詞。迨長沙大兵已進。尙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于江右。貝子洞鄂。失機于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取岳州。飭岳樂江西軍。進攻長沙。飭圖海陝西軍。速復平涼。則疆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病民。情罪重大。在他人尙不可原。况王貝勒等。國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議政王大臣等。舉我太祖太宗軍法。嚴行議罪。于是皆削爵籍產。拘禁有差。并將遲延逗留。失陷岳州之都統珠滿。失陷鎮荆山之貝子準達。失陷太平街之前鋒統領伊勒都齊。賊遁空營。飾奏克復之都統巴爾布。岳州飢。賊潰圍步遁。不能邀截之輔國公溫齊。調援永興。數月不赴之額駙將軍華善。屢次敗遁。縱兵騷擾。詐病回京之將軍覺羅舒恕。

以及左都御史多諾。兵部侍郎勒布等。奉命總理荊州大兵糧餉。擅遁回京。阿範參贊江西軍務。副都統綽克托。隨征廣東。托病回京。回江寧。皆罪之。又詔曰。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洲蒙古漢軍。久勞于外。械朽馬斃。借貸買補。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于是我軍士奮馬騰。十月。湖南大軍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偕應麒奔雲南。降其文武僞官二百餘。十一月。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使提督桑格。據盤江之險。賊已焚鐵索橋而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降僞將軍李本深。二十年正月。賊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擁衆二萬。屯平遠西南山。又分兵萬餘。據盤江西坡。坡天險。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迫險。見象卽驚潰。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二日。毓榮整隊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大將軍貝子賴塔。自廣西進滇。亦屢敗賊。與楚

師會于曲靖。分隊前進。二月。抵雲南。世璠使郭壯圖率步騎數萬。列象陣。迎戰三十里外。我貝子彰泰軍其左。賴塔軍其右。自卯至午。賊五却五進。殊死戰。象忽反踐其軍于金汁河。我勁騎左右衝之。始大却。進偪之城東歸北寺。擒斬殆盡。自歸化寺列營。亘碧雞關。爲長圍數十里。賊盡移諸將家口于五華山宮城。分門守禦。誓必死。數月。臨安永順姚安大理諸路僞總兵相繼降。先是賊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犯蜀。陷瀘敘建昌永寧馬湖諸府。又嗾降將馬承蔭再叛于柳州。譚洪彭時亨等再叛于川東。以分我兵力。至是省城危急。盡調川賊回救。趙良棟率諸將分路躡擊。或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城者。世璠復割地乞師于西藏達賴刺麻。其書亦爲我軍所得。九月。趙良棟之師自蜀至滇。初長圍距城遠。賊負固抗拒。數月不下。良棟連踰三濠。奪三橋。直薄其城。諸軍從之。皆薄城下。圍之數重。又于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以斷接濟。十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賊內應。啓門納師。世璠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僞大學士方光琛。僞將軍夏國相馬寶等。函世璠首獻闕下。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趙良棟嚴

禁軍士并簿籍藩產以獻。雲貴川湖地悉平。班師。詔戶部發帑代償軍士積負。共費五百六十萬金有奇。大赦天下。詔曰。當滇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諉過于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臣源曰。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于廟堂者數端。一則不蹈漢誅鼂錯之轍。歸咎于首議撤藩之人。二則不從達賴刺麻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申天討。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于親貴。四則諭綠營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兵剿平。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于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於楚。楊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奮于閩。李之芳奮于浙。傅宏烈奮于粵。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于滿洲。一時開國宿將已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卒能翦蚩尤于涿鹿。覆豨布于荆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

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太原以繼之。閩警。則調江寧江西兵赴閩浙。調兗州兵赴江寧。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湖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混晏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瓦解。且羽書絡繹。命兵部于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詰奸宄。防詐僞。甘肅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荊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縱指示。洞的中窾。遵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不鈍刃。用能指麾臂使于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于八載一日之餘。兵多而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蚩尤于涿鹿者軒皇。非力牧也。擒豨布于荆吳者高祖。非絳灌也。江漢常武。績賴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啓聖。或以消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方十三年春。吳三桂踞湖南也。同時耿精忠亦變於福建。孫延齡亦變於廣西。十五年。尙之信亦變於廣東。迨十六年。福建兩廣先後反正。而三桂亦漸蹙。孫延齡本定南部。曲舊列於四藩。故其亂亦附三藩之末。蓋相波瀾相首尾云。耿精忠者。仲明孫。繼茂子也。順治三年。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同定湖南。旣而有德入廣西。平南靖南同鎮廣東。一府兩藩。民瘁供億。旋移靖南於福建。備海寇。時仲明已先卒。子繼茂嗣。康熙十年。繼茂復卒。子精忠嗣。十二年。平南徙藩議起。七月。精忠與三桂繼之。及是冬。三桂反。詔精忠仍留鎮。明年三月。亦反福州。自言其祖仲明。入山海關時。與吳三桂有成約。稱兵變服。執總督范承謨。幽之。以藩屬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爪牙。移檄遠近。遂陷全閩。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寇浙之溫台處。白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馬九玉出仙霞嶺中路。寇浙之金華衢州。并連嚴

州徽州土寇。沿海震動。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上命平南將軍貝子賴塔赴浙江。定南將軍布爾根赴江西。並勅杭州鎮江水師。分防海口。遣官賈勅赴閩招撫。精忠留不遣。答安親王岳樂書。語多狂悖。上復使其弟耿聚忠。賈勅往至衢州。拒不納。上乃命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是秋。賊曾養性數萬窺衢州。李之芳直薄賊壘。手刃督陣。親冒矢石。麾衆越壕拔柵。敗其衆。乘勝復義烏湯溪壽昌。又遣兵破賊於金華紹興。分飭各路。嚴守禦。勿迎擊。十一月。賊數萬營衢城之西溝溪。之芳乘夜突擣。斬賊萬計。賊棄寨遁。十四年。康親王誓師金華。破曾養性徐昌朝等賊數萬於城外。遣兵復處州。而傅喇塔由土木嶺間道出茂平嶺背。破曾養性賊二十五營。復黃巖。曾養性走溫州。傅喇塔轉戰至城外。復大破之。斬賊二萬。養性墮馬。浮水。逃入城。濬濠增陣固守。環溫皆水。我軍不能陸攻。久不下。衢州則馬九玉踞江山常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會十五年。耿繼祚方再犯建昌。忽棄營宵遁。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內患。乃詔康親王傅貝子。

撤圍溫之師。直取福建。初。精忠起事。卽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同叛。使躡廣東。又約臺灣鄭經掠潮惠。圍海澄。公黃芳泰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及江西大兵赴援廣東。精忠復益白顯忠兵。使犯建昌撫贛。以阻援粵之師。與鄭經進忠狼狽相倚。至是。精忠與鄭經交惡。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遂爲我軍所乘。七月。親王貝子合軍赴衢州。時九玉賊數萬屯衢河之九龍山。而分萬人營於大溪灘。護輓運。王貝子及李之芳議先奪其餉道。乃擊破大溪灘之賊。復江山縣。卽以中秋夕。遣兵涉河。擣九玉營。適遇其來襲之賊於江岸。遽礮却之。賊營踞高壘。複樁密。魚貫而出。不能驟返。礮薄諸山下。殲焉。翌日。乘勝火寨。九玉僅以三十騎潰遁。遂復常山。長區入仙霞關。是時安親王岳樂駐軍江西。亦使將軍布爾根擊敗白顯忠。復建昌饒州。使江寧將軍額楚擊走徽州土賊。復廣信。白顯忠聞大軍入閩。聲言將趨建陽。斷大軍之後。李之芳遣間說降其二裨將。顯忠勢孤。亦降。精忠旣失兩路兵。而臺灣海寇復乘虛徧其後。閩地半入鄭氏。大軍至延平。望風瓦解。精忠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軍前。獻總統僞印。先害范承謨以滅口。而後

出降。請隨大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歸順。李之芳遣兵代剿江西玉山鉛山德興各賊。先後擒斬。并招撫土賊十餘萬。十六年。福建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是年貝子傅喇塔卒于軍。以貝子拉哈達繼其任。初逆藩之變也。國初宿將已盡。惟安親王傅貝子曾從。肅鄭二親王。剿流賊于川楚。習戰陣。故兩軍最立功。浙閩人尤德。傅貝子之紀律。及貝子卒後。鄭經復連陷沿海郡邑。乃召劉進忠及海澄公黃芳泰赴京。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啓聖。陸路提督楊捷。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領綠營。共王貝子軍。且剿且撫。事更棘於耿藩。二十年。康親王拉貝子始率禁旅還京師。語詳戡定臺灣記。尙之信。可喜長子也。康熙十年。可喜年老。請以子之信。佐理軍事。之信酗酒嗜殺。既掌兵柄。卽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其客金光計。上書乞率二佐領兵。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上。自陳。會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請全撤。十五佐領兵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實爲滇變所由起。可喜終無二志。是冬執三桂使。奏其逆書。明年。遣次子之孝。討叛鎮劉進忠。

于潮。并請以之孝襲封。詔授之孝平南大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時叛者四起。獨可喜一心王室。十四年。晉封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廣東土賊蠢動。可喜皆遣兵撲滅。會進忠復結鄭經。掠潮惠。祖澤清叛高雷。三桂使馬雄偪肇慶。廣東十郡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力不支。且自陳臥病將不起。急請江西大兵赴援。詔將軍覺羅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赴廣東。甫至。而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僞號。易幟改服。殺金光。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使納款。當是時。惠州有尙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楚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僞劄。卽引所部兵五千。還肇慶。阻舒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剿賊。并趣其引退。於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皆叛。尙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礮擊舒恕軍於高州。舒恕走還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還。而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十五年春。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僞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僞巡撫馮甦。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

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夏六月。峻督標兵謀餉。執僞總督董重民於肇慶。率軍民薙髮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南安。將軍莽依圖等。遂復踰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莽依圖於城北敵衝。厚增土牆。夜則縋卒出城。浚濠通水。并遣一軍。據廣州餉道。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乃據河西。斷我水運。又列營蓮花峯。俯瞰發砲。女牆盡壞。我兵退保土城固守。會江寧將軍額楚援至。與城中兵夾擊。督標兵亦橫衝其陣。賊大潰。乘夜追斬無算。河西賊亦遁。餉運遂通。十月。追擊於樂昌之風門澳。三路仰攻。而搖兵間道襲其後。斬賊二千。於是叛鎮佟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并執送僞水師將軍謝厥扶。廣東亦略定。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壻也。順治初。有德殉難。廣西無子。惟一女名四貞。詔養之宮中。視郡主食俸。長適延齡。康熙五年。鎮守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二年。與部下都統王永年等。互訐奏。命大臣往勘。延齡應坐罷。免議。是冬。吳三桂反。上以廣西隣貴州。特授延齡撫蠻將軍。與巡撫提督守禦。延齡旣與所部都統。

不相能。三桂以逆書誘之。十二年二月。延齡遂殺王永年等。執巡撫馬雄鎮害之。降於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從逆於柳州。廣西全陷。延齡招致土寇。參以舊軍。分設五鎮。每鎮兵二千。騷掠遠近。有傅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叛時。許其不軌事於朝。坐誣。謫戍蒼梧。及是欲集兵圖恢復。思假其事權。佯受三桂信勝將軍之職。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從尙可喜軍。規復肇慶。通款於贛。大爲三桂所忌。使馬雄害其家百口於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以大義利害說延齡。延齡與妻四貞謀。約宏烈往迓大軍。至卽反正。十六年。宏烈迓大軍於韶。謂王師但進廣東爲聲援。則廣西一面。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并頒給各土司印。以便號召。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俾增募義兵。便宜行事。命額楚守韶。而莽依圖以兵八千。赴宏烈於廣西。又命尙之信分藩兵三千。助之。尙之信不遣兵。又不爲莽依圖具舟艦。師久不集。而馬雄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機先進。克梧。克潯。下鬱林。所向克捷。惟新兵皆無馬無大砲。屢借於尙之信。不應。

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乃進圍平樂。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爲吳世琮馬寶所陷。孫延齡被害。賊水陸數萬。來援平樂。與我軍夾江而營。賊渡江。先犯綠營。兵潰。滿營隔漲潦。不能救。賊據河扼餉道。莽依圖軍復退梧州。旋就餉德慶。所復郡邑。皆陷於賊。祖澤清復叛於高州。粵東亦震。詔尙之信討祖澤清。并選藩兵萬人。及潮州標兵六千。付福建都統馬九玉。赴援廣西。又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進。皆未至。宏烈孤軍踞梧。十月。賊數萬渡左江。來攻宏烈。戰於賀。戰於藤。皆不利。賊水陸三路逼梧。時三桂已死。尙之信軍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合諸軍。分布水陸。乘賊犯城時。三面夾擊。賊大敗走。遂長驅復桂林。而賊復圍馬承蔭於南寧。承蔭。馬雄子也。雄死後。以南寧降。全是賊圍攻數月。幾陷。莽依圖等倍道援之。賊悉銳依山。列鹿角拒戰。莽依圖使額楚引前鋒兵衝之。自與舒恕麾大軍進。預伏兵山後。截其走路。擒斬殆盡。吳世琮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南寧圍解。廣西盡復。宏烈請率所部兵。隨莽依圖進取雲南。上壯其志。許之。命簡親王喇布。代守桂林。而承蔭所部降兵。皆桀悍。十九年。承蔭請以

七千人。分設七營。部議止許五營。於是降兵復變。給宏烈登舟赴柳城。而襲破其營。執送貴陽。吳世璠誘降。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再赴討。以勁弩射其象陣。象反奔。賊陣亂。鐵騎乘之。遂大敗。簡親王與總督金光祖軍。亦分路敗賊。俘承蔭至京。伏誅。蓋自延齡死後。又三載。而廣西始定。初。尙之信之降也。仍懷兩端。詔趣其援宜章。援韶。援梧。援永興。皆託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遣。旋遁回廣州。踞巢穴。巡撫傅宏烈金雋。先後劾其不法。至是復爲護衛張士選張永祥。都統王國棟。首告。上命將軍賴塔。以兵赴廣州。而勅侍郎宜昌阿。逮之入京。之信果殺王國棟。謀變。爲賴塔兵所擒。詔賜自盡。并究總督金光祖袒庇不劾之罪。而大軍入粵時。啓可喜棺。冠服皆遵國制。故全家得歸旗籍。耿精忠亦爲諸弟及部將。首其逆志。召至京師。與劉進忠等。皆磔死。延齡妻四貞。以三桂義女。存滇無恙。後隨大軍還京師。同時京城有奸民楊起隆之變。畿輔有河北鎮總兵蔡祿之變。蒙古有叛藩布爾尼之變。餘霾漂潦。幻氣遊魂。無足述者。康熙年諭曰。邊疆提鎮將軍。久握兵權。常來朝覲。則心生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輩。皆以久不朝覲。遂生驕妄。

前者廣西將軍馬承蔭。跪受敕旨。其下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此兵權不可久握之明驗云。自三逆平定後。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除其苛稅。與民休息。其藩兵盡撤回京師。而福州廣州荊州。各設八旗駐防。迄今爲定制。

臣源曰。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令樊鄴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殘亡可也。漢晉元明。大樹宗藩。則有七國八王海都哈丹燕寧之變。况異姓哉。以龍飛定鼎之初。乾德當陽之日。加以定南之烈。平南之忠。靖南兩世之勛。舊專制一方。而子孫甥戚。爭趨夷滅。封建其可行於後世哉。昔三代之盛。有朝覲述職。慶讓之典。有世子入學齒胄之教。有賜斧鉞始專征之制。猶尙不能繼世象賢。削貶迭見。矧黃口綺袴。喜人怒獸。功無橫草。生卽分茅。縱無曲沃尾大之叛。猶將有毒黔首。耗左藏之患。然則後世果遂無封建乎。曰。施諸邊外。其戎索之士司酋長乎。施諸內地。其漢之關內侯。唐宋之開國五等。不食實封乎。然唐不封建矣。而藩鎮世擅兵權。則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宋并去藩鎮矣。而外夷無策控馭。則去藩鎮之害。而亦不收藩

鎮之利。我朝自平定四藩以後。不復以兵權土地。世予臣下。凡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二十六等。世襲有差次。則關內侯之封建也。內外蒙古各汗王。各君其部。子其民。世世保塞。爲臣僕。則古戎索君長之封建也。內地則雖雲貴川廣。世襲土司。至雍正皆剷削無遺焉。雖各省提鎮駐防將軍。掌兵柄而不擅財賦。與文臣互牽制焉。於封建有其名。無其實。於藩鎮收其利。去其害。損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然亦自剷除四藩。深維幹支之誼。而後定。故知天人之合發也。非一朝聖王之制作也。非一時。

閩中紀略

許旭撰

范耿至親也。先是耿王之祖。歸順遼左。以至受封爲王。俱范文肅公文程力也。時文肅爲內院枋國。與耿交誼最厚。誓爲婚姻。迨今襲王。已第三輩矣。而今制府。乃文肅之子。其姪又耿王之妹婿。故凡書函往來。耿稱晚生。范稱眷生。無相間也。制府在杭久。念王爵已尊。同在封疆。因遜謝再四。自後耿稱侍生。范稱弟。亦無間也。舊例。各省督撫移文。與平西定南靖南俱平衡。封外面止書某官姓。公文遞至某王軍前開拆。來文亦如之。一日。耿王公文至浙。傳鼓投進。官封已變常式。面上大書年月。黑簽某日。旁寫右照會浙江巡撫。背刷靖南王封四大字。制府愕然。及啓私函。則耿王仍稱晚生。札中云。新奉則例。王移文至督撫。俱改照會。范公答柬。仍改書眷生。而晚生帖竟不暨。書面授來使。而不用印信函封。以後來往悉然。嫌隙始於此矣。

范公在杭時、無一日不爲地方興利除害、晝夜不肯逸、蒞任四年、劾貪吏、除苛政、踏勘荒田、蠲免災傷錢糧、然猶以鄭氏不賓、欲統閩廣江浙之師、起而滅之、屬余起草、次日呈上、制府善之、然謂其旨未暢、遂袖而入、閉閣一晝夜始出、則已洋洋二千餘言、首事勢、次糧餉、次兵將、次閒諜、次外國、聚米畫沙、了如指掌、又次日、酌定繕疏、付舍人賫入都、而以其副寄歸家、公兄固山、及公弟刑部舍人、俱駭曰、此本所關甚大、邊徼至重、何可輕言、遂寢、然漸漸上聞、朝廷雖不見此疏、而心嘉其忠、閩督之任、所由來矣、

靖南在閩、好飲酒、喜結納、閩中人率出入府中、藩下左右、倚勢腴民、久成積威之漸、督撫嚙不敢問、范公廉威素著、命下之日、百姓歡呼、耿府慮其病己也、遣使至杭云、范公來督七閩、計車馬所需、犒軍所費、非數萬不可、無勞籌畫、王謹儲蓄以待、公笑曰、我豈以此累王帑哉、盡卻之、王益蹙然、

閩中舊例、督撫見王、王正坐、督撫東西侍坐、又督撫到任、王不出迎、謁見後、送不至級、范公抵福州日、王郊迎十里、設酒洗塵、到任後、王先遣子弟造賀、制府隨即謁王、成賓主禮、歡好特甚、臨別、制府攜手道故、行一二十武、至級、范公佯若忘之者、又攜手同下三級、始憬然曰、王何謙光至此、始分手而別、以後相送、遂爲常例、

閩中錢糧、徵索已盡、兵餉告匱、刻不可支、福州缺餉三月、漳泉各府、缺餉六月、脫巾之變、日日可虞、各兵聞范侍郎將至、忍飢以待、因而前任劉總督、得以安然卸去、及范公蒞閩、竭力措處、僅發到任後各餉、而先缺之額、竟無從給、因遣使告急於浙、預撮十三年解閩額餉六十萬、以濟燃眉、尙屬畫餅、閩事敗壞可知、

范公或水或陸、必載帳房以行、夜宿草間、不居館驛、飲飛騎校廝養夫役千餘、每一露宿、帳房星列、鼕胥虎落、頃刻而具、竟夜刁斗肅然、邀諸客帳中痛飲、漏下三十刻、猶命小奚按曲、或饒歌大鼓、弗肯就睡、天未明、已上馬行十里、比之陶公運甓、不是過也、余辛亥冬、初至浙幕、見中丞臥榻之側、懸一小牌、上書時事、數則、一、三王宜撤、一、旗下宜終三年之喪、一、逃人宜寬連坐、一、蘇松賦徵宜減一半、告

予曰、此當今所亟、吾恨不得枋國、如先君時、便一一措行、余甚趨其言、獨三王之撤、意中以為必無此事、豈知宸眷日篤、癸丑春、遂以總督陞見、凌晨入朝、日旰而出、君臣密語、左右皆不聞、未幾、旗下終喪、蘇松六郡蠲賦、俱奉特旨、而三王之撤、亦竟如所言、雖或出自廟算、以及諸王大臣之謀、而未必不由制府贊決、及仗鉞南來、靖南疑有密勅處分、徬徨中夜、每夕衷甲而寢、然制府實無心防藩變、惟日以海事為念、忽有人獻威繼光閩中禦倭事蹟、約五十餘葉、制府喜曰、此真今日平海要策也、遂以此書授余、曰、海洋形勢、攻守機宜、盡在是矣、特文詞質古、且山礁海汎、地名不一、子盍為我丹黃、而鈎貫之、余受而卒讀、見其經略之法、全在外洋大海、中間分設五寨、每寨千人、五寨之間、又設五游、每游七百人、平時以某寨之兵、統領某游、某日以某游之兵、哨至某寨、倭犯某寨、則以某寨守禦、而以某游之兵應之、倭逼某游、則以某寨及別游之兵、夾應之、其最妙之法、全在視風色、倭犯某處、則某寨先占上風以擊之、倭犯某處、則某游繞出其背以擊之、船在上風、利於取勝、波濤千里、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南至粵界、北至浙界、逐日分巡、逐汎會哨、法既詳密、余驚歎不已、闡釋十日、而朱黃鈎貫始就、制府覽竟、大喜曰、此書之來、其天贊我成事乎、時靖南奉撤左右翼之兵、計七千人、業經歸屬總督、而總督額兵、又有三千、制府即欲用此萬人、以充五寨五游之額、無容添設一兵、無容加增一餉、簡練操演、即可以備折衝之用、况朝廷許便宜從事、而靖南既撤、又無一人敢掣其肘、勢誠可為、甲寅正月初九日、而有雲南之事、靖南免撤兩翼之兵、仍歸靖王、而事不可為矣、

范公虛心諮訪利弊、到任之後、條陳事宜不下數十件、閩中魚鹽之利、為天下最、百姓藉以為生、自奉旨、片板不許下海、不惟地方窮困、小民謀生無路、閒有冒險求獲、覓食於刀鋸之下者、沿邊兵將、往往以此解功、先是都察院多諾、請弛海禁、部覆出令小民於近港、駕筏捕魚、雖奉諭旨、然從無一人敢探捕者、范公曰、海禁已寬、爾輩何不入海、謀衣食耶、朝廷所許近港者、但非外洋耳、出海數百里、皆近港也、提督王進功、力爭不可、公曉諭再三、自此海禁遂撤、會城之內、海鮮滿街、

曩者朝廷差滿洲大人、閱視海疆、恐沿海百姓、相通海上、遂爲清野之計、凡沿海二三百里、棄爲甌脫、荒畜牧、焚廬舍、百姓盡徙入內地、築臺寨爲界、有過此者、命爲透越、立斬不赦、百姓搖手犯禁、范公到日、訟言曰、拒敵者、當守藩籬、今守堂奧、非計也、我方志平海外、何以示怯於敵、移文提督盡撤之、自此透越之罪始免、而臺寨亦漸議撤矣、

靖南告報移家人口約計十三萬五千、隨經核減、去虛冒一萬四千、范公又與耿王商酌、內有原籍閩人、不願北遷者、留下萬人、總計十一萬有奇、業經造冊具題、其裝載船隻、過嶺兜轎、以及擡扛夫役、需至四五十萬、不惟一時地方無措、而所過中伙歇店、亦無寬地可容、議分作六運、一應船兜夫役、更番起送、每運用清流船五千隻、每船載三四人、約及二萬人、由福州下船、至浦城登岸、上下行李、往返時日、每運約計一月、自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起行、至八月十五日、六運始完、已經報部、後因藩衆料理不及、又改於四月十五日起行、至九月十五日告竣、范公自到任以後、無日不咨報鄰省、檄行各屬、酌處水陸之費、公咨之外、復有私函、雖不敢訟言、微寓陰雨之慮、先得川湖蔡總督咨移、平西藩旅、春初啓行、晝夜籌畫、計三藩之衆、會集當在儀揚之間、地方必有變動、方總總然重慮於此、忽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晡後、突有京中愛大人至、賚詔諭靖南王、內云、朕聞雲南作亂、靖南王相應固守地方、不必搬家、而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始知平西已起兵滇中、愛大人出京時、在臘月二十四日、十七日即抵福州、而移家之事遂止、十三日、京中復有一大人至、賚詔賜靖南王、內云、靖南王既經固守地方、其兩翼官兵、仍歸靖南王管理、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次日、范公即命兩翼總兵曾養性江元勳、賚領官兵文籍、交送耿王、王不受、次日、范公親往交送、王仍不受、范公曰、我奉兵部密咨、理無不交、而王既奉手詔、亦斷無不受之理、耿王嘿然、始領其衆、又三日、京中復有御前侍衛二員至、倉皇迎接、乃耿王弟家書一封、朝廷命使者特持以賜靖南、內中大抵言國恩深厚、勉力忠孝等語、王心益疑、耿王自十三日奉詔以後、闔府披甲三日、王亦衷甲、疑京差兩至、或有別旨付總督、倉卒相圖之事、晝夜惴惴、上元之夕、制府大啓筵宴、幕客畢集、張燈試伎、夜逾半、忽傳耿王披甲行城中、斫死百姓二人、急傳令覆掩、遂罷酒、

自十五日、至二十日、王與總督猜嫌益甚、閩城人無不料其相并、制府出示安民、謂朝廷慮海疆多事、靖南王免撤、今方同心共事、爾民毋得驚疑、王府出示亦如之、耿王府中、疑范總督每事相違、且受朝廷殊眷、必有不測之事、屢使人雜在匠役中、密來覘眎、見無舉動、釁變始息、

朝廷遣使撤藩、雲南差學士傅達禮侍郎哲爾肯、閩中差吏部侍郎陳一炳、陳卽制府之中表兄弟也、先是愛大人至閩、詔書但有雲南作亂一語、未悉起兵之狀、愛大人口述雲南兩使臣、已爲吳王所殺、一炳始不自安、二十一日擇吉還朝、王與督撫勢不得不郊外餞別、時王與制府不相見者、已六日、制府繞階歎息、知變生肘腋、頃刻間、便有作亂之事、適其周夫人病危、乃以舊感情往探問、以單騎往探之、不過一人相隨、一人持帖、靖南始延人、呵衛甚衆、一揖之後、移牀遠客、顏色嗔變、曰、聞道爾幾日算計我、我不懼也、制府從容談笑自若、靖南顏始霽、置酒飲、踰二十刻始別、制府酩酊馬上歸、次日、遂同出郭送陳侍郎、各歸府、會城舊例、耿王洗礮、則必先期五日、咨會督撫、出示曉諭居民、使無驚恐、忽一日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偵問、則耿王洗礮也、是日洗礮至晚、滿城驚駭、釁端已決、舊例耿王閱操、先期咨會督撫、定期某日、齊至教場演視、忽一日五更、城頭角聲齊動、巡捕官查探、則耿王下教場、操演竟日、自後或一更、或半夜、或晝或晚、忽操忽止、總督竟如贅疣、

福建省城、周圍四十里、總督衙門偏在西隅、與王府相去不及五里、正如藏戈矛在臥榻之側、呼吸生死、時王府額兵計有萬餘、而旗下所畜養甚衆、府中男子年十四歲、悉給弓矢、習騎射、鳴劍之心、已非一日、總督標兵止有三千、又多虛冒、實按不過二千而已、况土著之人、悉與王府相通、制府雖有駕馭之心、空拳隻手、焉能搏鬥、思欲出巡在外、北來則四百里而延平、又二百里而建寧、又三百里而浦城、始達于浙、中閒千餘里、水則危灘逆流、陸則懸崖鳥道、無兵可恃、欲退不能、南去雖屬邊海死地、然興泉漳三府、尙有海澄公與提督、以及各鎮之兵、制府意欲出離虎穴、聯絡聲勢、以俟靖藩舉動、徐爲圖之、潛約各鎮于二月之望出巡、會于興化、郵符已登、余以二月初二日、出署歸家、自後不知何以竟止不出、直至三月十五日、耿王起事、而制府不免矣、

耿藩左翼總兵曾養性之父、范文肅公舊門下也、向受提攜、每思盡忠于制府、一日密至、求屏左右、告曰、時事不靖、請公告病去也、制府曰、我受命秉鉞而來、遑計利害乎、越數日、又密至左右語曰、病不必告、亟去、毋及于禍、制府曰、吾生死以之、制府見時事不可爲、命購一短刀、淬其刃、時置枕畔、每宵分酒酣、索至顧視長歎、復慷慨浮大白、不再言、蓋自擬也、閩督中軍王可就、先爲浙弁、悍而虐、荼毒一方、百姓苦之、制府撫浙時、屢欲置之法、以巡撫不與兵事、囑浙提參核審究數番、幸而獲免、後升閩督中軍、方欣免脫、不料制府又奉七閩之命、適隸麾下、制府愛其驍勇、輒言是人可用、而可就實未知也、舊例總督到任、每府出銀一萬兩、爲修署費、制府方知其弊、嚴檄禁止、檄上硃筆大書、倘有不遵、仍行餽送者、該中軍網打五十、可就大駭、心畏不已、然竊聞制府平海素志、尙冀立功自効、偶有人從海中來投可就、圖畫洲島形勢、地方虛實、進兵機宜、介以獻制府、可就大喜、陰畜于家者半載、視事後三日、密陳其事、制府召其與語、平平無奇、麾去、可就心益恐、屬升左江總兵、奉旨、正陪俱來京陛見、欽點其副、而可就還舊職、自此鬱鬱南歸、甫至閩、則耿王將造亂、肘腋之下、甘心叛公矣、毛廿一者、江山土豪也、居清湖鎮、以歇店爲業、凡浙閩往來官弁士客、過必宿焉、度嶺之兜輿、北來之船隻、絡繹賃雇、胥廿一主之、雖一日役夫數千、無不立應、其才具誠有過人者、然魚肉一方、肆虐自逞、制府撫浙時、曾痛懲而免其死、及蒞閩、道由清湖、先二十里伏謁道旁、盛服革履、制府領之、及抵鎮、前驅畢集、縣令已供張其家、廿一跪而通名、制府審視曰、爾尙未死邪、廿一叩首、股栗而去、時靖藩方張、廿一業已竄身王府、伺釁思亂、適遂所欲、江山之民、揭竿而應、未必非廿一召之也、

杭州百步塘水月師者、異僧也、制府在杭日、時時延至幕中、言水旱蝗蝻、無不奇驗、癸丑春、有督閩之任、師諄誡曰、福建龍潭虎穴、不可去、求一部尙書、方可免禍、制府笑曰、東西南北、惟君所命、豈得自主邪、師蹙然曰、審爾、便一身去、母親妻子不可去、制府首肯、八月、果單騎出京、九月、重憩武林貫院十日、將行、師來送、愀然不樂、曰、我勸公留在京中、何苦定要南行、今將奈何、吳二桂卽日反矣、制府初亦傾耳、及聞平西欲反之語、不覺微哂、外傳將軍速宴、遂辭師而出、余時在坐、制府去、左右咸散、師卽起、不顧而行、余尾其後、行至公堂、幾數百步、不出一語、抵明遠樓、四顧無人、師正立、余揖而請、師

曰、暫去不妨、速歸可也、余因頂禮作別、遂偕制府于十月朔日、啓行至閩、來歲仲春、告別旋里、三月、遂有靖南之事、

耿逆反、閩編修李光地、家居安溪、於康熙十四年、遣使閒道獻蠟丸、密疏曰、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氏亦并命於漳湖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接壤、其守賊不過千百疲卒、王師若惟於賊重兵處鏖戰、而不出奇擣虛、非計也、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湖連廣東、此三方、各有大軍守禦、足以制賊、宜別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援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計程七八日、可達、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橫貫其腹、則三路賊不戰自潰、且可解漳州黃芳泰之圍、其小路崎嶇、宜鄉兵在大兵之前、步兵在馬兵之前、庶萬全無失、詔寄康親王軍中施行、會大兵已入關而止、十七年六月、劉國軒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各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時以侍讀學士、居父憂在籍、使人泅水入、告以援兵卽至、遣使迎甯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在漳州、值江漲、長泰大路阻隔、光地使人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又令鄉勇闢險修橋、備餉以待、遂達泉州、而吳興祚楊捷之師、亦已自萬安橋轉戰入、敵遁入海、及敵守臺灣、朝議以風濤不測、皆不主用兵、獨光地以爲必可取、並薦水師將施琅可用、卒以成功、惟耿逆猖獗時、編修陳夢雷亦在福州、爲賊迫脅、光地使其叔父潛詣夢雷、探賊消息、具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王、發憤作書絕交、其書洋洋萬言、亦爲閩人傳誦、

固山貝子平浙紀略

無名氏

康熙十二年、撤藩詔下、三藩抗不受詔、吳三桂以滇反、尙之信以粵反、耿精忠以閩反、而浙偏于閩、甲寅三月、閩賊由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山等縣、總督李之芳、親統官兵、赴衢禦之、賊徧布偽劄、脅從騷動、其黨則僞左軍都督曾養性、僞中軍都督馬九玉、僞前軍都督吳長春、僞後軍都督馬成龍、張公萬、僞陸路都督馬仕玉、徐尙潮、劉清、朱廣佐、朱德甫、僞水師都督朱飛熊、張廣文、朱光祖、僞前

鋒都督江元勳郭奇、僞鎮海都督總兵林沖、僞恢疆伯王國斌、僞定東伯安遠將軍祖弘勳、僞定遠將軍劉健忠、僞寧武將軍熊進効、僞經略蔣德軼等、屯聚金衢溫處台甯諸郡、掠地陷城、連山接海、首尾相應、而紹郡奸民、聞風煽惑、亦羣起應之、稱僞都督僞都帥僞將軍僞軍師僞監軍道僞理刑僞會應侯僞總兵、各擁衆數千、連營結寨、初掠富室、繼剝窮民、鄉城村鎮、無一甯處、郡中防兵、皆調援衢州、存城兵不滿百、暨曠上虞新昌之賊數萬衆、於七月十三日、直抵博古嶺、守備何某、與戰於斑竹庵、不利而退、賊乘勝犯常禧門、鎮將許捷、方合婚置酒張樂、警報頻聞、麾去不顧、知府許宏勳、乃出家丁民壯數百、分兩道出、斬首百餘級、日晡、賊從南門渡河、攻嵇山門、門故僻隘、城又傾頽、乘城者成股慄、宏勳亟命燃炬運石、堵塞城缺、并撤春波橋、以遏其衝、命善射者、分守陴隙、多應弦而斃、有肉薄先登者、則推巨石摧壓之、拒戰一晝夜、賊暫退就食、宏勳令兵民番食以待、薄暮、賊渡河、移柵五雲門、火民舍、烟焰蔽天、城中賊謀、謀內應、宏勳令家懸一燈、人自爲守、靜聽興敗、夜禁行者、羣黨因不得逞、次日、賊攻五雲門、多拋戈甲、裸而揮羽、或踞門嘲笑、無紀律、宏勳曰、賊驕憊、可出擊矣、于是部署士馬、啓門而出、賊蟻集接戰、宏勳率藤牌、左右分擊、數合、斬八九百、賊披靡走、猶收餘衆、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奪、十五日、會城甯郡援兵皆至、自西門入、飯於演武場、賊尙未知也、飯畢、宏勳啓門出襲擊、斬獲千百計、郡圍始解、賊散掠他邑、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固山貝子寧海將軍、奉命討耿逆、師次杭州、商攻取次第、貝子曰、逆賊甫叛、而卽寇浙、其精銳必皆在浙也、欲平閩、必先平浙、方今會養性屯聚黃巖、總兵劉建忠敗績降賊、薩克蘇部滿兵馳救、復大敗死、則平浙、又當先平台、台平、而後可取溫、入閩如破竹、九月、康親王命貝子統兵赴台州、貝子將至嶧縣、聞郡城敗回之賊、復嘯聚陷嶧城、貝子召參將滿進貴、知府許宏勳、知縣張逢歡、授兵一千、令急進勦、令把總馬國常、以兵二百、守嶧縣城、滿進貴許宏勳、分路進攻、大敗僞總兵于沼湖、連日三戰、斬首二千餘級、奪還俘掠無算、而僞總兵俞鼎臣等、復招合潰兵、溯剡溪而上、沿途劫殺、貝子以山谷險阻、賊聚散無定、乃佯檄班師、置酒大會、鼓樂酣宴、至二鼓、三路進擊、賊倉皇不知所措、擒斬頭目九十餘、貝子乃謂守令曰、嶧邑平矣、然崇山峻嶺、伏莽尙多、今台州急、未可頓兵、招徠各寨、是在守令、宏勳等乃分遣紳士、裹糧深入賊巢、開導禍福、一時賫僞印歸

順者萬計、其有遠聯閩賊、近結土豪、不即就撫者、如王茂公等、連陷浦江諸暨上虞餘姚四縣、康親王命夸蘭大白色蘇金華副將牟大寅、隨征同知姚啓聖、各統兵、三路進攻於紫閩山、賊衆潰散、僞都督朱德甫、恃其驍勇、領兵後殿、姚啓聖斬之陣上、遂復諸暨浦江二縣、康親王恐賊兵、暫散復合、留兵四百名、命姚啓聖鎮守諸暨縣、僞都督王山等、果乘虛率衆三四萬、五路來犯、姚啓聖孤軍力戰、左右衝突、將士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橋、僞都督以下皆降、時夸蘭大張碩志、奉貝子命、往杭取礮、中途破僞總兵王茂公等于上虞之平家堡、賊墮江死無算、諸暨上虞新嶸賊悉平、當貝子之未至台也、僞都督曾養性、僞將軍祖宏勳阿爾泰、屢挫王師、黃巖天台仙居三縣、悉爲賊據、又遣兵分扼天台甯波大道、斷我糧運、斗米三百錢、及貝子軍至、首籌兵食、計大軍十萬、月支米三萬七千石有奇、非急通道路不可、乃遣提督塞白理以據蔡嶺、都統周雲龍以據白塔、通甯波天台、下令各營先堅壁自守、而密訪情形、議進取、但攻陸則海寇入、攻海則陸寇至、兼無船不能飛渡、乃檄造戰艦、募水師、正議進勦、而僞都督僉事曾實、率兵七千、奪黃水山上游要路、貝子命副都統機爾他布提督段應舉等、以兵二千進勦、賊憑高拒戰、難仰攻、乃遣死士四十、閒道出賊右、鎗礮齊發、賊陣遂動、我師乘之、殺賊千餘、燬其營寨、貝子又慮天台之賊、旁襲糧運、遣兵二千、助機爾他布守禦、至子雲山、殺賊二千五百餘、僞都督朱光佐朱光祖皆降、二人曾養性腹心也、剽悍善戰、前領水師於小梁山江中抗拒、屢招不服、至是歸順、曾養性益兵來援、遣僞鎮海都督總兵林冲等、領衆萬餘、固守仙居城、貝子命副都統伯穆等、三路進天台擊之、戰於白水洋、殺賊三千有奇、焚燬十三寨、直至仙居縣境、伯穆等令前知縣鄭鍊勦、兩往招降、不從、遂夜半三面梯攻、缺其西面、而伏兵城外、以待其逸、黎明、生擒賊千餘、天台仙居皆復、時康親王大兵、前赴金華、命副都統馬哈達等、討僞都督徐尙潮于道山、遣總兵鮑虎等、討僞總兵馮公武于嚴州、先後恢復、僞恢疆伯王國斌、屯聚金衢之界、爲諸賊聲援、康親王命平南將軍賴塔、同總督李之芳鎮衢、有東陽巨姓吳良森者、曾以鄉勇恢復縣城、沉毅多智、康親王致之幕下、授招撫僉事道、令往招王國斌、良森遂從閒道入賊營、以計挾其二子赴行臺歸款、總督李之芳、授其二子副將職、同吳良森四嚮招徠、凡脅從投首者、以朱印識其背、歸順日衆、而僞都督徐尙潮、仍據桃花嶺、總督李之芳、遣副將詹六奇等、自大嵐山轉戰

而前、歷金坑銀場諸寨、康親王又遣都統馬哈達、總兵陳世凱、溫處道姚啓聖、進破尙潮、又覆其兵于大溪灘、于是馬江二逆之兵俱潰、乘勝復永康縉雲宣平諸縣、時連歲攻戰、田野荒蕪、貝子乃令鄉兵盡歸農、其被脅割辯者、許入城貿易、官弁不得盤詰、至婦女令親屬領回、歡聲動地、顧山賊已掃、而海寇尙不時出沒、索餉不給、則立遭其禍、給之、則官疑通賊、居民進退皆死、貝子命提督常進功、以水師五千、赴甯波、剿之、抵河水門、遇賊船百餘迎戰、我軍左右衝入、射殺執纛之賊、大敗之、次日、進海門、賊將朱飛熊拒戰、數十合、飛熊持戟躍入我舟、欲刺進功、爲我鳥鎗所斃、羣賊奪氣、皆降、進功班師、滿帥啓請進取黃巖、貝子以將士勞懃、且北人不習水土、今又冒雨暑、驅涉險阻、倘戰一不利、則賊勢轉熾、令暫休兵、俟秋涼再進、秋七月、議復黃巖、黃巖憑山帶江、賊水陸扼險、我不能飛渡、貝子令探問道、有報土木嶺踰茅坪嶺、可抵縣境者、令伐木運石、開棧道濟師、夜達烏巖、出賊寨之後、賊大驚、僞都督吳長春等、引馬步兵萬餘、扼半山嶺、機爾他布等、奮呼先登、下馬力戰、別以奇兵分合衝之、賊首尾不能相顧、大敗走、斬吳長春、殺賊四千有奇、曾養性拔營宵遁温州、貝子親督兵追之、遇於黃土嶺、賊三隊迎扼、貝子親麾進擊、賊潰入黃巖、我軍圍之、賊副將朱正三等以城降、台州圍遂解、遂率兵三千、進取温州、至樂清縣、賊船林列、我海上兵尙未至、又大江無船可渡、諜報沿山行百餘里、可至沙頭、崖懸壁峭、騎不能過、步行甚難、貝子身先士卒、牽馬歷險、風餐露宿、至沙頭嶺、下臨大江、賊水陸設備、我兵分前後二隊進擊、殺僞總兵劉秉仁等、獲器械鎗礮無算、而馬仕玉張廣文、復領水陸兵三萬、從嶺巔陣至江口、中隔小河、未便進攻、貝子領前鋒挑戰、賊悉水陸兵渡小河來戰、貝子令右翼兵、急據山巔、斷其歸路、大敗之、擠入河中、我軍鎗礮并發、屍積如山、河水不流、太平樂清青田三縣、大荆磐石二衛盡復、徑趨温州、賊蜂屯越和嶺、貝子曰、不用疑兵、未可濟也、下令止營、遣數百騎登下馬山、鳴金鼓、示不進攻、而潛師江口、直抵郡下、據西山列營、賊駭爲神、亦退守郡城、更益福建新賊八千、與平陽瑞安石塘之賊、水陸四萬、分八支、或壘我前、或襲我後、或乘夜出犯、或分兵侵掠、我軍隨機應變、一敗之上塘、再敗之温州、三敗之得勝山、四敗之八帶橋、五敗之溫溪、殺賊三萬有奇、數月間、戰無不克、而貝子亦精血頓耗、連落二齒、時方炎熱、康親王調回休養、貝子遂撤兵回處州、時石塘未靖、日夜商略攻

取、迨秋、康親王大軍抵衢、命平南將軍賴塔、領滿漢兵取太極灘、斷賊糧道、而二渡關爲江西要路、僞左將軍曾養性、連營固守、道梗不通、至是養性聞耿逆漳泉被圍、分兵往援、留兵分守青湖及仙霞、李之芳調得之、遣謀招撫、賊將金應祐、開關迎降、我師乘勝入關、江西之路遂通、而賴塔亦大敗賊將馬九玉、奪取太極灘、賊勢遂窮、貝子將移師入閩、時石塘爲四達之衢、亦入閩捷徑、僞驍騎連登善、僞都督劉清等、以二萬餘衆守險、貝子謂不得賊營後大山、則勢難猝破、令造雲梯、二更攻寨、遣兵由雙林樹、闢徑先上、而親督援兵、徒步繼進、會大霧、賊未覺也、貝子直至木城、分兵三路、擊破老巢、又敗其別營來攻之賊、盡奪其寨、遂進擊隔河之賊、連拔三營、大破連登雲之衆數十萬、戮賊官賊兵無算、焚其營寨、所獲船甲粟械、不可勝計、雲和慶元松陽等縣悉平、浙東底定、耿逆勢孤、其妻格格、先命其子以餉迎王師、遂歸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

清代武功記卷三

邵陽魏源撰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內六盟蒙古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爲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西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俄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不宮室。不貨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是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爲大界畫。而游牧行國。又以瀚海爲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于漠北。至後漢而爲南單于。北單于。再變爲東胡西胡。三變爲柔然。爲東西奚。四變爲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爲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爲諸部之綱維。于是乎左。于是乎右。于是乎南。于是乎朔。其擴入版圖。列爲郡縣者。惟唐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

雲中等郡。領于單于瀚海二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諸道。僅域于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夏。于漠南置大甯上郡興和大同等路。于漠北置和林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爲古今戎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洲。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及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蒙古。皆混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突。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姍帝室。其西海則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外。西二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

外。且四十有八旗。二十有四部。并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絡雍冀幽。并營五州北境。袤數千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插漢。即察哈爾。于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爲五十有一旗。其制略與在京內八旗蒙古等。其朝覲分爲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什克騰。八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峯口。奈曼、即元史所謂乃蠻也、元太祖既平乃蠻、以封其子、故後人因以名部、蓋先得漠北、後得漠南也、若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其貢道亦由喜峯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哈納爾。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爲一盟。其盟所曰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爲東四盟。內蒙古。若四子部落。若喀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喇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烏闌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爾多斯一部七旗。牧河套內。自爲

一盟。其盟所曰。伊。克。台。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爲。西。二。盟。內。蒙。古。每。三。載。盟。會。之。期。命。大。臣。賫。勅。以。往。計。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盟。長。聽。簡。命。大。臣。蒞。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起。和。林。削。平。西。北。諸。國。建。王。駙。馬。等。世。守。之。爲。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聞。季。弟。勒。格。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哈。薩。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祖。弟。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十。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太。祖。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歸。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

故。今不悉述。述其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王子裔插漢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元崇德。是爲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天命中。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大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已與科爾沁盟好。而與插漢構釁。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太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答封西陲。于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於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

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刺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

入寇。

或言厄魯特、即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刺相仇殺、且一東一西、部落判然、厄魯特既為瓦刺之裔、安得復為阿魯台之裔耶、况阿魯台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猶唐古特、猶

韃靼、安得以人名當之乎、

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云萬曆中。大清兵起。明

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子。

即察哈爾

欲以敵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林丹汗士馬

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

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且恃其虜勅。馮陵諸部。諸部先後毆歸大清。

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

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

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之大草灘。

大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

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

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衆同叛。詔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為撫

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敗。以三千騎遁。爲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于宣化大同邊外。其八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于理藩院典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表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俺答之後也。中爲察哈爾所滅。太宗親征察哈爾。蹕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爲二旗。以其部長爲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玉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漢部葉雷等。叛投漠北。吳巴海率兵追之。數旬無所見。漠中射一雁。負矢飛而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遂躡及于溫多。

嶺。葉雷注矢引滿。將拒戰。有狐起于前。觸葉雷弓墮。遂爲我擒。始收其順義王印。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峯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三衛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爲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屬插漢部。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錫伯。卦勒察。珠舍里。納殷。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峪山。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于是科爾沁與諸部。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喀。或東走依科爾沁。怨插漢之暴。思歸我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爲不侵不叛。

之臣。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太宗卽位。科爾沁土謝圖汗。使來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粵巴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于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始必有終。爾皇考奮起孤憤之中。并吞大小諸國爲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豪。宜返天上。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爲不死。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爾沁粵巴台吉爲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漢。三年至八年。亦屢上書明崇禎帝。請與我朝和罷兵。其書尙自稱三衛。十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于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遺朝鮮國王書。合詞上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詔科爾沁設札薩克五。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二年。從征朝鮮。三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年。從征明及黑龍江諸部。順治元年。偕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流賊。定京師。二年。以兵從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復從討蘇尼特酋騰吉思。敗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復

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有三年。科爾沁額駙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酋布爾尼之叛。陣陣之。盡平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爲肺附。與國休戚。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孝惠章皇后。皆科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沖齡踐阼。中外帖然。繫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尙主者八。有大征伐。輒屬橐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順治十有一年。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恐壅上下之情。特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聞。朕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屏藩百世。而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塞。而漢唐之朔方郡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並行。地宜馬駝。有麥塚山。鐵可爲兵。河柳可爲筥。赫連元昊。屢爲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爲今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林丹汗之虐。

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四萬于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子額哲于黃河西。未至。鄂爾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衆。而獻千戶于我朝。順治初。出兵隨英親王剿流賊于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部界。諸札薩克渡河。朝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蹕。上嘉其俗。龐土沃。牲物獵爛。周覽形勢。謂札薩克等曰。明人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楊側臥虎。亦其時無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上奈何出此驚人之語耶。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七。自爲一盟。鄂爾多斯

明史作襍爾都司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卽編入八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卽漠北外札薩克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卽喜峯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汗之子格哱森札賚爾。居杭愛山。有子七。始號喀爾喀七旗。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皆在瀚海之北。順

治十年。中路台吉本塔爾。與其土謝圖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牧張家口外。列內札薩克諸部。是為喀爾喀。右翼。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袞布伊勒登。以其汗為同族所戕。部眾潰散。乃越瀚海來歸。賜牧喜峯口外。是為喀爾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兩科爾沁。同名同族。一居嫩江、號嫩江科爾沁、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一西厄嚕特、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裔、右翼元太祖裔、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為近族。

臣源曰。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為最盛。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

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

鹿、曰哨鹿、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圍場云、

自順治初。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河。入古北口。為

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為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為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霆驅雨合。而天子親御王弧。正齊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即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地大物

博。天所以嚴聖武歟。其合圍周環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爲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云。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出古北口三百餘里。泊南有彙宗寺。以綏黃教四十八部。部各一刺麻住持。御製寺碑。謂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山莊於承德府之灤河。土名熱河、在多倫泊東南四百里、出古北口百餘里。距京師更近。乾隆嘉慶。歲歲舉行。惟雍正十四載中。無之。雍正中、于多倫泊西南、造善因寺、專供章嘉呼圖克圖後身住持。而今上繩武世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昆河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爲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留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旣爲敖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留故土。析衆萬餘。分授七子爲七旗。分左右翼。又爲喀爾喀各部之祖。及其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刺麻。請藏經歸漠北。部衆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并其族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北界俄羅斯。南盡瀚海。太宗崇德元年。旣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於喀爾喀。喀爾喀來聘。且請絕明市。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獸名馬甲冑貂皮雕翎。及俄羅斯火槍。回部弓箠鞍。

轡。阿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詔定制。歲獻白駝一。白馬八。曰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太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率所部北投喀爾喀。於是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三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命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師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於哀噶魯台。聞風遠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於歐克特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害。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河。復追之。擒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汗。亦奉表請罪。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歸所掠巴林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詔賜盟宗人府。設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三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搆兵。又與準噶爾隙。上遣使偕達賴刺麻使往平之。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佞刺麻。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爲厄魯特覬覦。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

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攘取之。上不忍乘其危。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駕出塞外。受其朝。大會閱於多倫泊。卽元上都地也。上以新附衆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皆豫屯於多倫泊百里外。車駕發京師。軍臨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御製彙宗寺記曰。多倫泊者。清淑平曠。饒水草。而內外札薩克之來朝者。道里適中。故期會於此。各環御營而峙。傳

諭內外蒙古。移近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屆期。陳鹵簿。御帳殿於網城南。受朝。賜燕次日。上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宣勅諭。分三十旗爲左右中三路。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近邊。仍留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旣并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車駕再親征。殄噶爾丹。而反喀爾喀於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爲五十五旗。屯田於鄂爾昆河左右。并徵其兵防秋於阿爾泰山。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凌。奮擊準噶爾功。又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共前三部。爲四部。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台及科布多。駐定邊左

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

參贊大臣三人、一駐科布多、一駐烏里雅蘇臺、其一以蒙里王公台吉爲之、

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

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於定邊左副將軍杜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於科布多參贊大臣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於伊犁將軍青海各部之兵。統於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札薩克之兵。卽統於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闔之制。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犁卽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烏梁海等數十部爲邊外第一重鎮。其與俄羅斯互市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於恰克圖而以楚庫河爲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爲中路。居士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旗爲東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爲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爲北路。居翁金河北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述賽音諾顏部。

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昆河之北。卽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隆天啓。康熙三十年。善巴從弟策凌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聖祖。教養內廷。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尙純愨公主。卽所謂超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太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隨北路大軍禦準噶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於布拉罕。焚其糧。於烏闌呼濟河。擒宰桑百餘。詔授札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撤北路大軍。偕同族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留防阿爾泰山。策凌連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夷。凌藉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於鄂登楚勒。殪其驍將。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喀大札薩克。十年六月。

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凌出師未歸。襲其游牧舊帳於塔密爾河。策凌在途。所乘馬忽人立。嘶風而蹶。俄飛騎報警。策凌大怒。卽斷髮截馬鬣誓天。兼程問道歸救。大戰於森齊泊。又大戰於鄂爾昆河。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晉號超勇親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隸賽音諾顏部。而于所留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謝圖汗部。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躪。詔官給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廬帳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衛。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部兵不競。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凌所挫。孕重墮殞。始駭喙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和。詔移科布多軍于察罕瘦爾。召策凌來京師。準噶爾請以阿爾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喀爾喀游牧界。策凌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而空其中爲間地。準夷亦不從。乾隆二年。準噶爾貽策凌書。稱爲車臣汗。議地界。策凌獻其書。并己所答書。策凌有二子。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復至。語及之。欲以動策凌。策凌厲詞拒折。哈柳無以難。遂定議。

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正末年。與準夷議界。策凌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從所議。于是喀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初。策凌用兵。皆其帳下侍衛綽克渾嚮導之力。及事定。策凌賜之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請爲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隕攙槍入酒鍾。策凌大懽。并侍姬及所乘戰馬賜之。越七日。而綽克渾死。策凌以五十年薨。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天驕。震威絕徼。爲國家長城。特敕配享太廟。創蒙古諸藩未有之典。并視怡賢親王例。崇祀京師賢良祠。賜諡曰襄。建碑紀功烈。御製輓詩。稱其不必讀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云。乾隆二十年。王師征伊犁。而有喀爾喀撤驛之變。由車臣汗部郡王青滾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撤。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犁未平。蒙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凌世子成袞札布。嗣父爲定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刺麻。宣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臺驛。通軍報。統師遄進。俘賊獻京師。于是伊犁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顧憂。而其弟車布登

札布在伊犁軍中。以三百騎。倍道馳至集賽。擒其宰桑。奪船渡伊犁河。追達瓦齊于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撒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數百騎。棄大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于和落霍斯山。盡擒渠首。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金黃帶。入覲。圖形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臺。兼議政大臣。父子兄弟三爲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數千里。闕閱威名。二百年未之有也。而成袞札布子那旺多爾濟。尙固倫和靜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峯堡。有戰功。世長朔漠。世翰西陲。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磾。本朝外藩勛戚之盛。內蒙古推科爾沁部。外蒙古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教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職方氏。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戎索。近在汾晉。豈非西不盡流沙。皆以瀚海所界爲海哉。至我朝。而龍沙雁海之外。萬潼億彘之民。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藩院旗籍。司及王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是以間氣英靈。鞭撻沙磧。與國爲旗常帶礪。

與朝爲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有奇傑。六經之外有事功乎。其附庸于喀爾喀者。又有北屬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卽兀良哈。在烏里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于厄魯特。乾隆蕩平。始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軍者二十五。札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三。一曰科布多。橫亘于準喀二部東西之間。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擴于康熙。其人則安插于乾隆。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特。有杜爾伯特。有輝特。有札哈沁。有明阿特。有阿爾泰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西南之有青海焉。乾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難盡束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貪生。若順其性。則不勞防範。而亦省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鵠。

附錄

夜談隨錄曰、老僕李德、潯陽人、少壯嘗販于蒙古諸部落、知其風土甚悉、言喀爾喀人、騎獸似毛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遊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張幙、輒走乞薦食、坐而擊脯、索齋與

之乃去、客至其幕、徑入、啜且啖、夜宿氈匠前、主代牧、失則償、視中國之爭畔構訟、析產鬪牆、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愛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卽振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爲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煖匠、早起、被地堆霜、出門數步、凌封鬚鬚、手僵必待呵、耳鼻窸窣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饑、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烹炙、饜臠躑、頭蹄滿衢、血管徧地、迴思羹藜藿、飯糲梁、茲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爾、獸有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卽麋也、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爲裘煖、角扁而厚、爲決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驪馬彎弓、逐而殲之、獲厚利、其脣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卽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絨白毫長、光遜之、人制爲冠、以其似貂也、有木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爲炭、置徑寸于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戈壁、卽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馬瑙珊瑚蜜蠟金、中虛而外朗、起鬪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剖之後、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榜、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問其地有酒乎、曰、有教敷、桐醴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拉氣解取斗、曰阿拉旃斗、取升曰科爾旃升、取合曰波羅塔拉蘇、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命曰膝爾旃、則命敵斛矣、猶鍊冶然、鍊至多爲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也、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青海厄魯特蒙古、賀蘭山厄魯特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中有二島。不通舟楫。惟冰合可通。卽弱水也。蒙古語曰庫克淖爾、卽青海異名、又海中有二島、一曰察漢、一曰陀羅海、故亦名焉、其南百里、又有鹽池、非此海也、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下界海岸。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餘里。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爲吐谷渾。唐末并入吐蕃。于是崇佛成俗。始隸于衛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渙其勢。其後一并于套酋俺答。再并于厄魯特固始汗。一作顧實汗、于是始變爲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治雅爾。卽塔爾巴哈臺地、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海。然青海分部而處。亦雜有四厄魯特之衆。惟和碩特設札薩克二十有一。爲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薩克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域入據青海。分部衆爲二翼。子十人領之。除

分附察哈爾一旗。及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爲青海和碩特蒙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綽羅斯二旗。輝特一旗。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國朝始置其降衆于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刺麻察罕諾們汗一旗。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刺麻。順治初。又導達賴刺麻入覲。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印弓矢甲冑。順治十三年卒。是爲國朝通青海之始。亦爲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蠶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煽。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出塞。蓋于中國尙僅羈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鄂齊圖汗。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國甘肅關外兵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貳中。

國而歸已。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于烏闌布通。青海諸台吉附達賴刺麻表上尊號。却之。是年十月。出使西域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羅卜藏所劫。提督孫思克聞報。卽遣游擊朱應祥。計誘其宰桑質于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將士擣其巢穴。斬馘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于察罕托羅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擒噶爾丹。時有善巴陵堪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台吉等集盟壇。遣使賀捷。三十六年春。上視師寧夏。命額駙阿刺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在。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綏服青海全部。請上尊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爲近藩。時策妄阿布坦。將圖西藏。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詔斥之。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海。掠駝馬。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妄阿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津謀誘其兵至青

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六年。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允禵。統兵西寧。集兩翼王公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裏塘達賴刺麻入藏。五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于西藏。新達賴登位。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王師平羅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們刺麻旗。皆各自爲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西寧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語詳雍正征厄魯特記。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強。今日蒙古之畏野番。猶昔日回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卽賀蘭山。亦譌阿拉善。皆語音之轉。其地在河套以西。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漢北地武威張掖三郡西北境。唐吐蕃。宋西夏。明爲邊外地。國初厄魯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牧青海者。謂之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北厄魯特。各有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于固始汗。其後惟北厄魯特

倔强猾夏。自取侮亡。其部衆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

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者。則有烏蘭烏蘇之厄魯特二旗。

烏蘭烏蘇、在鄂爾昆河左右、

拜達里克

河之杜爾伯特十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

拜達里克河、在科布多之東、推河之西、

而青海套西二厄魯特。尤

密邇內地。初。固始汗。兄弟曰鄂齊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

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爲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

汗遣使入貢。且請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娶鄂齊圖女。旋以兵襲

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弓矢甲冑。詔却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藏。或

被虜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守汎吏驅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

數百。從之。騷近邊。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刺麻表。請甘州東北之龍

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卽古賀蘭山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詔許之。是爲

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

準夷與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詔徙之歸化城。以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

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爲官兵擒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詔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爲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廷議徙之烏喇界。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于昭莫多。明年。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復有額濟內土爾扈特人來降。詔編置一旗。與阿拉山同牧。雍正二年。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屏蔽寧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部。乾隆中。大軍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峯堡逆回。輒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山兵稱虢雄。晉爵親王。初。河套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阿拉山王據之。其法皆于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人轉運。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套西鹹潔。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鹽者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駱駝牛騾。運負絡繹。吏恐侵潞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之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蕃。三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攷漢置河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于甘肅。以北拒韃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相通。邊患遂棘。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藏。兼捍甘涼湟洮諸邊。故雖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西陲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畏西番如虎狼。防秋官兵。昔常離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衛蒙古以捍番。盛衰好還。殆有運數。而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青海諸部。自奉刺麻黃教。故殺獮稍劑。而雄武亦替。惟阿拉山部。富強甲西陲。而虎符箠使。馳驅旄鉞。則霜露所漸靡也。

康熙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

之裔。元太祖、國人稱之曰成吉思汗、成或作欽、或作青、皆音之轉、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太師及也先瓦剌

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衛拉蒙古。衛拉、卽瓦剌之音轉、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

厄魯特兩大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間爲寇。順治中。王師方定中原。未遑遠略。於是厄

魯特。吞噬西北。日漸强大。初。厄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杜爾伯特。牧額爾

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卽塔爾巴哈臺、曰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

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與喀爾

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斯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

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娶青海和碩特鄂齊圖汗女。而襲殺鄂齊圖

汗。兼有四衛拉部。復南摧回部。城郭。國。盡下之。威令至衛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

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鬩。我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旦台吉。拒戰大敗。傾國東走。途遇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卽揚言大國兵來救已。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不爲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帳。於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衆。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於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聖祖命尙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地。使

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上敕其率衆西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爲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烏爾會河、疑卽烏爾匝河、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俄羅斯境、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尙書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利奪取。陣遂亂。反爲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蒙古地方。是時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俄羅斯。天下無事。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旣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臣於朝。下詔親征。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爲左翼。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甯爲右翼。出喜峯口。右翼兵遇賊烏珠穆沁。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遂乘勝長驅而南。烏珠穆沁、亦內蒙古部落之一、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里、沁一作秦、深入烏闌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改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八月朔。撫遠軍遇賊於烏闌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爾喀仇人。闌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刺麻界我。卽當班師。翌日。我軍進擊。大戰於烏闌布通。賊騎

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溼氈。環列如柵。士卒於垛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陣。以火器爲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砲。頽且仆。陣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遶出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刺麻濟隆來軍。卑詞乞和。奏聞。詔速進兵。毋墮賊計。而噶爾丹不俟報。卽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羈留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諸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上以功過相兼。薄其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於噶爾丹。陰縱之去者。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鑾。明年。駕出塞。於獨石口外多倫泊。

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御製多倫泊彙宗寺碑曰、斯地川原平衍、去官牧場

甚邇、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

受喀爾喀各汗台吉之朝。以其三部爲三十七旗。今滋息爲八十二旗、比

內札薩克蒙古。建彙宗寺。以安其刺麻。是年。噶爾丹與達賴刺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卻之。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用。及免保舉各例。於次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尊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火器營。朝鮮國王進鳥銃三千桿。詔永免朝鮮黃金。及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揚古遣兵迎詰。且遏之。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時噶爾丹兄子策妄阿布坦、爲噶爾丹所迫、遣使入貢、故我遣使報之、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己。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以聞。上以前此烏闌布通之役。賊幾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僞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果率騎三萬人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巴顏烏闌。自秋徂冬。

踞之不去。亦不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斯烏鎗兵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上復禡牙親征。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留大砲。惟駝子母砲以行。每駐營。上親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徧賊境。而東路軍尙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餒困。乞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俄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退。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

丹尙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近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胆。遂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搜討巴顏烏闌近地。上親率前鋒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於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漿。渾脫無算。適西路兵邀之於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卽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蒼。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却。誘賊至昭莫多。費揚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陣於西。兼備林中伏賊。遵上所授方略。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

軍孫思克以綠營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

趙氏記謂以拒馬木擁於後示必死云云按拒馬木皆列於前所以制敵騎之衝突即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兵入敵境不患不致死無擁於後之理

賊冒矢銃鏖鬪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費揚

古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婦女駝畜也乃磨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

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

唐書回紇君曰可汗妃曰可敦或

作哈屯者音轉也

頡皙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於礮

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上親撰銘勒

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獻厄

魯特之俘彈箏笛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箏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之潼酒使奏技

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

無駱駝嗚呼黃河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上大笑手書以告皇

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上居中爲御營。諸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皇四子雍親王統左營。及班師也。皇長子統後營爲殿。六月。駕至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犁舊部落盡爲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犁。則畏策妄阿布坦之偏。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欲北赴俄羅斯。而俄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我師餘糧。運回寧夏。

翁金河、一作甕金河、與推河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山之東、我西師留貯糧餉、以待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師由東歸、不經舊路、故餘糧無用、焚棄而歸、別詳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

乃遣兵數千。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爲副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爲青海副都統所擒。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上乘其窮蹙。欲降之。九月。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妄阿布坦。協擒噶爾丹。遣使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多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汛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

否卽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於沙。草生於磧。冰泮於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大臣。聖祖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强。卒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駕復渡黃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擒獻。所獵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懟。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密鄉導大兵深入。又策妄阿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上自寧夏循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姪丹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爲策妄阿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上親撰碑。

銘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聖祖始。

臣源曰。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已內越烏珠穆沁而南。故未度漠。出邊中路。即明成祖北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聖諭言瀚海水草雖乏、然脈泉鑿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十井、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食瀚海亦非平地。沙

岡綿亘。無寸土。惟插漢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亘瀚海之中。初出卡倫。即逾此嶺。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河。聖祖曰。吾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魯倫河。知其無能爲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爲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殛。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聖祖親勞之於歸化城。是爲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廷。皆自開平興和出入。開平、即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設衛於此、與興和城、皆在宣府北邊、故三追阿魯台。一

追瓦刺。皆飲馬于臚胸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胸河卽克魯倫河。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爲土臘河。卽昭莫多大軍所戰地。少東爲斡難河。卽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西也。斡難

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倫源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聖祖諭云、朕西巡時、曾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於舊戰地交戰、從無戰於不可戰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時、亦嘗戰於昭莫多、是知行軍立營、必視水草、攻戰必地利、若無水草之地、安可立營、是明祖車轍馬跡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

臣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札薩克兩部。明人張皇遠有回視北斗在南方之侈矣。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尙未正及天頂、若成祖所至克魯倫河鄂爾昆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卽在南乎、聖祖三路出師。每

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爲難。而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邱福軍十萬而敗、由棄大軍、以千騎先進陷伏、非以兵少敗也、成祖老于兵事、何至遽興五十萬衆、且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過精騎數

千、俘斬不過數百計、安有五十萬衆度大漠之事、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

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寘顏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河左右。興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爲何峯。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見上海張宸青瑤集、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庚午夏四月、以進噶爾入寇、詔綏遠大將軍裕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壬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里、至查汗駝羅廟下營、癸未、黎明、啓行六十里、至十八喇太下營、甲申、啓行五十里、至哈喇巴喇哈搜下營、是日、度大巴汗嶺、大雨嚴寒、人盡裘毳、嶺高三十里、路寬四五尺、雨滑、人馬側足、嶺顛高聳雲表、橫截南北、南望遙天中、淡煙微抹、爲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闕一線、以通行人、如天造地設焉、登高攬轡遐眺、至營、乙酉、由嶺下啓行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井求泉、丙戌、啓行九十里、至查汗那羅湖下營、湖中產白鹽、丁亥、啓行七十里、至迭劣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爲薪、戊子、啓行七十里、至圖勒根答八哈嶺下營、所統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是日始會合連營、令之前導、己丑、啓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奇下營、雨雹大如桃、庚寅、啓行六十里、至著多賀下營、五月朔辛卯、啓行七十里、至答布孫多下營、壬辰、啓行九十里、至查汗多羅下營、癸巳、啓行一百里、至岳家羅下營、甲午、啓行二十里、至巴蘇大呼圖下營、始出外邊界喀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矣、師行八十里、至查汗西里下營、是日爲重五節、領兵正黃旗漢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割烹共餉、蓋曩所預蓄供用者、絕塞得之、良異數也、丙申、仍駐本營、息駝馬、丁酉、師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下營、戊戌、師行五十里、至喀路下營、己亥、仍駐本營、庚子、師行四十里、至歪風呼土下營、是日、入瀚海邊界、地盡陷沙、深者至三四尺、淺者亦一二尺、車不能前、凡軍中輜重、盡改駝馬、空車尙需三四馬力、始出陷中、瀚海周千餘里、杳無人跡、其地乏水、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焉、辛丑、師行三十里、至西勒布勒都下營、地無水、山盡童、野無他草、唯臭蒿野葱二種、及藥中之地骨皮、點綴道旁、野葱香味、亦如葱可食、臭蒿可飼馬、並有蟲豸、墨色如墨、蠢蠢蠕蠕、隨地而有、下營時、凡稱幕器物、著處皆染、甚或叢集人馬項背間、壬寅、師行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蘇太下營、戈壁者、卽蒙古瀚海別名、瀚海內、禽獸不繁、羽族獨有大鵬及百靈二種、獸則唯有跳兔一種、身長五六寸、尾長四

五寸許、尾末色如銀鼠、前股長僅盈寸、後股長至七八寸、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稽爾雅、西方有獸、曰鼯、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顛躓、藉蛭蛭以行、非跳兔類矣、更有小飛蠅、亦如點墨、隱約來目中、隨有小蛆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不治、目竟失明、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上、少選、蛆盡出、復明如故、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避之、其他風物、與西勒布勒都略同、癸卯、仍駐本營、甲辰、師行六十里、至哈魯尼都下營、乙巳、師行四十里、至如烏黑里太商答下營、丙午、師行八十里、至阿里甯都搜基下營、是地所掘泉水、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之者、逾日咽中猶作嘔逆、以是人馬俱渴、丁未、師行七十里、以昨不得水故、迂道至朱爾歸下營、地頗窪下、然沙磧深、掘之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葦、深一二丈、地無草、馬飢竟日、大風、營帳皆拔起、戊申、師行八十里、至得勒蘇太下營、所掘泉水、尚復作屍肉氣、已酉、師行七十里、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是數程山童水枯、大概與西勒布勒都不相遠也、庚戌、仍駐本營、息駝馬、辛亥、師行五十里、至伊勒呼下營、地中無水、水在石巔、鑿之八九仞、始見水、野驃成羣、蒙古謂之七刻貪、色黃、頗稱駿、覓水者視蹄涔、掘之、泉見焉、性善奔逸、射得之、重可數百斤、一駝僅能載一野驃、壬子、師行五十里、至烏蘭苦布流下營、爲瀚海西北邊界、瀚海地至此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閏旬有二日、所見聞殊詭異、因以詩蒼記之、得二十韻、癸丑、師行五十里、出瀚海、至古魯棒禿魯下營、始得泉、產靈禽、行捷於飛、能作百鳥聲、彷彿迦陵鳥、蒙古名爲刻夜勒孤籃、又名爲啣溜抓籃、甲寅、師行百里、至納拉下營、有水、乙卯、仍駐本營、丙辰、仍駐本營、山水暴發、迅不及防、人馬幾溺、禱幕器物、幾盡漂沒、丁巳、仍駐本營、俟鑲藍旗額都統、率領加斯哈蒙古兵萬人、會合齊進、比聞額營相去尙四五日程、以缺糧不能前、故我兵卽於是日飛疏馳奏、仍遵初旨、整我軍師、馳驅前進、戊午、師行十五里、至納拉布蠟下營、己未、仍駐本營、六月朔庚申、仍駐本營、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辛酉、師行五十里、至烏禿魯布拉下營、壬戌、師行五十里、至巴納里都哈答下營、丙寅丁卯、仍駐本營、隨行車輛、盡發回卡路、戊辰、師行六十里、至答布胡都下營、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確報、思哈與同事諸將計曰、某等奉詔分賊兵勢、與大兵相犄角、今賊反繞出我後、深入無庸、且我輕兵疾走、賊或調知、厚集醜衆以乘我、勢難支也、宜合大兵以力殲賊、僉議曰、然、遂率

師遶道、轉從東南、趨會大將軍兵、回師於是日始、己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黑都哈答下營、庚午、師行五十里、回至太布胡都下營、辛未、師行五十里、回至烏禿魯布喇下營、壬申、師行十五里、回至納拉布拉下營、癸酉、師行一百里、回至納拉下營、甲戌、師行五十里、回至古魯邦禿骨下營、乙亥、師行五十里、回至烏蘭苦布流下營、復入瀚海邊界、丙子、師行五十里、回至伊勒呼下營、丁丑、師行五十里、回至拉哈拉達布勒下營、戊寅、師行七十里、回至得勒蘇太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朱爾歸下營、庚辰、偵得賊噶爾丹犯邊報急、聞理藩院尙書阿爾尼、統領大兵、駐營赤城汗城、遂遶道趨赴、并力兼程、日或百里、或百餘里、始下營、途路迷茫、夜以繼日、所駐營地、遂不能詳記矣、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自是每日黎明、師行八十餘里、乃飯、飯罷、又復長驅、至更定時、方下營、壬午、師行百四十里、下營、甲申、師行八十里、下營、乙酉、師行九十里、下營、丙戌、師行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三十里、下營、戊子、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秋七月朔庚寅、師行八十里、下營、辛卯、師行百八十里、下營、進外邊界卡路、邊內爲四十九旗蒙古地、聞賊噶爾丹犯邊、尙書阿爾尼失利之報、益晝夜兼程、前赴親王大軍、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癸巳、師行一百里、下營、甲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丙申、師行百五十里、下營、會正黃旗漢軍楊都統兵、知賊兵日迫、去我師僅百里、斥堠言賊衆十餘萬、後追甚迫、然賊實張虛聲、見兵不過二三萬耳、以我兵少、賊近、乃疾驅前赴大兵、丁酉、師行十五里、下營、慮賊猝至、特持重徐行、以備接戰、戊戌、師行一百里、下營、築壘浚濠爲備、己亥、仍駐本營、我放哨兵與賊哨兵、彼此相望、我營日整軍洗砲、士飽馬騰、以厲戰氣、庚子辛丑壬寅、仍駐本營、夜漏二十下、地大震有聲、癸卯、駐本營、甲辰、大風雨、駐本營、未刻、哨兵調報、賊兵夜將劫營、乃冒風雨、軍馬披甲以待、比天明、賊知我兵有備、不敢近、以故我兵得往會大師、乙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丙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丁未、仍駐本營、未刻、賊噶爾丹遣諜者來窺伺、時日方晡、我兵堅守不動、賊氣大沮、是日、我兵如移營、少俟薄暮、賊倉卒起、各營不知所爲、鮮不震撼矣、戊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酉、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庚戌、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亥、師行八十里、下營、壬子、師行八十里、會合大將軍裕親王大兵、同下營、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闊二十餘

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癸丑、師行六十里、下營、甲寅、駐本營、乙卯、師行七十里、下營、丙辰、師行二十里、下營、偵知賊壘在烏蘭布通、地去我師僅三十里、大將軍令各營掘壕築壘、戒嚴防禦、自丙辰閱丁巳戊午、土甲冑、馬韉鞍、控弦厲刃以待、思哈偕某某等、領砲火營作前鋒、與賊壘對、彼此哨兵兩相望、戊午、賊噶爾丹遣喇嘛一人、詣軍前言事、大將軍知賊無降意、號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己未、黎明、親帥將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賊騎十萬餘、布陣於山岡、以橐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背加箱塚、氈漬水蓋其上、排列如柵、以自蔽、謂之駝城、於柵隙、注矢發鎗、兼施鈎矛、以撓我師、爲不可勝計、我兵奮勇先登、無不踴躍遞進、砲火齊發、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斃于火、頽且仆、陣斷爲二、我師乘勢進擊、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不支、遂破賊壘、大敗之、噶爾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庚申、黎明、復整兵追擊、賊噶爾丹遣大喇嘛詣軍前、卑辭乞降、乃班師回營、自辛酉迄乙丑、仍駐本營、噶爾丹雖遣使約降、然不俟大將軍令、竟捲甲潛遁、丙寅、我師復長驅追逐、留老營不拔、每四旗、放噶喇大一員鎮守、遂以思哈充右翼噶喇大、爲將士統帥焉、自丙寅距癸酉、閱八日、俱領兵坐鎮大營、甲戌、慮軍糈不繼、乃統率老營官兵、行八十里、赴大將軍軍前策應、己亥、師行八十里、下營、丙子、師行八十里、下營、丁丑、奉大將軍令、有旨、命砲火營官兵、振旅回京、是日旋師、行八十里、下營、戊寅、師還七十里、下營、己卯、師還八十里、下營、庚辰、師還五十里、過哈麻拉大巴汗嶺、卽方言鼻子嶺也、視張家口之大巴汗嶺、高得其半、徑寬五尺、然左則嵬峯轟雲、右則懸崖瞰壑、行者惴慄、是日、於嶺趾下營、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又行十三日、爲九月六日、癸巳、進古北口、下營、自入口後、風氣全乎內地、與塞北迥殊、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飈怒號、驚沙撲面、卽五六月、煩歎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備、大抵晨則衣裘、午則易絺、穀、午餘卽挾纊、而夜則被毳革焉、炎夏如此、窮冬沍寒凜冽、更復何如、古人云、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猶淺乎言之耳、甲午、師還六十里、至石匣下營、家人來迎、乙未、師還七十里、至密雲下營、丙申、師還七十里、至牛頭山下營、丁酉、師還三十里、至孫河下營、戊戌、仍駐孫河、俟大兵齊集班師、己亥、薄暮合兵、庚子辰刻、入國門、旋京師、

附錄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犯順、皇上有事親征、將三路出師、而陝兵當西路、遣刑部尚書圖納、赴莊浪、會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臣化行任寧夏鎮總兵、呈方略入事、一曰嚮道確實、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接濟、一曰將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手畫出塞營陳圖、布黑白子爲步騎、更爲首尾接應圖法、衆定計還奏、經議政大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如圖公等所奏、略曰、噶爾丹今在柯布兔、應令陝西爲一路、期以三月中旬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彝、沿黑河洮洮河合流處、前往岷都倫、合兵進剿、以喀爾喀扎薩克部人爲嚮導、發西安滿洲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萬人、爲西路兵、深入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築壁壘於中途、備接應、調遣、滿兵帥則西安將軍傅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騎馬自德巴麟等、綠營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甯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合官兵廝役凡二萬二千四百餘人、大月給米一斗、議裹五月糧、道遠、一囊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駝一、慮所需過多、乃以牛羊爲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一日食、兼令每人隨身裹帶升斗有差、又綠營兵向無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器物、凡駝馬騾皆先給芻豆秣一月、以便深入、兵皆預支五月餉、并各賜治裝銀十兩、其負糧牲畜、由陝省捐輸、師出後、專勦厄魯特、若哈密助逆、則俟還日并勦、制曰、可、西路領兵者、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而以孫思克爲長、孫公議以綠營兵深入、及中途屯駐者、合九千人、合派河西提鎮各標、甯夏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先所指鎮彝至岷都倫之地、去冬荒草被燒、三月中、草尙未青、師期宜待四月、旋奉上諭、陝西兵改從甯夏出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甯夏河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充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甯夏出、而原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於甯夏、調往不便者、可令孫思克就近改調、初議從岷都倫進兵、本出上指、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山西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岷都倫、則偏於西、恐不得遇寇、衆莫敢決、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河套祝囊部、在

甯夏邊、習漠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爲誤、至是奉上諭、改從甯夏、蓋其還奏所定也、余計師旣改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甯夏兵、令全標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奉廷議、大將軍費揚古、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間、自甯夏發、恐原調諸路兵、道遠期促、卽令原調甯夏西安滿兵二千、漢軍火器一千、甯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三千、先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進、馬不及飼、餒、則儘營驛馬、悉選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祝囊諸部導、軍部檄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卯時、發歸化城、是時乍改出塞路、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本鎮倉粟、多侵耗朽敗、公私搜括維艱、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遠至羸瘦、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則出戰者少、乃令二兵、覓一餘丁、供樵汲牽驅之役、計其所食糧、各備二驢、又凡兵糧、皆給價自買、有司旣免倉卒、而兵多土著、就親識購善米、皆立辦、兼令多攜糗糧乾腊解渴諸藥、其軍裝而外、囊橐渾脫雨具寒具鍬鏹鏃斧繩索脚澀羈絆、類無弗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而止、及期、孫將軍董潘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千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兵、乃後派、未預備、宜留守、唯取其善馬、以給征行、迺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率所部兵千有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洲漢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有一百、相繼發甯夏、二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啓行、循賀蘭山而前、麾下游守千把三十五員、騎士三千、餘丁千五百、及隨征官吏僕役、又數百人、共爲中軍營居中、先鋒營居前左偏、火器營居前右偏、護軍營繞中軍、出塞銜尾行、日四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束芻、度戈壁、戈壁、蓋華言積也、浮沙無水草、二百餘里、至兩郎山、有古碣焉、題曰兩郎山、無他字、不詳所立、人或以爲狼居胥云、自爲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日、至郭奪力巴哈孫、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已過此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至甕金河、而減兵之議始定、初、甘肅肅州涼州三標兵之出甯夏也、遠道馳至、旣不及秣養、所得倉糧馱畜、皆不及選擇、且創始出塞、都不習其事、又以爲厄魯特、不可必遇、揚威塞外、兵行卽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畜相繼踣斃、更前、益乏水草、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顛仆、資糧委棄、漸有潰逃、雖追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馬以進、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余減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甕金河、守俟後糧供回軍食、余所部

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發將卒、四出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溫煖、故斃者幸少、所裹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恣耗、以是充裕、他兵誘之逃潰、不可得、至是欲請勿滅、而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得已、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甕金置營焉、餘及廝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軍、皆甲以行、山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爲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灰燼撲面、盡薰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旣疲斃、糧多遺棄、兵士道中偃仆相繼、於是陝兵議捐糧助給之、獨余部所捐加倍、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臘河御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廷議大軍至此、量遣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不可分、是月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陳以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陳前行、可二十里、過淖、至昭莫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紆、其南出差多於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仞、自西折三崖如階、乃至巔、其東復一崖、乃坦下、其左右崖如削、山根水繞之、卽七臘河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佯北以致之、賊乘勝轉鬪而前、余兵因隔小山、未知賊所在、會副都統阿公、領前鋒兵、橫過而南、問之、揚鞭指謂曰、此山過、卽賊矣、盍登視之、余急登、遇孫將軍兵方至、余言宜急據此山、大將軍曰、日將暮矣、需來日戰耳、賊甚近、山寨難以夜守、余曰、戰卽來日、此山宜據、若賊據其上、我軍營其下、則危矣、若慮夜難守、何不移山下全陣列此以守之、大將軍曰、日且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明日用炮擊之、余曰、從來用兵、高處不宜讓敵、大將軍曰、旣如此、君卽移兵上守之、余卽馳回山下、以鞭揮兵上山、方至巔、而賊亦登半山矣、賊見我師先據山巔、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而舉銃上擊、時大將軍以余言、麾全軍上山布陣、令河西綠營兵居中、而京師右衛西安二股滿洲兵、分左右兩翼、及戰、又令余領甯夏兵千三百人居左、威甯衛唐總兵領涼肅兵千人居右、皆據山爲陣、其大同鎮兵之後至者、皆在山下、沿河繞西向北、以防林中伏賊、而蒙古札薩克諸部兵、又分張列滿兵之左右、會賊爭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時日已將中、賊氛甚熾、遂令士卒皆下馬、以一兵併率五馬、餘兵皆出步戰、發上頒皇炮、及自製子母砲、疊擊之、而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炮矢、舍騎而鬪、鋒甚銳、不可敗、擊傷

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使告大將軍曰、河邊兵宜令其依柳林而左出、衝其脇、賊必亂、又望賊陣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助戰、必其駝畜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返顧擾動、然後山上軍迎面奮擊、敗之易耳、大將軍皆從之、余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麾兵大呼而進、上下夾擊、聲震天地、賊遂披靡、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仗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遇所棄駝馬輜重甲械、概禁勿取、且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餘里、賊皆鳥獸散、回視追兵、僅三數百人耳、知不可獨進、而大將軍方遣符將軍殿後、傳令收軍、乃整旅回營、已凌晨矣、次日、大將軍會衆斬俘禡祭畢、出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遂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上及對人、每以爲言、余既感大將軍能用將佐言以成功、且能表揚、不忌不掩、有古大臣風也、兵法云、視生處高、故趙奢闕與之戰、以先據北山而勝、是役也、設使我軍不據山巔、而反爲賊據、則事未可知、又制勝之道、在擣虛攻瑕、使不遣兩軍、一攻其旁、一劫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呼吸間、非素蒙皇上指授方略、且仰藉國家威靈、何以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甯夏軍爲功首、然余意蓋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而大將軍以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於是大將軍勒兵、受諸降附、簿閱所鹵獲、露布告大捷班師、時車駕次二十八臺、得奏、大悅、命侍衛馬武迎勞、令將卒三人中一人、先赴行在受賜、且詔陝西滿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殊恩、於是取道東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率輜重間道先歸、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六臺間、有旨詰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即追獲之故、且以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往視戰地、於是諸臣皆惶懼、頓兵俟命、凡四十餘日、會大陰雨乏薪、兵多絕饜、孫公乃上疏言、賊敗窮急、或西竄、諸鎮臣並出、孰爲備禦、奉旨遣三總兵皆歸鎮、召孫公獨入朝、余遂由歸化城河套地還甯夏、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甯金河兵、尙未返、初出師時、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牛羊遠驅、必瘦斃、無益軍食、且耕作輦運皆牛、一檢括則邊民立困、圖公納遂止拘牛之令、而復議留一月糧、另派官兵輓至甯金河、以濟班師、前留甯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保守此糧也、及戰勝兵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荒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使人往召之、未至、而駐甯金河副都統祖良弼、以草枯水涸、於九月初、焚糧撤兵、散行無律、遇噶爾丹姪丹濟臘敗而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遊擊陳維屏、千總劉進孝、皆力戰死、所殺

傷逾于昭莫多、賊僅得路以去、余聞之、曰、向使置三千人一總兵守之、豈不成奇功、惜乎前策之未盡用也、二十六年、丁丑、余還鎮半載、既繕完軍資、厲兵秣馬、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奪力探路深入、務擒賊首、拔根株、大略言賊盛宜正兵、賊窮宜奇兵、今噶爾丹兄子策妄阿布坦阻西北、甘肅大兵截西南、噶爾丹窮蹙、勢必東竄、若過甕金河、復難搜捕、宜急蹙之、機不可失、會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行在諸大臣議之、俟至甯夏、取進止、三月初、余同制府吳公赫、迎駕至定邊、得旨、令吳赫還理軍需、獨召臣化行、遂日夜馳至清平堡、明日、駐蹕套中、命議政大臣會臣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可少減、而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駕至甯夏、入城駐蹕、閏三月十五日、駕先發、詣甯夏邊外五百里許御船暫蹕、十八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時滿洲馬思哈公、爲昭武將軍、領禁軍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兵五百、皆同日行、人持四月糧、給騎馱馬騾三匹、每二人給一駝、每人給三羊供一月食、又命都憲于公成龍等、收捐納駝馬騾一月糧、蹕軍後、四月丁未朔、囊水束芻、復度戈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上囊韃乘馬、出行營、坐交牀、皇長子侍右、閱諸軍次第過畢、駕渡黃河、由河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涼亟走、次日午後、抵兩郎山、十四日、至郭奪力巴哈孫、與大將軍會、時已聞噶爾丹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走後、收殘卒千餘、欲西投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敢前、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爲回日誘執以獻、又聞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部落多散去、其姪丹濟臘、挈其骸骨、與一女及餘衆四百人來降、未至郭奪力二十程、乏食、不能至、使人言於大將軍、求糧馬接濟、大將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而令兵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札喇、舍去年路、更西北行、遇噶爾丹下投出者、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繼得旨、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量留、而餘兵猶進、則聞丹濟臘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復深入、至空廓落阿濟爾、度丹濟臘去久、令馬將軍以輕騎兼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返、大戈壁者、五百里間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時衆議猶欲深入、上已得甘肅報、言丹濟臘從西邊叩關乞降、乃封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入甯夏塞、八月十一日至鎮、

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譜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復騷擾蒙古、上親率六軍討之、因輓輸重大、特起于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運中路大兵糧餉、凡內外交武、大小官員、聽其調遣、有六部不得掣肘之旨、但沙漠不毛之地、不知其幾千里、而至尊親統雄師、計師十萬、皆倚輓輸爲命、公首議造車六千輛、爲運米計、每輛需牲口四頭、凡數萬牲口、猝難得齊、發帑購買、須迂時日、奏請敕下臣民急公者、與之鈔錄、甫一月而數過焉、且人才効用、齊集輦下、什物製造、刻期而就、奉旨、帶領官兵車輛、赴海子操演、分排官兵之隊伍、指畫車輛之營陣、共分二十七連、祭纛畢、登壇號令、官兵按隊而行、車輛循陣而進、上有首領、下有護衛、行則不脫不聯、止則守望相助、行止之頃、或有敵兵突犯、擊左則右應、擊右則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先以火攻、次以弓矢、終以長鎗、奮勇剿殺、自然無堅不破、各將領宜相機而進、更先號令兵子、曉諭夫卒、務使運用一心、期於無失、二月三十日、聖駕率大軍先出、三月二十日、公督領糧車、次第前進、公先輕騎、馳抵蘇圖行在、入見駕、問勞奏對畢、復返至和爾撥昂吉爾等地方、荒沙瀰漫四百餘里、其沙陷至二三四尺、人畜難行、重車愈難越、公下令無論大小官員軍民、能伐道左柳枝、用泥沙墊成車路、俾車得行、必按名奏請陞賞、於是公自執佩刀、先伐一柳、隨運官員人等、咸努力用命、數日路成、人畜車輛、安行無恙、頭運糧車、達御營、計程僅五十九日、衆運繼武而進、尾運已抵拖嶺、聞西路費大將軍乏糧、奉旨速撥運濟師、由是西路班師、亦由中路而歸、因糧足故也、時逆賊已敗遁、六月二十六日、上回京、至查爾漢那羅、命公會同理藩院尙書班第、公將車米堆貯查爾漢那羅並魁蘇地方、七月奉命往喀倫、散西路黑龍江將軍薩克蘇大兵口糧、九月入都、復聞逆賊潛於西北、駕欲西征、公與同事諸君、自捐運米、並坐臺以司郵遞、三十六年丁丑、正月、駕幸甯夏、次雲中、數日復奉命先行、前三月十三日入甯夏、十六日、接駕於黃河渡口、上撫公肩密諭良久、內外不得而知也、後三月十五日、由甯夏起程、糧用牲馱、上命西安副都統帶甲三百副護衛、仍敕公節制、上回鑾、公爲總統、率諸侍郎北進、至船站石嘴、遙遵恩命、代賞蒙古官兵、外番統領、皆膝行聽命、閱日啓行、有地名戈壁、乏水草、約二百餘里、先探此爲

北進孔道、至是聞前進兵馬、大受困餒、適差守備林之本、賚送大將軍口糧、兼令採取水草善地、林夜行失向導、令軍士卽地環坐、以待明日、少頃、明星出、望星而走、忽抵黃河、就水飲馬作食、西北山峯影影導引前進、蒙古曰、此卽兩郎山也、因率衆望山趨行、一日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趨行、遂掘地得甘泉、能飲人馬數千、于是避戈壁之涸、就此地之善、卽報請移臺於此、三日過兩郎、自此長驅、直達大將軍營、公率衆督糧、亦由此進、五月朔、至郭多巴爾哈孫地方、適大將軍文到、糧運不必前進、公遂留屯於此、越三月因米糧重多、令軍士挖壕築城、城高六尺、壕深九尺、空南北二門、列柵啓閉、以備防護、大將軍報捷、逆魁授首、俘獲甚衆、大將軍凱旋、七月二十八日、至郭多巴爾哈孫、大兵每名給糧四十五日、由新得善路而還、計自此地入京、凡五十八日、趨朝、復命侍衛吳公達禪、引公詣丹濟臘曰、此運米滅爾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也、丹濟臘俯首欠身、殊覺跼蹐慚懼、彼乃噶爾丹之領兵大將云、

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略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五月朔、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修國偉馬喇等、率同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翮、兵科給事中陳治安、出使俄羅斯國、上以出使絕域、徑由漠北、宜加護衛、方合古者卿行旅從之誼、命選精騎萬餘人扈行、私從僕馬亦復踰萬、旌旆亘三十餘里、命皇長子騎送二十里、至清河、初三日、出居庸關、十八日、至歸化城、二十一日、踰陰山、至昆都勒河、次日、偵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二十三日、分三路、索帥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東路、佟帥帥三旗、出西路、馬帥帥二旗、出中路、張陳二漢臣附正紅旗中軍、遵出都時約也、三十日、屯哈輪阿巴圖不喇山、爲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爲礮臺、累累如冢、乃外藩防禦之所、過此、卽喀爾喀國矣、出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嚮導者、誤遷其途、計程多七百餘里、計日多十日有奇、道險馬疲、不能前進、乃盡留輜重、輕裝減騎、卽正紅一旗、已留疲馬四百餘、合計全軍、不知委棄幾千百也、初八日、行七八里、見過克喇阿察勒罕土人、皆負襁遷徙、遣通事問之、傳說喀爾喀國汗、與厄魯特戰、敗而逃、主帥索公、

因與參佐章京等密議、遣理藩院員外前往探修馬二帥、爲合兵之計、初九日、屯齋爾圖地、喀爾喀國男婦駝馬、絡繹南奔、不下萬數、若有躡其後者、詢知其主土謝圖汗、與厄魯特戰於邊界、全軍崩潰、上下皆鳥獸散、其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少爲僧、權倖其主、一方所聽命、亦遁不知所任、所居名土臘必喇、距色楞格河不數程、爲我軍取道所必由、今爲厄魯特所燼、勢不可往、初十日、欲待修馬二帥合兵、而屯所無水草、因復回營克喇阿察勒罕是地、車臣汗使至、以敗狀聞于我軍、始厄魯特戰勝後、卽以奇兵突入土謝圖汗所居之地、盡掠其親屬輜重、車臣汗乃土謝圖汗之弟、分長東部、亦潰遁不支、故來告敗、索帥因具疏馳驛奏聞、是日傳聞厄魯特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躬甲冑、營中控馬披執待旦、時土謝圖汗窮蹙無計、適逢我軍、遂宣言中國皇帝命將提兵、特來救援、厄魯特汗聞之、懷疑不敢前進、頓兵觀望、而喀爾喀遂得瓦全、後數日、又值班師之命、且特遣使臣諭令罷戰、厄魯特釋疑懷德、遂遵命振旅而還、至所奉使之俄羅斯國、更荒遠不可考、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黑龍江、南與回回厄魯特喀爾喀諸國連界、皆畏服尊事之、則其國之大可知、前年、其部下掠騷索倫、我師圍之、旣而回回汗遣使、講解盟好、故上欲遣使察其道里形勝、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西洋字、是役亦有西洋二臣同行、因未與漢臣同旗、故未及詢其顛末云、十一月十二日、皆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皇皇、抵夜、所遣理藩院員外、始還、喘息汗流、云四日之內、奔走千餘里、已訂二帥于前途合兵、遂束馬以俟旦發、十三日、早行、遇喀爾喀國南徙者、蔽地而來、前後相望、六十餘里、馬少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皆與男無別、惟兩耳著環、男則少一右環耳、盛暑亦狐帽羊裘、牛羊各隨隊而行、不煩呵策、犛牛尤多純黑、毛垂地、尾可纓、先一日、喀爾喀南徙者屯于是、遺棄牛馬、死者相枕、臭聞數里、十六日晚、馬帥使至、期以三日內合兵、十七日、遇水草、人馬俱便、遂駐軍以待分道之兵、越二日、馬修二帥繼至、共議軍食已盡、不可復前、進退無策、忽二十六日、班師旨到、卽于次日回軍、七月十八日、到喀嚕、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旨到遲數日、俱爲絕域之鬼矣、蓋哲布尊丹巴旣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全軍覆沒、欲以激上怒、朝廷大駭、故命兩侍衛飛騎來探、京師駭動異常、皆彼國謠言所致也、歸途馬死糧盡、軍士步行、飢渴難堪、全軍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

千餘、馬二萬七千餘、費銀二百五十餘萬、是役使事雖無成、而喀爾喀國、則得此稍延殘喘、不致全沒于厄魯特、殆有天意云、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
準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鬥。青海和碩特部次之。世嫫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康熙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阿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吐魯番。遣使乞降。聖祖卵而翼之。使協力擒仇。策妄阿布坦乘噶爾丹南侵敗屛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阿布坦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籍。聖祖以其曠莽遼隔。費轉輸。又策妄阿布坦方獻噶爾丹之尸。外馴昵。遂畫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俸遊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阿布坦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并四部爲一。先娶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入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

茶。阿玉奇汗遂全部投俄羅斯。策妄阿布坦復娶和碩特拉藏汗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阿布坦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聖祖以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而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復代爲請罪。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戢。漸撤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碩特馴擾。故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丹藏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卽顧實汗、初。青海及喀木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山。

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山王來投。聖祖賜以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及聖祖出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尙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懾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陀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鄂齊圖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衆內奔河州關外。詔許其衆入邊。復命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爲羅卜藏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教之宗。番夷信嚮。羅卜藏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己。大刺麻旣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刺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

動。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冬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敕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噶斯泊、在羅布泊之東、東至西寧府界、二千餘里、復遣諸將。分攻鎮南中。中。南。川。西。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餘萬。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刺麻於西甯東北之郭隆寺。一作格爾弄寺、奪其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千餘。斬馘六千。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藏丹津尙負隅於烏闌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衛千餘里。年羹堯奏調兵二萬餘。由西甯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進攻。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爲賊赴嘉峪關外必由之路、四川松潘衛、距青海千五百餘里、岳鍾琪以青海寥闊。番衆尙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世宗壯之。詔專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見野獸羣犛。知前途有賊偵騎。亟麾兵進。果

遇賊數百餘。殪之。又夜襲其守哈達河之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飢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於是賊無哨探。尋食銜枚。宵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尙未起。馬皆無銜勒。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盡而返。桑駱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噶爾遜河、一作噶順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至敦煌城外、爲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即回疆矣、此嘉峪關外、蒙古赴青海西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五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阿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託、此兩處設兵、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泊、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河、進塞爾騰地方、此處當設兵云云、即防守此路也、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一路、其實不可少、彼時若以一路兵、北出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擒矣、噶爾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在敦煌西二百里、與桑駱海南北相距千里、俘其母弟

妹。暨逆黨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返兩月。獻俘京師。恭告景陵。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二等公。勒碑太學。如征準夷例。四月。進剿餘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卽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通。

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其中。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屢叛。至是鍾琪以兵二萬討之。賊狃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畜于東山。惟留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擣。而萬人宵襲其東。擒斬大半。卽留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擒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闢青海境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寧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蕃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于厄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司設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與地。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置互市於西甯日月山、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遣費。敕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溝各衛。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大通安西。而改西寧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焉。移阿拉山王游牧于山後。而收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師印。敕每寺刺麻。毋過

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策妄阿布坦納之。朝廷遣使索獻。不奉詔。亦不敢犯邊。我

朝亦罷西師。罷捐納事例。

本朝開捐例事、一爲康熙三藩、一爲雍正西陲、皆在乾隆川運例之前、

惟于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

布隆吉河。各留戍兵防秋。五年冬。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如其父。

屢犯邊。七年。上議討之。時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爲天時人事未至。都統達

福亦力言賊能用其舊臣。未可圖。惟大學士張廷玉。力贊用兵。於是以傅爾丹爲靖邊

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以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

告太廟堂子。上御太和殿。行授鉞禮。遂御長安門外黃幄。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啓行。大

雨如注。旌纛皆濕。識者以爲不祥。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

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表獻羅卜藏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諭兩大

將軍暫緩出師。于八月五日來京。面授方略。以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科

營圖牧場。當賊來路。距大營遠。

哈密至巴里坤、中有科舍圖嶺間之、蒙古謂碑爲科舍圖、以是嶺上有唐裴行儉西征碑也、嶺南設三臺、至哈密、嶺北設三臺、至

巴里坤、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于是冬。乘虛突剗科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

冶大雄。以兵二千拒之。總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倫兵。奪回駝馬

大半。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爲副將。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洲蒙

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月。傅爾丹進城科布多。科布多河、

之東北三百餘里、六月。噶爾丹策零遣大小敦多小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諜佯爲我獲。

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嶺即阿爾泰山之東幹、距我軍三日

程。傅爾丹勇而寡謀。遽信之。卽以兵萬餘往襲。副都統定壽。永國。海壽等。交諫不聽。賊

以少兵特畜誘我。而伏兵二萬谷中。俄胡笳遠作。氍毹四合。乘高突衝。遂圍我前鋒四

千。千和通泊。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萬矢雨集。衆寡不敵。傅爾丹以後軍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

師。直犯大營。傅爾丹命索倫蒙古兵先禦之。科爾沁蒙古樹紅纛。先靡而遁。土默特蒙

古樹白纛。奮摩賊壘。索倫兵但知蒙古兵敗。誤呼曰。白纛兵陷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

夜甲仗聲不絕。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弼以下。

皆戰死。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賊獲我士卒，皆穿脛。盛以皮囊繫馬，後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匿荏苻中，免出。傅爾丹反信其言，謂白蠶兵先敗，執土默特公沙津，斬之。士卒憤怒，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詔降傅爾丹爲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科布多營於察罕瘦爾。察罕瘦爾，卽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又以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于額爾齊斯河，以窺我北路。額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多之西南數百里，以其地可屯田，且杜爾伯特善耕種，可就餉也。而北路隣喀爾喀，其所蓄意。至是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瘦爾科布多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爾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有二源，故分屯二地。小策零以精騎六千深入，而大策零擁大眾二萬于蘇克阿勒達以援應。郡王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合兵迎擊於鄂登楚勒河，遣六百騎宵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衆，斫其驍將喀喇巴圖魯。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瘦爾大營偏

北而賊每遶山南麓東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三河並在賽音諾顏部境內、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在鄂爾昆河西二百餘里、翁金河、在鄂爾昆河東南二百里、與察罕瘦爾大營犄角。乃命馬爾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瘦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八月。探知額駙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卽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反旆馳救。并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峯顛。輒以兩手張其衣。若皂雕鼓翼而立。故賊遠望不覺。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遂嚮導蒙古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賊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於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卽古燕然山之南麓也。其地右阻山。左偪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亘以大刺麻寺。兵無走路。寺卽額爾德尼昭也、蒙古謂寺曰昭、蓋喇麻廟、在鄂爾昆河側者、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

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盡棄。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凌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二千。僞以數千兵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趙氏翼謂馬爾賽、出歸化城邀擊、考方略、馬爾賽是時不在歸化、况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漠南、相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南爲歸路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癸巳類藁、并沿其誤、故辯之、副

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鼎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杕。以徇。初賊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擊。實止三千。又留領兵之將軍傅爾丹於大營。致賊直越險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卽止營。致策凌戰賊。二日無援。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旣不夾攻於山北。又不追擊於山南。觀望卻避。反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覺。皆黜爵。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

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凌。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授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土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爲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爲游牧。以翁金河爲王庭。爲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爲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擣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刦。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魯番。兵至卽遁。墮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口保其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齊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勳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南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其飽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料敵于先。復不能殲賊于後。且先後奏報互異。詔降三等侯。七月。召還京。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

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闊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郎阿劾副將紀成斌。疏防卡倫。縱賊劫糧。竄逸。總兵曹勳縱賊哈密。飾報不實。詔皆斬以徇。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糧獲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詔策凌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允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上曾奉聖祖密諭。以賊巢逃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爲萬全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撤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昆河。留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於是盡罷

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餉七千餘萬。蓋兩朝之於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無深入犁庭之意。叛則伐。服則舍。尤無窮兵擴土之心。然一款于烏闌布通大捷之後。再款於西藏大捷之後。三款於鄂爾昆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爲和。以剿爲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卽與爲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王師戡定伊犁。而羅卜藏丹津亦就俘。上祭告太廟。御午門受之。以世宗曾有來降免死之詔。竟赦不誅。而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與聖祖卹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子授侍衛、女嫁侍衛、吞舟可漏。而天網不容。貫盈罰極。芟夷蘊崇。如彼天意。何如彼準夷何。

臣源曰。自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於故地。斥地至阿爾泰山。屯兵於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士馬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軼入準部東界。距伊犁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凌奏言。喀爾喀游牧。舊時尙未至阿爾泰。而準夷亦再三爭執阿爾泰山。爲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入北海者二。一則準部之額爾齊斯

河。一則喀部之色楞格河。

土臘河鄂爾昆河之水，皆入色楞格河，河寬五六十丈，水清駛。

皆發源中國。經俄羅斯入北海。

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昆河之東。爲興安大嶺。至黑龍江瀕海。凡千餘里。爲蒙古滿洲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東一大幹。鄂爾昆河以西。額爾齊斯河以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里。爲喀部蒙古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西北一大幹。再西則爲葱嶺萬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界矣。我朝與準部兵爭。皆在阿爾泰山至杭愛山一幹內。蒙古語、杭愛、馬鞍也。山以形似得名。阿爾泰山。卽唐史所謂金山也。高入雲霄。二垂斗絕。爲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爾齊斯河入俄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爲回紇牙帳。及元之和林。歷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復。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關地二萬餘里。然準回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三。故得周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西南北各二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其周又逾二萬里。是康

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更廓於乾隆特準夷未服橫亘於喀部衛藏之間則南北燿燧均未得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酋各長其國各子其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捐之四準酋準酋反再捐之二回酋回酋反卒至我侯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聖祖蓄之世宗畚之高宗穫之云

嘯亭雜錄曰、傅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赴其帳中、見壁上刀槊森然、問何所用、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岳笑領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果如其言而敗、

又新疆識略云、南北二路、以哈密爲門戶、哈密東千有四百六十里、爲嘉、關、關之南百餘里、有青頭山、在舊赤金衛東南百三十里、一名庫克托羅垓、爲通青海之道、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由此經行、卽羅布藏丹津從此竄赴準夷之路也、

清代武功記 卷三

七二

清代武功記卷三

奉化周 覃公延校

清代武功記卷四

邵陽魏源撰

乾隆蕩平準部記

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能用其衆。至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而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三子。次子那木札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恣睢狂惑。其同母女兄約束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多戮宰桑。於是其女兄之夫。與諸台吉。攻殪之。立其庶兄刺麻達爾札。而大小策零兩部裔。則謀擁立其弟策妄達什。大小二策零者。皆名敦多卜。準夷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衛藏。東摧蒙古者也。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等。皆爲國人所嚮。亦皆爲刺麻達爾札所忌。俄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復被剪鋤。於是達瓦齊。與其黨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阿睦爾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阿布坦之外孫也。丹衷妻。策妄阿布坦之女。先

生子班珠爾。而丹衷被戮。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酋。生阿睦爾撒納。長而狠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搆使自誑而已。乘其釁。初謀擁立策妄達什。不遂。復挾達瓦齊以逞。刺麻達爾札遣台吉將兵三萬。搜討二人於哈薩克。期必獲。以除後患。阿睦爾撒納遁回舊游牧地。潛簡精銳千有五百。由闐勒奇山路。裹糧晝伏夜行。突入伊犁。誘其腹心爲內應。遂襲殺刺麻達爾札。以己和碩特種。國人未附。乃推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族貴而無能。旋爲小策零之孫濟噶爾所攻敗。兩酋爭立。各徵兵於諸部。諸部落莫知適從。國中大亂。阿睦爾撒納復爲誘除濟噶爾。而還達瓦齊於伊犁。恃功益驕桀。初四衛拉兵。伊犁最強。阿睦爾撒納時爲輝特台吉。居雅爾。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在伊犁極北。與哈薩克連界。塔爾巴哈臺者。蒙古語。多水獺也。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其同母兄班珠爾。爲和碩特台吉。居庫爾烏蘇。阿睦爾撒納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乃襲殺達什。脅降其子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者。回語湍溜駛急也。在阿爾泰山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餘里。在雅爾之東。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餘里。平定後。爲屯田之所。阿睦爾撒納既令行三部。遂侵伊犁邊境。二人始大隙。達瓦齊三遣兵討之。皆不克。乃自領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河。

又使其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萬。東奔。斂關內附。時乾隆十九年秋也。初。達什達瓦之死。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達瓦齊之篡。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梭等。率三千戶來降。上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卹部衆。並調西北二路士馬屯邊。而阿睦爾撒納。復率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至。上久知其爲部衆所畏服。可驅策鄉導。且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雪兩朝之憤。詢謀於廷。羣疑兢兢。懲雍正九年博克托額之敗。以深入爲險。惟大學士傅恆。主用間。出征。與上意合。尙書舒赫德。及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奉命收降。輒請留其頭目於烏里雅蘇臺軍營。而部落悉內徙。使不得聚而生變。上斥其猜貳。嚴譴之。以尙書班第往代。俾暫游牧於喀爾喀之札卜堪河。札卜堪河、受烏里雅蘇河之水、西流至科布多境、入於泊、一作札卜噶、阿睦爾撒納入覲熱河。備言伊犁可取狀。上大喜。封親王。其二台吉皆郡王。旣而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心腹盡至。且指畫準部形勢。如在目睫。定議明

秋大舉。直擣伊犁。阿睦爾撒納及瑪木特。以爲塞外秋獮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擒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額爾齊斯河與中國爲界。本杜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爾泰山。可屯田備餉。杜爾伯特衆兼耕牧。非準噶爾專事游牧者比。故策妄父子入寇時。其兵皆屯額

爾齊斯河。以其可就餉。且與科布多阿爾泰近也。

宜先遣兵萬人據形勢。而大兵二萬。整隊繼進。上從之。二十年

二月。兩路出師。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札布。內大臣瑪木特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爲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降人三車梭納默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博羅塔拉河。在伊犁東北三百里。爲南北兩路會合之區。山川水草形勢皆勝。故阿逆叛後。卽踞此地。以號召南北。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于是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捫酪。獻羊馬。繹絡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

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達瓦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卒。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宿衛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爲營。我師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卽乘夜突搗其營。拍馬橫矛。拳纛大呼。賊瓦解。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七千餘。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以烏什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爲己所善。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上御午門樓受之。皆赦其死。論功行賞。首獎大學士傅恆。襄贊之功。再加封一等公。固辭不受。班第封一等誠勇公。薩賴爾一等超勇公。而阿睦爾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賜封親土郡王。入旗籍。又釋故回酋大小和卓木兄弟在伊犁者。使歸舊部。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特治伊犁。和碩特治烏魯

木齊。

和碩特自固始汗東徙青海後、其烏魯木齊舊地、遂爲準噶爾諸台吉公牧之所、

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

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渾台吉汗強盛。伊犁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上欲俟事定。仍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爾撒納志未饜。必欲爲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朝命。則無後患。乃自昵于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班第爲難。而以己情託其歸奏。時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籌善後。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誅殺擄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其降。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已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詭祕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前有旨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睦爾撒納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期迫。班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睦爾撒納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班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

敢發阿睦爾撒納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尙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有降夷首其謀。額林沁不信。竟縱之去。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遣使迎其孥於札布堪河。則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軍營。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刺麻宰桑。劫掠軍臺。遽起應之。時大兵已撤。僅五百兵留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班第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餘里。被圍死之。時阿逆黨羽不過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各部皆不敢從。副將軍薩賴爾陷賊中。復潛約宰桑刺麻與戰。而將軍永常西路勁兵數千。屯烏魯木齊附近。台吉宰桑數千。咸投赴。使驅策用之。兼程進剿。立可撲滅。永常反疑。拒退。郤自木壘南退軍。巴里坤。并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上乃以先後敕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之章。奏宣示中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效力。賜額林沁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兩路遄進討賊。明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

河探知阿逆僅距一程。以下皆稱阿逆、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

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卽轉遞至京。不知報擒賊者卽賊所遣。

以緩師也。二月兵至伊犁。賊已遁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咎。托言馬力竭。頓師伊犁。

不進。上以諸臣皆非任事才。特命大學士傅恆馳視西師。召集諸台吉會盟。驅策進討。

中途復召還。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兼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

達爾黨阿出西路。擊敗哈薩克二千賊。阿逆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僅二三里。

賊倉卒不及駝載。忽有哈薩克人來言。卽欲擒獻。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

欲進捕。而達爾黨阿遽下令駐軍。不知言欲擒阿逆者。又卽阿逆所詭遣也。阿逆復徐

颺去。檄索往還。頓兵數月無要領。而哈達哈出北路。遇阿布賚兵千餘于巴顏山。不迎

擊。聽其颺逸。諸從征降夷宰桑見兩將軍見賣無能。皆輕之。又適有喀爾喀撤臺之事。

事具前綏服蒙古記。于是各降夷亦皆變。初。去年秋。上封諸降夷台吉於熱河。噶爾藏

爲綽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利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杜爾伯特。本封阿逆。及叛後。

改封三車梭爲汗。其餘宰桑等。各授官資幣。皆願歸發所部兵從征。及見軍屢受欺。郵臺內變。有輕我心。綽羅斯特輝特二部。及哈薩克先叛。都統和起被誘。殲焉。阿逆聞。四部搆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于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策楞玉保逮問。亦被害於途。將軍達爾黨阿等。尋皆被逮。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千五百兵。駐防伊犁。聞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啓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且將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時天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會上先命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間道往迎。以三十日至軍。圍乃解。兆惠得新兵。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上以準部諸酋。甫受封賞。歸輒叛。知厄魯特人。皆不可德懷。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大剿之。會諸部落亦自相吞噬。綽羅斯特汗爲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旋殺噶爾布。厄魯特向不出痘。至是則痘疫盛行。死亡

相望。兆惠兵復長驅至。各烏合賊皆敗走。逆酋先後授首。惟阿逆未獲。六月。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逆相釁。且懼招大兵。遣使入貢。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徒步夜走俄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逆患痘死。移尸近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於是命成袞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臺。時察罕瘦爾大營。改設于烏里雅蘇臺。而兆惠富德留軍度冬。是年迎降之鄂拓克等軍過。輒復叛。并誘陷都統滿福。于是二十三年春。命率兵四千。再剿漏網之厄魯特。時各賊衆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間出沒。乃議兆惠由博羅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獵。約相會於伊犁。皆分數路。無大隊。所至獮薶。搜山網谷。及明年。兩將軍南赴回疆。又命親王策布登札布繼之。又明年。舒赫德、阿桂等繼之。並歷年。剽掠臺站之瑪哈沁。與煽亂助逆之刺麻、櫛比、禽、馘。無子遺焉。計厄魯特四部中。惟杜爾伯特部。徙科布多。以東之拜達里克河。以三車梭。始終無二。且以兵擒納默庫。有功。獲保全。又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犁。俶擾。先率所部叩關來投。

徒熱河。編旗籍。又舍楞率所部二千餘。竄土爾扈特。皆得追誅。而和碩特之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自拔內投巴里坤。復爲都統雅爾沙善襲坑之。上旋鑿其枉。于四部中爲不幸。論者謂厄魯特之一大劫。則固非無因以然也。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宰桑者、管事官、新舊鄂拓克二十四。鄂拓克爲其汗之部、昂吉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合賽九。專辦供養、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狻猊其性。封豕其能。不作賊者。不齒于人數。一人能劫數人者爲壯士。能勞苦勇戰鬪。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奔竄。虜掠驅載。惟所欲。相詈者。至以厄魯特爲詬厲。其民則爾汗又甚之。專假婚媾。以吞噬與國。婚青海。覆青海。婚拉藏。戕拉藏。婚土爾扈特。逐土爾扈特。婚杜爾伯特。并杜爾伯特。世濟其凶。狼生。羆生。貌致一祖。二宗。三朝。四廟。盱食。仄席。戍塞。防秋。中國耗弊。仁廟。憲廟。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數窮理極。天鍾一阿睦爾撒納。以傾覆之。王師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發。而天不許也。王師再入。師則屢次壘。則再因而天又不許也。幾大幸。又幾大不幸。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將帥怒于下。

合圍掩羣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檮杌饕餮之羣。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里間。無瓦刺一氈帳。毒蓄屢世。發於一旦。夫寧一阿逆之故哉。即使阿逆不叛。四汗分建。亦必不數年一反。十數年一反。王師旋罷。旋興。仍同康熙雍正中已事。安能耆定百年一勞永逸。故曰天也。軍行所過。旁近之國。若東部哈薩克。若西部哈薩克。若左五部布魯特。若右十部布魯特。皆奔走奉貢。睢盱入覲。北盡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期藏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凡關疆周二萬餘里。御製開惑論。設爲文學碩儒與通務大夫。互相問難。而信天主人申大義以折衷之。誕告中外。立碑太學。又勒銘伊犁者二。勒銘格登山者一。前後天章照耀絕域。命禮部侍郎何國宗。率西洋人。攜儀器。繪地圖。徧測西北各部星度節氣。日出入時刻。列時憲書頒發。命鄂爾泰劉統勳。考漢唐西域輿地。今昔沿革。緝成圖

志。其名山川。增列祀典者十有六。歲時祈禱。班祝文焉。于綽羅斯特部舊地。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節制南北路。同參贊大臣。駐惠遠城。領隊大臣五。其一駐惠寧城。又于杜爾伯特部舊地。設烏魯木齊都統一。領隊副都統一。迪化城綠營提督一。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古城領隊副都統一。庫爾喀拉河領隊大臣一。又于土爾扈特及輝特舊游牧地。設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二。又置迪州于烏魯木齊。設鎮西府于巴里坤。改安西府爲安西州。裁安西道。凡伊犁所屬城九。烏魯木齊屬城十有六。屯堡不與焉。皆屬天山北路。嘉慶中。伊犁建社稷壇。詔伊犁山河。春秋致祭。仍用乾隆二十六年所頒祭文。朕字改稱高宗純皇帝廟號。并于伊犁之寶伊局。每年仍鑄乾隆通寶錢二成。永以爲例。乾隆年間。凡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先叛後服。總爲十全武功。文在嘉元年。嗣皇帝恭上太上皇帝寶冊。臣源曰。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六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齊也。其西爲烏孫。則今伊犁。其北爲北匈奴地。則今塔爾巴哈

台也。皆爲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氣。間於山川。我朝亦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旦迫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人又或以爲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攜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支俸餉銀六十有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卽內地應領之額項。其增兵者。安在。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匹棉花布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三十七年十有一月。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請。諭曰。自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存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萬。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嘗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案新疆識略第二卷。甘肅等處所減草料。及京口杭州等處出旗漢軍俸餉口糧馬乾折色等項。每歲節省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除抵新疆各城廉俸經費外。止餘銀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詳後武事餘記。且北路屯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

百餘畝。歲交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尙不敷二萬三千石。于舊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計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轄于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哀多益寡者。政之經。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齋。牛羊麥麵蔬蓆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輒闢汗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較之康熙雍正間。烽火逼近畿邊。民寢鋒鏑。中國運饟屯甲于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七千餘萬者。其勞敝又安在。夫狃近安。忘昔禍。不可謂智。生齒日孳。民財日匱。又欲閉其大源。不可謂智。國用之絀。由名糧武俸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紋銀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葉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食道聽。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數

千載。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狁而冠裳。化氍帳而閭井。則必得聖人而畀之。且必剷銷磨盪。一掃其舊。而後畀之。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終始相成。臣是以反覆于西陲。軍事之本末。覩一支。念全體。觀一隅。廼中國益三歎于始事之固難。與終事之不易焉。

附錄

新疆南北路之蕩平也。以伊犁爲總匯重地。而烏魯木齊中外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皆攜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則更番輪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犁駐防。惠遠城滿洲兵四千。惠甯城滿洲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犁河南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百。皆射獵游牧爲業。屯種惟達瑚爾兵、其餘皆游牧、又建六城。分駐綠營攜眷兵三千。開屯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犁城環峙。共兵萬有五千三百三十。兼歲派換防於回疆者八百。換防於塔爾巴哈台者千有五百。塔爾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綠營駐屯兵六百、後撤

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二千、此北路駐防兵制也。其回疆南路則皆換防之兵。共五千七百有

六十。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葉爾羌及喀什噶爾各九百。阿克哈八百。英吉爾沙

四百。庫車及和闐各二百餘。烏什及賽里木各百五十。皆綠營兵。由內地陝甘及

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葉二城。騎兵各三百。英吉爾沙騎兵二百。由伊犁往。初

議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辦事領隊大臣。此南路番戍之兵制也。東則烏

魯木齊。扼南北兩路之衝。設駐防滿洲兵三千四百六十。以都統轄之。兼轄巴里

坤副都統駐防兵千。古城副都統駐防兵千。及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都統二員。

屯田綠營兵四千。又烏什屯田綠營兵一千。並屬伊犁將軍節制調遣。此東路之

兵制也。其烏魯木齊提督、則自安西提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各轄綠營、而節制於陝甘總督、與新疆駐防相聯絡、新疆駐防換防綠營。

皆陝甘二省移往。其駐防滿洲兵。則自熱河西安涼州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

則自張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爾都統兩翼兵額萬人、自移往新疆外、今惟八千有奇、索倫錫伯等兵。則東三省移

往。厄魯特沙畢納爾。則由新附編入。沙畢納爾、隨土爾扈特來投、乃厄魯特之附庸小部、或領以侍衛。或督以

屯官。或隸於佐領。其回兵則分隸各城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惟攜眷駐防之兵有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設。無定額。或謂南路回疆亦宜仿北路駐防與屯之制。招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爲內地。勢尤順。利尤大。異日必有措而行之者。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有二年。伊犁甫定而未大定。同時復有回部之變。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爲葱嶺正幹。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爲準回兩部。回部卽漢書城郭三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里坤。踰山。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爲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爲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湧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匯於蒲昌海。今呼爲羅布淖爾。爲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漢書西域諸小國。及次小國。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及康熙中。上諭所稱。準噶爾攻取回子千餘城。皆並回莊回堡數之也。最今昔道里形勢。出敦煌。爲古玉門陽關。二關皆今敦煌縣治西南。遺址今遂廢。西行至哈密。爲古伊吾。避白龍堆大戈壁之險。逕今闢展。古鄯善。亦名樓蘭。而至吐魯番。卽車師前部。漢戍已校尉所治。唐交河。明火州。治皆在焉。車師後庭。在今烏魯木齊。又西南行。逕古危須焉耆地。而至車爾楚軍臺。爲漢烏壘城。

都護治焉。又西至布古爾。爲漢輪臺地。又西南至庫車。爲古龜茲。唐安西都護府治焉。

又北逕賽里木城拜城。拜城西卽漢姑墨國。而至阿克蘇。卽漢溫宿國。始分三道。一北行至烏什。

卽漢尉頭。烏什西北、皆布魯特地。一西南行達葉爾羌。爲漢莎車。乃南渡玉河。而至于闐。一則沿

烏蘭河岸。徑西抵喀什噶爾。卽古疏勒。則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此外西北各小國。

若循休捐毒盤陀等。大抵皆今環回疆之布魯特各部。無君長。不比數。至其南諸小國、如漢書所稱渠勒精

絕戎盧小宛等、今並淹沒無蹤、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之比矣、大沙磧周二千餘里、流沙遷變、今昔不同、計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

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其

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里。有墨德墨克各國。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謀罕默德

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戒。葱嶺

以西。皆尊曰天使。回回語稱天使爲別諸拔爾、亦曰派罕巴爾。傳二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

弟。分適各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爲新疆有回回之始。卽霍集占兄弟

等之。高祖也。其回部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瑪墨特自西方至。

各回城靡然從之。旋值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薩克皆爲其屬。哈薩克行國。僅納馬。而回部各城。則分隸諸昂吉。徵租稅。應徭役。并質回教酋於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犁之回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聖祖優卹之。遣人護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爲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欲自爲一部。不外屬。噶爾丹策零復襲執而幽之。并羈其二子。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長曰布那敦。亦曰博羅尼都。次曰霍集占。卽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乾隆二十年夏。王師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犁。掌回務。及阿逆之變。伊犁倣擾。小和卓木率衆助逆。以與勤王之台吉宰桑戰。踰年。王師再定伊犁。小和卓木遁歸。始自疑貳。而我將軍等。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約。將軍兆惠復奏遣副都統阿敏圖往招撫。初。小和卓木之歸也。兄弟共議所嚮。大和卓木欲集所部。聽天朝指揮。受約束。小和卓木以前此助逆。自疑阻。若聽朝廷處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質京師。如準噶爾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於人。今幸強隣已滅。無偏處者。不以此時。

自立國。乃長爲人奴僕。非計。中國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卽來。我守險拒之。饋餉不繼。可不戰挫也。計旣決。集其伯克阿渾等。自立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愛曼。集士馬。峙糗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皆靡。惟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對等。素悉小和卓忍鷲。且懼我兵威。皆奔伊犁。兆惠乃令鄂對等。從阿敏圖。率厄魯特兵二千以往。以責徵糧草爲名。未至庫車。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僇。各城響應。且小和卓木心腹阿布都。已益兵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阿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及厄魯特兵。皆馳還。事聞。上以兆惠方有搜剿厄魯特之役。乃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月。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卓木兄弟聞之。率烏槍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來援。六月。我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先殲其前隊三千於和托彙。十六日。又擒斬千有六百於城外鄂根河。奪其大纛。截其歸路。和卓木兄弟斂餘兵八百。入保庫車城。我軍方喜二賊曾自投網。可聚而殲也。鄂對曰。賊必不株。困圍城。勢必遁。遁有二道。一由城西渭于河涉淺渡。一由北

山口向阿克蘇戈壁。請于兩要隘。各伏千兵。以待雅爾哈善不爲備。終日棋奕。亦不巡壘。二十四日薄暮。有索倫兵聞城中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潛告將軍。將軍復不信。是夜。兩賊酋及伯克阿布都。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北山口遁。而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聞報。尙以昏夜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則已渡鄂根河。去橋斷後。將軍劾順德。訥以塞責。并力攻城。城依山岡。以沙土柳條築成。砲攻不入。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爲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守城賊瞥見地下燈光。反塹其外。而實藁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復劾提督以塞責。皆不自請議處。八月。守城回目阿布都。復夜遁突圍。餘衆開門降。上震怒。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以徇。其後并誅參贊哈寧阿。時將軍兆惠。奉命來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上壯之。乃命移師而南。時兩和卓木奔阿克蘇。其伯克霍吉斯。卽前擒獻達瓦齊受封者也。閉城不納。給令赴烏什。烏什亦不納。于是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大和卓木奔喀什噶爾。兆惠使鄂對撫和闐。而霍吉斯隨軍。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而留副將軍富德。剿餘賊。俟集大軍。繼進。時小和卓木。

已堅壁清野。刈田禾斂民入城。使我軍無可掠。又於近城東北五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賊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來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餘里。四面十二門。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營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固。葱嶺北河經喀城外。葱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河南河爲黑水河。此所謂黑水營也。回語稱赤曰烏蘭、黑曰哈喇、水皆曰烏蘇。兆惠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河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淤難馳騁。且戰且退。浮水還營。中途爲賊截隔數隊。人自爲戰。自旦至暮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斃再易。明瑞亦受傷。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歿。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

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營依樹林。槍砲如雨。我師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木乃使人議和。兆惠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賊駭爲神。初上以兆惠富德兩軍久暴露於外。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卽命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參贊三格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及是。兆惠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遇靖逆等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卽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璊。遇賊五千騎。且鬪且前。轉戰四晝夜。沙磧乏水。齒冰救渴。又乏馬力。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軍尙三百里。賊愈衆。不能進。適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奉命以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之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卽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與富德軍。

三路奮蹙。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兆惠見圍賊日少。又遙聞槍砲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涸。知援軍已集。卽勒兵潰圍。殺賊千餘。盡焚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明年夏四月。先遣兵援和闐。復二回城之陷於賊者。六月。兵二萬。馬三萬。駝一萬。皆集阿克蘇。又奏以布易回粟。省運費三十萬。乃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兩和卓木自去冬見王師。以四百戰賊數萬。繼以三千戰守數月。已震懼天威。至是遂棄城驅人畜。逾葱嶺西遁。初。兩和卓木在伊犁久。惟墾種之回數千。羈旅相倚。及歸而舊部數十萬戶。念其先世推戴。恐後。小和卓木顧慮用其民。厚斂淫刑。惟以伊犁同歸之回及新投之厄魯特爲親兵。故衆解體。其出亡也。舊部罕從者。二酋兄弟欲赴巴達克山。其黨欲投敖罕。各遣使往。而敖罕不報。乃赴巴達克山。明瑞率前鋒千餘騎追至。戰於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他卽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淖爾。卽釋典所謂阿耨達也。七月七日。我軍四千餘騎。追及阿

爾楚山。賊避其輜重婦女。以精銳六千。伏谷口。而羸師誘我入險。我軍嚴陣爲備。富德以火器健銳營居中。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袞巴祿爲右翼。別列奇兵援兵各二隊。且以兵殿。如牆而進。奇兵先奪其左右兩山。俯瞰下薄。賊陣動。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餘里。戮賊千餘。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纛兵械無算。我師僅傷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爲走計。小和卓木以萬衆據北山。及迤東諸峯。決死戰。富德先令阿里袞等由南岸趨西嶺。而自擊東峯之賊。仰攻逾時未克。乃選銃手數十。緣山北顛俯擊之。而阿里袞軍亦從南岸山上。以火器遙擊山北之賊。其山麓又狹。僅容單騎。賊輜重徒屬擁塞。我兩軍分扼其走路。賊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牲畜萬計。喇和卓木挈其妻孥舊僕三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小和卓木之擁衆而西也。本謀襲據巴達克山之國。會以其酋不親迓。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於是巴達克山酋興兵拒戰于阿爾渾楚嶺。

擒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是年惟霍集占函首、其波羅泥都尸、被盜去、及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兆惠受圍時。已封武毅謀勇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封成勇伯。至是晉封一等侯。將士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酋霍吉。斯鄂對等。錫賚有差。立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駕親郊勞。于良鄉城南三里。築壇設纛。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爲參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領隊大臣。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闐展。并東路哈密吐魯番哈喇沙拉三城。共十有一城。各城所轄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二十餘不等。各設阿奇木伯克理回務。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其西四城換防之兵。由北路及安西路更調。阿克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回地舊普爾錢並行。普爾錢者、形橢首銳、中無方孔、一當內地錢十、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騰。

格。米囊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當準噶爾時。竭澤以漁。喀城歲徵糧至四萬八
百九十八帕特瑪。他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緞布金礦銅硝牛羊豕
獐麝鬪果園蒲萄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
皆鱗次櫛比。堅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劫。及兩和卓木歸舊部。雖減科則。而兵餉徭役。
煩興。供給稍遲。家立破。及出亡。又盡其貲以行。民脂殆竭。自爲王人後。觸苛省斂。二十。
而取一。回戶休息更始焉。回疆通外藩者。惟喀城葉城兩路。皆西域都會。和闐西則叢
山。東則沙澤。近蒲昌海。不通外藩。無互市。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河。
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版籍。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
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層。上下皆石。惟
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犂牛。迺及其巘。鑿而隕之。重或千萬斤。以準
噶爾鋸截之。而使溫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中宮。縣先後貢重華宮玉磬
材。特磬編磬。各如干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備慶典。

任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斤。葱白者八千餘斤。白者三千餘斤。邊臣侈其祥以聞。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歸然存哈喇沙。議者謂南路之玉。北路雅爾之金。鑛皆天地所以鍾福。遐荒誠得其人。經理之。與屯田本末相輔。可盡省內地轉輸。洵國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

臣源曰。乾隆二十五年。詔曰。霍集占兄弟。負恩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尙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樵采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集占高祖瑪墨特之初遷喀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謨罕默德。已千餘年。徒以來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卽所居爲寺。歿卽所墓爲祠。其時回疆各城。尙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酋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

五年。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其時尙未爲回酋所有。逮準噶爾強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從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無復蒙古遺種。吐魯番頭目亦已遷居喀什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則回城各蒙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旣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犁。是則霍集占。祖宗。并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謨罕默德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木兄弟。又非有功德於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舊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鬪賓曰。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聖朝瀦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巴達克山旣獻。和卓木之誠。盡有其孥賄。餘黨逃入溫都斯坦。唆其興師而攻之。鄰部愛烏罕。又攻溫都斯坦而滅之。於是大和卓木遺孽。逃入敖罕。道光中。復盜有西四城。旋燿於天。討語具別記。若乃勒石。昆侖之顛。攷磬羣玉之府。披牒河源之上。七萃却其驅馳。柏梁失其巖麗。奧矣昌矣。非下士所得詳矣。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漢書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耆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爲綱。南回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爲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嶺而再西北。爲安集延。西南爲巴達克山。爲愛烏罕。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方王師戡定準回。已拓版圖。周二萬餘里。豈尙有意貢譯於聲教不通之區。臣妾於葱嶺以西之部。而天時人事。展轉輻輳。若有意。若無意。不鞭笞而就我。銜勒。不招致而附我。藩墉。故阿逆之叛。逋爲準部之大不幸。而左右哈薩克。卽以阿逆之逋。而臣貢。兩和卓木之叛。逋亦爲回疆之大不幸。而布魯特及葱嶺以西諸國。卽以兩和卓木之逋。而臣貢。蒼蒼者。若必舉天山之南北。葱嶺

之東西。居國行國。侏僂椎結睚盱之民。盡以畀大清而後已。豈前代發輶軒。資金幣。鑿空招攜。所幾其萬一者哉。漢世天山以北。爲烏孫逐水草諸國。天山以南。爲城郭三十六國。唐設北庭安西都護。開置四鎮。自昔風氣判然南北。而北路雄強。南路每爲之服役。要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時絕時通。羈縻勿久。更何問葱嶺以外。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以伊犁當烏孫。以喀葉二城當疏勒高車諸國。至北而哈薩克。則昔之康居。安集延。則昔之大宛。南而布魯特。則昔之循休捐毒。巴達克山。則昔之烏秣。愛烏罕。則昔之大月氏。其朝貢獻見。或有常期。無常期。商稅或有定額。無定額。不悉其遠近強弱夷險向背。曷以籌控馭哉。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臺。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產文字。略同準部。而語言稍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旋叛。明

年走哈薩克。誘煽其汗阿布賚。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兩路進討。阿布賚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從阿逆走魯騰。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會於毫沙臘克山下。以待。七月。將軍達爾黨阿兵。遇和集前隊二千於雅爾臘山。勁騎突其中堅。破其伏賊。潰斬六百級。擒其渠楚魯克。又擊和集後隊二千騎於西路。陷陣獲其纛砲。斬三百級。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賚於毫沙臘克山下。斬二百級。獲其渠帥昭華什。三戰三捷。遂抵伊什河。河者。阿布賚庭帳也。乃遣所獲二渠帥歸。諭使擒阿逆。而阿逆亦已遠竄。明年。將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擒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款於軍門。將軍兆惠啓帳。命東向坐。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乃食。至是言爲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噉。引觀花馬射。射鎖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互市地於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爲例。哈薩克之有三玉斯族。猶準部之有四瓦刺族也。左部鄂爾圖玉斯。已臣。其右二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西部亦名塔什。

干方與中部搆兵。阿布賚使與我使臣。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參贊大臣富德。方追厄魯特逸賊至右部。軍於莽格特城外。遂詣軍結款。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卽釋典所謂阿耨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河錫爾洽河之間。岡嶺綿亘。北爲騰吉斯大澤。尙有北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左部游牧逐水草。爲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宛之東。故寒暑徙帳。卽康居國王冬居樂越。慝地。夏居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合爲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卽大宛云。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拓克爲名。舊游牧於特穆圖泊左右。爲準部所迫。西遷。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將軍兆惠等。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諭其頭目。薩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拓克不自主。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

主之。年九十餘。體碩。趺坐。腹垂至地。不能遠行。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等燕而示之。講武。咸詫服。曰。天朝騎射之利。嚮雖聞之。至於發必命中。層甲洞穿。馬上三鎗連發。五矢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克。何有於我小部落乎。於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啓台兩鄂拓克。六日至其地。并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拓克。亦於七月。以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遣使入朝。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部落雖分。而游牧同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逐水草游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逆回經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部小臣阿濟畢。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衆生。素賚滿佛之鴻仁。如古伊斯於達里之神威。如魯斯坦天下無敵之大勇。所舉三者。皆西域回部先代之賢汗。猶中國頌堯舜禹湯也。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部。自布哈爾以東二十萬人衆。盡爲臣僕。頭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國。謹以使入朝京師。

將軍兆惠表聞。於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軍大臣奏放。歲進馬受資。減其商稅。遣使巡其部落。同內地焉。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間。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能馴服之。東部爲烏孫。西部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循。休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俗皆不土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部落正當其麓。

敖罕者。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敖罕城。亦曰浩罕、亦曰霍罕、其渠居之。最東

曰安集延。與布魯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游。徧南北二路。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有二萬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納木干、一曰奈曼、

又西八十里。爲敖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岸。南揖葱嶺。四城皆有伯克。而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有塔什干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衆。亦附庸於敖罕。故亦稱敖罕。八城。然塔什干爲哈薩克族。實不盡屬敖罕也。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世爲勍敵。敖

罕。風俗略同。南路諸回城。而驚勇倍之。乾隆二十有四年。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遣使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報。既而將軍遣侍衛撫定布魯特諸部。至其境。額爾德尼酋迓至城內。日饋羊酒瓜果餼糧。氈毼良馬。詢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廣宣朝廷威德。額爾德尼畏慕。奉表。并上將軍書。稱爲至威至勇。如達賚札木西特之將軍。旋貢馬京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敖罕。故敖罕有回酋遺孽云。博羅尼都、一作波羅尼都、一作布拉敦、其長子、乾隆中已俘入京師、漢書稱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爲出安集延之道。安集延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而富強善賈善戰。亦大宛遺風。

巴達克山。

亦作拔達克山、

葱嶺西南回國也。扼葱嶺之右。去葉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洱

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有四年。逆回酋霍集占兄弟。爲王師所敗。西奔巴達克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嶺。霍集占屢敗。被擒。拘之於柴札布。柴札布者。

巴達克山繫囚處也。時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酋與己同謀。罕默德之裔。欲縛獻。恐爲諸部所責。旣而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使攻巴達克山。而溫都斯坦國亦興兵。謀奪霍集占兄弟。大軍又壓境檄索。素爾坦沙乃遷霍集占兄弟於密室。以二百人圍殪之。而馳獻其馘。率所部十萬戶。及鄰部博羅爾三萬戶。俱納款。西域聞見錄、稱巴達克山誅霍集占、盡有其帑賄、鄰部退木爾沙、與師而滅之、赦罕又滅退木爾沙、考聞見錄、作于乾隆四十二年、而四裔考官書、載至乾隆五十年止、尙稱巴達克山職貢不絕、并無破滅之事、蓋溫都斯坦欲攻巴達克山、旣而溫都爲愛烏罕所滅、聞見錄傳聞失實歟、又以愛烏罕之哈默特沙汗、誤爲退木爾沙國、故聞見錄無愛烏罕國名、凡此錄于葱嶺以西各國、道聽塗說、十譌六七、不可依據、二十五年遣使入朝。貢刀斧及八駿馬。自是職貢不絕。漢書皮山國在于闐西。西南至烏秣國。千有三百餘里。今自和闐至巴達克山。亦千三百餘里。其國治葱嶺南。四面皆山。河抱城東。兩崖有懸度之險。唐書謂之竭盤陀國。去疏勒西南六百里。治葱嶺。負徙多河。卽古之烏秣。今之巴達克山矣。

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喀賓。曰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哈城四面依山。其汗所都默特沙城。舊屬伊蘭部。爲愛烏罕所并。遂

兼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地廣數千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溫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有五萬。惟火銃刀矛。無弓矢。重農粟。鮮物采。商旅罕至。自兼并溫都斯坦後。於是金絲之緞。工鏤之玉。奄豎傳令。聲明文物。出諸國上。初乾隆廿四年。霍集占爲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愛烏罕。巴達克山中道邀而殺之。愛烏罕及溫都斯坦。各興師問罪。巴達克山汗懼。乃貽中國文綺。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己國之罪。愛烏罕遂與連和。合兵拒溫都斯坦。愛烏罕汗亦聞中國之盛。未知其道里遠近。遂遣使偕來。欲以覘中國廣大。二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於古爲大月氏境。再西爲墨克等部。卽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卽海南。有思布部落。過此亦海。皆安息條支境域。然其海皆西人所謂紅海。地中海。非大西洋也。其克什彌爾之屬。爲古罽賓等國。惟通市不貢者。不悉言。

臣源曰。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哈薩克三部。有汗王。公台。吉世襲。以理其游牧。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

布而稅其百一。布魯特亦如之。歲遣領隊大臣巡視。貪市畏威。易於羈馭。此外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二十五驛。愛烏罕距葉爾羌四十驛。克什彌爾距葉爾羌五十一驛。溫都斯坦距葉爾羌九十四驛。皆西隔葱嶺。無係邊防。雖敖罕部之安集延。商賈徧於南北。諸城貪貿易。無他慮。且距葉爾羌二十餘驛。敖罕境狹人稀。外之不及布哈爾什二。內之僅當阿克蘇一隅。其繁庶惟安集延一區。不盡爲所屬。見新疆識略、松筠奏回疆事宜十條、道光二十二年。敖罕遂爲布哈爾所滅。虜其酋長頭目。遣使告捷於卡倫。布哈爾者。距葉爾羌四十驛。其地西北界俄羅斯。南界愛烏罕。東界敖罕。及布魯特。富強數千里。統轄數百部。不尙回教。自古聲教兵力所不至。乾隆以來。惟通市。不列朝貢。既并敖罕。始接邊陲。卽西域間見錄所謂塞克國云。此外通市之部、見於新疆識略者、尙有距葉爾羌十三站、之瓦罕、之綽罕特、距葉爾羌十八站、之達爾瓦斯、之窩什、距葉爾羌二十站、之博羅爾、之巴爾替、距葉爾羌二十三站、之哈普隆、之馬爾噶浪、之依色克、距葉爾羌二十七八站、之納木干、之塔什罕、距葉爾羌三十站、之霍古、之科拉普、三十三站、之塔爾罕、之渾塔斯、之鄂勒推帕、三十七站、之濟維克、之拜爾哈、三十九站、之圖伯特、五十站、之噶斯尼、六十站、之坎達哈爾、六十二站、之拉虎爾、雖時通貿易、不能自達於天朝、又或卽各大國之附庸部落、不足比數、至敖罕與溫都斯坦、南北相距數千里、中隔巴達克山、克什彌爾各國、而西域見聞錄、謂敖罕與溫都毗連、與所述控噶爾及退木爾沙、同一荒謬、

乾隆新疆後事記

西域。戡定。西師亦蕞。與前事波瀾相首尾者。北路則有土爾扈特之來歸。南路安西路。則有烏什昌吉之變亂。土爾扈特者。故厄魯特四部之一也。其游牧地曰雅爾。即塔爾巴台。哈在伊犁之北。科布多之西南。接俄羅斯。其通中國。自康熙中之阿玉奇汗始。阿玉奇之曾祖和鄂勒。於明季國初。爲鄰部所逼。率其子書岱青等。投俄羅斯。其舊游牧之雅爾地。則輝特部居之。故厄魯特仍爲四部。阿玉奇旣長。仍回舊部。嗣爲汗。以女妻策妄。策妄則離間其子散札布台吉。使率所屬萬五千戶。至伊犁。盡沒入之。而逐散札布歸俄羅斯。又絕其貢道。與赴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二年。阿玉奇假道俄羅斯入貢。聖祖欲悉其要領。遣職方郎中圖禮琛。由俄羅斯報之。逾三載始反。俄羅斯者。北方大國。東界黑龍江。包蒙古喀爾喀哈薩克。直抵大西洋。袤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自明季國初。越哈薩克而往投之。俄羅斯城郭國也。以土爾扈特故行國。亦給以邊地額濟勒河。使游

牧。有。騰。吉。思。巨。澤。曰。瑪。魯。扞。海。在。圖。理。雅。部。之。東。俄。羅。斯。之。南。左。哈。薩。克。部。之。北。夾。河。兩。岸。廣。莫。饒。水。草。傳。至。阿。玉。奇。之。孫。烏。錫。巴。皆。以。河。南。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鄂。托。克。等。于。河。北。休。養。生。息。百。餘。載。兩。岸。各。十。餘。萬。戶。氈。幕。駝。馬。雲。屯。谷。量。乾。隆。二。十。二。三。年。王。師。大。掃。伊。犁。其。各。部。厄。魯。特。之。逸。入。俄。羅。斯。者。悉。安。置。于。烏。錫。巴。部。下。是。爲。新。土。爾。扈。特。康。熙。中。俄。羅。斯。之。察。罕。汗。曾。徵。土。爾。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特。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土。爾。扈。特。兵。屢。屐。死。傷。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土。爾。扈。特。方。苦。于。征。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犁。竄。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虛。可。據。狀。其。四。衛。拉。新。投。之。人。同。詞。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惑。其。言。與。其。台。吉。刺。麻。集。議。傳。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北。岸。部。落。于。河。冰。合。時。同。渡。東。徙。適。冬。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萬。口。啓。行。沿。途。破。俄。羅。斯。邊。城。四。俄。羅。斯。興。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如。法。網。之。待。獸。十。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

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亡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犁卡倫。僅存七萬餘口。尪羸無人形。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俄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興黃教之地。以安部衆。奏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楞。前曾誑害副都統唐喀祿。逃俄羅斯。今來歸。疑有姦計。且我受俄羅斯叛藩。恐啓釁。高宗以舍楞前竄時。我固再檄索之。而俄羅斯不與。是我理直有詞。土爾扈特既背其上國而來。儻復拒于我中國。彼將焉往。且求生而致死。之不仁。急之必鋌而走險。不智。于是受其降。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烏錫巴爲汗。其弟親王。餘郡王。貝勒。公。台吉。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給官牧之馬。牛羊十有四萬。而新疆市往之十二萬。不與也。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萬餘石。而伊犁贍賑之茶米不與。甘肅邊內外購羊裘等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棉六萬餘斤。氈廬四百餘架。而庫給之氈棉不與。共靡帑金二十萬有奇。郵傳供億。燕享犒賚。使者勞來相望。一如康熙中撫喀爾喀四部例。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鐘表火鎗。及所受明玉印。乃賜

哈拉沙地爲其游牧。以著勒土斯土爲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故地。而俄羅斯方西向構兵。不暇東問。收其故地。馬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部。仍與我通市如初。于是四喀爾喀部與四五刺部之衆。皆撫而有之。疆域幾埒元代矣。二十九年。而有回疆烏什之變。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戶口數萬。亦回疆一大都會也。準噶爾敗。其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二和卓木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上恐其反覆。不可專任。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無親。其屬役之哈密回子。又助其魚肉。勒買布糧馬羊。壯則攘之。而以羸者倍值售之。辦事大臣蘇成。素憤憤不治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子署。而令兵役裸逐爲樂。喜麀怒狼。民無所訴。二月。解送沙棗樹。苛派回戶二百四十人。相聚謀變。一回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叱逐之。西城回戶不願從亂。相率走投駐劄大臣署。亦叱拒不納。是夕亂作。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皆殲焉。時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也。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一作邊他哈聞變。卽領兵五百赴烏什。烏什開城出迎。卞塔海卽令舉銃。城復閉。逾

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反者。不過四百。餘皆閉戶不預聞。及是則迫脅羣起。共聽阿刺布圖號令。悉衆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敗庫車大臣鄂寶之兵。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犁將軍明瑞。參贊永貴。各以兵赴援。會圍烏什。事聞。卞塔海以誤軍機伏法。納世通亦以騷擾罪誅。官軍晝夜攻城。賊遣其黨潛煽各回城。並乞援于敖罕。布魯特。遠近洶沸。會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隨其子鄂斯滿在庫車。聞之。五晝夜馳回葉爾羌。置酒。盡召諸阿渾愛曼。責以大義利害。復使歌舞之。回女勸侑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驅牧百里外山澤。人心始定。其子鄂斯滿。自引回兵赴烏什。庫車城中羣不逞之徒。亦思爲亂。伯克阿那雅爾日率衆伯克。集大臣署前。二更始散。阿克蘇回酋色提巴爾才。入覲京師。至肅州聞警。七晝夜馳還阿克蘇城中。乃不敢動。而賊所遣赴敖罕之巴敦布。復爲布魯特執獻。于是賊外援絕。我兵又斷其樵牧。敗其衝突。而賊首猶刼其衆。不許出降。城南倚山面河。自河至城。茂林橫翳。隔河礮不能及也。自五月至七月。攻城未克。賊一夕忽盡伐之。城池豁露。我兵四薄。

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徙老弱萬餘口。戍伊犁。烏什平。奏善後章程。一阿奇木之權宜分。一格納坦之私派宜革。一回人之差役宜均。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一伯克等之僕使宜節。一賦役之定額宜明。一民回之居處宜別。一伯克等與官員相見之儀宜定。又移參贊大臣于此。徙各城回戶以實之。越三年而復有昌吉之事。昌吉者。王師定準部後。大興屯田處也。設直隸迪化州于烏魯木齊。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除兵民回屯外。復有內地謫戍之屯戶。是爲流屯。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偪流婦使謳。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戕屯官。劫軍器。據城叛。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兵僅百有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蔑如也。鎮守都統溫福。卽率之以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能仰攻破也。賊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待之。兩崖隱蔽。賊莫測。我多寡。是反客爲主。反守爲攻。破賊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于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賊。

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我軍各擊鎗伏以待。視旗動而擊之。敢先者斬。俄而賊鎗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磨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譟而乘之。皆反奔。逐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瀕葦湖。賊趨絕地。遂爲官兵所殲。其後詔書屢舉二役爲鎮守回疆諸臣之大戒。

道光重定回疆記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于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北路伊犁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視當日準夷之虐取。兩和卓木之騷動。不啻蕞倍。兼以蘇成激變。高樸敗檢之後。宗室侍衛騷擾荷校之餘。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官爲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氈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犁將軍寫遠。恃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

屬夷各布魯特。久爲近塞藩籬。自嘉慶十九年。孜牙墩之案。枉誅圖爾第邁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出塞外。憤煽種類。名圖報復。繼以蘇蘭奇汰列克事。而布魯特亦怨矣。張格爾者。故回酋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裔也。博羅尼都當乾隆初。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自巴達克山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卽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奸回假餽和卓之名。斂財煽衆。時有譏言。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八月。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爲章京綏善叱逐。蘇蘭奇憤走出塞。從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賊。舍騎步逃。次日。官兵追及塞外。遺炊尙然。竟回軍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所擒百餘賊。斌靜悉誅以滅口。上以斌靜獲賊。不訊明覺由。蒙隱具奏。疑之。特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得回民所控斌靜縱家奴司員。凌辱伯克。交通姦利諸罪。奏聞。褫逮。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永芹亦未能撫馭。四年秋。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數百。騷掠近邊。且詭降。要求回測。時內地回戶。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九月。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揜之。不遇。卽縱

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賊遂猖獗。十月。詔以慶祥代永芹參贊。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奸回阿布都拉者。慶祥之腹心也。陰爲賊耳目。堅稱逆裔無子。慶祥信之。奏劾阿奇木王努斯妄報逆裔有子之罪。六年夏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謂瑪雜也。距喀城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以兵千餘剿之。殺賊四百。賊退入大瑪雜內。牆垣三重。周五里。官兵攻之。突圍出。各回響應。旬日萬計。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城。爲三營。令烏凌阿穆克登布分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歿于陣。官兵隔于賊。不得入城。東走阿克蘇者七百人。此據方略也。詢之軍中人則云。此七百人者。副將周某。係四川人。率之築壘城外。回賊圍城。則外兵攻其後。與城中犄角。力戰七晝夜。鉛硝盡。死之。未知孰是。但此時四城全叛。此七百人。何由得達阿克蘇。若死戰。則副將應優蒙卹典。皆于方略無考。故存疑于此。初。回疆惟敖罕。善戰。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張格爾恐伊犁北路援兵速集。遣使求助于敖罕。約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勞。七月。敖罕酋目將安集延萬人至。則張格爾已探喀城無援。悔背前約。敖罕酋怒。卽自督

所部攻城。城不下。又恐回人背之。腹背受敵。率兵宵遁。張格爾使人追陷其衆。復歸投者二三千。張格爾置爲親兵。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英吉爾沙葉爾羌和闐三城繼之。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以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餘。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剿。以陝西巡撫鄂山署總督。又以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理餉。七月。伊犁將軍長齡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動。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以萬五千分護糧臺。以二萬五千進戰。詔授長齡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鎮伊犁。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三千騎出關。與楊遇春均參贊會阿克蘇進剿。原任伊犁將軍大學士松筠請赴回疆招撫。又土爾扈特蒙古備兵請赴援。上嘉之。皆不許。八月。勅長齡察歷任回疆參贊辦事領隊各臣貪淫虐激回民之罪。斌靜色普徵額拘下獄。擬大辟。色彥圖濫殺債事。追奪卹典。章京綏善戍黑龍江。褫前參贊松福之職。特頒手諭十條。指授方略。又詔以乾隆間創拓新疆。故用出征外域之例。嘉慶初。川陝楚軍需未定章程。故多糜費。今回疆隸版

圖六十餘年。城堡臺站。悉同內地。不得復藉詞險遠。其令總理糧餉大臣。定則例。繪圖說。備稽核。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僅于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及伊犁采買之糧。赴阿克蘇。省內地轉輸大半。其內地軍械火藥。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轉阿克蘇。視吐魯番庫車南路。水草較便。并開新疆銅山。鑄普爾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犁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備用。時伊犁之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習行陣者。奏選二千從征。時賊已陷西四城。盡戕兵民。燬廨舍。浸及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八十里。烏什庫車戒嚴。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參將王鴻儀。領兵六百。拒賊于都齊特。戰歿。賊偪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乃復分兵二百。扼河拒之。八月。葉爾羌回賊五六千。將渡河。官兵先搜剿北岸附賊。時達凌阿自庫車。巴哈布自哈拉沙。先後來援。並分兵援烏什。敗其渡河之賊。擒斬三百。賊復分隊。宵渡上游。偪城二十餘里。長清遣百十騎。騁沙揚塵。鼓譟東至。賊退走南岸。我軍亦渡河爲營。賊再攻再敗。擒斬千百。自後不

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恐。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時賊三千扼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里。爲進兵要道。山路嶮險。中隔戈壁。長齡使提督楊芳襲破之。而和闐伯克伊敏等亦聚其衆二千。縛獻僞帥。及和闐大臣舊印。蓋黑帽回非霍集占支派。張格爾縱白帽回虐脅之。故阿克蘇阿奇木曰伊薩克者。遣其黨分赴和闐。離間黑回各伯克。獻城內附。會冬雪封山。兵未能進。復爲白回所陷。七年春。長齡等奏言。前奉詔令大兵分奇正二路。以正兵由中路臺站進。而奇兵由烏什草地。遶出喀城。斷其竄遁。惟是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山溝險狹。戈壁數百里。所經布魯特部落。半爲賊煽。未可孤軍深入。且官兵留防阿克蘇四千。烏什四千。庫車五百餘。并未到之。延綏四川兵五千外。其進剿之步騎。共止二萬二千。如分兩路進。相去二十餘站。聲息不通。且喀城遠屯醜衆。不下數十萬。衆煦漂山。非大兵全力中路。直搗喀城。反正爲奇。難期萬全無失。惟喀城邊接外夷。凡十七卡。恐賊敗遁。已潛諭黑回。赴喀約衆邀截。二月六日出師。十四日至巴爾楚軍臺。喀葉兩城分道處也。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賊。二十有二日。至大河

拐。時我軍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疲駝羸馬。惟恐賊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也。爭望殺賊因糧。是夜始敗其襲營之賊三千。次日賊決河灌道。多掘溝坎。我師戈壁中轉得水。以濟士馬。午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岡五六里。長齡楊遇春將中軍。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半遁回莊。半西竄。官軍分路擣斬其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士氣百倍。二十有五日至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橫列。決水成沮淤。騎難馳騁。城後林中各有伏賊。難繞襲。我軍乃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鏖戰。復麾騎兵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適賊營火藥自轟。我軍乘之。射殪賊帥。奪旗鼓。衆始潰敗。追逾渾水河三十餘里。擒斬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之賊。時河北左山右水路狹。深恐有伏。乃議留兵扼橋。而循河南上。二十有七日。賊數萬。據河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官軍未至五十里。見牛羊蔽野。又探騎數百。見軍卽反走。我師恐賊誘也。嚴令勿掠。亦勿追。距賊十里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各五百。分探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川陝步兵居中。騎兵張

左。右。翼。進。賊。佯。退。欲。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兵。槍。礮。迭。前。而。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行。亂。岡。後。伏。賊。援。應。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潰。斬。擒。各。半。復。殫。安。集。延。二。帥。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列。陣。亘。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穴。壘。列。銃。夜。角。震。天。勢。張。甚。我。軍。復。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謹。囂。達。旦。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長。齡。以。賊。據。形。勢。偪。咫。尺。且。衆。寡。不。敵。恐。昏。晦。乘。我。四。面。受。敵。欲。退。營。十。餘。里。遠。賊。待。霽。而。進。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霧。晦。中。賊。不。辨。我。多。少。又。不。虞。我。卽。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前。鋒。先。扛。礮。轟。賊。礮。勢。與。風。沙。勢。相。并。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瓦。解。回。俗。高。履。跣。屣。不。良。于。行。且。各。裹。糗。餼。負。戴。累。重。及。敗。遁。橐。烏。徧。地。又。喀。城。大。礮。尙。未。運。至。軍。衆。而。無。調。度。不。知。襲。伏。犄。角。之。術。惟。知。并。歸。一。隊。故。爲。我。破。我。軍。乘。勝。抵。喀。什。噶。爾。時。三。月。朔。也。楊。遇。春。欲。急。追。之。張。格。爾。

已先遁。官兵先據漢城。次破回城。僅獲其甥姪。及安集延僞帥推立汗薩木汗。並從逆伯克等。先後殺賊無算。生擒四千餘。奏聞。上以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乃臨巢兔脫。棄前功。留後患。長齡奪紫韁。楊遇春武隆阿奪太子太保少保銜。仍勒限獲賊。時武隆阿病留喀城。三月五日。楊遇春率師復英吉爾沙。十六日。復葉爾羌。使楊芳以兵六千餘。往剿和闐賊。亦同日破賊五千城外。擒斬王努斯。遂復和闐。初。張格爾重啗安集延爲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不惟盡得府庫官私之財。并搜括回戶殆徧。張格爾又昏憤濫誅殺。回人大失望。及張格爾走敖罕。敖罕亦不受也。六月。長齡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八千。出塞揜捕。並諭各部落擒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者。葱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敖罕之道也。時出塞官兵八千。留喀城兵九千。敖罕布魯特各部落。雖各有擒獻之言。賊愈遁愈遠。終無要領。軍懸絕徼。道遠餉艱。而楊芳在阿賴。遇敖罕二千餘賊。誘官兵入伏。鏖戰一晝夜。軍幾殆。步步爲營。嚴陣出險。上責諸將孤軍突入。老師糜餉。命留官兵八千防喀城。其餘兵九千。卽隨楊遇春入關。

以楊芳代參贊。初大軍之西征也。密奉手諭。以事平之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長齡以張逆未獲。奏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刺麻。已成不可移之錮習。即使張逆就擒。尙有其兄弟之子在敖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放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亦奏言。善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此大兵進剿。賊卽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徧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靡有用兵餉于無用之地。不若歸并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卽鞏若金甌。似無需更守西四城。漏卮上切。責長齡老悖昏繆。欲釋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留任。九月。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張格爾傳食諸部落。諸部落漸不能供。生計日蹙。中國購擒獻

張格爾者。爵郡王。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其白回從賊。出卡者。家室皆令無恙。以離其心。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除歲不備。入卡煽衆。潛襲喀城。長齡楊芳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由開齊山舊路。潛入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要拒。賊知有變。卽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均賞戴雙眼孔雀翎。阿克蘇貝子伊薩克晉封郡王。其餘將士胡超以下。賞賚有差。是月。楊遇春至京。實授陝甘總督。加恩東四城守禦諸臣。贈卹西四城殉節諸臣。恭上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郊勞受俘。舉行如典。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雍正乾隆舉行。而康熙嘉慶中無之。是役用兵三萬六千有奇。用帑銀千餘萬兩。初恐賊深溝高壘。而遣偏師繞出東路。斷餉道也。故多留兵嚴防後路。實抵喀城兵不及二萬。其川陝未至之兵。有中途返者。初張格爾就擒。長齡檄諭敖罕布哈爾。縛獻逆。

裔家屬。敖罕遣使來賀。言被虜兵民。可以獻出。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而喀城叛弁譚祿者。先踰城降張格爾。後復降敖罕。爲奸細嚮導。教其要挾。又設伏。攻官軍于阿賴。旋同敖罕使至。發覺磔死。上以逆孛么麼。無關邊患。敕那彥成楊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蹙。自將縛獻求市。毋煩檄索。旋召那彥成來京。那彥成以逆子布素普年六歲。尙在敖罕。及助逆之阿坦克汰列克等。未獲。屢遣間購致。並招諭布哈爾巴達克山達爾瓦斯各部落。使與敖罕攜貳。上敕那彥成。毋貪功生釁。令于九年六月回京。于是那彥成先後奏章程數十。大略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于都統參贊。又總考核于伊犁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派。不用駐防。以重其選。尤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其五城叛回地產。歸官收租。歲糧五萬六千餘石。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糧萬八千石。而喀城之大河沿。葉爾羌之亮噶爾。新墾尙不在內。皆爲酌增各官養廉鹽菜銀之用。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采買儲倉。兼改城垣。增卡堡。練戍兵。以漸裁撤。此

安內之法也。至外夷爲逋逃藪者。莫如敖罕。所屬不過八城。安集延卽其八回城之一。在敖罕東三百八十里。距喀城五百里。自閉關罷市後。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皆其仇敵。一離巢穴。卽憂外寇。其藏留逆裔。不過以繫白回之心。惟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待其款關求貢。而後撫而用之。此制外之法也。悉允行。道光九年秋。安集延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怨報復。官兵敗績卡外。賊衆萬餘。圍攻喀什噶爾葉爾羌。焚掠回莊。那彥成之子容安。以伊犁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飽颺出卡。逮下獄。擬重辟。那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朗阿。馳至軍。檄諭敖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葉爾羌。道光二十二年。敖罕竟滅于布哈爾。

臣源曰。乾隆二十三年。戡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路詳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其宜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夫固畛域視之矣。若捐西守東之議。固王者不勤遠略。而東四城膏腴不

及西四城。什之二。卽北路伊犁。亦不及焉。苟捐畀土酋。必互相吞并。自相雄長。易世後。且挾其富庶。倔强以與我難。如大小和卓木之已事。不然。則爲布魯特侵據。邊圉其能晏然已乎。誠使仿伊犁烏魯木齊移眷駐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爲額兵。屯田裕餉。並許內地商民。挈家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餘頃。溜緩渠平。決漑反掌。蒔插輒穫。畝收數鍾。鹵莽爲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今回疆各城。官吏已許挈眷。而戍卒商民挈眷之例。尙未推廣。夫家室不成。則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墾闢不富。且北路南路。皆國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輪臺一甌脫。上又以南北兩路相輔車。而道里迂遠。命查冰嶺以西。可通烏什之路。那彥成德英阿等奏言。自伊犁惠遠城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惟中有七站。屬布魯特游牧。未便設驛。是以自昔封禁。止爲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而兵貴神速。設遇緩急。卽可由此間道。長驅深入。皆籌邊者所

當。攷。并。附。著。于。篇。

附錄

鎮海虞含章新疆山脈圖志序曰。新城王樹枬先生官新疆時。序新疆山脈爲圖志。自天山而南山北山。凡六卷。天山脈起于葱嶺。先生本河源所自出。謂葱嶺卽昆侖。其東行一脈。乃爲天山本幹。復分支特起爲南北路諸山。綿亘數千里。尾掉玉關入中國。蓋大地元氣旁礴。爲高山大川。其縱橫起伏。要莫不有迹象可求。循其理也。新疆旣在西陲萬山中。自三代不及以政。漢唐而還。輪蹄交錯。聲教始通。相延迄於有清。籠有準部回疆。廣地萬里。測星度。列土方。因形勢自然而置郡縣。要荒一家。秉其阨塞地利。何其盛也。輓近軍興。斯拉夫之族。侵入其阻。當事者。稍以邊境爲非禹貢所及。不甚顧惜。厥後兩國每以地界相持。試自昆侖左轉。旁騰格里之陰。度伊犁額爾齊斯諸河。抵阿爾泰。復折而西向。茫茫千里。其河流多自東南來。而其山脈隱見。皆與我相屬。誠我有也。先生開藩于斯。用取案牘約章。譯語方言。中外古今史氏之

文發憤爲一書。以山爲經。水爲緯。凡城郭台站。市集物產。卅石道橋。類附條分。囊括無漏。且其地多危崖絕巘。冰雪皚皚。行旅駝騎。險滑萬狀。又爲風災鬼難之墟。木魅暴龍之藪。乃亦臚舉及之。寧先生著書多好奇之意歟。殆欲人知自漢博望侯以來。鑿空而得之者。亦稍極行人之憔悴歟。夫世徒以先生雄於文。謂閱覽博物君子。是殆欲上擬翳經。余謂自昔大人。每因憂患而作。先生籌策邊庭。竊想見其懷鉛握槧。徘徊四望於天山南北時也。

道光回疆善後記

道光七年冬。詔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使回疆。明年正月。張格爾就擒。詔揚威將軍長齡凱旋。那彥成前赴喀什噶城。籌善後策。先後詳奏章程數十。已詳前記。八年。那彥成回京。詔以札隆阿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以璧昌署理葉爾羌辦事大臣。清出葉爾羌私墾地畝。新糧二萬石。改徵折色。撥補東四城俸餉。而以葉城額貯二萬石。按歲出陳易新。充葉城經費。又改西抵英吉爾沙之戈壁百四十里。置驛開渠。商民漸復。壁壘一新。十年秋八月。卽有敖罕安集延入寇之事。初。張格爾伏誅後。其妻子尙留敖罕。那彥成檄令縛獻。不從。上命絕其互市以困之。而那彥成并奏驅歷年留商內地之夷。且沒入其貲。諸夷商憤怨。探知大兵已班。于是奉張逆之兄玉素普爲和卓。糾結布魯特安集延數千入寇。十年春夏。回郡王伊薩克及客民。先後密報賊警。參贊大臣札隆阿。皆不信。且奏言南路如果有事。惟臣是問。八月九日聞警。始令幫辦大臣塔新哈。赴喀浪圭。

禦之。又令副將賴永貴以兵千六百赴明約洛夾剿。賊佯以少兵誘我入險。而截其後路。我兵多步少騎。不能衝擊。先後覆沒。賊遂猖獗。札隆阿奏聞。詔陝甘總督楊遇春赴肅州。參贊大臣哈朗阿及楊芳同馳赴阿克蘇。調兵進剿。時葉爾羌城中兵僅六百。璧昌聞警。盡徙城外商民于城內。傳集各回伯克。諭以禍福利害。選派回兵分防各要隘。一爲西通喀英二城之科熱巴特。一爲西南通色呼庫勒之亮噶爾。一爲東通樹窩子之巴爾楚克。每路各守以兵勇二百。回兵一二千。部署甫定。而賊圍喀英二城後。卽分隊由草湖來寇葉城。璧昌選回兵千餘。屯回漢二城中路。官兵四百。陣東門外。次日賊步騎萬餘來犯。我兵上下攻擊。扛礮繼之。擒斬賊三百餘。又擒撲入回城之賊三百。賊退走三百里外。僅陣亡我兵一人。回兵五人。是役回漢一心。以少破衆。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助順之力。詔賞璧昌副都統銜。餘將士分別獎勵有差。而札隆阿在喀什噶爾亦督兵三次。出城擊賊。毀其礮臺。殺傷賊衆。時伊犁參贊大臣容安領步騎四千五百。于九月十二日抵阿克蘇。尙欲俟烏魯木齊各路兵集而後進。於是葉爾羌敗賊

復於二十日。兩路來犯。回兵迎戰二十里外。不利。官兵五百。復迎剿於十里外。卻之。又遣回兵卻色呼庫勒之賊。時葉爾羌境內布魯特安集延。聞援兵將至。皆先竄。惟餘上年從逆逃往敖罕之朵蘭回子。脅惑各莊。朵蘭回子、皆霍集占家奴、爲回衆賤類、白回不與婚姻、分遣各城、充當苦差者、朝脅暮散。不能成隊。故不敢攻城。僅截路奪掠。每路數百人。但得官兵步騎二千。即可掃廓道路。以解喀城之圍。而容安擁重兵八九千。反繞道烏什。趨無賊之和闐。致喀英二城圍久不解。各回城子女玉帛。搜括殆盡。葉城賊脅從復聚。上震怒。逮容安。以哈豐阿代領其衆。十月七日。賊步騎千人。犯葉爾羌。璧昌先決大河渠上游。以斷賊近城之路。自領兵民八百餘迎擊。副將任貴邦。先以扛礮擊卻涉水騎賊。卽督兵直渡北岸。殺賊二百餘。賊奔潰。十一月朔。敗賊復聚攻城。日夜相持。初五日。哈豐阿援兵三千五百至。賊望風瓦解。初六日。哈豐阿等破賊步騎二千於哈拉布札什。擒斬三百。燒其敗匿回莊之賊五百餘。十二日。遂進至英吉爾沙。喀什噶爾賊已解圍。飽颺出塞。二十日。胡超兵至。旣而哈朗阿楊芳二參贊亦至。欽差大學士長齡。行至葉爾羌。以奉命與伊犁將軍玉麟。

會審札隆阿伊薩克之案。折回阿克蘇。初賊之至喀什噶爾也。官兵已大半沒塞外。回城無官兵督守。伯克回民奔入漢城。而漢城商民復疑白回通賊內應。聚衆搜殺二百餘。適有自賊逃還之吉林布。述賊言伊薩克內應。札隆阿謂賊反間。不足信。而商民皆洶洶圍其署欲除之。札隆阿使人衛出伊薩克一家。送參贊署監守。而撫慰兵民登城守禦。及圍解。札隆阿具奏始末。并言伊薩克久已通賊。參贊哈朗阿楊芳初至喀城。亦以所詢兵民之詞入奏。上疑之。故命長齡玉麟會讞。究出主謀草奏之幕友。及羅織教供之通事等。奏上。札隆阿擬斬。枷示阿克蘇兩月。而還伊薩克舊職。其葉爾羌伯克阿布都滿。仍許襲其祖霍吉斯郡王之封。十一年。璧昌調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是時敖罕聞官兵大至。將由伊犁烏什喀城三路出討。敖罕亦于二邊界築牆防拒。又遣使求貢俄羅斯。欲以乞援。俄羅斯以敖罕新構釁中國。拒其使不許入境。敖罕既無外援。乃有求市意。上命長齡玉麟赴喀城。召楊芳回任。七月。長齡抵喀城。則敖罕已遣三頭目來呈訴前事。並請通商。此外別無所請也。長齡遣還其二使。留其一使。令縛獻賊目。釋

回被虜兵民。兩月不報。十月。敖罕始遣還前同往之伯克歸報。言被虜兵民。可以釋還。惟縛獻夷目之事。回經所無。且於通商外。要求免稅。并給還前所鈔沒資產。較前次所求反奢。長齡奏言安邊之策。振威爲上。羈縻次之。敖罕與布哈爾。達爾瓦斯。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所屬塔什干。安集延等七處。均無城池。其臨戰皆以騎賊衝陣。然不能於馬上施銃。倘遇連環烏槍。則騎賊先奔。又卡外布魯特。哈薩克。皆受其欺凌。爭求內徙。而卡內回衆。亦俱恨其虜掠。果欲聲罪致討。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旅而出。並於伊犁烏什邊境。聲稱三路並進。先期檄諭布哈爾等部。同時進攻。則不待直擣巢穴。而其附近仇部。已羣起乘釁。四面受敵。可一舉掃蕩。惟是一出塞外。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倫至敖罕。千六百餘里。中有鐵列克嶺。爲敖罕布魯特交界。兩山夾河。僅容單騎。兩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險。不值勞師遠涉。擬遣還前所留來使一人。令伯克霍爾敦寄信開導。爲相機羈縻之計。上命一切如其所請。敖罕大喜過望。遣使來抱經盟誓。通商納貢。是冬。敖罕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張聲勢。十一月。上以中外諸臣善後條奏。交長齡

玉麟會議。遂奏移參贊於葉爾羌之策。略曰。此次入寇之賊。與張格爾不同。不過烏合夷衆。挾驅逐鈔沒之憾。虜掠取償。並無志於土地人民。而各自回畏賊騷掠。助順守禦。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是此時戰緩而守急。惟是兵未至。而賊已先逃。兵久駐。而賊無一獲。戰守俱無長策。諸臣條奏。如言增兵廣屯。自爲耕戰。以省徵調。言之似易。行之實難。卽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至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則回性懦弱。非敖罕敵。若無官兵守禦。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臣等再四商籌。統兵之人。宜立於不敗之地。斯能制人。而不爲人制。惟有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其地本回疆都會。距喀什噶爾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再移和闐領隊大臣一員。以備調遣。其喀什噶爾留換總兵一員。與英吉爾沙領隊大臣犄角。再於葉爾羌阿克蘇適中之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員。以爲樹窩子咽喉鎖鑰。則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聲勢聯絡。其防兵之數。請於西四城六千額兵之外。再酌留伊犁騎兵三千。陝甘綠營兵四千。計新舊兵額萬有二千。除阿克蘇烏什各有兵千餘。毋庸議增外。喀什噶爾擬駐綠營兵三千。哨探前敵。英吉爾

沙駐步騎千有五百。爲喀葉二城中權接應。巴爾楚克擬駐綠營兵三千。築堡駐守。使賊不能遶截後路。和闐僻在一隅。止需駐兵五百。此外滿兵二千。漢兵四千。全駐葉爾羌。隨參贊大臣。居中調度。小賊各城自剿。大賊參贊相機遣援。無煩由內地徵調。如賊敢深入。以主待客。前後夾攻。必可一痛創之。無後患。即可酌減新兵。以復舊制。其新兵糧餉。應請於各省綠營兵額內。酌裁百分之二。可歲省銀三十餘萬。以爲回疆兵餉。俟屯田興舉有效。地利日增。生聚日盛。兵民日固。即可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還內地餉額。奏上。得旨允行。初、上年長齡密奏、請移參贊於喀喇沙爾、其地距喀什噶爾東西四千餘里、有事鞭長莫及、且賊未受創、而卽退守、適以示弱、故旨未允行、至是始自改議、是冬。長齡回京。玉麟回伊犁。璧昌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初。回俗皆無城。乾隆初定新疆。於回莊旁。築牆及肩。名曰漢城。僅容官署兵房倉庫而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之外。或雜處回房。故六年之變。四城易失。及八年善後。重建漢城。始與回莊隔別。然惟喀什噶爾新城。包坊市於城內。其英吉爾沙和闐葉爾羌三城。則仍居商民於城外。十年。璧昌守葉城。急移商民貨物入城。而燬城外市舍。及再籌善後。仍未築關牆。以

包坊市。論者以爲憾。然敖罕自通市後。不數年。旋破於布哈爾。且見我邊防整飭。貪利畏威。至今無反側。

魏源曰。聞之。今兩江總督前參贊大臣璧昌公曰。回疆之吏。職稱司牧。回羊也。敖罕。狼也。布魯特保我藩籬。譬則犬也。六年十年。敖罕再犯塞。犬亦隨狼食羊。故其吠聲。亦不足信。今日而欲以夷制夷。不在知己知彼哉。敖罕部本微也。土產甚貧。全賴諸夷入市貨稅。以資國用。其西有倭羅堆牌部。地險人悍。世仇構兵。逮八年。敖罕吞并倭羅堆牌。無內顧憂。故十年遂東犯邊。然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尤大且強。挾敖罕酋之弟。以女妻之。旦夕伺釁。及道光二十二年。敖罕遂爲布哈爾所滅。虜其王子伯克來告捷。蓋乘其內亂。而助弟滅兄。今敖罕遂爲布哈爾附庸。則知前此跳梁於卡外者。外強中乾也。援兵初集之始。敖罕遣使求貢於俄羅斯。俄羅斯拒之。及通商免稅還產還貨。盡獲所求。始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夸示於我。亦外強中乾也。十年入卡。擁張逆之兄玉素普。以煽惑白回。玉素普誦經慈善。見敖罕荼毒回衆。深悔其來。近又養張逆之子布作

魯克二人。以爲他日用。然羣回再被搜括。不肯復爲所愚。卽布魯特亦憾其苛稅。貌從心快。非嚮日夷回一氣易於煽惑之比。祇以巢穴險遠。我至彼去。我去此來。但能撫馭回民。堅壁清野。卽可收以回制夷之效。或謂回疆堅壁易而清野難。不但回戶盡入回城。有人滿之患。且回地半耕半牧。若盡驅牲畜。掃羣而至。何以處之。是又在使回民仿內地堡寨之法。相地扼險。緩急入保。寓清野於堅壁。尤守邊大利。不在屯田之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清代武功記 卷四

七四

清代武功記卷四

奉化周 覃公延校

清代武功記卷五

邵陽魏源撰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西藏。古吐蕃。元明爲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木多之地。爲前藏。亦曰喀木。曰衛。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爲中藏。布達拉、華言普陀宗乘也。曰藏。即札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爲後藏。札什倫布、華言吉祥山也、以山得名。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上出青海西南之星宿海、與藏地北界相連、南界大金沙江。一名伊拉瓦底江、上游曰邁立開江、源出喀木部南、下游由緬甸入南海、視長江上游之小金沙江、廣闊數倍、或云、即黑水、而三藏即三危、其以怒江爲三藏南界者、非也、西距雪嶺。雪嶺、爲岡底斯山、在阿里、即葱嶺之南幹、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云。在五天竺之東北。而距北天竺較近。阿里南二千餘里、入額納特珂克境、即中印度、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驗。

多僧。無城郭。僧居士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士臺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爲釋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吐蕃人、生七歲、誦經典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稱曰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潛邸、卽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行天下、今後藏薩迦、有刺麻、卽元帝師後人、爲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登法座、

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欲殺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獷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聞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尙師。遣使迎至京師。爲高帝后薦福於靈谷寺。有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之亞於大寶。於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茶貪貢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創於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巴、以永樂十五年。生於西寧衛。得道於西

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卽會衆自黃其衣冠。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其班禪刺麻。又稱曰額爾德尼。譯言光顯也。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而不失其性。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於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者。卽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呼圖克圖。則分掌教化。當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於中國。武宗遣中使。率將校十人。士千人。迎之。達賴不願行。國人匿之。將士欲威以兵。爲番人所敗。遁還。而武宗崩。世宗立。果盡斥遣番僧。繼又崇道教。不信佛。人始以

達賴之不欲行。爲有前知焉。三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堅錯也。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俺答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飲長生水。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答亦勸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遣大學士張居正書。自稱釋迦牟尼比邱。中國始知有活佛其人。實得禪定。慈忍淵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耀。於是紅教中大寶大乘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圖古隆汗族。十四歲入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蹟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枕者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太宗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達賴刺麻。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於是達賴班禪。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聞我朝興東土。各報使。繞塞外數萬里。以崇德七年。至盛京。奉書及方物。約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存問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我朝通西藏之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使獻

金佛念珠。表頌功德。詔賚甲冑弓矢皮幣。并遣使迓達賴。九年冬。至京師。世祖賓之於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刺麻。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初。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始汗者。本厄魯特部。於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於固始汗。剪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於是紅教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顧第巴桑結。實傾險。旣滅藏巴。事多專決。吳三桂。王雲南。歲遣人至藏。熬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達賴上書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圍吳世璠於雲南。世璠通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於青海。其書亦爲我軍所獲。朝廷不之問也。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祕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旣袒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峻。

準噶爾以門中國。又外搆策妄阿布坦。內閱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特之一。曾入藏爲刺麻。與第巴相暱。歸篡其汗。自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蒙古。自國初以入藏隔於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呼圖克圖。位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交惡搆兵。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刺麻坐牀者。爲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詔莅盟壇。與西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讎爲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聖祖申命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濟隆呼圖克圖往。反陰嫉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敗之。烏闌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項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聖祖不受。屢遣京師刺麻入藏探之。歸言第巴桑結使已遙望禮拜。有刺麻立高樓之上。絳紗之中。香烟繚繞。覲不分明。三十三年。達賴刺麻

入貢。言己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詔封第巴桑結爲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刺麻脫緇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刺麻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屢唆噶爾丹。興戎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教。乃使衆不尊班禪而尊己。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喀準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闌布通之役。爲賊軍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又代爲講款。以誤追師。繫爾袒庇噶爾丹之由。今爲殄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賫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爾城下。爾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結皇恐。明年密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刺麻。于壬戌年示寂。轉生淨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人民生變。故未發

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牀。求大皇帝勿宣泄。

西藏不紀天干、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以

寅爲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閏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而無小建、假如閏初二、則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無初二矣、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于其中間摘去一二日耳、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

命戒體。並封進達賴臨終牀簀尸鹽拌像。上許爲祕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巴使者歸。途遇策妄阿布坦會擒噶爾丹之兵。復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阿布坦哭而歸。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地。第巴忌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奏防其猖獗。而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僞。欲藉詞侵藏。上以二人皆叵測。不之許也。策妄疏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教自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圓寂之後、第巴匿之不宜、舍正傳之聖徒班禪、而自尊其身、別奉紅教刺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云云、案普通乃前輩達賴之別號、海潮乃前輩班禪之號也、四十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衆討誅第巴。詔封拉藏翊法恭順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衛藏爲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圖汗。轄其衆。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

位之。固始汗卒于順治十三年。鄂齊圖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賚巴圖爾汗卒于三十六年。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刺麻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即方略所云、策妄阿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而藏中所立博克達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刺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爲真達賴。以康熙二十二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廿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賜册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上恐其構釁。詔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黃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峯環遶之。海中有二島。人迹不至。即唐時所謂龍駒島、番僧習禪定者。于冰合時。裹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兩部爭議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初策妄阿布坦娶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令歸。上以厄魯特狙詐。勅拉藏毋恃親疏。防拉藏。藏耄而醞飲。不以爲意。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蒙古語謂天曰騰格里、猶言天河也、蒙古謂池泊海子、皆曰淖爾、或作賴爾、或作那爾、或作諾爾、或作腦爾、皆海子之謂、西接後藏。周數千里。其北岸大山橫亘。爲準夷入藏必由之。

路。有鐵索橋。天險。一夫拒隘。萬衆趨。更無旁徑。拉藏亦不之守也。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領精兵六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瘴。晝伏夜行。次年七月。始達藏界。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爲名。由騰格里海突入。敗唐古特兵。遂圍攻布達拉。誘其衆內應開門。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犁。禁新達賴刺麻于札克布里廟。詔西安將軍額倫特。以軍數千赴援。而侍衛色棱。宣諭青海蒙古備兵。七月。師逾木魯河。蒙古曰木魯烏蘇、華語曰通天河、乃西甯西藏之界也。色棱軍拜都嶺。額倫特軍出庫賽嶺。賊佯敗屢却。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北至喀喇河。兩軍皆會。賊脅從番衆數萬。以其半據河。拒我前。而分兵潛出我後。截餉道。相持月餘。糧盡矢竭。九月。我師覆焉。賊氛益熾。青海蒙古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刺麻可隨地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大臣皆懲前敗。亦看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且賊能衝雪縫險而至。何況我軍。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饗。將軍傅爾丹富寧安。分出巴

里坤阿爾泰。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擣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真。藏中舊立之贗。合詞請于朝。乞擁置禪榻。詔許給冊印。于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率所部。或數千。或數百。于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刺麻入藏。軍容甚盛。大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祭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卽招土司爲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饟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刼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卽由舊路北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犁者不及半。詔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刺麻。于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刺麻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刺麻。西陲倏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

一。花。五。葉。之。讖。至。六。世。果。以。衣。鉢。啓。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不。能。違。而。况。人。事。歟。

松筠綬服紀略曰、紅教刺麻最尊者、爲薩迦呼圖克圖、卽元帝師八思巴刺麻之後也、在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廟、本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余巡邊見薩迦呼圖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眷屬、惟薩迦呼圖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不往來、祇爲生子襲衣鉢計、其經典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到藏傳教、爲紅教之祖、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濂曾、覆奏薩迦本同黃教情形、余詢之達賴班禪兩刺麻及濟隴第穆等、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裏塘番衆、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薩迦、如達賴班禪、蓋紅黃二教本同、其近日邪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未失、非薩迦廟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而已、又言康熙中、喀部爲準部所攻破、集衆議投俄羅斯與投中國孰利、哲卜尊丹巴刺麻曰、俄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爲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遂定計東向、故馭外夷、必因其習尚、以決人心之去就、

案刺麻卽僧、應僧衣僧冠、其袈裟紅色、本佛舊制、所謂僧伽梨也、袈裟偏袒右肩、惟禮佛升坐說法用之、其常服則緇衣、故曰緇門、所謂壞色衣也、不當概服赭衣、尤不當概赭其冠、黃教起于明世、應服黃袈裟、亦同此例、乃今京師刺麻、不惟冠服一概紅黃、且不服袈裟、而袍袿頂戴、與在家軍民官吏無別、不知起于何時、及考常熟錢良策出塞紀略曰、歸化城刺麻廟、有一僧、被黃衣、袒右肩、南面坐、號呼圖克圖、自言能憶前生數世、貌莊氣靜、類有道者、青浦杜昌丁藏行紀程曰、大中甸紅教大刺麻一人、其下刺麻數百、皆偏袒右肩、紅璽璽爲衣、余慶遠維西見聞記曰、維西黃教刺麻、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肘、夏戴平頂竹笠、冬戴平頂方氈帽、如內地僧帽之式、乃知刺麻雖紅黃異教、而在番地藏地、仍服袈裟僧帽、不同在家之衣、其有品級大刺麻、皆年班奉旨入覲、始易頂戴袍袿、此外散小刺麻、何以概同在家俗服、

此不可解者一也、俗稱歡喜佛者、形同祕戲、乃元季番僧導欲誨淫之術、元順帝供諸宮內、卒亡其國、稍知佛律、卽當恥之、且官府亦當禁之、乃西藏蒙古及京師刺麻寺中、皆有圖像供設、恬不爲怪、試問本何經教、起何敬信、其呼圖克圖不禁之、官府亦不禁之、此不可解者二也、至于轉世之說、惟黃教有之、紅教則以生子襲衣鉢、乃維西見聞記、則稱紅教刺麻十三種、維西係格馬一種、其長五人、輪回生番地掌教、名曰五寶、維西五寺、紅教八百人、皆格馬五寶之種也、乾隆八年、紅教謨勒孤刺麻、轉生于維西民家、名曰達機、年七歲、其弟子輩卜知而尋至、達機先一日、卽告知父母、及期、揀珠認鉢、及所書心經、笑摩衆頂、歷言前生事不爽、遠近爭皈、頂禮迎去、又善知識刺麻者、亦格馬五寶刺麻之高弟子、乾隆乙卯、轉生于維西通事王善家、丁亥年、五寶命刺麻數人、以金銀馬騾夾迎入藏、每程未至之山川、此幼刺麻皆能預言之、則是紅教亦有呼畢勒罕轉世、不獨黃教矣、存此以備考、

附錄康輶紀行

西藏賦注云、明番僧宗喀巴、名羅卜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穆倫經其所立也、達賴刺麻至、大詔衆刺麻、必誦是經、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八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爲番衆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爲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爲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爲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於紅教矣、經簿云、達賴刺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輩達賴刺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熙饒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誦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遂號根敦珠巴爲湯徹清巴、壽

八十六歲、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成化十二年丙申、創建羣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萬歷間、封爲大國師、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萬歷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磋、萬歷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合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國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喇嘛差人進貢、九年入覲、世祖章皇帝賜居西黃寺、封爲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足墨多爾濟嘉木磋刺麻、金冊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喇嘛、疑卽此、第七輩名羅卜藏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察漢諾們罕家出家、按此卽圖識所云噶爾藏嘉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賜達賴喇嘛名號、統領黃教、勅書金印、雍正二年、賜西方湯徹清巴巴木載達賴喇嘛、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輩名羅卜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布格爾、生於明正統十年乙丑、第二輩名珠拜旺曲索諾木綽爾濟朗布、生年缺、第三輩名結珠拜旺曲羅卜藏敦玉珠巴、生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名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隆慶元年丁卯、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太宗文皇帝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歲、第五輩名班禪羅卜藏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賜金冊印、注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屬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西布尊巴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達賴喇嘛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喇達賴刺麻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

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敕封達賴刺麻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唐古特文、次蒙古文、最後清文、國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特文、最後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達賴刺麻之下、有二呼圖克圖、一爲濟隆、二爲第穆、皆以所轄地名稱之、濟隆在後藏之南、第穆在工布、又有二那門汗、或作諾門汗、一爲榮增那門汗、榮增者、梵言師父、爲達賴授經之師也、一爲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那門汗、其人名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洮州人、先時在京師、以前輩達賴圓寂、至藏爲那門汗代理、賞噶勒丹錫十二字名號、道光二十四年、駐藏大臣奏革之、向列達賴圓寂、以班禪或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代理、呼圖克圖較尊、那門汗次之、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前後代理達賴事二十餘年、跋扈不法、十輩達賴刺麻之死、藏人洵洵言其謀毒、堪布及衆刺麻、羣訴於大臣、事無左驗、莫能究也、有不服者、更以抵罪、阿旺札布巴益驕、黨羽日衆、厚結大臣以自固、至是敗竄黑龍江、藏中管理寺院講習經典之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總堪布、次曰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品級大小有差、札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理事之大僧官也、歲臻者、達賴刺麻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森臻、又次曰曲臻、職司經卷、又次曰孜仲、職司熬茶、歲臻以下、皆堪布之有職事者、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達賴刺麻山上貯金銀緞疋珍寶之內庫、曰商上、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臻、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卽倉儲巴、以諸處皆有、故特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五品、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廈、曰協爾幫、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譯、六品、曰小中譯、七品、通傳譯語者、曰羅藏娃、主馬廠者、曰達臻、六品、分管地方、曰希約第巴、曰郎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臻、五品、主兵者、曰戴臻、次曰加臻、次曰甲臻、次曰定臻、代達賴理事者、曰第巴、統理兵馬刑名者、曰噶布倫、又作噶隆、三品、噶布倫凡四人、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經典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轉一二世者、曰沙布倫、通稱刺麻、弟子曰托音、俗官初入籍者、曰東科爾、又有邊缺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其仔臻商卓特巴噶布倫有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選擬正陪二人、請旨補用、餘皆會同揀放、他如管門管草管摺把帳房牛羊廠

諸職事、均聽達賴刺麻自用之、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公奏定其制、今達賴刺麻爲十一輩、其十輩於道光十六年圓寂、相傳達賴刺麻每於圓寂時、先示人以降生之處、其弟子大堪布往訪得之、小兒初見、卽能相識、乾隆中、乃發金瓶至藏、貯數小兒名、掣籤以防詐僞、圓寂後、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間有呈報生子靈異者、或有徵驗、藏內則遣大堪布噶布倫、持達賴生前常愛用之物數事、雜以他物試之、其兒指取不爽、或見堪布、出一二語、乃臨圓寂時事、則令其父母攜至德慶、(距前藏之站地不遠)凡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駐藏大臣覆驗、擇日以金瓶掣籤、前七日、各大寺刺麻、虔誦經、幫辦大臣至大招行禮、用牙籤書各小兒名、如其數、人各一籤、彌封、貯瓶內蓋之、駐藏大臣行禮啓蓋、掣取其一、對衆拆封、既知爲某小兒名、則率衆至德慶、迎入大招、堪布日夕守護、具奏、入呼畢勒罕冊、上命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坐牀、六歲學經、七歲受小戒、卽學禪坐、不令臥、藏內公事、皆班禪或呼圖克圖代決、十六歲、乃自理事、

謝都圖又言、今達賴刺麻、道光十五年、生於裏塘之泰甯、其祖父本陝人、以業審至泰甯、父習其業、母番女也、昔藏中亂時、達賴刺麻嘗移牀泰甯、故亦爲勝地、達賴生甫三歲、藏中蹤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覆頂、初不之信、及迎至藏、將近布達拉、親見其上有五色雲如蓋、隨至布達拉大寺、坐牀後始散、乃知靈異非虛、余謂達賴出微賤、一旦置身青雲、始在孩提、卽爲天子隆重、二萬里王公僧俗男婦、無不誠心敬禮、苟非福德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太史奏五色雲見、古有之矣、天降靈祥、必非無意、今之達賴、其有殊乎、抑嘗思之、人之始生、本二氣之精、與星辰同體、惟受生後、物欲習染、蔽其靈明、展轉死生、精氣耗剝、乃與常人無異耳、守貞抱一之士、與豪傑奇偉之人、精氣堅凝、或以時發現、理固宜然、不足怪也、漢高祖韓魏公與此刺麻之雲、非山川之雲、乃其本體之精氣所發見也、豈但異人、凡大軍所在、或千人之聚、其上皆有雲氣、蓋衆氣所凝、雖庸人亦然、不過盛衰明暗之殊耳、右達賴刺麻頂上雲氣、紅教刺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爲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惟講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爲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番人雖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

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僅以清心無漏、爲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閒、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門汗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尙幼、訪於班禪、以成其獄、失番人心、及班禪返後、藏、番人敬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旣以搆兵結訟、類伍齊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乎、右黃教紅教之異、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駐藏大臣何昉乎。昉于雍正之初而定于乾隆之中。葉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卒于京師。年九十矣。上親臨奠。賜名號冊印。如達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爲駐京之章嘉呼圖克圖。後身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者。上年雍邸時。所從咨佛法者也。方是時。世宗憲皇帝天縱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崇宏法教。普利羣生。而二年卽有青海刺麻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刺麻衆各數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刺麻。亦黨賊拒戰。王師討平之。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爲甚。乃收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毋逾二百楹。衆毋逾三百人。冬。藏中噶布倫等三人。忌貝子康濟鼐之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詔將軍查郎阿。率川陝滇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台吉頗羅鼐。率後藏及阿里兵

九千。截賊去路。擒首逆。詔以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賜犒兵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爲大臣駐藏之始。是年。準噶爾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請赴藏熬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詔嚴兵備之。乃收前藏東部之巴塘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甸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土司。仍隸西藏。移達賴刺麻于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惠遠廟、番名噶達寺。八年。遷于泰寧。護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騰格里海之隘。以備準夷。冬雪封山。撤兵。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其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逼近衛地。故防守尤要。十二年。準噶爾請和。詔果親王偕章嘉呼圖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寧歸藏。減戍藏兵四之三。其哲卜尊丹巴于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爲達賴刺麻。請巴塘裏塘地。還前藏。以其爲達賴所降生。諸土司建寺安禪。制最宏麗也。詔以其商稅賜之地。仍內屬。乾隆三年。噶爾丹策零復請入藏熬茶。始許之。時貝子頗羅鼐

懲前敗。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千。于通準夷各路。嚴設卡倫。噶爾丹策零。自是不敢窺藏。而西南之巴勒布三部。及布魯克部。相繼嚮風入貢。藏地收謐。詔晉頗羅鼐郡王。至乾隆十五年。而有朱爾墨特之變。朱爾墨特者。頗羅鼐之子也。于十二年。襲封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于己。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準噶爾。請兵爲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二千謀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芽。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旋害于賊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

乾隆四年卒

達賴刺麻使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擒逆黨以聞。將軍策楞班第至藏。詔以二臣先事靖變。贈一等伯。卽以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于達賴刺麻。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其國事。猶不盡預聞也。二十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世達賴刺麻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教。自固始汗卽以此據衛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歸。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于達賴。策妄阿布坦破藏歸。復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

于僞達賴。皆鑄鐵章梵文以賜。于是立固爾札廟于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于河南。取所掠藏中供器實之。飯厄魯特刺麻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刺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室曰都綱。旛刹螺唄。幾埒西藏。大疑大計。皆就決焉。策妄及噶爾丹策零那木札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朝廷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刺麻達爾札達五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構釁。皆伊犁刺麻爲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卽使人赴藏熬茶。祝已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刺麻。請將軍必使己主伊犁。迨叛後上疏。猶以各大臣踞高坐。見刺麻。激變爲詞。敗則刼奪刺麻馬駝以遁。故御撰平定準部碑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刺麻。亦類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王師再至伊犁。遙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刺麻皆焦土。與崇奉刺麻之熬酋同歸一刼。亦黃教一大變局也。至是詔仿固爾札廟式。立安遠廟于熱河。選置高行刺麻。以綏四衛。拉來歸之衆。時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于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布謀叛時。先集各部落王公。宣諭利害。毋爲

賊煽。詔加封敷教安衆大刺麻。四十五年。高宗七十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詔仿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于熱河。班禪第一世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二世三世無考。班禪自崇德中。同達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于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于乾隆六年登座。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于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卽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覲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上嘉其恪誠。從之。至京。接見于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者。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詔卽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春。舍利金龕西歸。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者。領班第二十人。住持札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內地刺麻百八十人習焉。是年。遣使賚冊印封第七世達賴刺麻。時年二十二歲。尙未受封。至是班禪

卒。乃封達賴。以綏唐古特之衆。初。前後藏地近葱嶺。寒确不宜五穀。惟青稞豆麥牛羊。不贍于食。且僧多于百姓。故仰中國之茶布。與蒙古諸番之布施。及班禪入覲。朝廷所錫賚。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蒙所供養。其徒擁之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念珠。晶玉之鉢。鏤金之袈裟。旃檀華旛。磁茗采帛。珍瓊不可勝計。仲巴呼圖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則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于達賴所屬之戴琿第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施舍。于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刺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扼險要。駐藏大臣巴忠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不敢戰。于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定商上刺麻銀錢出入之額。與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權始歸一。自唐以來。

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其惑衆倡逃之刺麻濟仲札蒼等。剝黃伏法。仲巴呼圖擒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舍瑪爾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當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刺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謝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卽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口實。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六世。班禪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呼圖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呼圖兄弟誨盜之禍。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于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或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之呼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呼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

所未有。章嘉呼圖克圖者。其先于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爲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于多倫泊。詔造善因寺居之。高宗朝。奉詔來京師。翻定大藏經咒。奏言其國五百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修同文韻統。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辨其字。于四十年。跌逝京師。是爲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于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則不暇詳述。云。綜計刺麻之能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者爲破格。然康熙中有丹巴呼圖克圖者。出世時。能自述前生事。受封清修禪師。住持五臺。

山。竟以酒色不檢黜退。是能知夙命之真。呼畢勒罕。隔世尙或迷其本性云。凡刺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刺麻。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刺麻班四。三歲一至。凡西藏刺麻。皆袈裟僧衣。惟將入朝貢。始易內地衣冠。其駐京刺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臣源曰。佛法出五印度。更在烏斯藏西南。逾葱嶺。越廓爾喀。其水爲恆河。西南流入海。今通互市之孟買孟加臘等處。卽南印度。其海曰印度洋云。烏斯藏則在葱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玄奘譯經。皆從涼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自南海。皆不經藏地。西藏實非古佛國。而元明以來。佛教則衛藏爲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夔出諸大法王上。兼以修夙命通。化身轉世。爲神奇。西北諸行國。常視爲嚮背。中國常用爲銜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卽宗喀巴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六七世。自後不復再來。

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尤非古之釋教。宜若可以已焉。然葱嶺以東。惟回部諸城郭國。自爲教外。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鎮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狼性野心。且決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利。動至兵爭。爲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高宗神聖。百族稟命。詔達賴班禪兩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傳曰。修其教。不異其俗。民可由。不可使知。蓋至金奔巴瓶之頒。而大聖人神道設教。變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測矣。天章丁寧申諭。比於吏部之爲籤部。神元代尊奉帝師。干紀妨政者。曷可復道里計。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

洲轉音也、

達賴進表、稱曼殊師利大皇帝、蓋曼殊音同滿珠、卽滿

附錄

欽定蒙古源流八卷、今節錄其略曰、蒙古者、土伯特國之分支、土伯特、又額納特珂克之分支也、額納特珂克國、卽中印度、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千有八百二十一年、有烏迪雅納汗者、爲鄰國所敗、棄印度東走雪山、至雅爾隆贊塘、遂爲雅爾隆氏、至其季子、生有異表、衆戴爲汗、由此勝四方、而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是爲尼雅特博汗、歷傳七汗、而爲奸臣隆納木所篡、半載、復爲舊臣恢復、迎前汗之子立之、復歷七傳、至多里隆贊、是爲衍慶七汗、距佛涅槃之戊子年、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矣、得百拜懺悔經多寶經、及金塔寶匣、敬謹供養、禪教遂興、復歷七傳、謂之妙音七汗、距前佛涅槃戊子年、二千七百五十年矣、第七汗之子、曰持勒德蘇隆贊、年十六歲、卽汗位、遣其十六臣至額納特珂克國中、傳音韻之學、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去十一字、以其餘二十三字、與土伯特始創之六字、並原阿字、定爲三十字母、各分音韻、將禪經百拜懺悔經三寶雲經、俱繙譯成文、修政治、制刑法、屏十惡、行十善、旣而娶巴布勒國王之女、又婚唐太宗女文成公主、各資經卷佛像、來土伯特國、於是令中印度之桑吉刺必滿師、巴布勒國之錫拉滿祖師鄂斯達師、及唐僧瑪哈德幹師等、繙譯宣布、歲次戊戌、年八十二歲、歿、歷四傳、至玄孫持蘇隴德燦、娶唐肅宗女金城公主、迎請中印度之堪布博迪薩都師、及巴特瑪師、一廣建法輪、一制伏妖魅、其廟宇佛殿、下層肖土伯特、中層肖唐地、上層肖中印度、中供三世佛、四面四隅、象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會萃驅魔之咒、日月之象、得力四大覺路、及八嗎哈噶拉之大廟、四大浮圖、并光明塔、共三十廟宇、環以金輪、自汗年二十二歲興工、至三十四歲始成、於是招集法衆、向高行巴特瑪師、練習祕咒、受諸法要、及七百二十佛之灌頂、又選土伯特童子、學譯印度語言文字、汗在位五十七年、壽六十九歲、歿、子穆迪贊博立、與唐懿宗及印度之達爾瑪巴拉汗同時、年五十四歲歿、距前佛涅槃戊子歲、二千九百九十九年矣、子達爾瑪特松卽位、擊敗唐兵、建造千廟、復補翻從前未譯之經卷、按盈髮之數、各繫一哈達、每哈達各坐一僧、供奉敷揚、年三十六歲卒、自丁未肇興法教、至此辛酉、歷四百九十五年、汗卒、無子、其兄朗達爾瑪汗嗣立、其前世爲象、曾設惡願、遂將三乘三藏經教僧衆、全行毀滅、年六十三歲、爲下所殺、至其再傳、孫巴勒科爾贊、復興佛法、年三十一歲歿、子札實則克巴、推廣禪教、招回前汗滅法時逃出高僧、兼遣子弟大臣二十五人、往中印度、延請

高行善知識、至土伯特、將經藏祕咒、盡行翻寫、距戊子涅槃歲、三千一百二十三年也、其子隴吉卽汗位、復請得昭阿通沙師、再翻經教、此土伯特汗興教源流也、蒙古亦土伯特裔之分支、當尼雅特博七世孫、爲隆納木所篡時、其季子布爾特齊諾、逃至恭博地方、往渡騰吉斯海、東至拜噶勒江、遇必塔地方人衆、詢知爲額納特珂克之裔、土伯特汗之子、遂羣戴爲君、十二傳至多幹索和爾、多博墨牛根兄弟、俱爲厄魯特巴噶圖特和特奇喇古特四姓之衛拉特、多幹索和爾生七子、其季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爾察克部落、七傳至哈布勒汗、哈布勒汗三傳、生鐵木真、是爲元太祖成吉思汗、暨三弟哈薩爾哈濟錦誇楚肯、并爲蒙古各部之祖、成吉思汗年三十三歲、起兵伐金、三十五歲、進兵托克摩克、斬蕭古里蘇勒德汗、三十七歲、破克里葉特之翁汗、三十九歲、破奈曼之圖們汗、四十一歲、破郭爾羅斯之納琳汗、四十三歲、破哈爾里固特之阿爾薩蘭汗、四十五歲、用兵土伯特之古魯格多爾濟汗、其汗遣使獻駝馬輜重無算、成吉斯汗因致書於薩嘉察克羅乍幹阿難達噶爾貝刺麻、遙申皈禮、由是收服阿里三部屬八十萬土伯特人衆、遂進征額納特珂克、直抵齊塔納凌嶺之山脊、遇一獨角獸、名曰塞魯、奔至汗前、屈其膝而叩、汗曰、彼額納特珂克、乃古昔佛菩薩大聖降生之地、今此奇獸至前、殆上天示意、遂振旅而還、遣使諭薩爾塔克沁之諧巴海汗、不從、四十七歲、攻諧巴海汗、滅之、於是成吉思汗曰、承上帝之命、駕馭天下十二強汗、平定諸惡劣小汗、今當養身息心、安居十有九年、惟唐古特人衆未服、丁亥歲、遂攻錫都爾固汗、圍其城、擒其汗、收其哈屯、遂病終、旋於阿勒台山之陰、哈岱山陽之大鄂特地方、建陵寢、立白室八間、號爲索多博克達大元成吉思汗、所生四子、令長子察干岱於俄羅斯地方、卽汗位、次子珠齊於托克瑪地方、卽汗位、三子鄂德格依、留守汗位、幼子拖雷、守產早歿、鄂德格依年四十七歲歿、子庫裕克汗立、在位六月卒、次子庫騰汗立、因龍崇魔侵患病、延請西方帕克巴刺密特刺麻、此刺麻者、生距涅槃戊子三千三百七十五年、年二十七歲、往額納特珂克、與左道六師、異端辨難、窮其詞、獲班第達之號而歸、其叔父亦有道高僧、先謂之曰、日後有東方蒙古國庫騰汗、遣使請汝、汝必往行、當於彼處、大興佛教、因示卦驗、至是六十三歲、起程、六十六歲、至蒙古國、與汗灌頂、病立愈、遂與禪教、刺麻年七十歲圓寂、其歲汗亦同歿、其拖雷汗之長子嗣立、在位八年、年四十六歲卒、次子忽

必烈汗立、卽元世祖、年四十六歲卽位、夏居上都、冬居大都、平定四大國、其時帕克巴刺密特之姪瑪迪都幹咱、繼刺麻位、傳經頤受灌頂之時、則刺麻坐於牀上、汗坐於下、辦理政事時、則汗與刺麻、俱坐於牀上、與汗講功德喜金剛根本經、汗大敬服、汗在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二歲、自是凡歷數傳、每汗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嗣立、是爲元順帝、汗聽讒、殺脫脫太師、占夢於阿難達瑪第刺麻、刺麻以災異凶兆告之、汗怒不悅、刺麻遂辭歸唐古特、大元汗遂由古北口出亡、作歌悔泣、距成吉斯汗降生壬午歲、凡一百零七年、距成吉斯汗卽位戊申歲、凡百有八十年、傳位共十五汗、四方大亂、各處轉戰、蒙古兵四十萬衆、惟脫出六萬、聚集於克魯倫河、起造巴爾斯和坦城、分所部爲左右翼、每翼三萬人、年五十三歲歿、屢傳至達延汗、太祖之十五世孫也、其時插漢小王子、已徙漠南、而達延汗留漠北、用兵破平部落、收左右翼三萬人之衆、於祖汗之八白室前、卽位稱汗號、八白室、元太祖廟也、在位七十四年、年八十歲歿、其季子生七孫、爲喀爾喀七博羅特汗、其十一子爲漠南九部汗、其九部汗內、有巴爾斯博羅特、子七人、長子袁必里克墨爾招、據鄂爾多斯部、爲其祖汗守八白室之人、領右翼三萬衆、次子阿勒坦汗、卽俺答、據十二土默特部而居、領左翼三萬衆、尤強於諸部、阿勒坦汗年四十七歲、用兵并瓦刺四部、六十六歲、侵掠中國、於是大明隆慶帝、給封號金印講和、六十八歲、歲次癸酉、用兵土伯特地方、收服阿木多喀木等部落、於是阿里克刺麻、爲汗唵誦大利益分別取舍等經、解脫三惡緣、及來世罪孽、汗遂揣志經典、始念六字心咒、其姪鄂爾多斯部博碩克圖濟農、年二十七歲、往見其叔阿勒坦汗、諫曰、前世失陷城池、因與中國之人結仇、以致出亡失絕、今汗壽已高、漸至於老、事之有益今生及來世者、惟在經教、今聞西方純雪地方、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祈遣使請來依從、前神祖忽必烈汗、與帕克刺巴刺麻、設立釋教、豈非盛事乎、阿勒坦然之、遂與右翼三萬人和好遣使、聖識一切之索落木札木蘇呼圖克圖、使人未至、其聖識刺麻靜坐微笑曰、阿勒坦汗前世、已經善緣、我今必往、於是左翼蒙古三萬人、議於青海之察卜齊雅勒地方、修造廟宇、初遣八百人往迎、次遣千人往迎、再遣三千人往迎、四次汗自領萬人、迎於察布哈勒廟、每次獻幣帛諸寶、駝馬無算、刺麻爲各言其前世三生善緣、於是諸台吉奏言、前世成吉斯汗之孫庫騰汗、與忽必烈汗、以釋教使天下太平、今值屢世爭鬪之餘、但值聖刺麻與大

力汗二人相遇、伏願自今將湧血之大江、變爲溢乳之淨海、普徧大衆、無有窮極、是時漢番土伯特蒙古等十餘萬人、無不贊歎希有、從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殉葬爲行糧、自此改、按八節持戒誦經、每月治齋三日、禁殺牲漁獵、創立十善福政、尊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刺麻之號、刺麻亦贈汗台吉等、以經教護法之號、阿勒坦許於歸化城立廟、以八寶莊嚴佛像、博碩克圖汗許將一百八函甘珠爾經、用寶石金銀裝修、達賴刺麻亦許於尼濟木塔拉地、造彌勒佛像、使其徒呼圖克圖、先往廟中、入焉、而明正土人獻珍寶助工、旣而刺麻親至、天散花雨、又收服雷擊刺麻之術士、引入菩提、皆大明隆慶帝在位時事也、及阿勒坦汗與徹辰洪台吉相繼歿、各部復迎聖識達賴刺麻、至鄂爾多斯地、坐禪三月、又至土默特之地、焚化阿勒坦汗骨殖、復往各部落、宣講經教、於是察哈爾之圖門汗、與大明萬曆帝、各遣使敦請往宣法教、聖刺麻曰、一大國汗之請、非爲己身、實爲衆生扶持佛教、欲往之心、非不甚切、但凡物之生、有始必有終、今將他往、以施利濟、遂於使者前、入定坐化、茶毗獲舍利無算、生於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三千六百七十五年、卒於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年四十七歲、其呼畢勒罕、托生於圖古隆汗福晉之身、以乙丑歲降生、是爲第四世達賴、年十四歲、土伯特遣使迎往、從聖識一切班禪額爾德尼出家、受格隆戒、號爲聖識一切蘊丹札木索達賴刺麻、由是土伯特之呼圖克圖等議、以蒙古地方、竟無掌教坐牀之刺麻、乃公擇大慈津巴札木蘇之呼畢勒罕、往坐牀於蒙古、遂稱爲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衆尊以大慈諾門汗之號、并上博碩克圖濟農號、爲轉金輪徹辰濟農汗、濟農汗年五十九歲、錄完金字甘珠爾經、又發願前往西藏宗喀巴之肆納囊蘇處、敦請丹珠爾經、至歲次甲子、年六十歲歿、此達賴刺麻外、別出住持蒙古之諾們汗一支也、又博克達班禪一支、乃曩昔大乘聲聞之羅漢、傳授金剛經、在額納特珂克地方、生世世、闡揚正法、屏去異端、遂獲金剛不壞法身、今化爲土伯特班禪額爾德尼、歲次乙未、蒙古土默特等汗、行兵土伯特、收服藏巴汗十萬大兵、時班禪正在札什倫布廟坐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諾爾布旺之馬、候至兩軍之間、大衆駭異其前知、三世之巴特瑪三博幹能知未來、經有云、五百年後、濟能特河界搆兵之際、當有惻隱菩薩、於札克博里山、救十萬人之命、於是大衆得聞金剛灌頂祕密之教、無不如願、又歲次丙辰、第四世達賴刺麻蘊丹札木索、年二十八歲圓寂、次歲丁巳、在薩斯嘉達博克地方轉生、班禪

知之、告以五歲前請至廟內、則於壽命有礙、至六歲、令弟子等、將托音衣服往迎、其孺子即起坐問訊、與班禪論經卷奧妙、大衆無不駭異、即請至布賚綳廟落髮、入學肄業、了無滯礙、班禪云、今世德業、必造其極矣、遂命爲第五世羅卜藏札木蘇、既而滿洲崇德汗、初以知勇、收服衆庶、招降三江之珠爾齊特、取恩克察罕、珠爾齊特精大師之統、其後午年、取大明之東省樂亭府郡、天現明星、昭示祥瑞、鄂爾多斯之幹齊爾圖邁灌頂大王固實曰、崇德汗、係有大福之人、此星係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觀之、非常人也、於是遐邇蒙古、俱稱爲大力巴圖魯汗、其林丹汗庫圖克圖帶領右翼三萬人、聯絡科爾沁之衆諾延等、遂稱爲徹辰汗、其後運去其妻子於鄂爾多斯游牧之托賚地方、被獲、因收蒙古汗之統、己丑歲、年四十四歲、遂尊爲和爾摩斯達額爾德穆圖博克達徹辰汗、年四十六歲、破明錦州而回、是時博克達班禪額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刺麻備書印餽儀、差呼圖克圖、前往東方和爾摩斯達額爾德穆圖博克達徹辰汗處致書、並將從前卦驗呈閱、因延入盛京、尊呼圖克圖爲巴克什刺麻、講經論法、嘏施無算、并寄密諭、言將往取大明汗都城、俟世事理竣、再迎博克達刺麻二人相見、癸未歲、享年五十四歲升遐、諸王遵奉遺勅、以兵入關、代明統緒、迎順治汗、年七歲、坐大明汗之金牀、統南方八十萬漢人、西方阿木多喀木二十六部落土伯特、北方萬衛拉特、東方三萬高麗、中原四省、滿珠蒙古六萬、歲次辛卯、年十四歲、遣使迎請二博克達刺麻、時班禪以年老未至、惟第五世達賴前來、大興佛教、安生靈緣、庫圖克台徹辰洪台吉之裔、小徹辰薩囊台吉、願知一切、乃將汗等源流、約略敘述、并將沙爾巴呼圖克圖所纂蓬花漢史、雜噶幹爾第汗所編經卷源委、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黃冊等、七史合訂、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火蛇當值之二月十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告成、

西藏後記

西藏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舍民居。塹山建礮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設宗布木以理民。設丁布木以理兵。民居礮房。其游牧之番及蒙古。則居黑帳。至其衣氈毳。食湏酪。仰茶忌痘。則藏民所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俗一異。又有稱營大營十、中營四十有三、小營二十有五、邊營十有四、後藏大營三、中營十有四、小營十有五、每營設官一二、以理各寨番民、達賴刺麻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刺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據乾隆二年理藩院造冊、其刺麻稱呼圖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司。各轄番民。不設官吏。僧多於民。君并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則俗又一異。藏地萬峯刺天。高輒冰凌。窪輒燠溽。十里殊裘葛。其曠坦數百里。四山環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

故吐蕃贊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數萬里。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礴之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偕刺麻楚爾沁等。往圖徼外山川。以阿里西三百餘里之岡底斯山。爲天下大幹宗祖。岡底斯山者。葱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而外。凡南條之水。若大小金沙江。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潞江若岷江。無一不源於西藏者。故諺禹貢者。或以三藏卽三危。而入南海之江。卽黑水云。布達拉山者。華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轟二峯。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爲高行刺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邈迤。疊甃而成。樓十有三重。高三十六丈。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建於唐時贊普。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殿則宗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久而不渝。番民所頂禮。其刺麻所居一峯。卽招並筆洞。山巔建寺。形如磨盤。下瞰藏江。山後又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高四重。瓦以琉璃。皮船渡之。爲達賴刺麻習靜之所。拱以羣山。匯以三江。當雅

魯藏布江右岸。捍隄三十餘里。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刺麻聚大招寺諷經畢、即共增隄石一層、刺麻終歲惟此一役也。

山之東五里。爲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西向、志在西方、小寺東向、思中土也。大招高樓

四重。殿宇闌干。皆銅鎔金。左廊有贊普與公主及白布國王女塑像。其內神佛萬計。缸

酥爲燈。殿門外。有長慶中唐蕃和盟碑。旁有唐柳。鬱若龍虬。舊制藏中有公事。則駐藏

大臣會諸貝子及大刺麻。于大招寺議之。近始議於公署。小招寺規制亞之。大招寺、供釋迦牟尼

佛、乃唐公主鑄自中國、請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珠吉多佛、其座額書寂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而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白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佛、即公主侍女成佛、直委巷之談、而西藏記等書、皆載其說、不足

辯也。大小招寺。在拉薩城。爲西藏諸城之首。拉薩者。華言佛地也。又南七里。爲札什城。

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臘桑鵝四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刺麻。多者五千餘。次

者二三千。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山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十

月二十五日。爲成道之期。經園者、書造貝葉梵經、頒行各地、番僧蒙古僧習學藏經

是夕萬戶然燈。光明如晝。而宗角園卡契園經園諸勝。錯落其間。者、亦居其間、此外諸園、或爲達賴班禪來往停驂飲茶之所、或在澇湖樹林內、爲避暑之所、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

乃西藏大乘經。圓聽膜拜千計。不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一至焉。達賴所坐、疊氈氍數十重、爲高座、番民得其

一摩頂一擊拂者、梵唄徹山谷。莊嚴窮七寶。爲西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倫布寺

次之。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面江、氣勢雄闊、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亦與布達拉等、在後藏日喀則城云。其大刺麻學道能轉

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爲呼圖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尙師也。其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刺麻等號。分駐各番蒙古部落。而皆遙領于達賴班禪。其兵。刑賦稅。則有第巴。有噶布倫。有戴琿。有堪布。有商上等。分掌之。西藏兵額。爲步騎六萬四千。步兵居五萬。中藏三千騎。後藏二千騎。阿里五千騎。稞壩千騎。黑帳番蒙古共三千騎。臨陣惟蒙古騎兵八百。頗勇。阿里稞壩工布之兵次之。其刑。有番律四十一條。甚酷。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麻。半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於賦稅。其外夷。則西南有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萬餘戶。寺廟百有二十。刺麻二萬五千餘。天時物產勝西藏。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卽天竺界。惟番僧往來。漢民罕至也。又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四千餘戶。于雍正間內附。乾隆間。并爲廓爾喀。其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此外番族土司小部落。隸西藏者。不可勝數。其陝川滇入藏三路。

惟雲南中甸之路。巖峻重阻。止通商販。大軍不能入也。故軍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經草地。千有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爲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其地高寒。乃明正土司所屬。爲番夷總匯。一山爲城。市井輻輳。西三百里。逾雅龍江。至裏塘。卽第六世達賴之惠遠廟也。又西數百里。至巴塘。通西寧西藏雲南孔道。沃野千里。四時和燠。舊皆西藏地。自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招服番衆。與中甸維西。分隸川滇。自此以西數百里。至察木多。是爲前藏。亦西寧西藏川滇綰轂之地。又西數百里。逾瓦河雪嶺。而至洛隆宗城。沿途皆有漢人寺。相傳吳三桂所建。又西數百里。踰丹達。而至拉里。亦兩經雪嶺。凡藏中雪嶺。不一。四時冰凌。其凹處深。輒數仞。人畜失足。杳無蹤迹。其巔積雪如城。不時隨風飄灑。甚於天降。行人舍騎而步。以手代足。羸牲踣墮。白骨載途。寒沍噤人。飛走皆絕。惟夏秋之際。可行。然遇夏雪。渙泮。勢如傾岳。縱水橫潦。僕痛馬瘖。兼以瘴癘。不毛。番夷剽奪。風日慘澹。有冬無春。行役之艱。於此爲極。康熙五十九年。滇兵三百營於

瓦河一柱峯下。中夜風雪。人馬悉僵。吁可畏已。又西逾烏蘇江。至烏蘇汎。始平坦。又三百里。而至布達拉中藏。距打箭爐共三千餘里。故曰西藏。非佛國。而不可謂非異境也。滇南師範曰。著有滇繫中國赴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甸轉西。以至東天竺。凡三千五百里。再至中天竺。又千有六百里。共五千有百里。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進藏。至東天竺北界二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僅三千有二百里。視南道徑千有九百里。以地望準之。雲南之騰越州。正與天竺東西相直。因其間赤髮野人隔之。故一則迂道南行千有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西。至東天竺。又西北至中天竺檀那國。計三千八百里。一則迂道西行入藏。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使能取道野人山。徑直西上。則免由緬由藏兩迂途。而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有八九百里。野人山若入版圖。則與天竺境壤相接。昔漢武開西南夷。欲由梁州達大夏。偉矣哉。西藏記曰。由後藏塞爾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戎部落。其地北接後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自小西天界南行十日。至其國都布爾牙。始上海船行半月。

至大西天。小西天爲東天竺。大西天爲中天竺。又曰。後藏日喀則西南。與布魯克及白布等部交界。白布卽贊普取白布國王女之地。布魯克卽往東天竺之路也。又一路由阿里西南二千餘里。入額納特珂克。卽中天竺。其中藏前藏東南。則以怒江爲界。江以南卽狍獠野人。每藏中有死罪。則驅之過江。聽野人殘之。以上西藏記然則怒江南岸。逾野人山西境。卽布魯克部。與東天竺近。而怒夷自雍正中內附。歲輸皮貢於騰越界。非不可關之區。則天竺與中國。亦非不可接之境。惟是東天竺。卽今印度孟加臘地。久爲西洋英吉利所據。其地已不興佛教。卽至其地。亦無高僧異典。而膏沃殷阜。專產鴉片。流毒中國。誠能募騰越土勇萬人。渡怒江而西南。長驅擣其背腋。通絕域爲鄰壤。實制西夷之一奇。或曰。大金沙江。自藏經緬。其入海之口。卽東天竺界。其水闊於大江。造舟藏地。順流建瓴。尤倍捷於陸。然有舟師之便。而又有緬夷之梗。利害亦適相當也。

附錄康輶紀行

武侯五月渡瀘、瀘水所入、卽今之大渡河也、按今地輿圖、大渡河水、源出於松潘廳西北二百五十餘里、物藏轄漫二土司境內、南流三百五十餘里、爲大金川河、南經綏靖崇化章谷三屯、小金川河

自東北經撫邊懋功二屯來會、始名大渡河、西南流七十餘里、有巴的河、自打箭鑪東北會、打箭鑪河東流入之、南經冷邊沈邊二土司境、有什丹河自西來入、又南流、至松林地土司境、有老鴉漩河自西南來入、自此乃東流六十餘里、有清溪縣之流沙河、自北來入、又東流百餘里、越雋河自西南來入、東過峨邊馬邊二廳峨眉縣境南、謂之陽江、又東二十餘里、至嘉定府樂山縣、乃入岷江矣、蓋大渡河、卽古若水、瀘水自越雋南來入之、武侯當日南征所渡之瀘水、卽此水也。故今清溪縣東北有山、土名大相嶺、自清溪縣東南、至甯遠府南山、土名小相嶺、皆以武侯經過得名、蓋自成都南行、界隔華夷之水、莫大於此、故武侯舉以言之、若今之瀘州、乃在成都東南、大江之北、若過此而南、當云渡江、不得云渡瀘矣、不知後來何以名州也、

又曰、察木多形勢甚雄昂、楮河在其右、源出中壩、因通雲南、亦名雲河、雜楮河在其左、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雲南界、其山則裏角大山、積雪五十里、離瓦合一柱拉三日、過山至昌都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兩山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而察木多大寺、在山上、南向、其山自西北來、開大嶂、寺後屏開三疊、左右雙峯聳峙、中出一支、逕灑而下、二里許、如龍飲水、左右二河、卽瀾滄江之上游、皆來源千餘里、自山後環抱而來、交會山前、其外高山四周、形勢非常、昔岳大將軍見而惡之、駐軍山上、移刺麻於下、斷其山脈而還之、今山上刺麻數千、山下土城、爲遊擊戍兵、及糧務駐所、城外番民四五百戶、漢人貿易者數十家、與番雜處、

又曰、自打箭鑪至小巴冲、地氣皆寒、節近芒種、衣必重裘、及至巴塘、始覺暄暖、可著棉衣矣、衛藏圖識云、打箭鑪外折多山、產大黃、藥氣薰蒸、使人氣喘、以余所經、不獨折多爲然、裏塘尤甚、蓋自折多至巴塘乃止、良由水性寒重、使人氣下之故、非關大黃也、裏塘有湯泉、巴塘亦有之、皆地產硫磺、與大黃之性相反、何嘗數百里皆產大黃耶、巴塘富庶、遠過裏塘、蓋地氣一寒苦、一溫暖也、巴塘四面皆山、中開綠野、平曠、周約三十數里、青稞小麥、彌望葱秀、所居行館、依近東山、面西、正副七司署、皆在其北、都司無署、僦民房居之、蠻民數百戶、有街市、皆陝西客民、貿易於此、其西山一

帶、則皆刺麻寺、糧務署在寺內、行館頗高潔、可時眺望、全塘在目、儼如內地、心神爲之一怡、至巴塘之呼圖克圖、亦食牛羊、衣狐羊諸裘、初無異人處、惟夜坐不眠、所習經典較多耳、巴塘刺麻寺衆、少於裏塘、經板亦在裏塘刷印而來、堪布亦如內地、方丈自三品至八九品、視所管寺院、刺麻大小多寡爲差、

又曰、西藏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內分前藏馬兵三千、後藏馬兵二千、阿里馬兵五千、稞壩馬兵一千、黨子拉雜浪木錯諸地、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五千、前後藏拉里、共步兵五萬、皆唐古特與蒙古之兵也、散在民間、徵調有時、無常餉、乾隆五十七年、改定前後藏有常餉馬兵三千、惟前藏札什布城駐綠營戍兵六百餘名、三年更替、統以遊擊外、江孜一守備、定日一都司、道遠餉鉅、故不能多設戍兵、僅備彈壓而已、昔新疆之設也、大小名城、唇齒相接、將軍參贊辦事領隊大臣提鎮數十員、副將以下將備數百員、哈密駐兵一千、巴里坤駐攜眷滿兵一千、綠營兵三千、烏魯木齊駐兵五千三百、伊犁駐攜眷滿兵三千八百、應役遣犯二千、其環列惠遠城者、巴彥帶駐兵一千九百、博羅他拉駐察哈爾攜眷兵一千、他爾奇城、烏哈爾里克城、駐屯田綠營兵二千六百、流犯千餘、伊犁河南八堡、駐攜眷錫伯兵一千、以上伊犁、凡滿蒙漢兵一萬三百、而攜眷者五千八百人、又遣流犯漢人應役者三千、塔爾巴哈台設屯田漢兵一千、滿洲蒙古輪班兵一千五百、闢展駐兵三百五十、哈喇沙拉屯田防兵二百、庫車城守兵三百、烏什滿兵二百、漢兵一千、葉爾羌滿兵三百、城守漢兵六百五十有五、喀什噶爾滿兵二百五十、漢兵二百五十、以上各城、滿漢兵又五千九百七十餘人、此皆客兵也、其回城本地之兵不與焉、今前後藏自唐古特兵外、駐防綠營兵、僅六百有奇、蒙古駐防、亦不過三十九族而已、所恃者、唐古特習於佛教、柔順易馴耳、然無事之時、固爲我用、一旦有事、能保其心不異耶、自來駐藏大臣、加意戍兵、惠愛無不至、定例、官兵姦民婦有罪、惟西藏戍兵、許僱番婦服役、蓋所以慰遠戍者之心也、近歲議者、以爲戍兵姦生子、日漸蕃衍、將漸成其種類、嚴禁革除、然戍兵生子、皆內地種人、如果繁衍、是變番人爲我族類、我之利也、何謂成彼種類乎、新疆滿蒙漢兵既衆、復令攜眷以往、而召墾屯田、亦皆用眷戶、是固欲其蕃衍矣、更以流遣應役、故回城有事、皆得

其用、夫罪人以我同類、尙得其用、况戍兵之子乎、昔西洋夷人、貿易廣東、例不許其住眷、恐有滋生、於我不利也、近時英吉利求五處馬頭、弛我之禁、必以許其攜眷爲約、蓋欲滋種於中國矣、夷至中國、猶謀增其種、我在異域、反自弱其人、意殆別有所爲、非顛蒙所能喻也、

又曰、番人有合古者數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番僧見人、必以哈達、卽古之束帛、二也、番見官長、必僂背旁行、卽古一命而偃、再命而僂、循牆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

又云、西藏圖識言、吐蕃王傳七世、至綽爾濟松贊噶木布、迎唐公主爲妻、又迎巴勒布王鄂特色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爲妾、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珠多爾濟佛像、藏王擇地興建大招供奉之、余按此說得之、蓋大招之覺釋迦摩尼、卽唐公主所帶之釋迦牟尼像也、小招之珠多吉、卽拜木薩所帶之墨珠多爾濟像也、十二歲之說、何其妄耶、

乾隆征廓爾喀記

四川。雲南。之西。爲烏斯藏。烏斯藏之西南。爲廓爾喀。廓爾喀之西南。爲五印度。印度古佛國。在葱嶺西南。三面瀕印度洋。去烏斯藏約二千里。或以烏斯藏卽古佛國者。非也。自四川打箭爐西行二十餘驛。至前藏。十二驛至中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二十驛至濟隴之鐵索橋。爲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則廓爾喀矣。廓爾喀本巴勒布國。舊分葉楞部。布顏部。庫木部。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後三部吞并爲一。遂與後藏鄰。東西數千里。南北千餘里。其國都曰陽布。距邊約十一二日程。其地亦有佛迹。唐古特人歲往朝塔。拭白土焉。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構兵。則自乾隆五十五年內犯西藏始。初。後藏班禪刺麻。以四十六年來朝。祝高宗七十壽。中外施舍。海溢山積。及班禪卒於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爲其兄仲巴呼圖所有。旣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舍瑪爾巴爲紅教。不使分惠。于是舍瑪爾巴憤懣廓爾喀。以後藏之封殖。仲巴

呼圖之專汰。煽其入寇。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糶土爲詞。興兵闖邊。唐古特兵不能闕。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陰令西藏堪布等。私許歲幣萬五千金。按兵不戰。時達賴刺麻不可。而巴忠擅以賊降節奏。諷廓爾喀酋入貢。受封國王。是役未交一兵。而糜餉百萬。七月。廓爾喀遣人至藏表貢。並致駐藏大臣書。請如前約。鄂輝恐發覺前事。屏不奏。次年。藏中歲幣復爽約。于是廓爾喀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後藏日喀則西南。左有曲多江。鞏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咽喉天險。賊步卒數千。自聶拉木入。其時番漢官兵。若分兩路。一扼曲多江。鞏遏其前。一繞赴彭錯嶺。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不戰潰也。駐藏大臣保泰。一聞賊至。則移班禪于前藏。并張皇賊勢。奏請移達賴于西寧。班禪于秦甯。欲以藏地委賊。且札什倫布寺負山面江。形勢鞏峻。刺麻數千乘墉。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挈貲先遁。刺麻濟仲札蒼等。復託言卜諸吉祥天母。不宜戰。衆心遂潰。賊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兩大刺麻飛章告急。侍衛巴忠。扈駕熱河。聞變畏罪。自沉水死。時鄂輝爲四川總督。成德

爲四川將軍。因盡以罪委之。謂巴忠解唐古特語。故私議皆皆一人所爲。已二人不知也。及奉命赴藏。剿禦。又按程緩進。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參贊。調索倫滿兵及屯練士兵進討。其軍餉。則藏以東。川督孫士毅主之。藏以西。駐藏大臣和琳主之。濟隴邊外。則前川督惠齡主之。枷保泰于軍前。命大兵由青海草地進藏。較四川打箭爐近三十程。賊狃于上年賄和之役。盡運所掠歸國。留千賊屯界不去。鄂輝成德等擁兵四千。既不擊其飽颺。又不攻其餘賊。僅破聶拉木寨賊百餘。遂奏賊退。欲卽以藏事。竟不言濟隴絨轄二處之賊。上斥不許。明年二月。將軍參贊由青海至後藏。閏四月。所調索倫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皆集。并藏內官兵二千。共采買藏中稞麥七萬石。牛羊二萬餘。足供萬數千人一年之食。毋煩內地轉運。五月。連敗其屯界之賊。盡復藏地。六月初。大舉深入。恐賊繞襲後路。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及總兵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賊勢。而大軍出中路。海蘭察將三隊爲前軍。福康安將二隊繼之。距濟隴八十里之鐵索橋。初入賊界第一隘也。賊斷橋阻險。福康安

以正兵與賊相持。而海蘭察潛由上游筏渡。繞山後。出賊營之上。福康安亦卽乘勢造橋奪卡。合衝賊營。追剿百六十里。至協布魯。沿途無地立營。故無一賊。又百數十里。至東覺嶺。兩厓壁立。中隔橫河。水深溜急。我兵緣徑側行。險與鐵索橋等。乘晦夜雨。分兵上下游。接河側枯樹爲橋而渡。始奪其險。六月九日。至雍雅山。廓夷震懾。遣使詣軍前乞降。將軍參贊嚴檄斥之。數日不報。復三路進攻。六戰六捷。踰大山二重。先後殺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將近其國都陽布之地。前此山勢皆東西夾河。自雍雅以後。山皆南北夾河。賊踞守兩山。中亘一橋。八月初。我兵三路攻奪其北岸之山。并破其橋北之賊。其南岸大山數十里。山後卽其國都也。賊以十營踞山。守禦甚固。海蘭察欲扼河立營。福康安不可。逾橋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里。至斗絕處。賊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賊。三路來犯。我兵且戰且卻。死傷甚衆。賴海蘭察隔河接應。而額勒登保扼橋力戰。乃退賊。方是時。其國境南鄰印度之地。曰披楞者。久爲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釁。福康安進兵時。曾檄近廓夷東南之哲孟雄宗木布魯克。西面之巴作木朗。南面之孟加臘。

披楞等部同時進攻。許事平。分裂其地。及是廓夷南告。急于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實陰偪其邊鄙。廓夷兩支強敵。洵懼無計。且恐我軍聞而氣奮也。再遣人詣軍。卑詞乞哀。時我師方挫。而賊境益險。且踰八月。卽大雪封山。難返。乃允其降。盡獻還所立合同。及所掠藏中財寶。金塔頂金冊印。歸前被執之丹津班珠爾等。并獻舍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班師。上本欲裂其土。分授諸土司。而酬福康安以郡王爵。及聞已受降。乃允其請。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爲官兵駐藏之始。後藏至廓爾喀。有定結大路。必遠布魯克等部。迂道月餘。故我師由濟隴近路入。左壁右湍。不容一騎。將軍參贊亦時步進。故所貢象遠大路。次年春。始至前藏。而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必窮一日之力踰之。稍昏黑。卽不能覓路。且有雪城若門。洞深數十丈。人往來者不敢語。否輒有雪大如屋。壓而殞之。廓爾喀寇藏時。運賞歸國者二千人。過嶺凍死。殆盡。蓋葱嶺之南脊。天所以限中西也。險倍金川。遠踰回部。爲漢唐兵力所未至。幸其士卒皆跣足。先約期而後交綏。我軍不顧。輒先發揜襲。往往猝爲我乘。自大創以後。至今

貢獻不絕。其國西鄰北印度。克什彌爾。南鄰東印度。孟加臘。卽明史之榜葛刺。一作甲噶爾。久屬歐洲之英吉利。其都城則披楞也。一名噶里噶達。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貢。自言前歲大將軍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後有需用英國兵者。情願效力。朝廷始知前此廓爾喀之役。其南界亦有邊警外患也。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入寇粵浙。廓爾喀亦遣人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屬之披楞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臣願率所部。往攻里底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未知所稱。里底卽英吉利所稱京屬。卽謂中國之廣東省。所稱披楞屬地。卽東印度孟加臘。顧答以蠻觸相攻。天朝向不過問。卻之。蓋英吉利國境。雖遠在歐羅巴。而其屬國印度。則與廓爾喀接壤。世仇構釁。故我攻廓。則英夷乘之。我攻英。則廓夷亦願助之云。

臣源曰。廓爾喀界西藏及東印度。攝兩勍敵之間。然內貢中國。而不貢印度。輓近英夷西與俄羅斯構兵。東與中國結釁。故廓爾喀欲乘兩大國之勢。以攻印度云。印度地產

鴉片煙。英吉利關稅。歲入千萬計。其兵船入犯中國者。十九皆孟加臘之人。誠能聽廓夷出兵之請。獎厲忠順。擾其腴疆。擣其空虛。牽其內顧。使英夷失富強之業。成狼狽之勢。亦海外奇烈也。俄羅斯地表二萬里。與中國首尾相接。地大兵強。西洋所畏。其與我互市之地。則有陸而無海。英夷之與我互市。則有海而無陸。近日俄羅斯屢與英夷爭達達里之地。其地橫亘南洋。俄羅斯得之。則可以圖并印度。故與英夷連年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尙佛教、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當卽與廓爾喀相近之地、若能許俄羅斯海舶赴粵貿易。聯絡美利堅。法蘭西等國。使與英夷爲敵。則英夷之兵艦不敢舍其境而遠犯中國。英夷在印度、大其半入寇中國、其餘皆分守各境、不敢遠離、恐他國乘其虛也、夫以夷攻夷之效。淺見者視爲迂圖。乾隆嘉慶間。一封暹羅。遂足以西制緬甸。東制安南。善奕者或一間著。而全局皆生。况以宅中馭外之勢。制讎讐四結之夷哉。

附錄康輜紀行

古天竺國、一名身毒、卽五印度也、地在後藏之西南、約一月程、後藏南爲廓爾喀、西渡小海港、地名披楞、卽東印度、披楞之南、有地濱海、名孟加臘、明史作榜葛臘、本東印度地、爲英吉利所據、以

利誘披楞、爲其所屬、中國不知孟加臘、爲英吉利所據之馬頭、但相傳爲第哩巴察而已、英吉利既據此地、誘屬披楞、復誘其傍地皆屬之、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侵後藏、求助於第哩巴察、其酋果爾那爾、謂其國人在廣東貿易、天朝待之厚、却之、廓爾喀既爲大兵平服、遂與第哩巴察及披楞有隙、道光十九年、請於西藏、求借兵餉擊披楞、不許、其時英吉利先已鴟張、欲謀併廓爾喀以窺西藏矣、廓爾喀王之正妃與次妃、各生一子、皆幼、次妃有寵、正妃恐己子不得立、因次妃子疾、潛使人藥殺之、大臣有畢興者、爲大噶箕、當國、王究藥殺狀、辭連畢興、王誅之、其侄烏大巴興、逃入披楞、道光二十年、廓爾喀王遣使臣兩噶箕入貢、未返、烏大巴興因披楞之助、回國廢其王、立正妃之子、盡殺治畢興獄者、二貢使在其黨中、乃籍沒其家、二使臣返至藏中、聞變、不敢歸國、中道亦逃入披楞、先是披楞貽廓爾喀王木檮、鏤封甚固、曰、中皆珍寶、須王親啓、大臣疑有詐、使囚於空地啓之、礮發、斃囚、益怨披楞、廣東方有英吉利之事、廓爾喀使告藏中曰、聞第哩巴察與京屬打仗、願借兵餉助擊之、大臣不知所云第哩巴察者、卽英吉利、京屬、卽廣東也、奏入、上使查覆、乃徧詢得前駐藏大臣和泰庵所著西藏賦注、有第哩巴察、乃西南徼外一大國語、覆奏、事遂寢、廓爾喀乘孟加臘之虛、自以兵襲之、大獲、此二十二年事也、英吉利方肆擾浙江江蘇、要求無厭、聞第哩巴察敗、亟分兵回救、至孟加臘、厚賂廓爾喀、贖還所擄男婦千人以和、廓爾喀既得志、又以數請助藏中不許、懷怨、至是乃輕中國矣、

今四川通志、西域廓爾喀、本巴勒布中一小部落、其地正東自札格達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日、正南自巴爾布卽巴勒布、至尼諾忒克、計程七日、正西至庫爾卡、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之濟隆城卡、二日、自濟隆至藏、計程二十日、巴勒布本三罕、曰布顏罕葉楞罕庫庫木罕、雍正十年內附、十一年、奉表入貢、嗣爲廓爾喀所併、乾隆五十三年、廓爾喀會長刺納巴都爾、又兼併哲孟雄巴作木朗洛敏湯諸部、遂與西藏、以交易滋擾、王師遠涉、至脅噶爾、震懾投誠、會瑪木野入貢、五十六年、復誘執西藏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由薩迦定日肆掠札什倫布而去、餘賊屯濟隆絨轄聶拉木、五十七年、正

月、福大將軍同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進討、大將軍自青海至藏、聶拉木之賊、先已爲領隊大臣成德所破、四月、大兵次定日、直取濟隆、臨賊境、克鐵索橋、六月庚午、次噶多、癸酉、克其木城、礮卡數十、聶拉木兵亦克鐵索橋、礮卡、進至利底、絨轄之賊遁去、廓爾喀大懼乞降、不許、七月、復戰于堆補木甲爾古拉、直抵朗古、廓爾喀會再遣人詣營、歸丹津班珠爾等、獻札什倫布所掠、使噶箕第烏達特塔巴、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不可勝計、奉表歸誠、大將軍磨崖紀功而還、又曰、披楞、西南一大部落、道路險遠、在廓爾喀外、自稱爲噶哩噶達、其別部人稱爲披楞、其番民奉回教、部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爲一教、不信佛、惟阿雜拉刺麻、有佛廟一、距部長官寨不遠、令刺麻一人、在官寨通譯文書、乾隆五十八年、遣刺麻達齊格哩至藏投稟、極恭順、又曰、第哩巴察在甲噶爾各部落中、地土較廣、所屬最多、噶哩噶達爲第哩巴察屬部中大部落、與廓爾喀南界毗連、爲邊外極邊之國、披楞有小部落、名巴爾底薩雜爾、西通廓爾喀、東通布魯克、乾隆五十八年、廓爾喀貢象馬、由巴爾底薩雜爾部中繞行、其部長備米草人夫護送、奏賞之、余按通志、修于嘉慶中、所謂西藏外諸部落、皆據藏中文案、及平定廓爾喀奏章、當時但知披楞爲第哩巴察屬部、以第哩巴察爲甲噶爾之大部落、初不知其卽英吉利也、又稱披楞民信奉回教、以部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爲一教、不信佛、蓋卽天主教也、又稱披楞之小部落巴爾底薩雜爾、西通廓爾喀、東通布魯克、是時布魯克、猶未爲廓夷所併也、布魯克、本紅教刺麻也、與噶畢分爲兩部、其部長諾彥林親、乾隆元年、賜額爾德尼第巴印、掌教刺麻爲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呼畢勒罕、俱住布魯克蜂湯德慶城中、有大小城五十餘、人民四萬餘戶、刺麻二萬五千餘人、其界東至綽囉烏魯克圖部落、計程八日、南至額納特珂克國、計程十日、西至巴木鍾嶺、計程十日、正北至帕克哩城、乃西藏屬地、見西藏賦注、巴木鍾嶺、疑卽哲孟雄、與披楞隔界之大嶺也、

又曰、前藏西南小部落、名哲孟雄、西南鄰廓爾喀、南接披楞、去後藏之帕里三日程、北至江孜三百餘里、又北一百餘里、卽札什倫布、舊屬廓爾喀、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平後、修好於唐古特、貢服

王化、人強健而地小、素畏披楞、其通披楞之處、中隔大山、有道一綫、僅容羊行、天生險隘也、藏人言近爲披楞鑿寬此道、設卡其上、哲孟雄不敢較、蓋披楞欲窺西藏、爲廓爾喀所阻、哲孟雄路近而小弱、故取道于此、

又曰、謝都閩言、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西竺花卉不多、亦不常有、惟此九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域所無者、皆有之、每十二年、達賴喇嘛遣人往修塔一次、近有一塔、金頂忽飛去、不知所之、番人以為神奇、余謂塔者、佛之表識、觀來去、可以卜地之衰、余家自明萬歷間、先副使宅內、忽一鐵鑊飛至、滿貯麥飯猶熱、自後人物科名益盛、乾隆中、鐵松中丞、改宅建廟、鑊貯樓上、今猶無恙、塔之飛也、亦猶是耳、與則爲禎祥、敗則爲妖孽、天之道也、

又曰、後藏之西爲阿里、其西北界近底穆爾城、東有拉達克城、本一小部落也、東西境長一千五百餘里、北至葉爾羌十八站、西北爲克什彌爾、西南爲森巴、南爲哲孟雄洛敏湯廓爾喀、又西南爲披楞、而其境內有茫玉納山、自茫玉納山以西、有地曰補仁、又西曰達喇噶爾、又西曰維仁、又西北曰堆噶爾木、又西北曰茹安、皆拉達克之地、堆噶爾木產金、五輩達賴喇嘛盛時、奪取此五處、拉達克不敢較、道光十年、有張格爾餘黨、自葉爾羌逃至其地、拉達克酋長擒獻、賞五品頂戴、又嘗入藏、禮達賴班禪、後爲西界外野番森巴侵佔其地、走唐古特求救、駐藏大臣拒之弗納、拉達克怨、反投森巴、誘之寇唐古特、欲復茫玉納山西故地、森巴者、其部有三、最大而遠者、曰然吉森、次曰索熱森、曰谷朗森、道光二十一年、索熱森酋俄斯爾、遂因拉達克來侵藏、遣噶布倫往禦、卒少、不勝、補仁五處、皆爲所奪、大臣以聞、發唐古特大兵勦之、森巴勇悍、善鎗箭銅礮、而不耐寒、藏有紅教刺麻宜瑪湯者、能甯經祈雪深數尺、森巴大凍、唐古特乘雪、以連環鎗進攻、森巴大敗、陣斬俄斯爾、擒八百餘人、盡復所奪地、追至森巴界河而營、督唐古特兵者、噶布倫策墊奪吉戴琿比喜也、俄斯爾之妻、率衆繼至、聞敗大懼、然吉森以爲俄斯爾之勇、猶陣亡、又森巴得唐古特營中護法神像、忽

自行動、大驚、乃使人請和、未成、決河水淹唐古特營、兵皆走依山、策墊奪吉比
喜、單騎入森巴營、責讓之、森巴乃奉約而退、還所侵拉達克地、以處其酋、

清代武功記卷五

奉化周 覃公延校

清代武功記卷六

邵陽魏源撰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俄羅斯國至明始大。其屬地西伯利亞。袤絡滿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與中國相首尾。其國境在歐洲東部。而東接新疆蒙古黑龍江者。特其邊鄙。云。自古不通中國。至元太祖始滅之。并滅其北之欽察國。南之阿速國。合爲一國。以封其長子朮赤。其地皆在葱嶺西北。歐洲東部也。其斯拉夫裔族。逃于北海。計由之地。臣服于元。及元亡後。俄各部族亦內爭。其部長伊凡第三。乞援于瑞典。原作西費雅假兵八千。以平內亂。而割那爾瓦城賂之。自立爲汗。其國寢強。盡驅元裔蒙古出境。恢復舊疆。距康熙初彼得汗三百五十餘年矣。數傳至明嘉靖時。東滅庫程汗。阿斯拉坦汗。遷其人于阿爾泰山北。遂與韃靼瓦剌鄰。有大斯科四。曰計由斯科。其北海舊都也。曰莫斯科。其新都也。曰喀山斯科。則

葱嶺迤西南抵裏海界。西哈薩克地也。曰悉畢爾斯科。則葱嶺以東。復分四部。東抵額爾齊斯河。南界雅爾科布多。爲一部。東抵色棱格河。南界阿爾泰山。爲一部。又東抵朱爾克河。南界車臣汗蒙古。爲一部。又東抵海。南界黑龍江索倫。爲一部。四部皆名悉畢爾斯科。乃其新藩屬地也。閱百有三十餘年。而至康熙世之彼得汗。故梟雄。兒童時。好戰鬥戲。及卽位。同戲諸人皆爲將。日事攻戰。曾由地中海黑海之間。攻服諸游牧部落。關地至西印度。又與土耳其國之控葛爾汗。爭阿藻城。大戰破之。控葛爾汗請和。乃還其城。而盡奪阿速夫海附近之地。于是又增斯科三。曰司馬廉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斯科。曰佛羅尼斯科。共有大斯科七。又遣使索其先世所割之那爾瓦于瑞典。瑞典不與。連戰數載。竟并其地數千里。以己名名之。曰聖彼得普爾斯科。自莫斯科遷都之。于是有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鎮守之。而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斯科者。若中國省治。一大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若府治。柏興數百。若縣治也。每大斯科設總管官一。曰噶噶林。猶中國總督。每小斯科及柏興設頭目。猶守令。其疆域東西北三面際海。

東西二萬餘里。南北六千里。其東西之中。以烏拉嶺分界。卽葱嶺北幹。亦名大里布山。橫抵北冰洋。烏拉嶺以東。水皆入北冰洋。烏拉嶺以西。水皆西南入裏海。地中海。其山郭城郭。人物畜牧。種植痘疫。五方風氣。部類別處。師兵羅衛。與中國略同。其地產名馬。兵長騎戰。長火器。甲堅可禦銃彈。其國奴僕。浮于兵額。大部。落之奴僕。有至十二萬者。其奴僕一備戰。一司農。每農給田五十畝。養一兵一馬。無餉兵之費。其教崇耶穌。用以紀年。其書橫行。自左而右。西合拉提諾。東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拉提諾者。西洋字體。托忒者。厄魯特字體。烏珠克者。唐古特字體。康熙四十四年。俄羅斯貿易使至。上閱其文字。謂兼三體云。初。俄羅斯東邊。接黑龍江。以外興安嶺爲界。當明末季。大清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東北際海。而俄羅斯東部。西伯利亞。亦踰外興安嶺。侵偏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烏梁海。奪四佐領。崇德四年。大軍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及戍守也。而西伯利亞復城之。順治十一年。遣兵踰黑龍江逐之。十五年。復調高。

麗兵逐之。又數遣大臣督兵。以餉不繼。半途返。十二年及十七年。俄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奏書。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賚等至。聖祖召見之。貽彼得汗書。令約東西伯利亞。毋寇邊。未答。而西伯利亞人復東略。人畜於赫哲、費雅哈地。藪我逋逃。阻我索倫貂貢。將割據黑龍江東北數千里甌脫地。上以密邇留都。不可滋蔓。又重開邊釁。乃于二十一年。遣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郭。偵形勢。于墨爾根及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陸並進。克其城。縱其人歸雅庫舊部。二十五年正月。西伯利亞復以火器來據城。我師攻之。死守不去。時荷蘭貢使在都。稱與俄羅斯鄰。乃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時彼得汗已卒。新汗嗣立。知中國東北方。距本國遼遠。且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瑞典。西南之土耳其。近在肘腋。所必爭也。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卽至。言中國前屢賜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釁之罪。卽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明年。使由北方陸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文移往

復。二十八年十二月。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一循烏倫穆河上游之外。興安嶺。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而立石勒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于黑龍江西岸。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初。準噶爾之擾喀爾喀及中國也。動言借俄羅斯火鎗兵六萬。以張聲勢。而俄羅斯方西用兵。無東侵意。噶爾丹敗。往投亦不受。及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死。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至。土爾扈特者。本與厄魯特爲四五刺之一。于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越哈薩克。投俄羅斯。俄羅斯以其行國也。指裏海額濟勒河之南。土耳其之東。哈薩克之北。無城郭地。與之。使游牧。已七八十年。至是聞準夷敗滅來貢。聖祖欲悉其要領。乃使兵部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悉畢爾及喀山兩斯科。往返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御覽。又爲異域錄數萬言。記其所經河道大者。曰色棱格河。曰額爾齊斯河。皆發

源中國。流入北海。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色棱格河在土謝圖汗部。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經俄羅斯境。爲楚庫河。又北爲昂可刺河。以入北海。使命往來。皆由此出入焉。我使臣過境時。邊臣以彼得汗命。厚致禮餼。以兵護行。時彼得汗春秋四十有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後汗卒。子幼。其妃喀德璘臨朝。爲叩肯汗。華言女主也。雍正五年。其使臣薩瓦。復與我喀爾喀親王策凌議。喀爾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毅時山。至博穆沙嶺。爲兩國邊境。定市于恰克圖。議定陳兵鳴砲。謝天立誓。俄羅斯國在歐羅巴。崇希臘教。其南境近哈薩克者。崇回教。其東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嘗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經典。以綏東方之衆。并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爲例。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復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叛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俄羅斯以渡河溺死聞。旣而患痘真死。乃於明年。移尸恰克圖。請大臣往驗之。而厄魯特叛賊舍楞。害我副都統。復逃入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上怒。絕恰克圖貿易。而舍楞于三十六年。誘土爾扈特全部十餘

萬衆趨伊犁來降。時俄羅斯與土耳其其國兵爭。土耳其以其先世控葛爾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羅斯屢徵土爾扈特兵攻之。土爾扈特兵不善戰。憚于征役。叛逃投中國。廷議諸臣恐以收納逃亡啓邊釁。高宗命理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伊犁本我地。土爾扈特本中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無他言。亦不問土爾扈特所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復以納我叛人閉市。嚴禁茶葉大黃出界。逾三年復通市。時汗位已數傳。夫死妻立。妻死子立。恰克圖辦事大臣松筠于五十六年言。女汗之子已長成。年三十餘。將來嗣母位云。其聘中國。未嘗遣正使。皆貿易人來。曰請大皇帝安。朝廷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女汗之子嗣立。特遣正使來至邊界。議體不合而返。故會典禮部載朝貢之國。九俄羅斯不與焉。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貿易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俄羅斯既地廣物阜。凡諸國至俄羅斯市者。則衛藏以西。沙章汗、愛烏罕各部。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氈捆貨而至。面白微頰。高準采

鬢髯紅氈帽油鞞。帳居者布列恰克圖及黑龍江西岸。恰克圖迤東爲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稍平衍。迤西則高山密林中通峽溝。卽色棱格河東岸。縣亘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也。方準部強時。曾破俄兵于額爾齊斯河。由額爾口城深入俄境六百里。不見一人。疑俄設伏誘己。遂遁還。逮準噶爾滅於中國。俄羅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載無邊患。始俄羅斯在明天順末立國時。俗尙椎悍。未諳工藝。至彼得王才武奇杰。離其國都。潛遊他國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返國傳授。其所造戰艦火器。反爲西洋最。其境與英法中隔數國。惟舟行由波羅的海地中海。可相往來。自俄羅斯日強大。各國咸忌之。康熙二十七年。英吉利惹米斯王。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之。俄羅斯縱其登岸。而截其歸路。會天大雨雪。敵軍多凍死。英吉利王由北部逃歸。嘉慶十三年。法蘭西拿破侖王選兵十三萬。并約諸國兵五十萬攻之。俄羅斯舉國遷避。空其都城。待法蘭西兵深入。乘風雪夜。潛回縱火。風烈火猛。法蘭西兵大潰遁。自是威震大西洋。近日復與英吉利爭中。印度別詳後記。別記載五。印度志內。

臣源曰。俄羅斯古不通中國。漢書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涯。卽北海。其今俄羅斯本部哉。又言丁令在北海上。唐書骨利幹國。居瀚

海北地。北距海。其今俄羅斯東鄙哉。

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于巴尼大水、卽北海、皇清通考據此、疑烏洛侯卽俄羅斯、然魏史列高麗

國百濟勿吉契丹諸東夷間、又稱爲拓跋先世舊墟、且難水今黑龍江、則所部有于巴尼大水者、蓋塞外得水謂海之例、非俄羅斯北之大海、明矣、盛京通志云、今黑龍江東北、有大泊、卽于巴尼大水、又一統志、幹難河、卽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水、舊唐書曰、烏羅渾國、卽後魏之烏洛侯也、亦謂之烏羅護、在長安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桓相接云云、是烏洛侯、卽今索倫錫伯之地、非俄羅斯、益可證官書四裔考之誤、况原書作烏洛侯、而徑改侯爲俟、以叶望音、亦太牽強、今并不取、元史稱阿羅斯地。南去大都萬餘里。元太

宗時有其地。然欽察阿速諸國。及嶺北諸部。皆不屬阿羅斯。則初境狹小。尙不及今俄

羅斯地十之二。至近日。乃橫絕東西北海。又南侵及印度界。其興勃然。方乾隆中。土爾

扈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以俄羅斯與土耳其國之控葛爾汗構兵。

土耳其、原作圖理雅、控葛爾、一作空科爾、

一作洪

土爾扈特方恨其上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愬告中國也。皆貶察罕。而張

控葛爾。謂土耳其國。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察罕汗幾爲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入溟。而中國縉紳亦輒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哉。夫圖理琛之奉使也。稱所經地距北海。

僅一月程。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而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至。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爲北冰洋。人不能至。聖祖始信古記北方層冰冬夏不化之言爲不誣。蓋夏至不夜。則冬至不晝。故市舶但有東西南洋。從無至北海之人。是其國已極北。迫近北冰洋。安得復有大國在其北乎。俄羅斯與荷蘭英吉利諸國。接壤環峙。構兵通市。而利瑪竇、南懷仁諸地圖。開方計里。眉燦星臚。何地更位置此數萬里之土耳其國。商舶從未通。人迹從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數十國。有土耳其者。偪俄羅斯南界。蓋卽異域錄所稱圖理雅。與俄羅斯構兵之國。其汗名則爲控葛爾也。粵人稱土耳其爲單鷹、以市舶桅旗所畫稱絕域、聞見錄妄聽傳聞、則好奇輕信之過、乾隆末。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撰綬服紀略。亦闢控葛爾汗國大于俄羅斯之夸誕。黠縣俞正燮。亦辨正趙氏翼謂俄羅斯無火鎗。其汗通我侍衛之誣妄。然又謂利瑪竇等地圖。不知有俄羅斯。今考利瑪竇地圖。以俄羅斯爲縛羅。曰縛羅答、曰縛羅得抹、曰縛羅德沒、三地相連甚大、又有葛勒斯國。皆在地中海之北。歐羅巴東部。正當俄羅斯國境。南懷仁圖說則曰。歐羅巴洲東北。有莫斯科利亞大國。東西萬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

兵力甚強。日事併吞。其地極寒。冬至晝僅二時。皆卽俄羅斯之明證。不可謂法蘭西非佛郎機。英吉利非英圭黎。孟加臘非榜葛刺。美利堅非墨利加也。今犴臚其事涉中國者於篇。餘詳海國圖志。

附錄澳門月報、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報曰、我等聞俄羅斯之權柄陰謀、有大害於我等東邊之印度巴社等國、蓋俄羅斯書館在北京、中國事情悉知、中國已知英吉利印度之稅餉、皆由鴉片並茶葉、多得中國之利益、而俄羅斯亦欲奪我等印度之貿易稅餉、令公司所屬之地、不能安靜、亦已足矣、又何必再用別法來相害耶、千八百三十七八年、我等所屬印度各地方、出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千拏哈、又至加布爾、英國兵馬、已近西藏之西界、相距葉爾羌戈什哈地方不遠、邊疆上駐紮有大兵在此、幾座城與達機士頓並附近各國、貿易極大、中國看我等先時在印度、不過只有貿易行而已、後來却全勝印度地方、又見我等再得新加坡、又見我等好似有暗謀澳門小呂宋之意、又見好似有犯中國之意、故此中國將自己之各埠頭塞閉、只准在廣東貿易、不肯待我等與大西洋俄羅斯一樣、今又兼有俄羅斯人挑動、故用此膽大之法、我等今要中國待我與大西洋俄羅斯一體相同、

俄羅斯附記

亞洲南洋曰印度洋。與後藏緬甸相鄰。有廓爾喀。其鄰廓爾喀之孟加臘。則東印度也。再西南之孟買。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爲溫都斯坦。則中印度也。溫都一作興都、一作痕都、即印度之轉音。再北爲克什彌爾。古罽賓國。爲愛烏罕。古大月氏國。則北印度也。印度河西岸。凡波斯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白頭即白帽回、其國皆在葱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理五印度。蓋惟西北印度未全爲所據。其東中南三印度。則幾盡并於英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熙雍正間。英夷僅據有孟加臘孟買二埠。未窺印度全境。而俄羅斯亦方與西境普魯士構兵。未遑南牧。凡葱嶺以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於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溫都斯坦尙與巴達克山構兵。旋則爲愛烏罕所并。愛烏罕即古大月氏。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俄羅斯兵由裏海攻服黑海各部。又益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溫都斯坦。泝印度河北上。於是葱嶺以西。除布哈爾愛烏罕數

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如韃韃里者。皆并於俄羅斯。凡夾印度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於英吉利矣。裏海、即加士比、唵海、亦名死海、亦名鹹海、亦名北高海、明史謂游牧之蒙古、曰韃韃、西洋人謂游牧之回部、曰韃韃、皆音近、其英

俄二境中。未并之數回國。則愛烏罕爲大。或稱曰阿富汗。或稱曰阿付爾顏。或稱曰甲布爾。皆譯音之轉。道光十九年。愛烏罕與沙蘇野部相攻。沙蘇野酋請救於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印度之兵。攻破愛烏罕。愛烏罕酋亦走愬於俄羅斯。俄羅斯復起駐防韃韃里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注。取木哈臘。欲恢復愛烏罕故地。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力拒。於是英俄二邊境。僅隔興都庫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興都即印度二字音轉、蓋山界北中二印度之間、愛烏罕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注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山北者。是爲英俄交惡之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爲愛烏罕兵破走。求援印度。時英吉利鎮守印度之大兵帥曰□□□。副兵帥曰沙機尼。遂於十九年七月。起孟加臘孟買溫都斯坦三部之兵。使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酋自以所部兵嚮導。時愛烏罕國王自都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

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士城本險固。於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禦益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礮軍。駱駝礮軍。步礮軍。三路進攻。此三軍、謂以馬負礮、以駱駝負礮、以人扛礮也。又開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偪城而營。并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愛烏罕國王遣其長子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爲沙蘇野部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亦死力鏖戰。旣而天礮從空雨下。城中震虢。爭潰遁。凡二晝夜。拔其城。擒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愛烏罕國王同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關。而軍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礮輜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遣沙蘇野王復國。酌留英兵。溫都斯坦兵。及愛烏罕之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事也。愛烏罕酋旣遁麻緬。則遣使乞師於俄羅斯。俄羅斯鎮守韃韃里之兵帥。久豔東南印度之富。特隔於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闕。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國。卽來粵貿易之白頭番。所謂港脚者也。舊屬於英吉利。故英吉利兵帥曰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俄羅斯復以收

取逃奴爲名。襲破機洼及木哈臘二部。皆游牧回子之近愛烏罕地者。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落之在興都庫什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中印度接界。并使人習印度法律語言。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爾顏界爲備。且議還愛烏罕部酋於故地。以息外搆。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大清怒英國鴉片烟之耗蠹中國。遣欽差大臣赴廣東。嚴禁鴉片。并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國如法蘭西美利堅。讎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白駐藏大臣。願率部兵攻東印度。又傳聞俄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特起程。比革特、乃俄羅斯東藩屬地、與喀爾喀蒙古相近、赴北京。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英夷則惴惴甚。或欲乘俄羅斯使臣未至京之前。速行入寇。或料中國疑俄羅斯。更甚於疑他國。未必遽信其言。是時南洋西洋諸國。聞罷市之信。各埠茶葉大黃。皆不肯售。湧貴價倍。而英夷國中減烟價。斷關稅。各缺銀千餘萬圓。諸銀行皆不肯出貸。銀價復翔貴。借貸鄰國銀行數百萬。充兵餉。而美利堅法蘭西。先後在粵。請助兵船。爲中國効力。亦屢見於粵中督撫。及將軍之章奏。事則

可徵也。時則可乘也。前記中以夷攻夷之議。尙或迂之而不察。故復述是篇。而以澳門探報附其後。

臣源曰。由近事溯之乾隆。則準酋阿睦爾撒納之來投請兵也。盈廷喙拒。獨高宗排羣議用之。遂一戎衣而定伊犁矣。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來附也。盈廷喙拒。獨高宗排羣議受之。并移檄俄羅斯。剖明曲直。卒盡臣瓦刺四大部矣。由近事溯之康熙。則俄羅斯所部。東徧黑龍江。聖祖附書荷蘭。轉達俄汗。海道往還。半載得報。遂擴索倫地數千里矣。準噶爾請援兵六萬於俄羅斯。聖祖移書宣示利害。絕其糾約。噶爾丹敗無可投。卒潰竄死矣。聖君籌運於廟廊之間。而指麾使於數萬里之外。豈不在識夷情。洞敵勢哉。西藏一陷於準噶爾。再陷於廓爾喀。彼時氛惡焰熾。孰不畏道遠勞師。而兩朝深維利害。不惜深入陸伐。恢域犁庭。是以北懾準夷。西震印度。弈世而後。尙有願效馳驅之廓夷。夾攻印度之俄部。請助海艘之島國。待我驅策。同我敵愾。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此擊則彼應。威立則令行。事會之來。間不容髮哉。

附錄澳門月報即所謂新聞紙也

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即中國四月十三日、論及俄羅斯欲攻打印

度之事。蓋英國之印度兵。攻取興都庫什山在巴社國、南邊各部落。而俄羅斯邊境。在此

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教四五國。巨隔英吉利與俄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今

止隔一大山而已。俄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韃里之機注。韃韃里謂游牧回部、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葱嶺、西至裏海、

南界印度、北界俄羅斯、皆是也、機注乃韃韃里南方部落、皆因我等攻取阿付爾顏部。此部即愛烏罕、今為英吉利所據、在

故俄羅斯人亦攻至荷薩士河。韃韃里地、近機注、已約木哈臘。亦韃韃里南方部落、近阿付爾顏、同取阿付爾顏

之部落。以攻打印度。為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不行。俄羅斯前

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落、近阿付爾顏、與巴社人立約。欲收服阿付爾顏。以攻取印度。亦為兵頭律

屋蘭所拒。巴社即白頭回國、南抵海、西界都魯機、北界韃韃里、後詭稱收回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注。及木哈臘。人

皆謂俄羅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日日使人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

立約。同取阿付爾顏。不知俄羅斯人要何地。方肯住手。現聞俄羅斯使者。已自比

特革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此韃韃里、謂喀爾喀蒙古、蓋凡游牧部、皆謂之韃韃里也、必愆憑中國人與英國爭鬥。

并欲得北京出諭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不理。俄羅斯人曾以兵威。自裏海攻至黑海一帶地方。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士河駐紮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爾顏防兵撤回。則俄羅斯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爾顏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爾顏之王。復立于加模爾城。阿付爾顏舊都、即應帶兵過興都庫什大山。取回沙蘇野所失去之三部落。一曰斯、一曰麻爾格、一曰模特散、皆在阿付爾顏之北、木哈臘之南、然我兵到彼。必定遇俄羅斯兵。與木哈臘兵。約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退。亦或與俄羅斯人相持。大抵英俄二國。在亞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

國初征撫朝鮮記

康熙四十五年。聖祖諭曰。外藩惟朝鮮。聲明文物近中國。太宗文皇帝親征其國。時八道諸島。軍無不到。其國亡而復存。故國人樹碑于文皇帝駐軍之地。頌德至今。其尤可嘉者。當明末造。固守臣節。始終未嘗貳明。大哉王言。勸忠海外。教忠百世乎。朝鮮禹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爲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地也。與吉林僅界鴨綠一江。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朝鮮遣其將姜宏立。以兵助明海蓋軍。合營富察之野。天反風疾雨。火器卻焚。我師乘之。大捷。姜宏立以兵五千降。上歸其部將十餘。以書諭國王李暉曰。昔明以兵救爾倭難。故爾國亦以兵勤明。勢不得已。非於我有怨也。今所擒將吏。以王之故。釋令還國。王其自審去就。朝鮮不報謝。我軍征瓦爾喀。復出境拒我。瓦爾喀部、在鴨綠江之北、吉林之南、長白山之麓、與朝鮮接界、屢與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構兵。太祖上賓。亦不遣使弔問。而明總兵毛文龍。招遼遺民數萬守皮島。亦名東江。在鴨綠江口。去朝鮮及我朝

東境各八十里。屢出師襲沿海城寨。牽制我朝。與朝鮮犄角。會朝鮮叛人韓潤、鄭梅。亡入我朝。請爲鄉導。搆兵端。時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當明天啓七年。朝鮮國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先敗文龍兵于鐵山。遁還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漢山城。屠其軍民數萬。焚糧百餘萬。長驅而進。是月。渡靑泉江。克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也。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遂渡大同江。次中和。二月。次黃州。國中震恐。求援于明。及求成于我之使。絡繹明遼東。巡撫袁崇煥遣舟師援皮島。又遣精兵九千。偪三岔河。圖牽制。太宗亦恐明窺國兵虛實。親出巡邊。耀兵遼河岸爲備。時征朝鮮之師已偪國都。倧挈妻子。遁江華島。復遣使詣軍謝罪。江華島在開州南海中。我軍無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島宣諭。而駐軍平山以待。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獻馬百、虎豹皮百、綿綢苧布百。布萬有五千。於是遣使往江華島。洩盟。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和議成。約爲兄弟之國。初。朝鮮之求成也。諸貝勒等議以明與蒙古兩敵環伺。國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懾。願宜許其成。而阿敏慕朝鮮國都城郭宮殿之

壯。不肯旋師。于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託碩託乃密議令阿敏軍平山而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阿敏。阿敏謂己不預盟仍縱兵四掠。乃使李覺復與阿敏盟于平壤城。上復馳諭阿敏毋復秋毫擾。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四月李覺隨大軍入朝。是秋從宗請召還義州之兵。並許贖所俘人民。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是年明經略袁崇煥殺毛文龍于雙島。諸島兵無主。三年我師伐明。縱反間。明殺督師袁崇煥。五年將乘虛征諸島。徵兵船于朝鮮。使至其國。三日乃見。宗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淪成約。七年賜宗書責以減我歲幣。匿我逃人。侵我獲畜之罪。并議罷遣使專互市。是夏明毛文龍所部副將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叛明。以舟師二萬人自登州渡海來降。遣使徵糧朝鮮。曰。爾國視明猶父。十輸其粟。我今旣爲兄。獨不可與一次乎。宗不從。俟孔耿已歸瀋陽。獨我朝將吏在舟。始發粟往濟。然于所索會寧城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屢書陳辯。復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上以書責宗負義州互市之約。停我緞布。減我獲價。原議獲每兩價銀十六兩。朝鮮止給九兩。又吳漢槎初至甯古塔、煎服人獲半斤、反腹瀉、國初獲價之賤如此。且瓦爾喀

係女真部落。非布占泰蒙古之比。謂我不當索。曷觀遼金二史。八年春。上欲與明議和。令倅轉達。倅以書告皮島守將。迄無成議。是冬。倅使至。拒索逃人及互市。詞甚厲。又欲坐我使臣于朝鮮大臣之下。上怒。却其幣。留其使。初。朝鮮使來。我朝亦屢使報禮。又遣使往弔其祖母及王妃之喪。其上書稱奉書貢物。曰歲幣。彼此相稱。曰貴國敵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也。至是大軍平插漢部林丹汗。得元傳國璽。于是八和碩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表請上尊號。上曰。朝鮮兄弟之國。宜與共議。于是內外諸貝勒。各修書遣使。約朝鮮共推戴。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守使臣。使臣英俄爾泰。率衆奪馬突門。倅遣人追付報書。又以書諭其邊臣戒嚴。有丁卯年誤與講和。今當決絕之語。我使并奪之以獻。天聰十年。當明崇禎八年也。四月。改元崇德。國號大清。朝鮮使李廓等來朝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我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乃于十一月。祭告天地太廟堂子。禡牙親征。馳檄朝鮮官民。討其敗盟之罪。十二月。諸蒙古各以兵來會。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

秦分屯遼河海口。以備明海師援襲之路。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蒙古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等。統先鋒千有五百。徑擣國都。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繼之。而上親率禮親王代善等諸軍進發。共十萬。渡鎮江。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次臨津江。江在國都北百餘里。與都南之漢江。夾拱王城者也。時江冰未合。及車駕將至。冰驟堅。六師畢濟。而豫親王前鋒馬福塔等。以三百騎。潛襲王京。敗其精兵數千。倥倉皇遣使。迎勞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華島。自率親兵。逾江南保漢山城。皆其國天險也。漢江、一名熊津江、其國都恃以爲險、餉運皆萃于此、我軍入其都城。豫親王及貝勒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

合軍渡江。南圍漢山城。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其前投朝鮮之瓦爾喀三百餘戶。皆來歸。上至。分兵搜剿都城。而親統大軍渡江。敗全羅忠清兩道援兵。遣使賫敕往責朝鮮大臣。明年正月。旋師北渡。營城東二十里江岸。其睿親王等左翼軍。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寧邊等州援兵。萬有五千。至是來會。貝勒杜度。送大礮至臨津江。冰泮。復合如前。初。倥遣使告急于明。并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國方急。

流寇不暇卹鄰。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撓峽內不進。城中食且盡。我軍四路並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侗再上書請成。上降勅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倡議敗盟之人。侗始奏書稱臣。乞免出城。適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江華島者。睿親王以輪挽小舸。由陸出海。礮沉其大艘三十。而小舸徑渡。敗其烏鎗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宗室七十有六人。羣臣家口百有六十六人。皆客諸別室。上諭侗江華島已克。家室無恙。速遵前詔出城來見。侗乃獻出倡議敗盟之宏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及臺諫官洪翼漢。詣軍前。上敕令納明所給誥命冊印。委身歸命。質二子。奉正朔。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國舊制。有征伐。調兵扈從。并獻犒師禮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則三百年宗社數千里封疆。保爾無恙。侗頓首受命。二月。從數十騎出城。先于漢江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上陳儀衛渡江。登壇作樂。將士環甲肅列。侗率其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我朝遣使迎一里外。告以儀節。上降坐。率侗及其諸子羣臣拜天。禮畢。上還坐。侗率其下伏地請罪。宣詔赦之。

倭復率諸子羣臣九頓首謝。令坐壇下。左側西向。位諸王上。賜燕畢。還其君臣家屬于王京。二月。盡召回諸道之兵。振旅而西。倭及諸子羣臣跪送十里外。詔以朝鮮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兩年貢物。以己卯年秋爲始。如力有不逮。臨時自有定奪。朝鮮臣民樹碑頌德。于三田渡壇下。四月。倭送質子滢湔等至。五月。攻明皮島。以明降將孔有德等爲鄉導。乘朝鮮兵船。盡俘島衆數萬而還。明人自是不復守島。崇德三年。上將伐明。徵朝鮮兵從。失軍期。降敕切責。命遣舟師討東方庫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俘其渠來獻。六年。大軍攻明錦州。調朝鮮舟師五千。運糧萬石。尋倭奏言軍船糧船三十二艘。并米石水手。漂沒無存。上以從前海運間遭風。未有全漂者。降詔切責。刻期督催。復運糧萬石。船百有十五艘。由大小凌河口。進至三山島。遭風礁所壞者。五十餘艘。又爲明水師所截擊。僅存五十二艘。至蓋州不能前進。請從陸運。詔責朝鮮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見明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前進。朕亦安用此米。爲或棄道路。或載歸本國。聽爾自便。朝鮮臣李慶業大懼。請冒險水運。上許其改從陸。止留火器兵千。廝役五百。餘悉遣還。

既而運糧士馬久不至。遣使往朝鮮詰責。并鞫其大臣。得其尙書金聲黑尼閣臣申得英阻撓狀。七年。錦州大捷。明遣使議和。上將許之。而將士咸欲進兵。上降敕詢倥。令直陳所見。倥以止殺安民。上符天意對。已復偵有明兵船二。至朝鮮界。上嚴詰之。得其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業等。潛通明國書饋往來諸狀。逮訊治罪。八年九月。世祖章皇帝卽位。頒太宗文皇帝遺詔。免朝鮮歲貢二之一。順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質子歸國。免其歲貢之半。并大赦其國中死罪以下。其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免貢額。僅存十之一。不悉書。朝鮮雖外藩也。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大饑。則海運漕糧以賑之。國中討賊。則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明史告成。許更正其先康獻王成桂篡逆之誣。皆他國所未有。而使臣筵宴。國王輒卽席賦詩。其陪臣來貢。亦輒預上元詩宴。國雖不競于武。而文學禮教。有箕子遺風。箕子以後至唐。世都平壤。在今都西四百里。距鴨綠江三百里。五代始東徙開州。在今都之西二百里。距鴨綠江五百餘里。明初。王旦又東徙今都。夾熊津臨津二江之間。以控制諸道。其山脈自長白山之陽。東南走四千餘里。而至釜山。際海與日本對馬島相峙。一帆半日可達。

崇德三年。日本島主平智連。致書朝鮮。增索土產器幣。國王李侗獻其書。并請遣使往。以觀其變。時日本觀覺而動。卒懾我朝天威。不敢犯朝鮮。其國南北二千里。分八道。統郡四十有一。府三十有三。州三十有八。縣七十。

臣源曰。有國家者。禮義以爲防。城郭甲兵以爲固。自羲黃以來。不能偏廢。朝鮮北距遼南。東西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爲倭寇出入之關。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尙二道。而全慶之間。雲峯大邱。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綎以兵五千。成全羅二載。海外截然。其王京踞八道之中。北倚叢山。南環滄嶠。忠州左右。烏竹二嶺。羊腸遶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倭舶之內窺。是其地利。非不可恃也。安平咸鏡。俗尙弓馬。人鷲悍。耐寒苦。是兵非不可用也。徒以八道十九無城。不知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兵多長衫大袖。無訓練。又俗貴世官。賤世役。一切草莽梟桀之材。禁錮勃鬱。往往東走倭。西走遼。爲腹心患。故屢覆于敵國。且平壤西北。鴨清二江。俱西通渤海。倭夷尤長陸戰。儻別遣一旅斷平壤。則

王京無西南之援。有國者自強爲上。能審己結大援者次之。故一意親附中朝。馮藉聲靈。折衝外侮。自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助救之助。安被怙轉之福。所謂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者。則庶幾焉。

乾隆征緬甸記上

滇邊西南爲大理麗江永昌騰越。正南爲順寧普洱元江諸府州地。斜袤四千里。皆界緬甸。而永昌之虎踞天馬二關其門戶。大金沙江自西藏貫其國入海。或言卽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也。於唐爲驃國。至元始爲中國。患世祖成宗數征之。未得志。明萬歷中。宣慰使莽體瑞者。吞諸部。并臣木邦蠻莫隴州千厓孟密諸土司。獨孟養再破緬。而卒亦并於緬。遂爲貝葉書通中國。自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羅景邁古刺諸國。及莽應裏爲劉綈鄧子龍擣阿瓦破降之。其後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屢破之。由是不敢內犯。惟與暹羅及古刺景邁世仇。明永歷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李定國遣馬九功約古刺。遣江國泰約暹羅。議犄角。攻緬裂其地。二國各遣使報諾。而大清兵取永歷帝於阿瓦。二國之師。失望而返。旣而三藩叛亂。緬益遼隔。竟國于西南。不臣不貢。雍正九年。緬與景邁交鬩。景邁使至普洱求貢。乞視南掌暹羅。雲貴總督鄂爾泰。

疑而卻之。景邁者、世所傳八百媳婦國也、居景邁城者、爲大八百、居景線城者、爲小八百、在緬甸國東、戶十萬、明世與緬、同爲宣慰司、中滅於緬、旋恢復、故世仇也、畏緬之偏、求通中國以

自重、緬密遣人至車里土司探虛實。知景邁貢被卻。則大喜。陽言緬來歲亦卽入貢。旋

興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其國都曰阿瓦。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爲洞吾古刺。北東二路近中國。北路孟密。孟養。孟拱。東路木邦。孟艮。絕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達阿瓦之道。卽永昌虎踞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東路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江東有波龍山銀場。與我邊之茂隆銀場相連。乾隆十八年。茂隆場商吳尙賢者。說緬入貢。緬酋麻哈祖遣使以馴象塗金塔。敝關求貢。使至京。錫賚如例。而吳尙賢旋被滇吏借事斃諸獄。於是茂隆銀場衆皆散。明年。緬酋爲木疏土司雍籍牙所篡。雍

作甕、以雍讀去聲而譌也、考緬會來文、稱相傳一千七百餘年、蓋其先世雍由者、於漢和帝永元九年、受印綬、至乾隆庚戌、凡千六百九十二年也、唐有雍堯、明有雍罕、今有雍籍牙、皆一姓相傳之證、

惟桂家與木邦二土司抗不服。遂治兵相攻。桂家酋宮裏雁。一作古利宴敗竄近邊。孟連土

司刀派春。奪其孥賄。爲桂酋妻囊占所襲殺。總督吳達善。使人誘宮裏雁戮之。而木邦

土司亦兵敗走死。於是緬酋益無忌。浸尋及我。耿馬孟連諸土司。且以兵來邊外。索木邦逸酋矣。初我諸土司之近緬者。皆於緬私有歲幣。自木疏據國後。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餽獻。緬酋遣兵勒索之。及桂家木邦敗竄。我邊吏不扶植之。反爲助。剪所忌。遂漸及我內屬諸土司。而囊占怨孟連。與緬又兼怨中國。欲搆使相鬥。乃嗾孟良酋使內犯車里土司。揚言將渡滾龍江。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普洱永昌邊外。一日數驚。總兵劉德成。參將何瓊。詔游擊明浩等。三路皆敗。時劉藻代吳達善爲總督。常鈞爲巡撫。束手無策。詔降劉藻。湖北巡撫藻自刎死。時乾隆三十年也。詔大學士楊應琚。自陝甘移督雲南。應琚至。會普洱賊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良景線諸地。分隸土目。應琚見事機順利。密奏緬甸可取狀。諸將希意。言內附者紛紛日告。若孟密。若木邦。若孟養。若蠻莫。若景邁等。皆遣人誘致其酋。使獻土。或招其子弟及所屬小土司代獻。其表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戶十數萬。應琚悉據入奏。其實土地戶口。皆懸在緬地。我不能有也。於是應琚自普洱移駐永昌。移文檄緬。言天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卽進討。緬賊

聞。乃大出兵攻木邦。攻景線。皆陷之。時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襲克蠻莫之新街。其地扼金沙江水口。緬與中國互市處。據阿瓦上游。爲緬必爭之地。賊以兵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銅壁關。賊數萬尾而入。應琚憂甚。痰疾遽作。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代治應琚軍。又遣侍衛傅靈安。挾御醫視應琚病。且密察軍事。提督李時升。調兵萬四千。令總兵烏爾登額。由宛頂進剿。木邦總兵朱崙。由鐵壁關進守新街。賊佯遣人議款。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汛。朱崙由銅壁關退守隴川。應琚時升嚴檄烏爾登額劉德成赴援。聲勢稍振。賊復乞降。以緩我師。而乘閒襲猛卯城。副將哈國興救之。與土司拒守八晝夜。援兵始至。賊潰走。而烏爾登額軍不策應。故賊得浮猛卯江而逸。時三十二年正月也。楊廷璋至軍。見賊事未易竣。遂奏言應琚病已痊。臣謹歸粵。上召廷璋還京師。時賊入關侵掠。應琚皆不以聞。但言朱崙等殺賊萬人。戮其大頭目於猛卯。上視所進地圖。疑賊旣屢敗。何以尙踞內土司境。會傅靈安奏趙宏榜朱崙失地退守。李時升未臨行陣。應琚亦劾總兵劉德成烏爾登額逗留貽誤。先後

逮治。並論死。詔明瑞以將軍兼雲貴總督。明瑞在伊犁未至。先以鄂寧代之。鄂寧奏言。上年九龍江外。官兵夫役馬匹瘴死過半。今正瘴興之時。而湯聘奏稱嚴飭將士。刻日進剿。其將誰欺。並奏應琚貪功啓釁。掩敗爲捷。不令傅靈安與聞邊務。及抑諱陣亡將吏各狀。應琚恐。乃奏請是秋大舉征緬。調兵五萬。五路並進。兼諭暹羅夾攻。上下其議。廷臣皆斥之。詔逮應琚。至京賜死。時楊寧駐軍木邦。餉道爲賊所斷。潰還滿河。總兵索柱等。亡其印綬。明瑞以聞。楊寧亦被逮。詔發滿洲兵三千。及雲貴四川兵二萬餘。大舉征緬。明瑞由木邦孟良攻東路爲正兵。參贊額爾景額及提督譚五格。由孟密出新街水路。約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啓行。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溼糧以行。會參贊額爾景額病卒。以額爾登額代之。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城望風先遁。獲其糧。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明瑞自率兵萬二千。爲浮橋。渡錫箔江。緬素不養兵。有事則徵兵於所屬土司。惟阿瓦畜勝兵萬人。每戰。則令土司濮夷居前。勝兵督其後。又以騎兵爲兩翼。戰旣合。則兩翼。

分繞而進。度未可勝。則急樹柵。自環而發。連環鎗礮蔽之。比煙開。則柵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皆如此。至是砦守天生橋南岸。我師遠淺渡而潰之。數日至蠻結。賊軍二萬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僞其壘。黔兵十餘踊而入。衆乘之。賊披靡。遂拔其柵。復連破三壘。而十二壘之賊皆宵遁。大獲糧械。軍聲大振。捷聞。詔封明瑞誠嘉毅勇公。以所襲侯予其弟。然夷境益峭險。馬乏草。牛踏途。賊燒積貯。空村砦。無糧可掠。進至象孔。迭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念北路軍約由孟密入。其地近孟籠。有緬屯糧。且可冀與北路軍相會。乃議向孟籠。果大獲糧。時軍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孟密北路之師無消息。諜報大山波龍多積穀。復議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孟籠餘糧。緬自去冬象孔改道後。獲我病卒。知我軍糧盡。不向阿瓦。卽悉衆來追。我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卽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之地。凡六十日而後至。其中又有蠻化之捷。

時我軍營山巔。賊卽營於山半。明瑞以賊輕我甚。不可不痛創也。時賊識我軍號。每晨。我軍吹波倫者三。而起行。則賊亦起而追我。次日五鼓。復吹波倫三。我軍盡出營。伏箚以待。賊聞波倫聲。爭上山來追。萬槍突出。四面霆。偪賊無走路。潰墜者趾。項相藉。坑谷皆滿。殺賊四千餘。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明瑞休軍。變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于要路。得波龍人引以間道。由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斷汲道。及餉運。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于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孟密也。中途阻于老官屯之賊。頓兵月餘。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移師援之。于是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蟬集數萬。我軍尙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皆得以自達。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領隊大臣札拉豐阿中鎗斃。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音保死之。二月十日也。事聞。上以額爾登額擁重兵。旣不能進。取孟密。以赴將軍之約。及退軍。

旱塔聞木邦告急。可由旱塔閒道往援。總督鄂寧駐永昌。七檄不應。領隊侍衛海蘭察。自請往援。亦不許。反迂道回銅壁關內。致木邦參贊之師潰於賊。而於內地積餉之宛頂。數程可達者。又繞道行至半月。致旱塔之賊皆萃大營。而將軍復陷於賊。情罪重大。逮至京磔之。并斬提督譚五格於市。是爲征緬前一役。

武進趙翼曰。方明將軍之自緬退師也。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處可取糧。而我無續渾。賊以一象馱一礮。而我則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中又有蠻化之大捷。明瑞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帳下親兵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瑞體卹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破。懼無以返命。雖上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三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自以身殉。方軍勢日蹙。時謂諸

將曰。賊已知我方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孤軍援絕。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憚。而後來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慷慨徒死者。可同日語矣。然明瑞雖死。緬人不知。餘威猶震。四月中。卽歸俘卒。寄貝葉書求和。時兩阿公皆爲將軍。同在一營。余忝參戎幕。距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滇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惜將軍已歿。戰功不及上聞。天下無由知。悲夫。悲夫。

乾隆征緬甸記下

明瑞之死也。緬人不知。餘威猶震。懼我再討。五月。縱所獲卒許爾功等八人。持貝葉書。附以楊重英書。及木邦頭目苗溫之書。乞罷兵。其緬書云。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白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夢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當事官。拜書領兵元帥。昔吳尙賢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樂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賜緞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莫土司。從中播弄。興兵爭戰。致彼此損傷人馬。今特投文。敘明顛末。請循古禮。貢賜往來。永息干戈。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以聞。上以明瑞軍入關者尙逾萬。所喪亡不過十之一二。然將帥親臣皆捐軀。而緬夷求款。未親遣頭目。非大舉無以雪忠憤。命絕之。勿報。命大學士傅恆經略。阿桂。阿里袞皆爲副將軍。明德爲總督。哈國興提督。上以旗兵之從明瑞者。久勞苦。召回京。別選索倫吉林兵四千。健銳火器營一千。合以荊州成都駐防兵五千。十一月。副將軍

阿桂至軍。適有陷賊守備程轍密書至。言緬方與暹羅仇殺。可約以夾攻也。阿桂奏言。約暹羅必經緬地。若由廣東往。則遠隔重洋。軍期難必。詔兩廣總督李侍堯訪察。侍堯奏言。暹羅爲緬殘破。國境爲土酋割據。由是用暹羅之議。遂寢。二十四年二月。經略傅恆發京師。上御太和殿。授之敕印。四月朔。經略至永昌騰越。議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江之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乃議大軍從大金沙江上游之戛鳩江。亦曰蘭鳩江、亦曰檳榔江、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地。陸行直擣阿瓦。偏師卽由東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于蠻莫。以通兩軍聲勢。乃遣哈國興等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野牛壩。造戰艘。是役合滿漢精銳數萬。馬騾六萬餘匹。益以四川工呪術之刺麻。京城之神機火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節銅砲。湖南之鐵鹿子。廣東之阿魏。及在滇製造之軍裝藥械。皆刻期雲集。時距霜降尙早。經略急于出師。謂帥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且出緬不備。遂以七月二十日。經略祭纛啓行。渡戛鳩江而西。孟拱孟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

歷二千里。皆不血刃。而士馬觸暑雨。已多疾病。又道路不習。難深入。惟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會九月下旬。蠻莫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始議兩軍并歸一路。乃遣伊勒圖以兵二千。迎經略軍。經略耀兵諸土司地而還。亦以十月朔。渡江抵蠻莫。由蠻莫江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一軍營江灘。二軍分據兩岸。哈國興將水兵。阿桂。阿里。袞。各將陸兵。分趨兩岸。東岸陸賊先至。阿桂令步兵。矢銃雨發。而勁騎左右衝入。賊大潰。哈國興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蹴之。賊舟自相撞擊。殺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袞亦敗。西岸之賊。三路皆捷。而經略及阿里。袞已病。諸將議不向阿瓦。惟老官屯有賊壘。爲前歲額爾登額頓兵處。欲取之以蕝事。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於江。柵皆鉅木。入土甚深。外周以三濠。濠外又橫臥大樹。銳其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築土臺。以大砲擊之。遇木輒洞。而柵不塌。偶折輒補。又屬生革。爲長絙鉤之。挽急。絙輒斷。乃伐箒中數百丈老籐。夜往鉤其柵。役數千力曳之。爲賊斧斷。經略又

命火攻。先爲捍牌。禦鎗砲。衆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踰濠抵柵。而江自四更霧起。迄平旦始息。柵木沾潤不能熱。兼值反風。遂卻。最後穴地道。塞藥轟之。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天。我軍皆挺刃以待。俄柵忽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震懼。柵有水門通江。阿桂又撥戰艦。越柵。截其西岸。應援之賊。賊帥乃遣人立柵上遞緬文。請結幕兩軍適中地。親來議款。明日復以其酋孟駁書至。阿桂集諸將議進止。皆憚水土瘴癘。爭願罷兵。乃令明亮哈國興海蘭察等。往會其十三頭目。責以進表納貢。歸逃人。反土司侵地。緬則欲我歸其木邦孟養孟拱三土司。議未決。賊帥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獨與賊帥定議而還。時阿里袞已卒於軍。經略又病足。退居銅壁關。上大軍再舉再破賊。已足張國威。不忍將士久冒瘴癘。諭經略班師。于是緬酋遣使十四人。賚貝葉書。詣經略饋獻方物。自陳請入貢。遂焚舟鎔大砲班師。共糜餉銀千有三百萬。遷木邦孟拱蠻莫三土司於關內。分置大理蒙化寧洱。而空關外地。留副將軍阿桂於雲南。緬旋以三土司未歸。不肯入貢。亦不還。

所羈官兵。論者謂新街江口順流六日。可至阿瓦。使舍戛鳩江之行程。與攻老官屯之日力。以擣阿瓦有餘。劉綎白文選再攻阿瓦。皆輒破。非堅城也。卽爲城下之盟而還。亦必能制其死命。稱臣請貢無反側。苟老官屯偏在東岸。止需留偏師羈縻之。非能阻我。進。此與唐太宗頓兵安市城。不直趨平壤者何異。是役以出師過早。失天時。以頓兵。堅壘。失地利。以多調客兵。少募土勇。失選士。亦小夷氣數未燔。天姑少延之歟。水道提綱曰、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車里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鎗窰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航之水、經理南夷者、不可不講此也、三十五年。經略還

朝。卽病卒。鄂寧亦卒於永昌。老官屯目移書索木邦蠻莫孟拱三土司。阿桂遣都司蘇爾相賚檄答之。復被留。上以緬負險。知我兵限於天時地利。故敢倔强。三十六年。敕阿桂於秋冬。酌遣偏師擾之。阿桂奏言。蠻莫木邦孟密三土司外。始爲緬地。距邊已二千餘里。偏師不可深入。若出近邊。則所殲乃野人濮夷。與緬無損。不如休息數年。外約暹羅。同時大舉。上以大舉非計。乃罷阿桂。以溫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而緬人亦方東用兵。暹羅於是暹羅滅於緬。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

約遣孟迤等入關議。中國方急金川。不暇問。緬酋孟駁旋死。子贅角牙立。四十一年。兩金平川。緬懼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爾相。求開關互市。明年出蘇爾相。而楊重英不至。大學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四十七年。其酋孟魯殺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雲。雍籍牙季子少爲僧。前此兵釁皆未預聞也。而值暹羅之難。乃思附中國。暹羅者居緬東境。與緬世仇。緬酋孟駁于乾隆三十六年滅之。而緬自連年抗中國後。耗費不貲。又其土產木棉象牙蘇木翡翠碧礮私及海口洋貨。波龍廠銅。恃雲南官商采買者。皆閉關罷市。緬加戍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絀。旣并暹羅。徵取無藝。乾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爲主。起兵盡復舊封。又興師侵緬地。于四十六年。航漢來貢告捷。朝廷不使亦不止也。至是昭子華嗣立。亦材武。緬酋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詔封華暹羅國王。于是緬益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表金塔一。馴象八。及寶石番毯等。款關求貢。并歸楊重英等。表言已嗣國家。深知孟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暹羅侵擾。是以稽遲。乃諭暹羅罷兵。五十五年。遣使賀。

八十萬壽。乞賜封。並乞開關市。許之。遣使賜敕印。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秋。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頒敕諭解之。是冬。緬甸叩關求入貢。疆吏以非貢期。卻之。而西南邊自是無緬患。奉貢不絕。

臣源曰。蠻夷之性。畏威甚于懷德。畏沿邊士勇。甚于官兵。畏鄰部之強。又甚于畏中國。其巢穴僻處海澨。中國孟冬出師。仲春避瘴當返。勢難以五月之久。犁數千里之庭。故夜郎倔强。悉索敝賦。以奮螳臂之拒。一聞兩金川滅。而震疊求貢。再聞暹羅封。而稽首請臣。三聞暹羅見親于中國。且非貢期而貢媚。蓋前明萬歷中。滇撫陳用賓嘗約暹羅夾攻緬。其國幾覆。李定國又嘗約暹羅古刺。將來攻緬。是其傷弓覆車之戒。震鄰切膚之災。于以知暹羅之大可用也。次則騰越野人。亦平緬勁旅。彼其水土氣力皆同。非若中國之限于險遠。又暹羅景邁。皆緬世仇。誠能水陸並舉。新街則以野人土兵爲前驅。海道則以暹羅景邁爲犄角。使首尾不顧。必可一舉殄滅。鄂爾泰不知用景邁去緬所忌。始偃蹇於南徼。劉藻不知用桂家及茂隆廠。而緬遂浸淫于近塞。及阿桂久習滇事。

思用暹羅。而又值朝廷厭兵之時。孫士毅復不知用暹羅。而失安南於垂得。用兵者其可不中賊所忌。馭夷者其可不衆建而分其勢哉。且萬歷中。滇人又嘗用孟養制緬矣。孟養斷緬餉道。緬酋一軍。飢困垂斃。止待滇兵二千。塞隴川之路。而巡撫王凝檄止之。使賊得外援。間道逸去。致孟養反并于緬。緬遂尾大不掉。夫字小者。大國之仁。伐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復于前代。以蠻攻蠻之成效。而知刺虎持鷓。功在乘時。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

附錄入緬路程

見師範
滇繫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曩宋。爲南甸土司。故爲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龍抱樹。又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沖。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千崖土司。八十里。至蓋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越州南分左右之里。

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腊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關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崖。四程至蓋達蠻哈山。十程由蠻莫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線國。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爲野人所驅。避入內地。今尙有早土司後裔。已爲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孟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又五十里而躉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

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布亞。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泥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日卽抵阿瓦。歷彥得上漿。謬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散。傅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蔓南蓋河。又三十里出蔓鳩江。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赧。又三十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帕河。歷猛允猛暎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敗績處也。南行卽爲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偪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火礮。旋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爲其砲所擊潰。又提督常青言。二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出數象。象背載數十人。

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并志之以諗知兵者。

國史館郭世勳傳、乾隆五十五年、暹羅國王鄭華奏稱、乾隆三十一年、被烏土國搆兵圍城、國君被陷、其父鄭昭、克復舊基、僅十分之六、其舊地丹著氏麻叨塗懷三城、尙被占踞、請勅令烏土割回三城、詔以烏土卽緬甸國別名、此緬西孟駁、與暹羅詔氏搆兵、非新王孟雲之事、今緬甸已易世、暹羅且易姓、何得上煩天朝、追索侵地、命兩廣總督郭世勳檄諭止之、源案謝請高海錄、稱暹羅西境滿刺加之北、爲烏土國、與東印度接界、卽緬甸也、

乾隆征撫安南記

黎氏自明以來。世王安南。順治十六年。王師定雲南。國王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繳所受明桂王勅印。詔封維禧安南國王。時莫元清尙據高平。亦受都統使職。屢搆兵。六年。黎維禧襲奪高平。莫元清率三千口走雲南。七年。朝廷諭黎氏。以高平泗州還元清。十三年。吳三桂叛。維禧復乘間攻取高平。於是安南盡歸黎氏。自後請六年兩貢並進。六傳至維禎。而有阮氏之亂。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篡。國王黎維諲走保清華。至孫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欉阮口之力。世爲左右輔政。後右輔政鄭氏乘阮死幼孤。兼攝左輔政。專國事。而出阮氏于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阮鄭世仇。搆兵。及黎維禎。權益下移。僅守府。鄭棟遂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而忌廣南之強。乃誘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滅廣南王于富春。阮惠自爲泰德王。鄭棟自爲鄭靖王。兩並抗。黎王無如何也。安南所都曰東京。卽交州。唐都護治所。而以廣南順化二道爲西京。卽古日南。九

真地中隔海口。世廣南阮氏割據。兵強於安南。乾隆五十有一年。鄭棟死。子鄭宗鄭幹內鬩。幹遣其臣貢整請廣南兵以滅宗。于是阮氏復專國。黎維禎犒以兩郡。且妻以女。明年維禎卒。嗣孫維祁立。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使貢整留鎮都城。貢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阮惠歸治城池于富春壘。而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于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四守險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復以兵誅阮任于黎京。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黎京。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扈嗣孫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滄溪河。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爲南岸追兵所害。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且言推固予奪。惟上所命。上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不屑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師問罪。以興滅繼絕。先置其家於南寧府。遣其陪臣黎侗阮廷枚等。回國密報嗣孫。安南地東距海。西接老撾。南與占城隔海。北連廣西雲南。東西

千有七百餘里。南北二千有八百里。有五十二府。其十二府爲土司所居。實止四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時未陷者。清華道四府十五縣。宣光道三州一縣。興化道十州二縣。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南道四府十二縣。山西道五府二十四縣。京北道四府二十縣。太原道三州八縣。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海陽道四府十九縣。惟廣南順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據高平一府、諒山一府七縣、二道。以捍遏內地。上命孫士毅移檄安南各路。示以順逆。早反正。時維祁弟維祉。皆出避難。維祉死。宣光城。維祉由京北波蓬廠來投。孫士毅以維祉有才氣。欲令權攝國事。上慮其兄弟日後嫌疑。不許。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號召義兵。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乞轉奏。于是安南國土司。及未陷各州官民。爭縛僞黨。獻地圖。又關外各廠義勇數萬。皆乞餉團練。請爲嚮導。時阮惠兄弟。亦敏關請貢。以其國臣民表至。言黎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禎之子翁皇司維禎主國事。并迎其母妃回國。上知阮惠欺維禎愚懦。易與。狡計緩師。令孫士毅嚴斥之。安南進兵路三。一出廣西。鎮南關爲正道。一由廣東。欽

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爲。唐。以。前。舟。師。之。道。一。由。雲。南。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師。之。道。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千。直。擣。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其。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廳。之。馬。白。關。踰。咒。河。入。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較。沐。晟。舊。路。稍。近。雲。貴。總。督。富。綱。請。行。上。以。一。軍。不。可。二。帥。令。駐。邊。外。都。龍。餉。運。十。月。末。粵。師。出。鎮。南。關。詔。以。安。南。亂。後。勞。瘁。不。堪。供。億。其。運。餉。內。地。滇。粵。兩。路。設。臺。站。七。十。餘。所。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孫。士。毅。許。世。亨。由。諒。山。分。路。進。諒山、卽宋廣州、狄青奪崑崙關處也、總。兵。尙。維。昇。副。將。慶。成。率。廣。西。兵。總。兵。張。朝。龍。李。化。龍。率。廣。東。兵。時。各。士。兵。義。勇。隨。行。聲。言。大。兵。數。十。萬。各。守。隘。賊。望。風。犇。遁。惟。扼。三。江。之。險。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尙。維。昇。慶。成。以。兵。千。餘。五。鼓。抵。壽。昌。江。賊。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橋。斷。皆。超。筏。直。上。賊。霧。中。自。相。格。殺。我。兵。遂。盡。渡。大。蹂。大。膊。張。朝。龍。亦。破。賊。柱。石。十。五。日。進。軍。市。球。江。江。闊。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賊。據。險。列。礮。我。師。不。能。結。筏。諸。將。以。江。勢。繚。曲。賊。望。不。及。遠。乃。陽。連。竹。木。造。浮。橋。示。必。渡。而。潛。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溜。緩。處。

小舟宵濟。十七日。我師乘筏薄岸。相持正急。適上游兵已繞出其背。乘高大呼下擊。聲震山谷。賊不知王師何自降。瓦解潰北。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卽在國門外。賊盡伐沿江竹木。歛舟泊對岸。然遙望其陣不整。知衆無固志。乃覓遠岸小舟。載兵百餘。夜至江心。奪其戰艦一。遂載兵二百餘。許世亨親帥之渡江。復奪小舟三十餘。更番渡兵二千。分擣賊營。賊昏夜不辨多寡。大潰。焚其十餘艘。獲總兵侯伯數十。黎明。我師畢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磚城二。則國王所居。宮室蕩盡。而黎維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詣營。見孫士毅。九頓首謝。捷聞。初。王師之出也。上慮事成後。冊封往反稽時。致王師久暴露于外。先命禮部鑄印。內閣撰冊。郵寄軍前。孫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詔。冊封黎維祁安南國王。並馳報孫永清。歸其家屬。維祁表謝。請于乾隆五十五年。詣京。祝八十萬壽。壽。俟安南全定。維祁能自立。許來朝。是役也。乘思黎之舊民。與各廠之義勇。先驅鄉導。又許世亨。二張等。皆新自臺灣立功之戰將。故得以萬餘兵。長驅深入。不匝月而克國復都。其雲南烏

大經之兵。尙未至也。詔封士毅一等謀勇公。許世亨一等子。諸將士賞賚有差。時阮惠已遁還巢穴。孫士毅謀造船追討。孫永清奏言。廣南距黎都又二千里。用兵萬人。設糧站。卽需運夫十萬。與鎮南關至黎京等。上以安南殘破。空虛。且黎氏屢世孱弱。興廢未嘗非運數。旣道遠餉艱。無曠日老師。代其搜捕理。詔卽班師入關。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師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士兵。義勇懸軍黎京。月餘。阮氏諜知虛實。於歲暮傾巢再舉。襲國都。而我師方信其來降之誑詞。晏然不知也。明年正月朔。軍中置酒張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敵。賊皆象載大礮衝陣。我師衆寡不敵。黑夜自相蹂躪。黎維祁挈家先遁。滇師聞礮聲震天。亦退走。孫士毅奪渡富良江。卽斬浮橋以斷後。由是在南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以下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焉。士毅走回鎮南關。盡焚棄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一半。其雲南之師。以黎臣黃文通嚮導。得全返。黎維祁母子復來投。奏聞。上以士毅不早班師。且阮惠已敗復來。必非旦夕所能糾合。何漫無設備。致挫國威。損將士。命褫職來京待罪。以福康安代之。阮惠旣

踞安南。自知賈禍。大懼。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後。啟關謝罪。乞降。改名阮光平。明史安南國王、皆有二名、以其一名事中國列表奏、遣其兄子光顯。賚表入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并願立廟國中。祀死綏將士。又聞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乞天朝勿聽其言。福康安先後以聞。上以維祁再棄其國。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厭黎氏。不能存立。而阮光平既請親覲。非前代莫黎僅貢。代身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不足塵南顧之憂。乃允其請。其黎維祁。賞三品銜。編旗安置京師。五十五年。阮光平來朝祝釐。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冠帶受封歸。次年。擊敗黎維祉。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五十七年三月卒。子阮光纘嗣立。年十有五。上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且阮岳尙在廣南。吳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國疑。防有變動。特調福康安。雲貴總督備邊。又遣按察使成林。諭祭。並密偵其國。成林旋以國事。恊定聞。乃止。初。阮氏世王廣南。以順化港爲門戶。與占城暹羅皆接壤。東南瀕海。有商船飄入港者。非西風不得出。

輒沒入其貨。即中國商船偶入，亦倍稅其半。故荷英暹羅占城諸國商船，皆以近廣南界為戒。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虛耗，商船不至。乃遣烏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餉為名，多招中國沿海亡命，誘以官爵，資以船械，使嚮導入寇閩粵江浙。嘉慶初，各省奏擒海盜，屢有安南兵將及總兵封爵勅印，詔移咨安南，尚不謂國王預知也。暹羅既與廣南積怨，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者，本名種、此其改名、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嘉慶九年、兩廣總督倭什布奏言、安南夷艇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為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案此乃西都、非東都、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皆中國奸民，受安南東海王及總

兵偽職，又上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是為嘉慶四年，詔以阮氏父子臣事天朝，乃招納叛亡，數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七年十二月，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搆兵始末，為先世黎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案明史、占城老撾者、古越裳地、則農耐當與接壤、在廣南之西、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

南國王初。乾隆五十四年。黎維祁之安置京師也。其舊臣黎侗等四人。堅不薙髮。易衣冠。且言國王弟維祉。與其宗黨舊臣。屯聚自保。義師甚衆。欲出關圖恢復。上以阮光平既歸順。錫封。無更張理。而黎侗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爲去就。尙忠於所事。特勅阮光平。送出黎維祁妻妾弟妹。毋俾失所。事未行。及嘉慶七年。阮光纘滅。於是詔黎臣懷故土者。隨黎維祁遺櫬歸國。蓋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於舊阮。今修職貢者。非復前日阮氏云。初。安南惡西洋之鴉片烟。天主教久絕。其廣南市舶。及是英吉利駐印度兵酋。聞邦阮新造。釁可乘。乃以兵艦十餘。駛入富良江口。安南人盡斂舟藏內港。數百里。無一人直抵東都。夜忽小舟百十。出下游內港。乘風潮火攻之。英夷無走路。先入七艘。燼焉。其海口餘艘駭遁。無顏返國。乃順抵廣東。圖占澳門。不果而去。卽嘉慶十三年。吳熊光督粵時事。

臣源曰。安南形勢。西都強于東都。故陳莫黎阮迭興。皆先據廣南順化者。勝方大兵之東征也。正兵由廣西直趨東都。其奇兵當由雲南孟氏土司。趨安南水尾州。約暹羅夾

攻廣南。覆其西都。則阮光平走必戒擒。而無後患。用兵可不明地利哉。烏糟艇匪入盜中國。亦屢挫于閩浙。碎于風颶。不及西洋夾板船遠甚。而能兩殲英夷。窺伺之艘者。皆縱敵入港。設伏火攻。固知正不如奇。力不鬥智。禦海口不若禦內河也。必欲洋砲洋艘。始足制西洋。其不爲安南所笑者。幾希。如欲調札船。以馳逐外洋。或必守海口。而不許闖入。其又不爲安南所笑者。幾希。

明一統志曰、入交趾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東道、宋行之雲南道、明始開廣西、亦分爲三、從憑祥川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温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關、又一日經温州之南新麗村、一日至保祿縣、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辦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行、過千里江、此江永樂中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風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山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爾隘、又一日至七淵州、二日至文蘭平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徑右隴縣北山、徑鬼門關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徑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岸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

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化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三日至山園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川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卜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甯州、萬甯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經天遼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棠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者、則經安陽縣、荆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府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者、則取古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者、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溯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漁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清代武功記卷六

奉化周 覃公延校

清代武功記卷七

邵陽魏源撰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於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獐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夔之生番。雲南之猓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元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明代播州。蘭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國初因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遼。大定。威寧。四

府。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遏其衝逸，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兵、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三藩之亂重陷土司兵爲助，及叛藩戡定，餘適本深擒賊諜，訊知其狀，整兵入援，圍乃解。

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爲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歷中，改播州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爲生，邊民世受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畫。雍正初，世宗憲皇帝勤求民瘼，鰥寡有辭於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即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

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峒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鎮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

元逮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獠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擒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卜。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其治川邊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

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鎮雄兵二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鎮雄之脅。兩酋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二月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攜赴東川。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法憂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尙各據巢患邊。六年春。遣兵破擒法憂。又遣副將郭壽域。以兵三百。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土司。及建昌涼山各夷獠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哈元生。二路搜討。詔四川建昌永寧官兵。聽爾泰節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擒

雷波士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而八年秋。復有烏蒙鎮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覬襲土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征。鄂爾泰奏賞守備。以擒賊檄攬壩功。擢河南參將。入京覲見。怏怏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總兵劉起元。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媮餒賄和。賊遂陷鎮城。盡戕兵民。徧煽東川鎮雄。及四川涼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僨事。請別簡大臣。總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上慰留之。爾泰調官兵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爲祿鼎明刺傷。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即遣其奴陰煽內外、爲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突刺傷魏翥國、被擒、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乃以官祿代魏翥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而烏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寡暮末

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卽竿揭二首以進。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卽日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卽反走。時元生兵不滿六千。卽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車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擒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蒙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逮官祿治罪。其治滇邊諸夷也。先革土司。後剿猺夷。其土司改流者。若霑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刁澣。及赭樂。長官土司。威遠州。

廣南府各土目。先後劾黜。而以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裸。于五年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于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詔祠之。于是盡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裸。冒瘴突入。擒斬于計。而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卽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兵至遁緬。兵退還巢。自明以來無善策。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鋤開路。焚柵湮溝。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筭及搜至。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搜。惟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地全改流。升普洱爲府。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于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連土司獻銀廠。永昌邊外。怒江野夷輸皮幣。維西邊外。而老撾。即古越裳氏。景邁二國。即八百息婦國。皆來貢象。緬甸震焉。其治黔邊諸

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載。終于古州。而始于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苗之腹。獷橫一方。前總督高其倬。誘擒阿近。議設營汛。以控前後左右各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獲首逆。副將劉業浚。卽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爾泰駁以三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接討。盡殲首從。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建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雉髮。立保甲。稽田戶。于是乘威招服黔邊。東西南南三面。廣順定。番鎮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遠永寧永豐安順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餘里。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裏有外。裏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卽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百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爲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爲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口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地輿而曠。沃而衍。榛狃而淳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

其中倚山面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尤據形勢。張廣泗守黎平。輕騎深入。周勤。倡議置鎮。諸葛營。扼吭控制。而其外戶爲都勻。八寨。內戶爲丹江。清江。門戶不關。則堂奧未可圖也。乃于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連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竄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時九股苗爲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入。及官軍至。以農忙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擣其巢。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壕拔櫛。冒險深入。苗四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于是清水江丹江。皆奏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布糧貨。往返倡導。民夷大怵。估客雲集。古州自昔。奧樸自國。初吳三桂死。僞將馬寶兵。由楚竄滇。取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鬪日獷。狼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爲來牛。定旦。下江爲溶洞。當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營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半集苗船數十。束爲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萬

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日。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擒斬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峯障日。皆伐山通道。窮搜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虢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爲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關險。于是楚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初。上以廣泗招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可登至軍察之。并頒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

其治粵夷也。先改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土府岑映宸強。當會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蒙改流之信。始星夜撤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勅印。勒回浙江。割江北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

兵。六年八月。首討思陵州之八達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礮所能及。漸轟進。偏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弟以獻。尙閉寨不出。遂爲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三千。剿撫兩月。屢屨無功者也。八年。復檄討思明土府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亦前此廣西總兵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者也。于是遠近土目。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迎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其湖廣苗接黔者。于五年。張廣泗會湖南副將劉策名。有繆沖花苗之剿。七年。銅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有徧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西陽土司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均以不法。爲邊民所愬。籲請改流。且西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恃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暫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于是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慰。已于五年。爲岳鍾琪劾革。至是西陽

繼之西南民夷稍息肩焉。又于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柳州至桂林之河。一水直達。墾關汙萊。焚烈山林。久荒之土。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屢奏慶雲爲疑。

臣源曰。漢元狩中。初開僰道。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以此得名。

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

又

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砲而過。至今瘴減大半。見滇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砲火。陽被陰伏。則爲瘴。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爲縵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團團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蘇。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苗疆之初戡定也。世宗嘉鄂爾泰之勞。錫封襄勤伯。世襲罔替。九年冬。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之。十年。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旋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爲寧遠副將軍。防西路。以元展成巡撫貴州。十二年。哈元生進新關苗疆圖志。以尹繼善督雲貴。而復有黔苗之變。初苗疆關地二三千。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增營設汛。凡腹內郡縣防兵大半移戍新疆。又鄂爾泰用兵招撫。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巡撫元展成易視苗疆。遽于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佯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卽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乃台拱咽喉也。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於番招之蓮花壘。壘窟萬山巔。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蠢起。徧傳

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尙不之信也。總兵韓勳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間。號召日衆。番招屯復圍于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于賊。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虛。於是乘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爲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賊聞提督親至。意必有重兵。故不敢犯。平越都勻以上。六月。詔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命刑部尙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粵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兵漸集。各擄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旣回巢穴。則糾衆攻圍新疆各營汛。阻截運道。於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

東兵餉亦晝夜泝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元生遣古州鎮韓勳攻燬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藁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由都勻援八寨。而入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目三十餘。冒功。於是苗逃歸。播告徒黨。詛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勻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援絕。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卽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粵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於是已進之兵。紛紜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欲將村寨道路。盡畫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秉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并請解任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關。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年八

月。世宗崩。高宗卽位。召張照德希壽還。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逮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毆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換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泗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面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乾隆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排剿逆寨。罔不焚蕩剷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圍苗巢之中。盤互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勻八寨。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國。雖

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逆諸苗咸斃伏其中恃官兵所蕪不能至俟軍退復圖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逋逸如陸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逼自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靡輿不搜靡險不剔并許其黨自相斬捕除罪由是熬魁罔漏俘馘萬計其飢餓顛隕死厓谷間者不可計數蓋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深入山澤不能匿汗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盪廓清若斯之烈者也

廣泗原奏牛皮箐之捷斬獲萬餘而袁枚文言餓死四十餘萬又箐亘數百里而僅言三里

又逆止黔苗而言三省苗

裸一空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

先後掃蕩共燬除干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牧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張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瑤城步橫嶺苗與廣西瑤同叛總督班第

使鎮筵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於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於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於大烝也宜哉。始事難者終必易。於孟養長寨見之。始事易者終必難。於烏蒙古州見之。其中有人事。亦有天數焉。初雍正五年。四川副將張瑛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於土目。席其椎髻裹氈之舊。巫蠱械鬥之常。宜令薙髮易服。盡獻兵器。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目於內地。命鄂爾泰議之。鄂爾泰言。冠髮必其願遵。若強之改薙。將悍苗反。與齊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若盡勒出之。將良苗反。爲惡苗所制。其土目即可改爲里長甲首。若必盡徙。恐兩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斯言也。果何如哉。祿氏刁氏。土目不遷。則復反。長寨而外。兵未盡繳。則復反。生苗改流。不改椎髻。則復反。不數載而言盡驗。果何如哉。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改。土。歸。流。之。事。人。即。不。革。之。苗。亦。必。自。大。變。動。以。大。更。革。之。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先。咷。安。知。非。福。鄂。爾。泰。說。弧。於。前。卒。張。弧。於。後。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不。然。揄。修。袂。養。姁。步。者。且。安。拱。而。議。其。後。也。

附錄

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撫使二。曰邛部、曰裏塘、曰巴塘、安撫使二十有一。曰長甯、曰沃日、

曰瓜別、曰木裏、曰單東革什札、曰巴裏、曰綽期甲、曰喇袞、曰瓦述餘科、曰竹窩、曰霍爾章谷、曰霍爾孔撒、曰霍耳札、曰霍耳林葱、曰霍耳甘孜、曰麻書、曰東科、曰春科、曰下瞻對、曰上納奪、長

官司二十有六。曰靜州、曰隴州、曰岳希、曰松岡、曰卓客基、曰威隴州、曰普濟州、曰昌州、曰沈

曰霍耳納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日、曰上瞻對、曰中瞻對、曰蒙葛雲南宣慰使一。曰車

結、曰泥溪、曰平夷、曰蠻夷、曰沐川、曰九姓、又副長官司一、曰馬喇、撫使四。曰耿馬、曰隴川、副宣撫使二。曰遮放、安撫使二。曰潞江、曰芒

曰千厓、曰南甸、副宣撫使二。曰遮放、安撫使二。曰潞江、曰芒土府四。曰蒙化、曰景東、土州四。曰富州、曰灣甸、貴州長官司六十

曰納樓、曰虧容、土府四。曰蒙化、曰景東、土州四。曰富州、曰灣甸、貴州長官司六十
曰十二關、土府四。曰蒙化、曰景東、土州四。曰富州、曰灣甸、貴州長官司六十
有二。曰中曹、曰白納、曰養龍、曰虎墜、曰程番、曰上馬、曰小程、曰盧番、曰方番、曰遠番、曰羅番、

曰臥龍、曰小龍、曰大龍、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龍、曰小谷龍、曰木瓜、曰麻嚮、曰

新添、曰平伐、曰羊場、曰募役、曰頂營、曰沙營、曰楊義、曰都勻、曰邦水、曰思南、曰豐甯上、曰豐甯下、曰爛土、曰平定、曰樂平、曰印水、曰偏橋、曰蠻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曰黃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歐陽、曰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龍里、曰古州、曰洪州、曰省溪、曰提溪、曰烏羅、曰平頭、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門、曰副長官司三。堡、曰康莊、曰石門、廣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歸德、曰果化、曰下雷、曰下石西、曰思陵、曰憑祥、曰安、曰上下凍、曰侏倫、曰茗州、曰茗盈、曰鎮遠、曰那地、曰南舟、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庚、曰上映、土縣四。曰羅陽、曰上林、曰遷隆、永順、曰永順、其四川青海之間。更有土司數十。別隸西藏達賴刺麻者。不在此數。凡宣慰宣撫安撫安乃長官等司之承襲。隸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比年一貢。或二年一貢。各因其土產穀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會計於戶部。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闊。是爲大金川。其一僭納水。源較近。是爲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爲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爲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卽漢冉駝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山叢蠹。中遶洶溪。皮船管橋。曲折一線。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碉。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其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於故地。明年。又改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剿。

上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官寨。而以其弟良爾

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歪、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厓。一作刮耳月、地在大河之東。

而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

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厓。河西亦分三路。攻庚

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蕞。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

擊孟臣。皆因土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碉卡。亦未大捷。上乃命

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子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黨

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厓。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

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

知兵。而氣凌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

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繫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

官軍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

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皆以宿將。起用於廢棄之中。未聞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撤進攻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崖。距賊巢尙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上逮張廣泗入京。而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私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訥親覆奏。先後嗷嗷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上又以其祖遏必隆之劍。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十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於雜谷。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礮備禦。

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歿。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鬥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偪卡。以礮逼礮之法。無如賊礮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攻礮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礮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於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撒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礮勿攻。繞出其後。卽以圍礮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

無多。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礮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撒爲進噶爾厓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倫。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于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稜綽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礮。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礮毀礮。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礮。猶以爲官兵狃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礮。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間報捷。初。上以土司小

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釋。于。懷。及。是。聞。其。地。險。力。艱。不。足。殫。師。旅。
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屢。奉。皇。太。后。息。武。寧。邊。之。諭。遂。命。傅。恆。班。師。還。
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
阻。一。誤。再。誤。以。汙。于。今。若。復。輕。率。葢。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懼。其。毒。邊。宇。將。無。寧。日。
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但。審。度。形。勢。賊。碣。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
弱。但。舍。碣。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碣。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碣。一。面。
各。攜。兩。旬。乾。糧。由。昔。嶺。中。峯。直。抵。噶。爾。厓。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
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擒。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
則。相。機。擒。獻。亦。可。奏。凱。上。已。決。計。罷。兵。恐。傅。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
功。復。寄。諭。反。復。數。千。言。且。謂。葛。爾。土。司。卽。掃。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
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時。傅。恆。及。岳。鍾。琪。兩。
路。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

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傅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顙。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詔封傅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于裴度云。初。上聞金川礪險。因于京師香山設石礪。造雲梯。簡羽林。飲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命傅恆統之以行。次年。遂卽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礪者。卽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卽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息。卒草薶禽獮之而後已。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朝廷示用兵不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于荒徼。而賊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于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遣諸土司侵地。卽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綽斯甲與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桑格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金川。今金川反。

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旣而賜死。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桑格割地求援于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壘溝。賊截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泅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連奪險隘。遂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桑格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桑格。不應。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舉並滅。乃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溫福阿桂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傳恆進兵。

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至勒烏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桑格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卽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札。一爲馬爾邦。皆距噶爾厓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難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旣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旣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與廣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於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卽派兵撲碉。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右騰巴爾珠。先後密奏。上尙未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桑格也。祇欲圖并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臥。

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蠶。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潛。兵。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礮。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連。糧。夫。役。數。千。爭。避。入。大。營。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於。是。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鎗。死。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於。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并。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壟。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斯。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復。之。明。亮。由。瑪。爾。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上。以。夷。性。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革。心。轉。啓。侮。今。

不可不大創之。先礫澤旺於市。勅諸將移小金川之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擒渠。乃許葺事。阿桂力以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進攻。復閱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勒烏圍。一噶爾厓。其勒烏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森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移豐伸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溯普嶺有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而海蘭察由間道破色溯普寨。賊舍那穆山。遠守薩斯甲嶺。防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峯。有兩大礪。削絕壁立。料我兵不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礪寨。數十道並進。而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峯削壁。猱引而上。趾頂相接。比明。及其礪。一湧而入。盡殲之。數十里各寨聞之。皆奪氣。遂同時破。乘勝直臨遜克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酖殺僧桑格。而獻其尸。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己罪。阿桂檻致京師。而攻益急。遜克宗壘爲賊巢。勒烏圍外障。賊以死守。百計攻以不入。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上。有墨格

山可進。十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勒烏圍二十餘里。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後。皆失其險。還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在凱立。葉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焰。知大軍已深入。皆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於庚特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溯普嶺。時南路軍亦冒雨破宜喜七碉。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可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之刺麻。又能爲札答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沒膝。四月中。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明亮攻宜喜。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碉。遂分兵六路。盡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寨。五月。阿桂河東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逼其巢。連破昆色刺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烏圍。其官寨碉堅牆厚。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碉。各路敗回之賊。

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巢穴。四面礮轟官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兩賊巢已破其一。而索諾木兄弟及各頭目已先期遁。赴噶爾厓矣。噶爾厓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俯臨賊巢。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於西里之科布曲山。乃於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礮中。鎗礮如萬雨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偏擲火彈入木城。城外多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於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爾厓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母姑姊妹亦降。惟索諾木兄弟及心腹死黨。則皆在圍中。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亮乘軍中運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阻於札烏古山。求濟師於阿桂。時大兵方擣噶爾厓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厓。河西賊皆內顧喪膽。於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乃與富德合軍。徇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

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至。洞。牆。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堅。匿。礮。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強。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至。京。上。恭。謁。兩。陵。岱。嶽。闕。里。獻。俘。廟。社。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

論。曰。當。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闢。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一。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十。地。九。天。霆。劈。雷。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艱。百。石。堡。自。蚩。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駭。目。警。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狃。于。

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于溫福之饋。轅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飆銳。以事之。奮伐深入。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既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武丁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既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山礪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猺。夷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回國朝以來。凡兩大變。一變于順治。再變于乾隆。順治五年四月。河西回米刺印。丁國棟奉明故延長王朱識鏐作亂。甘涼皆陷。渡河而東。連陷蘭岷臨洮。遂圍鞏昌。號召土寇。衆十萬。號百萬。關輔大震。朝議發禁旅赴援。總督孟喬芳恐道遠勞師糜餉。密疏止之。而請乘其烏合。時總督治固原州。未治蘭州也。乃統滿漢兵。星夜馳扼秦州。遣馬寧合趙光瑞軍救鞏昌。大戰廣武坡。斬首三千級。解鞏昌之圍。遂三路進討。期會于蘭州。馬寧由上路攻馬塢內官營。張勇由中路攻臨洮。趙光瑞由下路攻岷洮河三州。各路皆捷。閏四月。諸軍皆會蘭州。喬芳親督戰。而使張勇由間道襲城。賊潰。焚浮橋西遁。河東盡復。五月。大兵渡河而西。張勇擒故延長王朱識鏐。斬米刺印。遂復涼州。八月。至甘州。餘賊攖城固守。喬芳料賊必夜出劫營。乃設伏以待。而召幕僚張燈置酒。奏琵琶唱伊涼塞上之曲。聲徹柵外。忽矢落帳前。喬芳談笑不動。頃之後營。鞏鼓震天。伏兵

四起。賊大敗退。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部勒諸將黎明進攻。大戰竟日。斬級萬餘。賊敗入城。重圍累月。食盡乞降。喬芳欲遣張勇入城撫之。衆議不可。乃遣他將往。逾月。賊果復叛。盡害巡撫總兵以下。西破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關內外諸回。蠢起應之。據城拒守。官兵四面圍之。深濠高壘。賊猶潰圍出。連蘭州土寇。掠武威張掖酒泉間。六年春。諸將攻城益力。奮死先登。殺賊八千。遂復甘州。丁國棟復走肅州。適大同姜瓖反。山西攻陷蒲州。與河西回賊響應。雍涼復震。喬芳旋師河上。東拒蒲州之賊。而留馬寧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克之。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丁國棟。盡誅其黨。傳首三邊。河西悉平。是爲國初征回第一役。

烏乎。功名運會之際。不以其時哉。當順治回叛之初。多方蠢動。南有故明桂王。北連山西。叛鎮其氛。焰所及。視乾隆時。何啻十倍。賴師武臣力。轉戰摧殄。然賞皆不過輕車都尉。視克一堡之庸。酬通侯之錫者。又何若不倫。草昧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燦赫。故今于征回。不詳順治。而獨詳乾隆。初撤拉爾黑帽回者。居西寧番地。俗介番回。鷙悍好

門所奉墨克回經。舊皆默誦。有循化廳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城回經。皆琅誦。自謂得真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徒蘇四十三。聚黨殺老教百餘。蘭州知府楊士機。及河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獄。而賊二千餘。陷河州城。胥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時蘭州止督標兵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援師。繞城譟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賊。旋誅之。以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并捕賊家屬三百餘于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詔發京師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佩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剿。先命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往。又赦李侍堯于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偏山。官軍不先扼之。致爲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教。黨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于城東。與賊遼隔。屢岫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勒爾謹見兵多賊少。謂半月可滅。

遽奏止禁旅。及續調川兵。會海蘭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餘。賊遁華林山巢穴。崖坑陡立。斜通一徑。且無水泉。軍不能久。而賊營汲河甚近。又兵多不習戰。海蘭察奏聞。詔逮勒爾謹入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山蒙古兵七百助剿。五月。選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敗。誘之出壕。截殺二百。餘遁匿濠內。不復出。閏五月。土番兵至。先分路進攻。嘗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于崖。西南阻于大卡。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于官兵退後。亦卽撤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各備鐵鑊。次日。大兵進攻。佯退。俟賊回巢。伏兵突出。挖路踰溝。盡殺守卡之賊。遂奪其險。俯瞰賊巢。築長圍。絕汲道。湮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適連雨。復延殘喘。阿桂以賊破旦夕。毋多傷士卒。乃移柵漸逼賊溝。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濠。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華林寺。火之。無一降者。凡三閱月。賊平。分割洮河以南餘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詔陝西提督。自西安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于河。

州。以控回民。又陝甘兵。因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三萬有奇。其增兵萬有二千。分布衝要。并展寬蘭州城。令據山臨河。阿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潦衝成溝塹。水悍沙汕。難城。若展寬東面。而移西城以遠山。則工費大。請移督標右營于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于龍尾山。與城中犄角。詔從之。逾二年。而又有石峯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吏胥肆騷。于是伏羌縣阿渾田五等。藉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于四十六年冬。預葺通渭縣之石峯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造旗帳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屬于石峯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山。潘隴山。扼險號召。不過數百人。甘肅提督剛塔等剿之。擊賊伏羌城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誅婦孺千餘。賊黨馬四主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剿絕回衆。煽黨肆出。靖遠知縣黃家駒。先捕斬城中內應之胥吏。會寧知縣李堡。先毀城外廬舍水窖。移城內。賊無可焚汲。故皆得不陷。李侍堯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名。不親赴督剿。剛塔又誤用賊諜。鄉導官兵于無賊之地。故氛益熾。五月。賊遂從

靖遠渡黃河。陷通渭。脅從數千。西安副都統明善。以兵千二百。由靜寧進擣。長驅深入。陷伏死。詔逮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改命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剿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搗石峯堡。十一日。官兵四千。分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一千。餘黨盡入石峯堡死守。時阿桂之禁旅亦至。堡踞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乃掘濠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殪千計。黎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店。降回千餘。賊平。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雨解。上因以甘肅歷年恆旱。請賑爲疑。適王廷贊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江。卽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所爲。其捐賑監糧。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亶望任內。開銷監糧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三十萬石。較

歷年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員。罪如之。并追論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曰。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兗豫間。蓋始自唐之肅代。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鴟音不革。且關外回部孱異。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斂攘越貨亡命鬥狠之事。無一不出於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國奸民。類不識詩書何物。而回民之讎怨狼鷲。獨出於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刦掠何異。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風氣異宜。高宗之贊哈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訓練。回兵入伍。驅狼戾之族。爲紀律之師。其力最驚。其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利用烏喙之誼也。

乾隆湖貴征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皇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之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於官。而病及闔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齧。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狃於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鎮筵鎮總兵明安圖。亦以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西。夜。苗忽數千。焚鴨西。鎮筵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刀。無火槍。鎮筵路絕。議向永綏。媾於苗。講且行。沿途益叢集。又從

苗給。盡釋兵仗。明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筰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櫻城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璜守棚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門入。劉髯黑。與花連布並健門。爲苗所憚。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殆。時湖廣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筰。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苟嵒巖。急匿輜重。中以遁。衆士崩。苗乘勢四面

蹂躪。福寧僅身免。顧以殺賊無算聞。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逐北。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偪鎮筓。福寧請急調荊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彰阿者。駐鎮筓。方日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出入橫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重。幾不免。及隆團始遇袁國璜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團。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突輿北保靖。西松桃。南鎮筓。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四廳間。皆巒嶂。峴險。惟鎮筓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貴州來。遽從銅仁正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旣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策。亦不用。苗遂專向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團。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并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團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

沿邊土蠻不從亂。土蠻者號犵狁。故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甚爲苗憚。有言其頭目張廷仲不軌者。激浦紳士嚴如燧力白之。遂討賊自效。自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亦以土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擒石三保云。大軍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月渡大烏草河。抵古丈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吳八月據平隴。稱吳王。自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是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九月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鼓厲將士。十月奏克毛豆塘。摩手寨。龍角洞。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賊巢尙七十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錢。吳隴登亦許擒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擒。其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嵎自若。十一月奏克爆木營。天星寨。十二月奏克禽頭坡。嘉慶元年正月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叉溪。平逆坳。四月奏克長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里。而詔責復乾州城。遂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距大軍。始令鎮筵總兵袁敏等由瀘溪進乾州。與大軍犄角。兵至丑垵。

終以大帥欲專乾州功。阻河溪不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展尺寸。至是七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麼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爲辭。而餉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數省轉輸費巨萬計。而朝廷焦勞日盼捷書。敕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歿於垣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寧及巡撫姜晟等。遂奏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頗關係而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鼎始按寨勒繳四萬餘件云。八月和琳歿於軍。贈一等宣勇公。額勒登保既偪平隴。賊漸蹙。至是嗣和琳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大兵奪平隴隘口。而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州教匪四起。花連布又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討之。詔書切責不許。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詔封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德

楞泰繼勇子。餘進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征湖北矣。留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箠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裁留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劫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於是詔書詰問。以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衆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康安和琳。前此將就戡事之咎。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鼐。總理邊務。募勇修碉。悉力禦之。鼐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勦撫兩端。叛則先勦。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累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爭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如豢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費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

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鷓鴣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旣罷。勢難再議。與戎。鼂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因而衛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鷓勦以威其凶。礮堡旣成。我壙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強。稂莠漸除。良善乃康。此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傳鼂之任。鳳凰廳同知也。以前擒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見下篇。

嘉慶湖貴征苗記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草奏戡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苗氛愈惡。藉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巡撫姜晟至。倡以苗爲民之議。欲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筧。當苗衝。同知傅鼐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以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礮其要害。十餘礮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賊。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巨山澗。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彊。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鼐開邊釁罪。又

兵備道田灝者。阿大吏意。吝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筓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詔。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鼎爲擒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礮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筓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課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燬其巢。復回安伏苟嵒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西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尙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鼎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鼎還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鼎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鼎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

峽。至。晡。礮。破。之。進。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卽。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擒。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礮。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鼎。遂。奉。旨。總。理。邊。務。鼎。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卽。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遷。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鼎。乃。請。於。貴。州。邊。設。螺。螭。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旣。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槍。砲。聞。黔。境。鼎。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鼎。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鼎。按。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偏。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螭。堡。可。駐。兵。遂。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奔。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萬。苗。突。至。四。面。謀。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

下。苗繩稍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槊並前。人自爲戰。鑿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抽等寨。命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鼎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砲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警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乞鼎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鼎則偵諜。閭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其來。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紕。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鷓勳法。鼎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迫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巖。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驀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

衣裝耐飢渴耐暑寒。此三長也。鼎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刃。乘火器甫發。冒烟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趨趨者去。貪掠者去。卽徒勇而昧機宜。昧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賞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若私仇。而鄉兵旣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以鼎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塹。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歲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今獨載鼎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

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鼎竭心籌之。無出碉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焰熄。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自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偏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

況所募士丁。非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輪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闕。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葺繕。以調卹。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別屯於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礪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亦深慮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

異議。鼎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卽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鼎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秀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礮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懇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使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天子方將擢鼎巡撫。而十六年卒于官。詔以鼎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其立祠苗疆。贈巡撫。嗣鼎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故知鼎戰守功特悉。

魏源曰。方傳鼎之基於大吏以掎齧也。則鎮筮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畀之。故鼎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礮設險之利。鼎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及鼎既卒。嫠妾遺孤。餽粥不給。而議鼎者至今閭閻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也。

道光湖粵平獠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之脊。民獠雜錯。深谷重巖。風氣戇鷲。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斂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朘獠。積怨則變。古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獠。與常寧獠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劫獠寨牛穀。黨聯官役。獠無所愬。于是金龍妖煽其峒。倡言復讎。使趙福才糾廣東散獠三百餘。合湖南九冲獠。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樑。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擣夾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掘毀逆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獠山所至虜脅。衆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路。衆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上命兩

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光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慶。各兵至。卽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鮑友智。輕進疎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藍山。而檄提督由寧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韜。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剿。藍山路險。且偪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昇槍械。行至池塘墟。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突。槍械反爲賊用。海凌阿等皆死。上已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至是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於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沙。賊擄脅將萬。趙金龍率八排散。及江華錦田各寨。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爲一路。又趙文鳳率新田甯遠。藍山各寨。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千。犄角出沒。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驕。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士。自守。以防虜脅。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殲。五

百再戰。殲猺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歿。賊入城。肆掠去。劾不赴援之游擊李方玉。守備王楷。皆治罪。詔以猺皆山賊。躑捷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勅諸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遏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並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于是三路猺四五百人。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逼出山。皆東竄常寧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牆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逼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隘。兵進逼合圍。時運礮未至。賊穴牆出矢銃。官兵反隔牆外。先持盾擲火。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守兵數十躍牆而上。前者傷墜。後隊繼登。先後斃賊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繳器械。縛首逆。攻益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鬥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殲猺六千。惟散猺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恐趙金龍在內。故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牆舍。

訊知趙金龍已于初九日突圍中鎗死。擒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詔以盧坤羅思舉。盪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雙眼花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太子少保。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欽差戶部尙書宗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捷。禧恩。詰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連州入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羅思舉。余步雲。馳堵之。破賊于錦田之濠。江冲。擒斬首逆。殲。搖五百餘黨。瓦解。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而廣西賀縣。復有逆。搖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參將滿承緒。擊敗于芳林渡。逃至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所獲。于是詔禧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連州八排。搖。初。八排。搖有黃瓜寨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虜掠。訟于官。連州同知蔡天培。訊之。斷民役償。搖千二百金。民役不償。搖出掠報復。蔡天培。遂以湖粵。搖響應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搖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會四月。聞楚師告捷。將士皆邀懋。

賞。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八排獠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逆獠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于是獠皆負嵎死拒。獠山周圍四百餘里。峒險籌密。軍無偵探。獠剽要路。伏隘狼突。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皆敗。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褫鴻賓職。因有禧恩瑚松額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率總兵曾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銳意用兵。及探知獠峒天險難深入。乃于二十五日奏大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七日復奏六對冲獠之捷。所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戴事。于是振麟日遣人赴寨招撫。獠懲八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李劉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獠之面。而盧坤又有移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否卽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并令熟獠爲質。始偶有出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于是獠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瓜寨附近獠二人。諸將得以戴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曾勝防守連山。檄止湖南

續調之兵。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卽行。詔進禧恩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孔雀翎。曾勝。加提督銜。襲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逮戍新疆。初。楚粵邊郡奸民。爲天地會。締黨歃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卽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榔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籍軍與團練。隨時擒治渠魁。又搖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逋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搖之右。

清代武功記刊誤表上

奉化周 覃公延重校

卷數 頁數 行數 誤句校正

一 六 一〇 夷青河 青校改清

一 一四 四 謫居寧右塔歸 右校改古

一 一四 一〇 贈友王士楨 楨校改禎

一 一八 九 (註) 萬歷二 二校改四 十七年

一 二六 一 王象乾 乾校改乾

一 二九 二 (註) 時年三 又校改有 十又八

一 三一 一〇 時兵援軍滿郊甸 兵校改明

一 三四 一二 (註) 崇禎 崇校改崇 五年

一 三六 二 擊斬明兵六千餘 干校改千

一 四一 六 不遇我運一騎 運校改軍

一 四四 七 降其兵八千 干校改千

一 四八 一 日成亦出關逆戰 目校改自

一 四九 九 高傍為史可法所用 傍校改傑

一 五五 六 (註)沈名揚 名校改廷

一 五七 二 減賦觸逋 觸校改觸

一 五七 七 總督孟喬芳 芳校改芳

一 六〇 一二 日漳泉進征廣東 目校改自

一 六六 九 (註)仁得轉鬥而前 仁得校乙得仁

一 七三 五 追封堪尼莊親王 堪尼校乙尼堪

一 七七 二 仍由苗繞疆渡 校改乃由苗疆繞渡

一	七七	一一	設柵最重	最校改數
一	七九	四	恐其窺木邦後部	部校改路
二	二	九	五萬之二	萬校改分
二	七	一一	口西及陝西	校補河
二	一七	三	城東歸北寺	北校改化
二	一九	三	而江混晏然	混校改淮
二	二二	八	長區入仙霞關	區校改驅
二	三四	(註)八	不過口	校補一
二	三六	(註)五	漳湖連廣東	湖校改潮
三	二	八	至乾隆中	乾校改乾
三	一〇	二	陣陣之	下陣字校改斬
三	一七	一	(註)其一以蒙里	里校改古

三 二九 八 乾隆中 乾校改乾

三 三一 一一 復南摧回部城郭口國 校補諸

三 四五 (註)四 烏蘭苦布流 蘭校改闌

三 四八 (註)六 本鎮倉粟 粟校改粟

三 四八 (註)一七 自為出入山谷間 為校改是

三 四九 (註)二一 以一兵併率五馬 率校改率

三 五二 (註)三 計師十萬 師校改數

三 五七 九 羅卜丹藏津者 丹藏校乙藏丹

三 六八 五 糧獲馬器械無算 糧獲校乙獲糧

三 七一 一 更廓於乾隆 乾校改乾

三 七一 (註)三 為嘉口關 校補峪

四 五 一一 亦皆賜封親土郡王 土校改王

四

一一

五

(註)乃合台吉所 合校改各
有之戶下

四

一二

八

南盡烏期藏 期校改斯

四

一三

五

又置迪口州 校補化

四

一三

一〇

在嘉口元年 校補慶

四

二六

一一

其他即葱嶺之巔 他校改地

四

二九

五

觸苛省斂 觸校改獨

四

三五

四

即釋典所謂阿耨龍池 龍上校補達

四

五一

九

(註)力戰七晝夜 晝校改晝

四

五六

四

夜角震天 夜校改鼓

四

六一

一一

其宜兵則北路駐防 宜校改官

五

一〇

一〇

亦看言藏地險遠 看校改皆

五

一八

六

上年雍邸時 年校改在

- 五 二八 (註)一四 會萃驅魔之咒 驅校改驅
- 五 三二 (註)九 徹辰汗辰 汗下之辰字校刪
- 五 三二 (註)一三 北方萬衛拉特 萬上校補四
- 五 三五 九 有遺塔 遺校改遺
- 五 三七 四 一山為城 一校改因
- 五 四一 (註)一九 惠愛口無不至 校補之
- 五 四四 二 而朝廷所遣 庭校改廷
- 五 四五 一 故私議皆皆一人所為 皆皆校改皆其
- 五 五〇 (註)七 烏大巴興 烏校改烏
- 六 三 三 郭城郭 校改川城郭
- 六 七 八 議體不合而返 體校改禮
- 六 九 六 (註)以叶望音 望校改斯

六	三八	五	當事官 當校改掌
六	四二	三	苟老官屯 苟校改若
六	四三	二	金平川 校改金川平
六	四三	九	航漢來貢告捷 漢校改海
六	四八	(註)一	乾隆五十五年 乾校改乾
六	四八	(註)三	此緬西孟駁 西校改會
六	四八	(註)四	源案謝請高海錄 請校改清
六	五三	一一	而克國復都 國復校乙復國
七	二	(註)二	黔蜀糧盡 黔上校補及
七	四	一一	復鑄二省總督印 二校改三
七	二六	四	隘險亦幾同卡倫 倫校改撤
七	二九	七	口金川 校補小

七

三三二

七

遠守薩斯甲嶺 遠校改退

七

三三二

一二

百計攻以不入 以校改之

七

四〇

一一

皆新教口黨 校補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078B

